

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三輯

崇崇崇

禎

禎禎

記

實長聞

錄編錄

(合訂本)

臺灣大通書局印行

臺灣文獻史料叢刊

第三輯

(52)

崇崇崇

禎

禎禎

記

實長

聞

錄編錄

(合訂本)

臺灣大通書局印行

弁言

本書據「痛史」本「啓禎記聞錄」略去卷一前半部天啓元年至七年部分，因改稱「崇禎記聞錄」（略去天啓部分，約尚不及全書十分之一）。作者蘇州人（書中屢有「吾蘇」語），在籍記明季見聞。書爲隨筆體裁，逐條列舉。其中記地方雜事以外，對於崇禎朝政並甲申國耻、乙西南都敗亡以及後此蘇、松變故與海上關係，多所紀錄。以當時人記當時事，有其史料價值。

但是，另有若干撰作上的問題，

（一）原書所記，起自天啓初元，連前刪略部分年（癸巳）；而末了十年已非崇禎時期，何以此書名爲「啓禎記聞錄」松變故與海上關斷自崇禎元年，所改名稱祇是因襲原名而略加改易而已。嚴格說來。

（二）據書首序文云，顯係所敗亡以及後此蘇署「天寥道人葉紹袁撰」，作者當卽爲葉氏。但一加細究，「自序」作於崇禎戊寅（十一年），序中所謂「爰昉己丑（萬曆十七年）、迄茲丁丑（崇禎十年）」，稍爲詮綴，竊附於「知非」之義焉，則所記當在崇禎十年前四十九年間事（己丑迄丁丑適四十九年，所謂「竊附於「知非」之義」，意亦相合）。可是書中所記，連前刪略部分（自天啓元年至清順治十年），前固未見萬曆

十七年以後三十二年中任何一年之事（惟有天啓六年記「十月初一夜本府軍器庫被火」條後，附記有萬曆四十六年往事數語，並非正文），後且自崇禎十一年起又續記十六年的見聞。顯然，序與書並非一體；所謂「自序」云者，則有「張冠李戴」之嫌。因此序而論定書爲葉氏所作，實非適當。謝國楨「晚明史籍考」即作肯定說，並引「蘇州府志」「文苑傳」謂葉紹袁（仲韶）「少有才思，工詩賦。天啓五年進士，選南京武學教授。乙酉後，棄家爲僧，號粟菴。輯一時死節諸臣，爲書未就，愴懷成疾而卒」。按之書中所記，不但天啓年間（指已略去之天啓元年至七年的記載），其仕履一無蹤影；即至崇禎晚年，尙未與府考（詳見崇禎十六年記載）。不但乙酉後「棄家爲僧」一事，在後此九年中亦無絲毫痕跡可尋；而且對於新朝並有歌頌意圖（詳見丙戌（清順治三年）偕鄉紳等同往南京見洪承疇、挽留清巡撫土國寶事），絕無「愴懷」故國之思。由此以觀，如認葉氏撰作此書，亦非確論。

（三）本書卷數，今本定爲八卷。但據謝考（「晚明史籍考」），書爲六卷，並稱「是編始於天啓元年辛酉，訖於弘光乙酉西南都迎降、清兵入吳止」。就今本段落而論，至卷四止，崇禎朝記事已訖；且末尾附錄有「國難覩記」、「史閣部、黃虎山殉國紀略」、「播遷日記」三文（詳見後），書亦似已告終。即延至乙酉「清兵入吳」爲止，應以卷六爲終卷；但卷六之末，已有另入丙戌之年（次年）紀事，似又非盡然。至此外七、

八兩卷歷時八年之作，究爲原作者所續、抑爲他人所增？更屬疑問。

(四) 上述附錄三文，首篇「國難觀記」係記目擊北都國變事，末署「歲在甲申仲夏之月，草莽陳莽波臣記」(疑有錯字)。另據謝考：「『國難睹記』一卷，舊鈔本。原題「草莽東海臣瀝血謹記」。由於記甲申目擊北都事，知非在籍之本書作者所自撰。末篇「播遷日記」係記乙酉身經南都敗亡事，末註「以上所記皆固密齋主人在南都目覩而筆記之者」；後附「題詞」，又署「乙酉季夏，固密齋主人漫識」。同前論據，此亦非本書作者所自撰，亦可確定。另據楊鳳苞「南疆逸史跋」(已收於「文叢」第一三二種「南疆釋史」書末作爲「附錄」)：「按朱英「播遷日記」一卷，記南都破城事」；當即指此篇。因此，所署「固密齋主人」，應屬朱氏。按原書此篇題下尙註有「此亦固密齋主人記」八字，顯係贅文，今已刪略。至次篇「史閣部、黃虎山殉國紀略」爲記史可法、黃得功成仁事，未署撰人。但緊接此篇後的「播遷日記」篇題下原註有上述八字之贅文，是否即爲此篇文末之註語？如原書「史閣部、黃虎山殉國紀略」篇題則竄於前一篇「國難觀記」文末「草莽陳莽波臣記」之下，今本已爲校正；此種由於傳抄展轉之錯誤，在明季野乘中每多見之。果爾，則「紀略」一篇，亦固密齋主人所撰歟？附此存疑。此三文既非本書作者所撰，何以又夾入書中？亦爲疑問之一。此外，卷七中「丁亥」年(清順治四年)起，另有「芸窗雜錄」一目，更屬不倫。

由上所述，可得粗淺結論：書非葉氏所作，序文亦非本書所有。作者蘇州人（籍吳縣或長洲），堪以認定；以當時人記當時事，已足可取，固不必問其出自誰手。原書名爲「啓禎記聞錄」，原止有四卷，卷末因另收他人之作爲附錄。卷五以下，爲原作者所續，或爲他人所增。謝國楨所云，自係失考。（一泓）

臺灣文獻叢刊第二七二種

崇禎記聞錄

序

孔北海云：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也至。人生一世，真如駃騠馳隙也然。大抵安樂之時少、憂患之時多，豈惟忠臣孝子剖心泣血，即保身明哲，其於平夷境會遇之能幾？余視少年時猶昨耳，殷憂多故，曾亦屢更。及今老大徒悲，黯然神往；悠悠忽忽，竟不知何以至此！十歲以前勿論矣。自十一歲先大夫捐背，迄今四十年來，其間晦明風雨、悲忻得喪，所可爲色舞者幾何！流涕太息者又幾何！歷歷在我目前而追之已杳不可得，盡歸於夕陽流水也久矣。故爲子則藐而哭父、晚而哭母，爲父則哭將嫁之女、將婚之子，爲夫則哭婦，爲諸生則藍縷其衿二十餘載，爲臣則灰堤沙岸、攻金削築、離夫妻子母而若不敢保其生，爲農則五柳儲餅之粟日以匱、先人一二不腆之遺半爲富人屬券。上之不能高議雲臺之上，分聖主宵旰憂；下之不能翰香墨蠹，昭垂來禩！僅僅張季鷹蓴菜鱸魚，向盜壘間消遣愁日。而二三年來日以眼淚洗面，西河共北堂交痛，掌珠與眉案偕傷。撫今憑昔，低徊問影，有一善狀可容自慰者耶？至於鷄鳴如晦，羊腸空歎；一劍銜恩，孤琴絕鼓；黃公酒壚之醉，步兵窮途之哭；豈無饑貧之怨，或多兒女之情；簡點生平，悔尤實甚！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況我儕歟！爰昉己丑弧辰、迄茲丁丑，稍爲詮綴，竊附於知非之義焉！李羣玉詩：往事隔年如過夢，舊遊回首

漫追思。日久情溼、凝眸而恍憶者，亦什之二三而已矣。庶幾感慨繫之，吾聊以記吾過也。

崇禎戊寅夏五之望，天寥道人葉紹袁撰。

崇禎記聞錄卷一

崇禎元年，故冤死吏部驗封員外郎周蓼洲，已贈太常卿，錫諡忠介，廢子胄監矣。五月十五日，三學諸友，復連具呈撫院，欲請建專祠，以示風勵。李撫臺和顏細商，然終以題請爲難，諸友談及機戶陸元科建祠冒破，狐假橫行諸罪，今雖在獄，尙未受刑責，何以懲惡？撫公然之。不一二日，提陸元科責六十板。其鑿鑿言之者，文啓美也。今周宦祠在衛前。

舊歲十一月中，新科毛寬，因素牌坊銀，乘醉打壞庫吏公廨器物，復至庫房逼索。吏稟知正堂，陳文瑞令人推入庫房內，鎖閉竟日，將僕重責羈鋪。詰朝酒醒，愧悔，邀請同袍往縣謝罪。中尊聲色俱厲，毛君囚服哀求方釋云。新貴人自取其辱，酒之誤人如是。一二載後，毛君竟爾夭亡。

學院陳保泰，三月終，歲試蘇郡已畢，至七月十三日，倉卒去任，竟未及獲案。陳亦魏黨，後列名逆案云。

七月十七以後，連日大風，天氣涼若深秋。二十三日晚，風雨大作，至二十四辰刻方止。

聞杭州錢塘門外，及海鹽、蕭山、寧波諸處，海水沸湧，踰城而入，舟航衝擊糜碎，漂溺死者亦無數，水之爲禍烈矣哉。

崑邑故相顧秉謙，向以附逆不協人望。後家居復貪橫。戊辰夏間，士民縱火燬其連雲之第爲丘墟，搶散其資，此老挾重貲竄至郡中，典房暫居。三學諸友不容，具呈各臺，必欲驅逐。顧老不得已倉皇徙避。聞往白下寄迹。未幾，病卒。後其子潛移葑門內，亦爲里中不容，遺其粗重宵遁焉。

崇禎二年正月初十，吳淞崇明兵，因缺餉至十個月，衆皆懷憤，蜂涌來蘇。城中聞報大駭，太尊王時和急令閉各城門，撫院曹文衡嚴提吏書重責，並責府主面前延緩之非，速處各項銀錢，令理刑王瑞栴親押至彼分給，兵乃隨去；城門傍晚始開，亦大變也。更聞徽郡兵亂，至殺備兵使者，尤爲可駭。蘇守王時和以稽餉之故，撫按不滿意。二月中，託終養之名去任，繼之者覃懷史應選，於七月初八日履任，與撫院同鄉土，又同科進士也。

少參范長倩，居天平山精舍，擁重貲，挾衆美，山林之樂，聲色之娛，吳中罕儷矣。三月間，長倩他出，忽有羣兇乘夜劫之，約去金銀珠寶三萬餘金。語云慢藏誨盜，冶容誨淫，長老亦有以自取哉！自是懼而移居郡城矣。

陸靈嚴之孫陸九者，妻固儒家女，工筆札，偶寫一此屋召租票，黏於租房，不意里

、中惡少揭去，互相傳視，作輕薄語。夫聞，咎其妻不已，因恨羣小，往詈之，惡少愈猖獗，復登門毀器，排闥肆毆，其妻憤甚，遂自縊死。夫訟於官，鄉紳白之上臺，嚴究抵罪。一戲謔間，竟激成人命重情，不可不戒也。

魏黨倪文煥，已問遣戍，後又提解赴京，彼尙冀可生，令人載賂至蘇，分餽要人之將入朝者。左春坊贊善姚希孟，不受其餽，執其人送官繫獄，後雖釋去，倪文煥至京，竟坐大辟，秋後處決。

閩門月城內，有賣銅器古玩者一人，獨宿在店，爲羣奸誘至城上，殺之，席捲店中所有，後獲其盜，乃水關閔氏之婿錢口及谷周子，皆無賴惡少。

己巳四月，吳邑令陳文瑞爲工科祖重燁所糾，有旨著撫臣查確具奏。陳公多方推挽，戀不欲去，自被劾後，仍日坐後堂理事。延至八月中，祖工科以他事削奪，按臣覆奏，力爲周旋，十月中旨下，竟得仍舊供職。

四月二十九日。午後，地震，未若天啓三年季冬之甚也。

朝廷責餉東南甚急，蘇郡米價湧貴，遲至六七月，出兌尙未完。縣令連日下倉嚴比，倉總無賴者，逃竄頗多，累及親戚正身賠補，民苦甚。兌軍又加意勒索，每糧一石，折銀一兩有餘，糧艘延捱不發。七月中，漕儲道將旗軍重責，並將運糧千戶細縛遊行示衆，各船方星馳以去。

都督同知毛文龍，浙人也，總兵鎮守平島，功罪未定有議。經略袁崇煥受閣臣錢龍錫之旨，巡歷其地，俟彼入謁軍門，執而斬之。聞錢公又受教於陳眉公，以爲祛除海內一大蠱，爲奇功秘計也。厥後部下之衆，投虜作崇，孔友德爲禍尤烈，不能不歸咎首事云。

京師九月二十五日，決倪文煥、李夔龍附逆諸臣，惟高道素以營造王府，侵匿工價，致造作不固，正殿樑墜，震驚親王，問斬，亦遂同決。

十月中，北兵入□□□□□□，京城九門晝閉，各撫臣起兵入援，應天巡撫右副都御史曹文衡選卒三千，以內防同知袁世榮爲監軍，統兵赴焉。

十一月初二日，戮囚於北寺前，凌遲男女各一人、斬四人、絞一人。

初七日，爲冬至節，虎邱大殿樓塔，晚間一火而盡，名勝之地，頓成煨燼。守殿一老僧，誤遭此火也。僧亦赴火而死，重建費廣，未知何年得復故觀。

二十一日，闔門弔橋西墘，辰刻發火，延燒二百餘家，繁華鬧市，條成瓦礫之場，其燄竟日不熄，較天啓七年之火尤烈，言之可畏。其房俱大家利藪，不兩月已皆鼎新告成，無隙地矣。

十月十七日，撫院委官戮三人於北寺前，乃池州解至劫庫盜也。一冬再決重犯，亦屬僅見。

皇上以袁崇煥不能平口，拏禁在獄，深恨兵部尙書王洽遲誤軍機，且通口有迹，戮其全家，即以兵部侍郎兼都御史申用懋代之。此十一月事也。不久，申亦罷官歸。至十一年冬，壽七十九，考終於家，父子及身司馬，盛矣！

崇禎三年，北兵久屯永平等處，朝廷徵糧甚急，小民不勝敲扑之苦，因糧船未及修，各州縣俱封客船運糧河中，甚至封及游船，大爲擾害。

三月十六日，雷擊常熟山一進香者，十七日，尹山擊死四人。

五月十一日，上塘一牛，忽斷索奔突，觸死一人，被傷者數人，地方報官，官令牽牛易銀，備棺以斂死者。

理刑王瑞柝忤撫臺，罷去。其所以相忤，因撫公在私衙有內戚勸其謝事者，曹公言俟貨滿百萬，即當告歸耳。偶一門役在外廂，有咳嗽聲，撫公聞之大怒，恐其洩所語於人也，即發刑廳，欲立斃之。理刑叩其得罪之故，門子具言所以，刑尊憐其無罪，乃縱令遁去，而僞以死報。然耳目難掩，撫臺聞之憾甚，故阨其陞遷之路，竟抑鬱解官去，士林惜之。

十一月十五日，按臺饒京閱操，一藍旗手爲鉛彈銃所及，立斃於演武場。

崇禎記聞錄卷二

崇禎四年正月元宵節，齊門外東匯，創搭詩句故事十三種，竹籬茅舍，人物器皿，花木牆屏，事事逼真，皆具體而微，觀者摩肩疊足，亦勝事也。

一日中，崇明兵變，至縛縣令。

三月中，吳江賽會三日，聞有生龍活虎諸異物，好事者皆呼舟往觀。

崇禎六年，按臺祁彪佳，即向長洲令祁承燦之子，山陰人，妙齡進士也。少隨父在署中，素諳吳郡風氣者，爲政平易近人，而嚴於懲惡，吳中有積棍王萬洲、鄺來遠、俞太及殺母一人，祁院乃會鄉紳士民於玄妙觀中，杖郡兇百餘，立斃之，肆之於市，倖逃免者韋錮一人耳，衆心悅服，士民赴闕請留再按，不允，僅滿任而去。

吳江鄉村，有算命賣藥之婦，竊人幼女，藏於舟，以火燒其手足指，十指幾盡，僅餘一二矣。其女痛極，則腦髓堅實，利斧劈取之，以和邪媚之藥，可取厚貲耳。會此女一日哀號聲徹，爲人所覺，執送於官。因羣情共憤，捶擊者衆，未及正法，隨斃於獄。上臺嚴禁，此輩不敢遊於蘇。

松江鄉宦范文若，送官重治一家奴，奴乘間歸，手刃范宦，母子俱死。

流寇爲患，殘破郡邑，漸逼南畿，焚毀鳳陽皇陵，撫院張國維統將卒赴援。

崇禎八年二月十二日，我師戰敗於宿松鎮，蘇郡指揮包行甫及諸武弁聽用陣亡者踰十人，被傷及士卒死亡尤衆，撫院憫之。未幾，俱蒙恩典。

吳江烈婦陳氏，張士柏之妻也。年甫二十二而夫卒，止遺一幼女，煢煢孤寡，夫弟士松，貧無賴，因嫂少艾，潛許嫁與徐公爲妾，婦不知也。至期，先令鄰嫗投宿歸家，更餘鼓樂及門，鄰嫗啓扉納之，婦不能抗，爲衆擁扶入舟。至徐家，婦號泣不從，徐知有變，詭云爲僕娶婦，婦愈憤罵。徐之族人婦，卽烈婦之姪孫女，聞之，乃伴婦至其家。天明送歸伊父陳俊處，父訟於官，徐亦訟。吳江令章日烱，誤以孀婦服未終而圖嫁，遂置之獄，雖判離異，而婦之貞心不白矣。適本府劉理刑查盤至松陵，陳族青衿往訴，乃得保出。時代巡路振飛按臨松陵，婦先縫紉周身之衣，暗藏利刃，入訴柏臺，已准行矣，卽揮刃自刺而斃，代巡目覩心傷，發銀十兩殮殮，行牌吳江，提各犯，責八十板，抵罪。具疏題請，得旨旌表建祠，而雲間士夫弔祭誄贈者如市。人固有一死，或重於千鈞，烈婦之謂哉！

章令一日入郡，謁撫公，甫出登舟，聚卒，人謂其中暑，未知何故也。

淮安三科武舉人陳啓新，建言中竅，特授吏科給事中，不測之恩也。

夏間，口忽入內地，燒毀天壽山皇陵，戕殺擄掠，不可勝言。聞向有歸附夷丁隸邊

帥麾下者，向因糧餉久缺，潛通外寇而招之入，故防閑不及，遂至狼狽。皇上宵旰憂深，詔各巡撫領兵入衛，至秋間，其欲既飽，四方之兵亦大集，才出禁北去，途間斫樹去皮，大書云：各官免送。其恣橫至此，惜堂堂中國，不能大創之者。

二月中旬，江北復報寇警，撫院委官統兵赴之，既點集而猶未啓行也。吳江庠友莫若鼎，治戲酌於家，有隸戎籍者叩門欲進觀，闖人阻之，大肆無狀，操刃刺其僕，貫頤，並傷莫公之面，血流盈頰，急往訴於軍門，立刻提兵，各責八十板，收獄治罪。其衝鋒受杖而斃，豈非自取哉！莫家在郡城。

季冬望前後四五日，大寒，河港冰堅如石，舟楫不通，亦邇年所未覩。

禎崇九年丙子秋，宮詹姚孟長病卒，閣學文文起未幾亦卒，侍御顧巖叟冬間亦卒，郡人作一對云：姚希孟、文震孟、顧宗孟三孟俱亡，莫非命也！陳古白、董思白、范長白一白僅存，亦曰殆哉。長白壽至八十五而終。

兌軍毆傷崑山縣令葉培恕，撫院薄懲而已，近輩愈肆，漸何可長！

常熟宦錢謙益、瞿式耜，家居已久，棍徒張柏臺，因宿憤欲傾之，拮據附會其不法事數十款上奏。有旨提解來京究問。自丙子冬至丁丑春，淹留郡城，未發，後至京，法司審畢覆奏，重懲告訴誣妄之罪，而兩宦釋歸。

丙辰進士申紹芳，文定公孫鄉科經峪大參之子也。已任福建右布政，次進表，過家

久留，令人入京，欲謀開府，爲競進者所摘發，銓部以聞，有旨提解下獄，力爲周旋，得從輕謫戍金山衛。丙子冬，抵家，亦云倖免矣。

崇禎十年丁丑元旦，日食，元宵夜月食，俱在歲首，度非嘉祥也。米價向來騰湧，冬粟每石一兩二錢，白粟一兩一錢，此荒歲之價，而吳民習爲常矣。自去秋及春，油價增至每斤淨錢七八十文，大爲可駭。三月中，有兌糧指揮泊舟楓橋，偶被賊竊，誣及附近饒裕之家。執其人，酷加弔拷，抄搶其家，羣情憤然不平。十五日指揮以事入城，衆相約尾其後，至西城橋，羣起而毆，指揮輻傘冠服俱毀，遍體受傷，身無寸絲，裸形至府。太尊令庫吏與之便服一二，以蔽其體，慰遣之出，其隨從軍丁，被捶死於途中者七人，亦異事也。聞指揮不數日亦卒，或云指揮之弟代庖者。

崇禎十一年戊寅，自去冬少雨，逮經春歷夏，俱不雨，農夫不能插蒔，撫院張公命法官結壇玄妙觀，清晨率尾官躬往步禱，稍有微雨，未能沾足。小民竭曉夜桔槔之力，雖山田無救，而本疇猶保其半。不虞八月中旬，蝗蟲自江北來，飛蔽天日，所過雖不全傷，而罹其害者不尠矣。鄉民羣聚告荒，撫院發價收蝗蟲百斤，給錢二百文。予八月二十五日，以事涉江，登金山，目覩大江之上，蝗飛如雪，撫臣屢疏以旱蝗上聞，而得諭旨徵糧反而加焉。至收租之際，鄉民結黨混賴，田主稍加詞斥，每至起衅生亂，即具上，官亦概從姑息，眞吳民之不幸也。

田主有鄉居者，徵租於佃戶，各佃聚衆焚其居，搶掠其資，眞亂民矣。撫院嚴提首禍兩人，斃之，梟首傳示，奸民少知警焉。

常熟令鄒守常以腐儒登第，不善爲政，鄉紳士民，俱致不滿。八月十五日，禮應拜謁文廟，衆欲俟其出而辱之，令覺，乃不敢出，諸青衿復以不謁廟爲罪，羣往詬厲之，士民數千，破門而入，呼名辱罵，令俯首無措，衆至日晚才散。爲民父母者，取侮至此，大可愧矣。鄒令不久罷去。

十二月初六日，閩門吊橋西堍一帶，又失火，燒去勾獄巷等處幾十家。先是四月十三夜，火勢尤甚，吊橋燬墮，不通往來，居民家被災者尤多，張撫臺令搭浮橋以濟，隨發官帑鼎建，不煩民間一錢，而巨橋頓爾更新，民甚德之。不意相距纔二百餘日，西堍橋欄石又燬矣，何此多厄耶！

亢旱經年，城中河井俱涸，民艱於得水，貧人往城外擔水售人，視地遠近以索價。近者數文，遠者至每擔三十文，冬間藏水百斤，價二百文。柴價加倍於常。城內外火災迭見，盜賊遞起，非佳景也。

邊防久疏，西口忽於秋間大舉入攻，圍京城，上下惶懼。後以京城難克，解圍南下，分兵阻天津餉道。冬間聞兵直頓於臨清，南北道梗，雖云不甚殺戮，然傷殘擄掠，中土之被害劇矣。各撫臣俱遣兵勤王，上以江南兵不堪用，上令折餉輸納，而吳中又值儉

歲。勉強支應，識者憂之。至來年春深，□以天漸向暖，方自退去，得志若此，且去住自由，將來更足慮矣。

崇禎十二年己卯，兌糧各船軍丁，在地方往往爲盜，劫掠殺人，松郡尤甚。上官慮激變，每事姑息，無能大創之。

從來憂旱，未有如去年之甚者。收穫之後，處處桔槔聲不絕。十月中，撫院復建壇於承天寺，祈雨雪，迄季冬亦未有應也。兩縣鄉民，時有亂萌，因撫臺張國維、府主陳洪謐素得民心，是以終不敢逞。兩公大有造於吳哉！

己卯三月初四日，吳縣獄重囚，忽於將暮時，持巨斧殺出；獄卒徒手不能抗，被傷者數人，奔逸而去。共失二十餘犯，懸賞購索，僅獲其半，而欽犯朱老虎，乃誣奏洞寤翁氏不軌反坐者，竟不可得。詰朝爲清明節，城門久閉，是日城隍神例迎至虎邱設祭，亦阻於門禁之嚴，至下午啓門，方得出城。聞倉庫獄囚，令之責也。今忽有此矣，吳令牛君麟，未知有干礙否耳。

六月中，連日狂風，兼之多雨，天氣若秋。

虎邱大殿，毀於崇禎二年之冬，至十二年重建，重塑佛像，創之者撫臺張國維；塑像徽郡許相國之孫也。工費浩煩，非大檀越不克就。

廣西右江道申經峪，文定公之仲子也。以乙榜仕至六參，年已七十七矣。以兄大司

馬玄諸公客各物故，僅長二齡耳。是以告病乞歸，因未及候旨。遽爾離任，遂至發劾。先是，其子維烈，亦以方伯邊戍，仕途眞畏途哉！

長洲令唐九經，吏才頗優，而以貪成猾，吳中有唐騙、唐纏、唐定勝、唐合香之名久矣。己卯秋杪，因蕭家巷在庠郭友住房漏稅，查出則補納可矣。唐令以其饒裕，格外罰銀數百兩，郭友抗辨數次，令堅意行罰。士林不平，羣往詬厲之，遂成大闕。令懼身無地。詰朝爲十月朔鄉飲之期，府縣各官咸集府庠，諸友復往泣於文廟，有告宣聖文，太尊惟慰諭諸友，理刑倪長珩語稍侵諸士，亦受面慢而止，復羣往白撫按，相與爲四書成語文，逐之使去，時適當入覲，未幾，遂去任。

崑山令葉培恕，洩任已久，以貪汙不滿於士民，亦於是冬去任，未離縣門，衆汲水擔入，傾於公座。謂之洗堂；爲民父母者，使民至此，亦可愧矣。

己卯秋闈，吾蘇馮士驩，以拔貢入京就選，已得節推，乘便入試，竟得中式。其子吳庠馮宁延，年未三旬，以遺才應試江南，亦一戰而捷。父子登科，信有登天拾芥之殊云。士驩字仲先，庚辰連捷登第。已幡然老矣。壬午秋，卒於臨清。

長庠管宗會，僉憲管志道之孫也。僉憲乃隆慶庚午、辛未聯捷者。宗會冢子正傳，亦於崇禎庚午、辛未連飛，少年進士，爲江西永新令，任滿行取矣，爲代巡所勒逮繫詔獄。宗會自家嗣科第之後，已不暇留心八股業矣，時適以賢良方正薦，因入北闈就試，

遂得中式。豈非意外得之哉！次子正儀、正仁，於南畿一中式，一中副榜准貢，何其盛歟！正傳亦得遣戍歸，尤厚幸矣。正傳字元心，遽卒於辛巳之夏五月，年僅三旬耳，殊爲足惜！

崇禎十三年庚辰正月初六日申時，大雨雷電，立春在十四日，此時臘月節候，不亦異乎？是月大風，多雪久雨，閏復多風雨，燈興竟阻。

吾蘇太尊陳洪謐，廉恕得民；松江太尊方岳貢，涖任已十二載，而歷俸未滿。屢經降級，皆賢郡守也。時當入覲，撫院張國維特疏請留於郡，不意今上以錢糧起解未及額，嚴旨責撫臣，仍令二守入覲。陳太尊於正月十三日登途，士民執香遠送者無算，有垂涕者，有議赴闕上疏請還者。

皇上不次用人，蓋遵國初三途並進之法。吾吳歲貢許自表，以縣令行取。特授北京河南道御史，以劾溫首揆降職，今陞大理寺寺副矣。庠友以賢良方正薦者，即授州縣正官，如蘇郡庠陸光裕，現任東平州守，吳庠授例馬光，任永寧州守。吳庠廩生施之朝，任奉節令，聞繼起又有人矣。但名實相稱爲難，適啓倖進之門。此例恐不可久耳。後未幾，即停此例。

邇來錢漸輕薄，價亦日減，兩年前淨錢千文，重六斤餘，值白銀九錢有零；今僅值五錢零。其次通行之錢，止四錢五六分，未知何所底止？順治三、四年，每千銀一錢七

分。

方、陳兩郡守，俱於四月中復涖任；時學臺張鳳翔行牌兩府，會同各縣，於念八日考儒童。松郡方公即於五月初八日府考，凡縣試完篇者，皆送府。府考後，青浦縣方發案覆試，此未有之奇也。不半月即發府案，方公作事敏捷如此。蘇郡以時方多故，至九月中府考。十一月中院試。殘歲先發府庠案及入泮案。來年正月上旬，發長、吳二縣案。望前後連日風雪，優等諸友，赴澄江發落，竟以各縣賞銀未解，不及領而歸，亦似非憲體。

舊歲，蘇、松皆有秋，今春二麥凡縣試完篇者稼盈疇，非荒歲也。祇以鄰郡水旱，客米不至，米價加至每石一兩六錢。租房減額折數錢。民心惶惶，新撫院黃希憲、吳令兼署長洲事牛若麟，下令禁民糶與殘歲先發府庠案，本爲地方計也；而米值加增，市鋪俱閉，無賴窮民，遂於城中倡亂，一竟以各縣賞銀監生姚天倪，善價售冬粟於徽商，鄰人知之，聚衆一搶而罄千石之儲焉。西城鄉科章維九，富名甚著，有儲粟三廩，亦被衆恣搶，並先世宦貲金珠、器皿、衣飾、銀錢等數十萬金，皆拋毀攫攘至盡；紛擾非止一日。初，章氏以事出意外，不及防；次日，呼齊門撐排水手百人爲衛，而此輩復僞稱亂民，仍肆搶掠。維九多市房，其胞弟亦乘亂往各租房減額折數，以會其租，欲攘其產爲己有。兄不能堪，因構訟焉。聚久而散，以富致怨，理固然也。亂首陳習習、周老兒，

撫臺立斃之杖下以威衆。而衆咸洶洶不靖。上官設法救濟，令各圖開報大家富戶，出米有差，減半平糶，每一貧戶，日執票糶米二升，官定價冬米每升二十四文，秬米每升二十文，於小民亦少有濟。而本圖開報，不免徇私覓利之弊耳。七月中，冬粟加每石二兩之外，眞異事也。

吳江缺縣令，府經歷董署其任，力不能大創亂民，故松陵之燒劫尤甚，撫院赫怒，發兵以往，民遂閉城以拒，幾成大亂。陳太尊親往撫慰之，力請撤兵歸，而民心始安，亦從事平糶，事乃徐定。大抵六月望後，民間槍棍蜂起，不約而同。予時在青浦之金澤鎮，目覩鄉民之聚衆，迫脅富戶之減價平糶，一如吳郡。聞鄉老言，萬曆庚辰，亦略有今日之風，氣數使然也。

無錫翰林馬世奇，素與邑令通賄，不滿衆心。夏間，縣令發二百金，欲其買米平糶，而馬宦不即舉行，衆大不平，羣聚城隍廟，錄其不法十七事，欲與爲難。馬僕知之，聞於主翁，令人執其首事兩人，拘繫於家，欲送官重懲，衆求釋，不聽，遂縱火焚其居。馬宦不得已出見，爲衆執而毆繫之，破額敗面，不勝狼狽，迫其親書罪狀。加以印記花押，約以不訟則已，訟則執此以應，或奏御焉，然後解散。馬宦恐致激變，竟無如之何！

太倉知州錢肅樂，少年甲科也。以事公出，舟與李子木侍御內眷舟相值，因爭絳，

李僕橫甚，毆及州尊；州尊憤極，歸白上臺，欲辭印去任。時，子木在京，乃父副憲易服請罪，各宦極力周旋，本府重懲李僕，事乃得解。李雖父子甲科，原籍實太倉也，豪奴倚勢雄行，使主翁得罪官長，何可不嚴束此輩！

孟冬，新穀既登，而價自昂。初，糙米一兩四錢，日漸增加。至秋杪，每石二兩矣。民不聊生，實有隱憂焉。

崇禎十四年辛巳正月，糙粟每石二兩二錢，冬粟二兩五錢，上官恐貧民生變，設廠於玄妙觀、北禪寺、胥門、天后宮等六處，施粥賑濟，男婦有別，領籌者就食，遊僧乞丐不得與。法井井有條，民亦沾惠。但饑乏者衆，而賑施難周，正所謂救荒無奇策也。先是，萬曆己丑，吳中大饑，斗米一錢六分，鵝價四錢，先輩所記，以爲異事，今則斗米二錢五分，油價每斤一百三十文，不尤異耶？又曷堪此！

承天寺多富僧，饑民垂涎久矣。正月十六日，有衆數十，往寺欲得一餐，僧不得已應之。明日往者有加，僧每人給錢二十五文。又明日，往者彌衆。僧遂拒不納，然亦有備以禦之矣。衆因大鬧，寺有酒工，恃勇率衆出敵，擒獲三人，寺僧以解軍門，而爲首酒工，隨斃於衆毆。軍門立命斬三人於寺以示衆，餘十數人皆重責係獄，雖不無枉濫，然意在懲亂，亦不能不然。

府庠友徐展也，爲予述昔年館於姚市，偶同乃徒及親友，往太湖之濱弔喪，乘暇步

於水旁，少年嬉戲，墮一銀古質簪於水，以爲必無復之理矣。三年後，復有他事，諸人復閒步湖濱，時值水涸，忽於砂礫中，得其故遺釵，不亦異哉！可見得失定數，有出於意外者。細事且然，則事事皆然。

玉峰古刹薦嚴寺者，俗名東寺，而學院則在寺之東，址相接也。庚辰十一月中歲試，初五日爲第一場，四鼓時待試者衆集寺中，或坐臥佛前，或蹲踞供桌。時，大雄殿有觀音像三尊，其在東偏者，佛龕忽大震動，殿屋作颯拉聲，衆駭愕奏避。一時闕述其異，或亦大士顯應，以警頑慢云。

崑城內之馬鞍山，石質最巧秀，然佳處尤在西偏，且孤聳乏水，至其東偏，惟丘壘荆榛，未覩山之妙也。己卯、庚辰間，宗伯顧瑞屏，買以作園，以娛其封翁巽洲公，乃徙其塚墓，搜剔壑闢，泥沙去而石骨露，東麓之下，繞以短垣，中間崎嶇曲折，罔非奇峰佳石，亭榭齋閣，位置得宜，遂有澗以儲水，淵然澄碧，頓成名勝。天巧實藉人工以呈，顏之曰「樂彼之園」，足爲茲山增色矣。所惜拓闢伊始，草木新栽，俟他年過之，苔蒼木秀，當有幽致耳。

向聞松陵有垂虹橋之勝，余未履其地，辛巳二月既望，友人拉余同往，謁吳江葉令。乃由太湖而渡，渺然巨浸，然路不甚遙，向午已抵邑之南門，泊焉。入南門，不里許，即至縣治。由縣治而東，行一、二里，即爲東門。出東門往北，即垂虹橋，俗名長橋。

，以余步武計之，恰四百步。兩旁石爛，以磚砌面，然苦不高，與平地無異，但修長耳。橋之中有亭，匾曰「垂虹勝概」，惜河面不廣，旁多葑田，未爲大觀。他處學宮，俱在城中，吳江學宮獨在長橋之外；學宮對望有寺，浮屠屹立，即方塔也；亦異常製。會暮色催人，僅遙望而返。

辛巳之夏，吳中二麥既登，無奈自春及夏，雨澤尠少，河港俱涸。五月中，正宜插蒔，然土燥不可墾，秧針無水可刺，有憔悴之色。上官及鄉紳，建亭於玄妙觀、承天寺、西蒼等處，祈禱。十四日、二十二日、二十七、八日，僅有微雨，無濟於事。米價貴至每石一兩八錢，人心惶惶，途有餓孍。况疫癘盛行，有全家伏枕者，有數口中死亡過半者。二十七日後，蝗飛自西徂東，經時不絕，錢價愈減，物價倍增。鴨卵至十五文一枚，後加至二十三、四文，真足駭人聽者。吳民之困苦極矣，亢旱異常，撫院黃希憲，率各官及庠友步禱。至六月十二日辰巳間，有大雷雨，然惜其不久，未能沾足。米價已踰三兩，切麵每斤賣三十六文。吳中固安享太平久矣，不意今遂饑窘至是。逮十四日晚間大雨，夜間亦雨，人心稍定。然種已失時，天時又涼若深秋，惰農亦有藉口，未知向後竟何如也！

崇禎十四年，歲在辛巳，秋八月望前，按臣宗敦一蒞任，兼提督四府學政，督學考校生童，按臺巡歷各州縣動靜異宜，而一官兼任之。此誠創見之事。宗院先於蘇城行按

臣事，即往江陰，發牌科考去。

是歲田禾，夏苦亢旱，多不插蒔，即蒔亦皆後時。至秋間復爲蝗蟲所食。有幸免蝗禍者，又因秋秒旱寒，遂多秕死。大約所收不及十之三四。十月中，糙米價至二兩八九錢。白粟三兩之外，凡中人之家，皆艱於食。吳中向推饒麗，今則餓殍在途，豆擔糠粃皆以爲食，貧民皆面無人色，父老競傳萬曆十六年爲大荒，然米價止一兩六錢，又不月餘而減，今價倍於昔，且習以爲常，民力幾何，曷以度歲月？此真大厄會也！

歲凶異常，撫按交章上請，不惟不蒙寬卹，徵賦反有加焉。糙糧每畝二斗五升有零，折銀每畝一錢七分有零，又急如星火，勒限殘歲完糧。連差督餉科臣至吳中者兩三員，賜劍專勅行事，撫臣及縣官，惴惴懼得罪；長洲令葉承光創立新法，於首名之外，更擇尤富厚者爲大首名，以大統細，隱然責以賠補。任大責重，人皆惶駭不安。大戶役重糧多，中人支吾不給，貧民困餒死亡，井里蕭條，鄉城同景，非復向時全盛矣！

今秋未差決部，是以繫囚倖免一歲。然冬至後，撫屬有解盜犯決不待蒔者，先後各二人，梟首號令本處，而四屍委棄北寺前，慘不可言。

宗室改授文階，臨民治事，亦近事也。朱術珣者，任戶部主事，權濳墅關。苛刻異常，亂則重罰，空船亦責其納鈔；女人過關，納銀八錢。商賈及民，無不痛恨；而莫可如何。貪酷之聲日著，被劾於柱後惠文，有旨革職，著撫按察明回奏。自是鎖閉署中以

待勘，而鈔關暴政頓除，人心爲之大快。後撫臣周旋天潢之體，潛縱之；離任去。

崇禎十五年壬午元旦，大雪；時立春在初七，猶是臘雪，民咸以爲瑞。年雖荒歉，元宵前後，闔門大街，燈綵頗盛，觀者駢肩，至踴斃老稚，民家懼禍，乃止。

食人之事，向聞山東、河南有之，猶在疑信間。今則蘇城內外，往往有此。吳民之死於道路者，乏人埋殮，至暮則饑民之悍而黠者，潛割其肉，以充口腹。上官嚴加重責，然時有犯者。途中乞丐煩多，人皆鳩形鵠面。況開歲多寒多雨，春已過半，猶大嚴寒，二月望後，積雨旬餘，細民無所得食，相率就斃。王府基，每日埋屍數十，此余所目覩者。因米值每升至九十文有零，實難得食耳。民房多空廢坍塌，良田美產，欲求售而不可得，向來吳城繁庶，侈靡已甚，泰極而否，理勢固然，不意余適當其厄。

新按臺高久茲，二月十五日上任，朝端畢竟以宗敦一兼巡按、督學二差未便，故另差高院代巡，而宗院專司學政；三月望前錄科蘇郡云。

是歲余館於王洗馬巷顧氏，二月二十五日，始就塾，庭間玉蝶梅綠，萼梅盛開，香滿書室。至三月初旬，尚有殘花在樹，節氣之遲使然也。

宗院三月初四日，考長、吳二邑童生。十一日，已發進學案，然在列者多宦家富室，孤寒得售者頗少，院試請託盛行，兼以賄進，日甚一日矣。奈何！

高按院蒞任後，未行一事，日惟飲酒遊山而已。月餘，即丁憂去。

長洲縣葉承光，責大小首名賠糧，不惟徵比嚴急，且得賄放免，染指尤多，貪酷大著。乃父葉初春，亦甲科，方在清要，恐其叢怨速敗，遂假手於人，劾其不職，得旨赴京聽調，於是糧事粗畢，即重載解任去。

薪桂米珠，自目覩今歲之景，始信此語爲不誣矣。逮至五月，二麥既登，豐穰異於常歲，多者每畝收二石，少者亦不下石許。自是價亦漸減，春間，小麥每升踰六十文，至是減半。吳中田畝，無麥租之例，祇因去冬田多全白，賠糧太甚，今夏麥又大稔，諸大家創爲新例，凡舊歲田禾蒔而荒者，每畝索麥租斗，誠不得已而然。而鄉民亦遂輸麥，無不奉令者。舊歲疫氣甚行，鄉城多死。死亡者棺木一具，幾倍常價，貧家多不能具棺，禿埋及委棄者無算，慘不忍言。今夏復多時疫，而鄉村尤甚，邨落中互相纏染，言有一家斃兩三人者；有全家伏枕，或死亡俱盡者。時當插蒔，田多閒曠，乏人佃種。五月中，余往鄉間，此景非人力所能爲也。

八月十八夜半，突然霹靂一聲，予意必擊一巨惡也。迨曉，詢知僅擊壞繡線巷民家一屋柱耳。天意固不可測！

長洲新令謝良瑾，廣全州人也。以今歲乞巧日蒞任，聞有廣筋寒之疾，告假居多，不甚登堂理事。遷延至十月中，竟去任。前葉令調知宜興。

巡撫黃希憲，初蒞吳時，因張國維聲譽素洽之後，所謂繼盛者難爲美，故每不滿人

意，實一循理守法人也。久之，士民亦習而安之矣。壬午中元節，諸紳衿以兩歲間窮民多餒死、疫死者，建蘭盆會於準提庵、瑞光寺、雙塔寺三處，延名僧頂目，以重其事，普度亡魂，亦美舉也。撫公以開府之尊，於始事、終事之日，徧往三處，拈香參禮，與頂目分庭握手，亦見其不挾貴；半塘寺佛閣朽敝，工費浩繁，撫公慨任興修，得此大檀越爲倡始，經畫輪奐，可指日就矣。未幾，黃公陞，不知能竟此局否？

壬午，南畿秋榜獲售者，大都皆宦室及素封之家，即不必擁饒，亦多以關節得之，而孤寒殊少，人言藉藉。予聞二破題頗佳，餘未能悉記也。破云：發而皆中節，則盡富貴也。又云：以財發身，其中非爾力也。

十月二十八日，天氣暖和初夏，黃昏時雷電交作，未幾，大風驟起，忽有冰雹一陣，穿窗繫牖，其聲甚厲，拾而觀之，或如指頂，或如瓦碎片，比天啓二年六月二十三日者爲尤大，且在冬月，更可異也。

崇禎記聞錄卷三

前任撫院張國維，陞河道侍郎去任，代之者黃希憲。今秋兵部尚書陳新甲，以罪論斬，繫獄；陞張國維爲兵部尚書，即以希憲代河道侍郎之職。皇上欲警本兵僕，張國維已蒞任，特令監斬陳新甲。設身處地，能不凜然！

河南全省八府，乃天下之中也，向被流寇之害，殘破者五六府；福王爲神宗愛子，封國河南府，至城破被殺，則人民罹害不待言矣。獨汴梁爲省城，即北宋京都周王封國在焉，猶幸保全，至今年九月，流賊攻圍已久，火器衝擊，人力空掘，城中食盡力疲，兵民十存一二。流寇復決黃河之水以灌城，頓成巨浸，周王及撫按貴官，俱從城上乘棧而出，貴賤老幼死者無算，兵荒困厄之後，復遭此沈浸之患，聞者駭聽。且寇警遍於四方，既不能剿，又不能撫，蔓延日甚，恐非國家之福也。

富貴壽考，人尠克全；若今所目覩，無如申公用嘉矣。父則首揆文定公，兄則大司馬玄諸公，身叨嘉靖壬午鄉薦，歷仕至參政，始歸林下。有子九人，長蒙祖，蔭授中書舍人；次子紹芳，以丙辰進士，仕至右布政；餘俱庠生。女十一人，俱配宦族。長壻魏文心，年近六旬，今秋亦登鄉榜。十月二十八日，爲公八旬誕辰，康健如壯齡，以前壬

午舉人復值壬午，以大臺稱慶。珪組蟬聯，門庭赫奕，福澤隆盛，無以復加。洵數萬中之一人矣。

（上有闕文）邊無禦之者，遂深入內地。越京城而下，至破臨清等，所費殊多，然皆遲遲其行。諺云遠水不救近火，此類是也。此壬午冬月事，未知向後何如？

按臺周一敬，衢州西安人也。於閏十一月二十四日蒞任，進謁時，見其禮貌過於謙恭，愚意代巡重任，須有操持、有豐稜者，方能爲地方驅蠹造福；此公恐非有風力者，嫌其太趣時徇衆耳，尙俟徐觀。其按畢回籍而卒，傳爲自盡云。

撫院陳瑄，福建侯官人。先由嘉興知府、紹興兵備，遂進今職。於十二月初十日上任，十五日往留都謁陵，在任鮮克有爲，甲申夏，陞大理寺卿。

蘇松兵道，已率兵勤王，常鎮兵備僉事，因新撫臺到任來見，泊舟北馬頭，時黃昏後聞歡呼笑飲聲，兵尊謂其不避上臺，差役往拿，其實北馬頭大半皆妓館也。差人尋聲而入，見與妓歡洽者，即本衙門書吏，難以下手，又難以復兵尊，遂入鄰家拿一宿娼者，其人已與妓安寢，竟於睡夢中掣出，兩人不知所以，與妓蓬垢而往，兵尊各加責二十逐出。閉門高臥，禍自天來，斯人之謂歟！然不宿妓，安有此禍？又其自取也。

十二〔月〕二十日申刻，雷聲大震，是年閏十一月，立春在十二月十七日。

水蒼先以太學上舍，仕至河南汝寧府別駕，田連阡陌，重柶列鼎，亦吳城三傑也。

會有祖遺瀟涇田六百四畝，吳氏得業，已踰六七十載，原價每畝八錢，時移事異，今則每畝值四五金矣。聞原買之王姓，王氏之前則鄭氏，亦曾管業，然其來已久，轉折亦太多矣。今孝廉鄭士敬名敷教者，自稱原主，欲以原價回贖，水老以事出情理之外，不聽其贖，鄭春元遂以遠祖祭田爲名，訟之吳縣，門生累百公呈相助，牛令斷與回贖半，爰書以吳別駕義讓聽贖，申詳撫院批允，以示不可翻之案。乃吳氏心不允服，方圖上控，鄭氏則贖價未交，田未過戶，已下鄉收租矣。周按臺新任，水老控准批府，奈署印倪四府復左袒鄭氏者，士敬徧拉新科諸同袍協力爭勝，並欲全贖六百餘畝，實爲駭聽，衆口亦有不平之論。但上官不能據理執法，衿紳又無不趨炎附勢者，恐雖與之角，恐無益耳。十二月二十四日對簿，倪四府竟斷鄭氏全贖，可怪極矣！

考試武舉科，例在十月中，舊歲以缺按臣停。至來年二月中，周按臺以初十爲頭場，因初九陰雨不便聚馬故也。三場試畢，二十揭曉。

崇禎十六年癸未，向因歲凶，諸刹講經之席，不暇修舉。今已小康，瑞光寺延僧開講，新正月初三日，例於開元寺進香禮地藏菩薩。開元、瑞光，兩刹相望，是日又值清明，進香及聽講者，摩肩接踵，尤盛於常歲。

新正月初八九日，燈節將近，城中線慢漸盛，通衢委巷，方輿未艾。至十三日，忽然盡撤，聞有福建孝廉微服游焉，爲人所侮，控於府，署篆倪司理因答責地方，禁其懸綵

生事，是以未過上元而遽撤，是後亦連雨矣。

辰戌丑未歲，會試天下舉人，此定制也。今癸未歲，孝廉因應北上求試，祇緣口騎內躡踐，破及臨清等處，南北道梗，入覲各官及應試舉人，俱不能北上，或寓揚州，以觀時勢。會場不能不改期，恐今歲不暇及矣。□後北出境，更期於八月中會試。如鄉試之期焉。

正月二十二日，宗院行牌縣考童生，四府同日，以杜冒籍之弊耳。二月初旬，宗師先往江北歲試淮揚矣，且聞不專爲試事，欲其彈壓江北也。

閩帥鄭芝龍，聞以盜招安者，其部下之兵甚精。會登萊巡撫曾化龍亦閩人，欲赴任，因有警，鄭帥令其弟帶錦衣衛名之豹者，率兵護從，以勤王爲名。先聲之來，頗屬可慮。及三月朔，鄭兵至蘇，節制甚嚴，纖毫無擾，民心始安。

湖廣大帥左良玉，督師楊嗣昌舊隸也。楊以身叨殄寇之任，積久不效自盡；左帥遂蟠踞湖湘，有跋扈之志。邇因□警，借口勤王，發兵由荆襄，歷池州，至蕪湖，無不騷擾。風聞之言日甚，人心方屬惶惶。二月二十九日，南直巡撫鄭瑄，時在南畿，忽行牌蘇州府云：左兵有窺四郡之意，令預爲之防。吳民知之，遂人爲自便之計，大家多運米下鄉，覓居停於陽城湖及洞庭、光福等處，乃輕舉妄動者，每爲盜中途劫掠。三月初三、四間，正在紛紛，以後聲息漸緩；左兵卒不至。初十日後，撫院頒示本府以安民，迄

無意外之變，此吳民之福也。

天平山去支硎不遠，山復峻秀，上有萬笏林，羣石挺立，亦名勝也。范長倩祖塋在山之右麓。長倩宦貲巨富，且多巧思，自少參謝事歸，即卜築此山，搜剔巖藪，疏鑿池沼，建亭榭堂廡，植佳樹美竹，大費經營位置，遂爲茲山增色。春秋花月，遊人之盛如蟻。後范宦移居城中，其宮室花木猶無恙，自長倩以八旬之外告終，而子年幼弱，此山幾於無主。況值歲凶，其族之貧者，羣往攘取窗戶，斬伐樹木，昔之碧瓦朱欄，名花修竹，處處堪玩者，僅存頽垣空舍。去歲春日過之，已不勝盛衰之感。厥後更令人不忍觀矣；俯仰今昔，能不慨然！

蘇郡稱闔閭城，相傳爲吳王闔閭所築，自後繕修，未能悉考。迨我明太祖高皇帝破張士誠後，必大加修築，其來已久，近所云修城，不過就頽壞處補砌或數丈、或一二十丈止耳。是年正月，因寇警屢傳，由是周遍修之，然惟芟除草，將白石灰塗嵌磚縫內，雖未必堅固，亦一望可觀。據理刑倪長圩出示云：費五千餘金。皆搜括諸處所得，未加賦於田也。倪亦敢作敢爲之官，能任事而不無已甚耳。

四月朔以後，連四五日，每晨有早露降於樹；人言則然，余未目覩。

郡城有馬生龍駒，其色黑，止一額有角，肉尾如扇，蹄有爪，甚大，倍於常駒。圍人聞於官，往觀者如市。越明日遂斃，因出胎時厥狀駭目，飼馬者怪而箠之，已受傷故

也。後察知爲本府局內官馬所生；此四月初旬內事。

四月十四夜初更，勾獄巷火起，至天明方息，延燒過灣頭及渡僧橋左右。罹禍者二百餘家。前天啓七年九月二十二夜，此地大火。崇禎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辰刻大火。崇禎十一年四月十三黃昏又火，燒毀吊橋。是年十二月初六，吊橋西堍又失火，燒數十家。至今十六年四月，又遭此火災。先後十七年內，此地五經烈燄矣，誠不可解。

內府中書文震亨鼎元，閣學文起弟也。其家諸僕素恣橫，自文起歿後，亦稍戢矣。近啓美奉差回籍，有僕袁二適在外嚇詐人錢，聞有幾千千，并鑿飽酒食而歸。值武弁吳聖階在北教場下操，乘醉撞入營內，士卒呵之，大肆無狀，侮及聖階，殊不可耐，遂執而撻之。申送倪理刑及撫台，各加重責；計是日被笞七千餘，且受營兵衆毆，後枷示府前，越一日而斃，乃三月二十六日也。小人無知，自取一死，未必非倚勢作惡之報。

宋仙洲巷有僕沈坤，於二月初九夜以石繫其妻，腦裂立斃，主翁即以聞於縣，詰朝捕衙往驗，呼其僕詢之，云舊冬曾見其妻與他僕接脣，大以爲恥而不言，新正羣僕共飲，爲一僕所誚，遂深恨，欲殺其妻而不得其便。是夕，妻自主母房中出，手抱初生幼女，纔入臥室，沈僕即以巨石在當頂一擊，頭破髓流而斃，情真事實，而奸爲無據，遂收繫獄。後重責擬絞，爲夫婦已踰二十載，妻被殺於俄頃，而夫亦因妻罹辟，異哉！

是歲五月初，連日有雨，龍舟之興阻矣，逮過端午，遂不雨。高田不能蒔者，十居

其一，即已蒔者，初藉桔槔，後亦多窘於無措，撫按及有司衿紳結壇於玄妙觀、范莊、西倉等處，延法官祈禱，卒無一應。米價日騰，民間迎神賽會者，晝夜不絕。六月初一日，五方賢聖之聚於玄妙觀者，多至百數十位外，關帝、猛將、李玉及十鄉土地，無不迎請，招搖往山川、社稷等壇行香進表，殊爲狂誕。因以請雨爲名，上臺不禁，而反見賞故也。至六月中，方得雨，人心始安。大約秋成必□全熟，安得遇大有之年？

七月二十五日，楓橋有好事者，斂銀於糧食行中，以爲賽會之資，風聞從來未有之盛。余亦隨俗往觀，將及上津橋，人擠不克前進，遂坐於肆中。第見衿紳士庶，男女老幼，傾城罷市，肩輿舟楫之價，皆倍於常。通國若狂，殊爲可怪。直至向晚，乃得見之，究竟所覩不逮所聞。而居停之家，款留親友往來之衆，呼舟備物所費良□，何其作無益而害有益耶？

蘇州大郡，久缺府縣正官，署府篆者，乃松江孫郡丞也。薛二府初署長洲事，後更劉三府，本府蕭照磨署吳邑篆，蕭係科甲降謫者。陞韓城知縣，於六月終去任。吳縣印遂虛懸，撫按批著鎮江程通判來署，至中秋未至也。

縣考童生在正月下旬，府試稽延日久，宗院先按臨松江，於七月二十二日經吳門；本府乃於二十八日就府學考長洲童，委劉通判監充署中考吳縣童；餘一州五邑，俱俛四府往查盤時就彼考訖矣。凡事多出創見，兩縣正續案取童生，反浮於納卷之數，大可笑

也。八月終，孫二府發府案；九月初旬，宗師坐崑山院試；未幾，先發進學案，鳳扶姪進庠。十月十一日覆試，次日謁謝，次第發落歲試諸友。十六，起馬回江陰。余丁內艱，不與考。因鳳扶相約崑行，實三往返焉。

會狀閣學周延儒，壯齡歸里，富貴福澤無加矣。後因天下多故，特旨以首輔徵。聖心倚毗何隆，乃彼實庸儒，徒知依勢納賄而已。比口入戕畿輔，嚴旨欲困而勦之，母令逸出，周貪其重賄，授意縱之去。後情狀漸露，上怒其誤國，令解任回籍，未幾差官提赴京，中途賜自盡，截首傳示九邊，臣實負君，得禍殊慘，國體亦有傷，惜哉！

十四、十五兩歲，吳民之斃於餓者、疾疫者，難以數計矣。不意十六、十七年冬春之交，疫厲又大行，且朝發夕斃，大抵城外尤甚。南濠醃魚行櫛比而列，免者殆少，甚至一家有斃十餘人者。人心惶懼，設醮理懺祈保，猶爲近理，乃市井不肖，乘此強斂民財，以唱戲媚神，就中侵漁自肥，殊可痛惡。一時此風大熾，城內外戲臺相望，多至生事，上官乃出示禁止，然每夕家懸一燈於中衢，初昏之後，燈滿街，較之元宵，反覺周遍，但皆籠燈，乏綵球耳。此舉至四月中猶未已。

崇禎十七年，余館於白鶴觀前張氏，新正十七日就塾。

長洲縣令李碩，四月十三日上任，四川人也，縣缺令一年有半矣。

鄉紳原任海道彭歌祥，有寵妾娶自北都，不意先與科甲程响有交，情好甚篤，今程

現任蘇松兵備，來拜彭宦，彼此俱在可望不可親之際。是妾乃修情柬一通，並六紅汗巾，封緘命人投送兵備道，適督餉在兵道舟中，必欲索觀，啓緘遂爲所見，事遂昭彰。彭宦謂公祖憲台，乃圖淫鄉紳閨中之婦，出揭相攻，兵道又以自不嚴謹閨門，致令妾妾，敢以褻詞上瀆憲司，亦具揭撫按，遍控鄉紳。此誠一大怪事。彼此官箴，大都有玷矣。或云此婦與程從無一面者，事難究詰，竟置不問而已。

庠生及國學生未經革黜，上官不得加刑責，此國家待士以禮，舊制也。管子螺係監生，以倉糧事，本府同知必欲責治，笞之二十板，士論闕然。且管氏方在盛時，甲科正傳，雖已物故，然其父宗會、其弟正儀，俱鄉科。更有已貢及在庠者，羣往訴於撫公府縣，隨至署中，毀二府官帶，加以老拳，爲地方公祖者，受侮至此，實由自取，皆月中異聞也。

舊撫臣張國維仕至本兵，以縱出邊被逮，雖受旨於首揆，平心論之，亦不能無罪。但張公素得人心，中外皆深惜之，皇上俯順輿情，罪止及首揆，張公不惟無罪，復令總蒞浙直。四月十七日，坐北察院，到任後即往浙中，皇上以後錢穀告乏，新頒加納種種條例，令張公便宜行事，以斂財於浙直，濟軍國之用耳。然在公則沾恩甚渥，徼幸實多矣。

吳邑新令吳夢白，字可黃，崇德人也。於四月二十五日上任，正值凶問驚傳，時事

莫測之際，但見多憂多懼，不見居官之榮。未知向後何如？

崇禎天子臨御十七載，勤儉勵精，乃明主也。奈國運多艱，或四方水旱，疾疫戎口內侵，甚且內地流寇猖獗，有加無損。秦、晉、楚、蜀、汴城、江右，無不殘破，軍興費重，國儲不給，不能不嚴徵於江南諸郡。人心大都思亂，上雖苦心焦思，文武大僚，無足倚恃者。甲申三月，流寇進逼京城。十九日，內府有奸人啓門迎之以入，曾無捍禦之者。變出意外，上倉猝無措，奔至煤山自縊。周后亦自盡。皇嗣及諸大臣多遭慘禍，翻覆異變，至此及矣。流寇在京，燒劫炙詐，至四月中出京；端午前，豫王入焉。外寇破京師，天子被奇禍，從未有若此其易者。此信一月前已傳於郡中，以理所必無，未敢遽信。後覺凶問爲真，楓橋無賴遂盟聚衆多，遠近協應，欲爲不軌；居民惶懼，咸恐身家不保。四月終、五月初，挈貲帑、攜內眷，潛避洞庭山、陽城湖、光福及諸僻者，十有四五。此由宦家巨室爲之倡也。夫天下無事，諸軒冕貴人怙勢贖貨，坐享富貴，曾無裨於國計民艱，事變之來，又不能爲禦災捍患之計，祇以身家慮重，但知營窟潛匿，以圖自全，不惜先去，以爲民望，臣實負國。朝果乏人，使十七載憂勞勤瘁之主，一旦不保厥身，禍及宗社妻孥，聞之豈不痛心哉！自昔敗亡之主，或以殘虐，或以淫縱，或以昏弱，或以大權旁落，今天子無一焉。而忽罹此大不幸，此草野之臣所歎惜痛恨而不能自己者也。今國既無主，南北間隔，未知向後作何景象，時事正未可知。豈意當吾世乃

目擊如此異變，悲夫！悲夫！甲申端陽日記。

潞王失國，流泛至吳，寓於無錫華氏園亭，大抵邇來天潢之被難者多矣。

常熟趙士春、士錦兄弟同舉進士，一鼎甲，一任州守，勢方炎盛。孝廉祝謙吉，與州守都居，祝固義孫也。趙欲并得其居宅以營廣廈，多方欺侮，斥其爲人僕。祝已任學諭，憤不能堪，遂自縊於家，遺書囑其子復仇。時通城士民及祝所蒞本庠諸青衿，俱不平，聚衆燬燒趙氏居第，訟之各臺，祝氏妻及子叩闕上疏，欲洩其冤。此癸未、甲申間海虞異變也。但朝家忽遭改革，此等事恐置之不暇問矣。

四月初二日，吳江賽會，目覩者云富麗異常，爲郡中從來所未有。是時北都不祥之說已競傳，民間猶爲此舉，可見人無憂國之心。

主上遭變於三月十九日，因嗣位未有主，哀詔未頒，士民共懷悲憤，三學諸友倡爲哭廟之舉，遂於五月初九日羣往府庠，設哀詞一通，各具孝巾便服，拜而哭之，無不悲慟。諸鄉紳往拜者亦多，以三日爲率。初九日，侍御李模，以後至不及拜，諸友斥責之。李宦無措，毀其肩輿，狼狽而歸。初十日，刑部侍郎王心一，因在府庠語及措餉，發言未當，亦被面詬。十一日，按臺周一敬謁孔廟，謾穿吉服，諸庠友大閱，衆口紛然，按臺自覺失禮，急易素而拜，隨參十餘友，學臺不行乃已。

京城不守，變出非常，諸貴憲受國厚恩，宜以身殉。乃聞之從逆者殊多，如郡中翰

林項煜、通政宋學顯、部屬錢位坤、湯有慶，皆其人也。士民痛恨，乃於五月初十日羣往四家，毀其器物，散其貲蓄，以洩衆心之不平。項三載前遷居於閩門外之上塘，乃問鄉徐正雅故居，建自乃祖，堅壯宏敞，內有園亭山石，名甲吳中，因墉垣罕固，且蓄百餘人在內，拋磚持械，謬謂可以禦外，詎知愈觸衆怒。是晚衆攻之不入，遂前後縱火，烈燄熾燃，華居厚貲，頓成燬燼。崇垣所歷，致斃多人。四姓獨項氏被禍尤甚，次則湯與宋，衣飾器物米粟，無不散毀一空。湯因卜居未獲華廈，暫居胞弟之宅，此番擊毀，乃弟亦罹池魚林木之殃矣。獨錢氏知風預備，其細軟已徙去，僅存粗重，啓戶相延，且置酒以待，令鄰人婉詞代懇，乞勿縱火以延及旁近。大約以柔制剛，雖亦經搶毀，未爲已甚，計亦奸而巧矣。此皆未有之變，不謂今日觀之。士民搶毀項、宋、湯、錢，雖非法紀，猶藉討逆名義，乃無賴乘機聚十餘人往，脅取富室章氏現銀玉珠幾千餘金，章之祖係顯宦，乃父孝廉，積貲最厚，巨富而吝，曾於崇禎十三年被搶，乃傷弓之鳥也。是日聞衆方焚擊項氏，寧不寒心，諸惡少僞云衆欲搶擊，須付現物與首事者，事猶可已。章孝廉已故，其子畏，遂與千餘金以出，乃其人俱在附近，共知爲某口，遂爲捕役所獲。明日送縣，夾打成招，又明日解院，按臺將爲首二人立斃杖下，餘五人重責巨枷，委官統兵押出游行大門示衆，觀者駢肩疊足，此五人恐多無生理矣。後僅斃一人，餘俱未死。

南直巡撫鄭，有告示刊印遍布，大意云：先帝不幸受害，南都大臣魏國公徐、兵部大堂史等，擁戴神宗次子首藩福王，於五月初三日登監國之位，君臣協心以圖中興，所有恩赦款例，不日詔至即行，衆宜安戢靜聽，毋生疑懼。此示。余十三日於承天寺前見之。

福王十五日即帝位，哀詔十八日到府，遂於十九日設位府堂，哭臨三日。

理刑倪長珩蒞蘇五載，亦能任事者，但信任門役李某等，納賄無算，李門子富室巨萬，致名掛彈章，倪理刑必難自全，適遭先帝之變，國勢搶攘，遂爲張總督屬下監軍。甲申端午後，復來吳中，不過一幕僚，氣餒大異昔日矣。未幾按臺訶之乃去。

吳庠許琰，字玉重，年及五旬矣，聞崇禎天子慘變，憤不欲生，曾沈於河。潞王令人拯之，復自投環，亦遇救而免，逐鬱鬱絕粒而死。節義之聲大著，士林多爭誄誦述者。夫庠生未膺一命，未沾升斗，且新天子已嗣服於南都，國統未墜，似可以無死，乃竟決然一死，足愧今之受國厚恩而俯首從賊者。未幾，贈博士，賜祭一壇，予半葬，建坊崇祀。

新主即位，恩詔六月十八至蘇郡，賈詔官即郡人侍御李模也。

甲申五、六月，郡中少雨，結壇玄妙觀祈禱，上官鄉紳每日清晨往彼叩拜，雖有小雨，究未沾足。長晝炎威赫然，亢旱乃爾，安有秋！

新理刑萬適，江右人也，七月中到任，即署府篆，前署松郡同知孫國楠，陞肇慶知府。至是，始得赴嶺南新任。署蘇頗久，又榮陞美缺，華矣。

山陰祁虎子，數載前巡按蘇松，能殲積蠹，大有聲望。是歲北都傾覆，新主繼祚於南都，四方人心惶惶，朝議特命祁院安撫江南，便宜行事。然仍御史銜也。復命後即選巡撫，專蒞四郡，亦於七月建牙開府於吳中，到任後，即往來鎮江，聞每夕私行巡行察，蓋留心地方者。亢陽爲厲，河港俱涸。九月中，復結壇會道觀，撫公步禱，卒未有應。冬末，祁公告病歸。

陸敬所，名天祚，任萍鄉縣主簿，流寇破城，大尹畏從順，三尹獨矢不屈，羣寇義之，鼓吹迎至教場戮之，此癸未十一月中事。甲申夏間，柘還郡中，雖屬卑秩，實爲死義，恤典宜不遺也。

九月，部科請收選宮女，有旨恐其擾民，但令用價平口。先是，民間已有訛傳，後卒無擾。

毛國卿，名維張，任京衛經歷，流寇入京，亦遭夾致斃。九月中方得確報，乃設幕受弔於家；其子監貢善積，舊冬回籍，幸免流離。

張昌叔，名世芳，壬午積分貢生，在京目睹時變，予欲俟其歸而詳叩之。清朝授澤州知州，赴任，中途遇寇，不知所之，恐無來歸之望矣。

洪武癸未，文皇渡江，順天癸未，貢院災，皆以是年八月會試，明年三月廷試，故有前後甲申科之稱。正德庚辰，武宗南巡，故其年春會試，明年三月廷試，於是有辛巳科。三科皆新主登極之年。至崇禎癸未，以虜寇交訌，四方道梗，亦改期八月會試，九月廷試，乃來年甲申三月，崇禎天子以寇入京城，倉猝自縊。五月初，弘光踐祚於南都，此又變之大者。然皆在甲申歲，洵乎運數使然。

十月中，新按臺周元泰至乃鄉，已陞太僕少卿，而仍差代巡，此向來未有之事。

漕鹽兩臺，或係明經，或由上舍，姑蘇大郡缺郡守，至越二載。甲申十二月十三日，新郡侯陳師泰始至，亦鄉科也。或云鄉場副榜，未知孰是？

甲申一歲，可稱大旱。春夏原無沾足之雨，自六月至十一月，俱不雨，不獨田禾槁斃，支河俱絕，流井俱枯涸，鄉城皆苦不堪。十一月中旬方雨，庶幾春熟猶有望，民心稍安耳。是歲收租實難，朝議改折；每年一石，折銀一兩二錢半；每田一畝，止納倉糧五斗；得留米於地方，亦大便於民。後銀米漸增。十一月二十一日，闔門後板廠失火，自五涇廟之西延燒過街，後過河，而及於上塘，進專諸巷，被禍者幾百餘家。此地鬧市，多富饒之家，自晚燔灼，至夜半而止；無限脂膏，頓成煨燼；傷哉！

弘光改元，乙酉歲（正月初）八日立春，初九、初十大雪盈尺，新正大約多雨。

宗師朱國昌，亦以太僕少卿兼督學御史。發牌正月十四日吳庠錄科。二月初四府錄

科。吳、長二學，獨儒童府學試，有旨必欲納銀，然後給卷，人皆觀望。至今未舉。

二月初五日晚間聞雷，時尙未啓蟄也。

初十日，楓橋忽當晝坍塌，被壓墜水死者、傷者數十人，亦屬異變。

十三日，新撫院蒞蘇，山東張鳳翔也。以兵部尙書兼都御史，總督浙直，年踰七旬矣。

北事變後，宗藩多不能自存，流寓至吳中者，往往而是。十四日晚，偶至虎邱，值二王步入山門，首冠冲天巾，身依便服，兩人執黃蓋，隨從不越數人。旁觀者云，一爲周府寧鄉王，一位不知何府；親王之尊，下同旅宦。惜哉！

崇禎記聞錄卷四

三月，偶閱邸報，見廣昌伯劉口揭，爲兩朝彝倫攸係，一時眞僞宜詳，瀝血再陳，上全皇仁事。前童氏自河南至，來歷已具前疏，不敢復贅。羈留壽州十餘日，爵細爲究詢，但言皇上藩邸事，未言及周王一字。如係周王的妃，即不能復正王妃，猶得生全自保，彼何必假言毋自取滅亡到底？止言皇上福藩諸事，即癡愚喪心，計不出此，爵奉旨解送入京，意皇上面詢之，眞僞自白，骨肉之間，天性自在，爵等焉敢置喙。本月十三日，錦衣衛馮可宗，喚爵提塘副總兵張伏勝，面說童氏是周王的妃，緣聽諸周王做了皇帝，來認等語。爵不勝驚訝，且聞童氏臨審之期，而當日福府內監，即識爲應用內官，並知其姓名。此不可解於臣民者一也。且聞初審時，先喚童氏入內堂根究，半晌後，發大堂刑究，皇上試思內堂根究者何言？更屬何意？此不可解於臣民者二也。爵終日暗爲察究，猶不能認童氏爲假，而問官刑威誣逼，何得即指爲假乎？百姓萬口闕傳都市，明留此若暗之疑（？），後日若假若眞之案。爵謂此案必求真確，童氏不宜暗驅藁席，如果假冒，則童氏不死之身，實爲假冒可據之證。如速令就死其身以滅口（？），故緩死寬刑，正所以白眞僞於天下耳。至先帝太子，更係兩朝倫敘，爵正疑慮，忽接邸報。三

月初三日，上召保國公朱國弼等到武英殿面諭曰：正月內有一稚子，先到鴻臚少卿高夢箕家，說係先帝太子，夢箕留不肯住。往蘇杭去。夢箕密奏，朕心甚喜，恐他失所，即遣內臣馮進朝前去趕他。回到紹興，方纔趕上。朕念先帝之子，即朕之子，若固真東宮，朕尚無子，即愛養撫恤他，但昨差內官李承芳、盧九德等，宿視回奏面貌不對，語言閃爍，關係宗社，不可不慎重。卿等會同府部大小九卿科道、舊日東宮講官，前去辦驗真僞，即日申時回奏。欽此。爵仰誦皇仁如天，舉朝臣工食朝廷之祿，戴先帝之恩，凡有血心，何忍以一線之血脈，斷送於含糊片語。且皇上以先帝子撫爲己子，聖諭溫切，爵恐回奏諸臣誤認皇上慎重之旨，強爲逢迎，忽接邸報，大學士馬士英一疏爲異聞事，內稱舊太子面貌，有方拱乾、李景濂、劉正宗、忻城伯趙之龍、保國公朱國弼、皆曾識認。乞敕前去審視，據實回奏等因。具題。奉聖旨，兩朝的孫奸僞，候旨行。欽此。爵謂據回奏之言，似無異議矣。但天下耳目不可掩，千秋公論不可泯，伏祈皇上仍將仁愛撫孤，並痛念先帝皇衷如天之仁，明飭回奏諸臣再爲詳慎，恐此子一死，遺悔何及。太子係先帝遺血；童氏，皇上宮闈所係；自有天聰天明，何俟爵妄爲摩索，以上負皇仁，更令先帝抱痛於九泉也。彝倫所關，非一人一事之比，爵謬列藩屏，與皇上同休戚，雖愚弁實懷忠耿，謹涕泣保留，以存真僞。惟我皇上鑒此微衷，乾斷施行。奉聖旨，朕元配黃氏，已經先朝冊封，不幸夭逝，繼配李氏，又以殉難。登極之後，即追封后號，詔

諭海內，卿身爲大臣，豈不聞見？童氏不知何處妖婦，冒認朕結髮，朕初爲郡王，有何東西兩宮？據供係少陵王宮人，尙未悉真僞。塘報官妄傳，好生可惡！這王之明係駙馬王昺姪孫，避難南來，與高夢箕家丁穆虎沿途狎褻，唆令冒認東宮，妄圖不軌，正在嚴究。各省提塘官俱經面問明白，何不抄傳二案，若果真，朕於夫妻伯姪間，豈無天性！況宮媵相從患難者頗多，朕於先帝，原無纖毫嫌怨，因宗社無主，不得已從羣臣之請，勉承重寄，豈有利天下之心，忍加毒害於其血胤？至於舉朝文武，誰非先帝舊臣，誰不如卿，肯昧心加害於胤子？朕夫妻之情，又豈羣臣所能欺蔽？但太祖之天潢，先帝之遺體，不可異姓、頑童亂混，朕宮闈又風化所關，豈容妖婦闖入？國有大綱，法有常刑，卿不得妄聽妖誣，猥生疑揣，法司等衙門，即將二案審明，速行宣布，以息羣疑。

高傑乃〔四〕鎮之一，以其有跋扈之意，閣部史可法授旨許定國除之。高傑雖除，然其部下兵未散。四月十六日，忽至泰州，劫掠民間，勢莫可禦，財物被擄，猶幸不傷人。未幾，聞東向高郵等處而去，其禍恐未艾也。

四月中旬，菜麥將登，乃於望前大雨連綿，浹旬未已，大非佳兆。

乙酉五月初十日，弘光因北兵追逼南京城，遂棄城遁走。清朝豫王不煩攻戰，已定南京，差鴻臚寺黃家鼐等安撫吾蘇，於六月二十六日入蘇城。二十七日，有長洲縣庠顧所受憤激時變，決計自盡，書絕命詞於汗巾，又留二語於几上云：今日不爲自經溝瀆之

諒，他日必爲被髮左衽之民。往縊於學宮，爲人所阻。出投學前河內死。

國難觀記

崇禎十七年自二月二十五日昌平鼓噪，都中錯愕，潰兵千餘，皆山陝人。爾後凡寓燕西人，悉行驅逐，幾至內變。當事者旋出示撫慰，人心稍定；繼即傳報固原失陷，眞保定府道等官，俱爲我兵縛口，當事者匿不上聞。三月初十，邊報緊急，先帝時時召對諸輔臣、九卿、科道，默無一言，惟相向涕泣而已。首輔陳演曾發遷避南京之議，先帝云：國君死社稷，義也。寧有棄封疆而居南面者！詞色並厲。乃十三日外報益急。陳演、蔣德璟上疏請歸田里，聽其回籍。蔣則星夜出京；陳獨稽延不發，後從賊，被刑而死，殊可愧恨！先帝屢諭內九門最是要緊，每門撥科道官二員巡視盤詰；亦俱草率應故事。十五日報居庸關陷，皆束手無策，止有守城一著。隨令各將官於十六巳時率兵上城。是日午後，城門始閉，每一城垛，派一兵守之。其著意者，惟裏城伯李國禎一人，餘諸將及內官各瞪目相視，無他策也。十七日五鼓，礮聲始發，如雷灌耳。午後，賊已薄城，城外火光灼天，內皆罷市。時陰雲四起，日色慘淡，百姓如坐針氈。十八日，街道蕭然，往來止有巡街官卒，大聲呼喝，掩飾耳目。下午，兵部有密報，外羅城彰義門已陷，殺人甚多，城上礮聲不絕響，人競口。闖賊因是日干支不利，擇十九日辰刻入城。其

夜礮聲徹曉。九日寅刻，先帝出宮，雜內臣中，先至正陽門，傳令開門，守者以未得旨；堅不肯開，乃城上放礮者架礮反望內發。又奔順城門，守門者亦如之。不得已，馳往定國公府，府中人以主人出外爲辭。先帝見勢不可爲，復入宮哭別聖后，言其顛末，后即自縊而崩。先帝將袁妃手刃，恐城破受辱也。又加刃公主，僅斷一臂，欲加刃於東宮而中止。辰刻破城，帝不知所之矣。賊之入城，東進齊化門，西進順城門，街衢挾老挈幼，相向而哭者萬萬人。少頃，紅衣賊手持利刃，腰刀弓矢，口呼獻驢馬。民家有牲口者，悉獻出。百姓門首，皆貼「永昌元年順民」六字。各排香案，手執線香一枝，或貼「順民」二字額上。不拘何色人，俱穿極破青衣，戴破氈帽。是時破衣破帽，重價求之不得。各官多跪迎者，賊兵口罵「奴才！奴才！」。正倉皇間，傳已出安民榜，爭往觀之，皆假慈悲語也。未幾，闖賊入，飛騎數百，或出或入，遍覓先帝不得，出僞示云：如有獻出崇禎者，世授伯爵，黃金萬兩；隱匿不報者，全家誅戮。至二十一日，闖賊到煤山，見先帝已殉社稷，從死者惟內官王之俊一人。帝蓬首跣足，身穿白衣，左衽上書「大明皇帝」四字，右衽上有血書數語云：祇因失守封疆，無顏冠履正寢。朕之驟失天下，皆因貪官污吏平時隳壞，宜盡行誅戮等語。闖賊即令內官發出，用極薄楊木棺盛之，停東華門茶棚內。周后自縊龍榻上，週身用線密縫其衣，上被以錦被，容顏如生。內臣王之俊亦停棺茶棚側。各官既授僞職，往來過此，但以扇掩面，無下馬哭拜者。賊招

李襄城使降，襄城伯李國禎給云：須禮葬先帝畢，乃降。賊初不肯，李爭之再四，侃侃不屈；方改殮梓宮，葬以帝禮，祭以王禮。四月初一日，昇至皇陵安葬。先一日，闖賊傳令東宮暨定王子大行皇帝梓宮前行祭奠禮。東宮身穿白箭衣、白快靴，行禮畢，即偪之入內。出喪之日，止一李國禎匍伏哭送。葬畢，即自殺，真勳臣中第一人也。是時聞變殉難者，巡視京官御史王章。章同事光時亨勸其逃避，章云：寧死不去。欲入宮殉先帝，行至朝天宮，被賊兵所殺，而同時時亨竟蒙面從賊矣。大農倪元璐，從容就義，朝衣北向，儼然如生。甲戌狀元劉理順，合家一十八人俱赴井死。總憲都御史李邦華，死時望北辭闕，向文山先生像叩首，口占一贊、一絕句，使家人扶縊。僉都施邦曜占二句云：漸無半策匡時難，惟將一死答君恩。遂自縊死。閣臣范景文，自沈於井。官詹馬世奇、周鳳翔，俱自縊。各有二妾從死。詞臣汪偉與妾耿氏同死。大理卿凌義渠，與妻同死。車駕司主事成德，自盡。駙馬都尉鞏永固，全家自縊。新樂侯劉文炳，全家自焚，其死尤慘。以上諸臣，俱於十九日死。其不受僞命而繼死者，太常寺吳麟徵、詮司許直、刑部侍郎姚孟祥同其子新科進士孟章明、太僕寺卿申佳胤、都給事中吳甘來、職方金鉉、順天學院陳純德、御史陳良謨；而襄城李國禎則口後死。其貞心勁節，尤爲鐵中錚錚者。共計抗節死義之臣，二十有三人。城破之後，紅衣賊填街塞巷，以尋寓爲名，擄掠財物，索金銀，次索首飾、器皿，再次擄綢帛衣服，最後罄劫所有，蕩然如洗。婦女

無論官民之家，恣其奸淫，淫後即踞其居室，多則三、四十人，少則一、二十人，食以牛羊犬豕，小不如意，即白刃相加，蹂躪慘毒，殆無人理。惟死節之家，賊知欽敬，標「忠臣」二字於門，不犯妻女，不掠財物。二十日，僞天祐殿大學士牛金星出示，凡在京文武，俱於二十一日早赴東華門，各報先朝職名，願爲官者，量才擢用；不願者，聽其回籍；隱匿不報者，全家誅戮。賊初入城時，縉紳恐以衣冠賈禍，悉毀其進賢冠；及見此示，變愁爲喜，從梨園裝具中覓冠，一冠價踰三四金，得者以爲幸。二十一日黎明，齊至東華門，投遞職名，闖賊李自成上坐，左右僞丞相牛金星、僞都督李宗敏、李牟權，將軍師口、總兵白廣恩，官撫民制將軍（即副總兵）梁甫、郭某，果毅將軍董天成、馬岱、白某、姜瓖、軍師宋矮子、六政府（即六部）宋企郊、張璘然、鞏堦、侯恂、黎志陞、葉初春等四十餘人名爲隨駕，兩班分坐。將投報者逐一唱名，用者，送吏政府；不用者發都督府，極刑追賊。受在京僞職韓四維、楊枝起等二百餘人，受北直、山東、四川府州僞官魏天賞、楊璈等四百餘人，夾死者朱純臣、鄒逢吉等二十餘人，被夾而復斬者五百餘人，輔臣陳演、方岳貢、邱瑜與焉。戚畹受刑尤慘，其受刑而未死者無算。此後街上，止見賊兵，不見一民；祇緣苦索金銀，凡狀貌魁梧者，或認爲宦官、或認爲富翁，執去極刑拷逼，十百千萬，不滿其欲。已而檻樓者令其剝草喂馬，故路少行人。二十九日，禮政府出示，勒文武官員舉貢生儒耆老等勸進，擇定四月十七登極。自四

月十一起，百官到午門外習郊天、祭地、即位、頒詔等儀。僞丞相又謂闖賊云：草詔須得一名公，因薦楊廷鑑、周鍾俱可；乃兩人互相爭草，幾至攘臂，不知有愧恥矣。是時，凡受僞職者，門上皆貼欽授某官，每日碌碌習儀，不遑夾打。至十二日，忽報西平伯吳三桂大兵臨城；闖賊見報，即發精兵三千出敵。行至通州，遇吳兵三百餘騎，賊兵輕敵急戰，遂至大敗，逃回者不過數人。報到，闖賊大駭，即與其黨共議，謂吳兵強勁，我兵如何小覷！衆但唯唯。闖賊憤怒，大叫：昔日之言何言也！即出令箭一枝，往親征。明日五鼓，齊發。衆賊聞令，皆大慟，怨聲載道。十三日黎明，起兵出齊化門，闖賊身穿青布箭衣，戴金頂大帽，黃靴黃傘。在京官民人等跪送，東皆新授僞官，西皆百姓，觀者如堵。闖賊向被箭傷左目，已成一漏，日夜流血。是日兵至通州，即遇吳兵，且戰且走，誘之深入，方與鏖戰，伏兵四起，賊兵大敗，殲其精銳十之八九。先是，南人在京遇變，無不思歸者，乘此間隙，假扮乞丐，乃得逃回。二十五日，闖賊收集餘黨，復入都城，大肆劫掠。二十九日，草草登極，頒僞詔。三十日，聞北兵將至，知京城難以久居，遂放火殺人，劫掠婦女；宮殿民房，盡行燒燬。五鼓出城，仍逃入秦中。凡受賊僞命諸臣，親見其貼欽授銜於門者，開例於後：稍屬風影，概不敢列。吏政府（即吏部）大堂宋企郊，文選司楊枝起，考功司郭萬象，驗封司熊文學，稽勳司侯佐，司務葉澍。戶政府（即戶部）大堂楊正休，少堂張磷然，從事（即主事）金震生、介松年，司

務魏學濂。禮政府（即禮部）大堂鞏培，少堂梁兆陽，儀制司從事王某，祠祭司李森先，主客司吳之琦，精繕司劉六鞏。兵政府（即兵部）大堂侯恂，少堂楊士聰，職方司傅景星，車駕司沈元龍，武庫司吳剛思。刑政府（即刑部）大堂安輿民，少堂 振聲。工政府（即工部）大堂黎志陞，少堂葉初春，從事孫即、施鳳儀、繆沅。弘文院（即翰林院）修撰韓四維、何瑞徵、楊廷鑑、陳名夏，檢討周鍾、朱積、張瑞，庶吉士劉餘謨、張家玉，國子監司業薛所蘊，學錄錢位坤。大理寺卿吳家周。吏諫垣（即吏科）申芝芳。戶諫垣戴明說。兵諫垣（即兵科）光時亨。太常卿劉昌，寺丞項煜。驗馬寺（即太僕寺）卿宋學顯。光祿卿李元鼎。直指使（即御史）塗，必泓。山東鹽運使王孫蕙，淮揚鹽運使魏天賞。淮揚兵備道方運昌。廬州府尹（即知府）熊世懿，揚州府尹楊璈，淮安府尹鎖青縉。定州州牧（即知州）董復。尚有未盡開者。先帝遭逢多難，身殉社稷，得正而斃，可悲！可仰！當日捐軀盡節諸公，固自烈烈英英，垂芬竹帛。然讀書一理、沾思食祿者，殊多蒙面，事仇忘君輩，義行同狗彘。獨有一賣菜翁，不過負販小民，目覩先帝盛以楊木薄棺，停儲蘆棚下，不勝痛憤，遂撞死於棺旁。豈非忠義性成，超出尋常萬萬者哉！惜不知姓名，附錄其事，以彰殊美。

歲在甲申仲夏之月，草莽陳莽波臣記。

史閣部、黃虎山殉國紀略

閣部守淮揚，北兵猝至。時，靖藩先奉旨吊守板子磯，兵將寥寥，已成衆寡不敵之勢，閣部誓死堅守。北兵展轉趣降，閣部乃給北兵曰：若果欲定盟城下，須令兵將團聚一處，僉同面約。北兵從之，悉至揚州北門。閣部瞭見人多，發一大礮，打死北兵無算。俄而復聚，又發一礮，打死益衆。北兵未嘗退怯。此時若更有一二枝兵相助，事之成敗未可知，其如聲援斷絕！此孤軍困守，閣部見礮打不退，敵氣益銳，勇往直前。已知事不可爲，惟有望闕叩首，以圖自盡。而北兵已攻破西城，擒擁閣部見豫王；閣部長揖正言曰：此一揖，謝爾率兵剿闖，爲先帝報仇。又一揖，曰：此謝爾不嗜殺人。既而睜眼不屈。北兵欲降之，罵不絕口，遂遇害。豫王爲之改容，重其忠烈，而嘆南朝之無人也。

靖藩先與阮大鈹合兵共守板子磯，以堵左兵。塘報刺謬，不知北兵破維揚，亦不知大罵從太平進靖營也。無幾何，北兵驟至。時，營兵多守江干，靖藩知事必債，乃單騎馳北營，揮鐵鞭，衝擊數十人，以示黃將軍志不可屈。歸向弘光曰：陛下死守京城，各鎮尚可合兵勤王，事之成敗未可知。奈何聽奸人之計，輕身先出！今北兵以如雲之衆，攻其無備，雖係孫、吳復生，亦當束手。此爵負陛下耶！陛下負爵耶！泪如雨下。即拔

劍自刎而死，面不改色，生氣凜然。北兵異之。如虎山者，閩部之下一人而已。

播遷日記

乙酉五月初，連日警報疊至。初十日，趙忻城有演教放大礮之示，不果。夜分，北風甚急，北兵渡江，由七里灘進逼京城，時已將晡。弘光計無所出，召內官韓纘問策。韓云：此番勢既洶湧，我兵單力弱，今日之事，戰守和無一可者。不若御駕親征，濟則可以保社稷，不濟亦可以全身。弘光可其議，即刻趣裝跨鞍。時將二鼓，從通濟門出，攜帶惟太后及一妃，外多內臣從行，文武官絕少。或云往武林，或云往雲貴，紛傳不一。先是旬一日，噴有人言，未嘗不斥其妄。至此果來，然知其懷念已非一日，則馬士英實倡此謀也。或又云天平（？）。

十一日昧爽，闕傳弘光已出城，京中文武，一時多遁去；有不去者，將門首封示盡行洗去。男女爭先出城，扶老攜幼，惶遽擁擠間，有蛾眉少艾，金蓮窄窄，跬步難行，見之不勝心惻。且既而復返者，十有八九；以雖多兵卒，不便過往。已而門閉，欲返不得者，十之二三，徬徨躑躅，莫竟其終也。辰刻，忻城出示安民，有「大駕播遷，本府死守此土」以至「大清大帥自有酌裁，爾民不必驚慌徙避」等語。副院楊維垣硃示云：「天子出巡，乃古今暫避常理，本院惟有盡忠殉國」等語。已即自經。各門既閉，百姓

數百人往中城獄，擁太子上馬，從西華門入宮，尙未櫛沐。園中人悉自出，奸民悍兵乘機入大內，搶掠金帛，強有力者多得之。太子雖爲百姓擁入，文武大臣無一至者。衆共擒相國王鐸禁中城，拔髮擗鬚毒毆之；旋入其家，搶劫一空。兩月來天氣陰慘，是日天清日朗。圖遷雖馬士英主之，實因弘光追咎其勸即大位，今值多難，仍著士英區處，故以出奔之說進。且士英之資浮於弘光，欲圖苟免之念愈甚。若弘光不去，士英不得獨去；迨既出，置弘光於靖藩黃得功營，士英揚鞭挾資，兵從擁衛而去，竟作天外飛鴻，安問北面所事之人乎！先是，馬士英吊川兵三千，爲出奔捍衛計。去而不盡者若干人，作祟於城；方勇併力一心，晝夜巡警，兵懼而不敢肆。秦淮兩岸，燈光燭天，徹夜如晝。

十二日早，開太平門，驅川兵出走，城外之民遂殺之，傷一、二十人。礮聲自朝至午而少息，川兵無復存留在城者。城內柵門，盤詰甚嚴，獲奸細及馬士英中軍共七、八人，忻城立斬之。阮大鍼家被搶，馮可宗、陳盟、王心一、周之璵、馮家楨、蔣鳴玉、張元始、姚士衡、沈應旦、吳希哲、陸康積、申緒芳、葛含馨、羅志儒、黃裏赤、陳濟生、申續芳、吳適、顧繹詒、陶廷燁俱去，張捷、高倬俱死。午後，太子傳告示，用硃標坐口空字，黃紙書之：

泣予先皇帝丕承大器，克釗前猷，凡諸臣庶同甘共苦，播著中外，罔不宜知。胡天不祐，慘罹奇禍，凡有血氣，烈眦痛心。泣予小子，分宜殉國，思以君父大仇

，不共戴天，皇祖基業，血汗非易，忍恥奔避，圖雪國冤。幸諸勳戚文武先生，預憐傾廢，冀振予宗，迎立福藩，共圖雪恥。予惟先帝是哀，投奔南都，實欲哭陳大義，身先士卒；不意巨奸蔽障，致櫻桎梏。予雖幽城獄，每念先帝，無日不悲哀痛絕也。如今日者，聞兵遠避，先爲民望，其如高皇帝之陵寢、億萬蒼生之性命何！泣予小子，將歷請勳舊文武諸先生，念高皇帝三百年之鴻口、先皇帝十七載之舊恩，助予振旅，扶此顛沛！何期父老人民圍抱出獄，擁入皇宮！予見宮殿披靡，祖業幾墜，不勝悲涕。爾諸父老焉知予身負重冤，豈爾尊南面之日乎！謹此布告在京內外勳舊文武先生庶人等，口此痛懷，勿惜會議，予當恭聽，共析皇猷，勿以前日有不識予之嫌，惜爾經綸之教也，不念舊惡，垂諸訓典，非敢云赦，即願即臨，匡予不逮。

十三日早，開通濟門，放勇衛營兵入城，乘間而出者甚衆。柵稍寬，店肆頗有開張者。文武諸僚，集中府會，議安民守城，各有告示不等，然俱不及立新主事。是日，太子封中城獄神蕭王，用龍匣差官捧勅，二人執金棍前道，至禁中開讀，兵馬司素服迎之，以其所居之室改爲殿宇。傍晚有雲間貢生徐瑜、蕭某謁忻城，面陳太子宜即位，忻城立叱斬之。

十四日至城，忻城縋出見於營，議進城事。保國公朱、鎮遠侯顧、駙馬齊某等，俱

在。豫王問：『爾等勳戚爲出自太祖、出自成祖』？一一問答。豫王喜忻城守城有功，加位興國公；手攜立保國之右，賜金鍔銀鞍馬貂裘八寶馬帽等物。進午酒，席地共飲，問太子何在？忻城次日送至營。李喬攜進大清告示，遍掛通衢，民心稍定。錄其告示二道：

大清國攝政叔父王令旨，曉諭南京、河南、江西、浙江、湖廣等處文武官員軍民人等知道。爾南方諸臣，當明朝崇禎皇帝遭難，陵闕焚毀，國破家亡，不遣一兵，不發一矢，不見流賊一面，如鼠藏穴，其罪一也。我兵進剿，流賊西奔，爾南方尙未知京師確信，又無遺詔，擅立福王，其罪二也。流賊爲爾大仇，不思征討，而諸將各自擁衆，擾害良民，自生反側，以啓兵端，其罪三也。惟此三罪，天下所共憤，王法所不赦，予是以恭承天命，爰整六師，問罪征討。凡各處文武官員，率先以城池地方投順者，論功大小，各陞一級。抗命不服者，本身受戮，妻子爲俘，若福王悔誤前非，自投軍前，當釋其前罪，與明朝諸王一體優待，其福王親信之臣，早知改過歸誠，亦論功大小。檄到之處，民人毋得驚惶奔竄，農商照常安業。城市秋毫無犯，鄉村安堵如故。但所用糧料草束，俱須豫備，運送軍前。兵部作速發牌出示，令各處官員軍民人等，及早互相傳說，毋得延遲，致稽軍務。特茲曉諭，咸使聞知。

欽命定國大將軍豫王令旨，統領大兵，勘定禍亂，順者招撫，逆者剿除，大兵到處，兵不血刃，官員費奉勅印來降，不次優擢者有之，照舊供職者有之，民間秋毫無犯，產業安堵如故。昨大兵至維揚，城內官員軍民櫻城拒守，予痛恤民命，不忍加兵。先將禍福諄諄曉諭。遲延數日，官民終於抗命，然後攻城屠戮，妻子爲俘，是豈予之本懷，蓋不得已而行之。嗣後大兵到處，官民抗拒不降，維揚可鑒。夫

人皆天地所生，逆命之徒，欲死則宜自盡，何得貽累生靈？本朝承天之眷，遇戰必勝，攻城必克，不敢自矜，諒爾等聞之熟矣。雖然，耀德不觀兵，仁義招撫，天時人事，洞然可鑒。今福王僭稱王號，沈湎酒色，信任僉邪，民生日瘁。文臣弄權，只知作口納賄，武臣要君，惟思假威跋扈。上下離心，烝民塗炭極矣。予念至此，感歎不已。故奉天伐罪，救民水火，合行傳諭，咸使聞知。

十五日，太子出洪武門入營，豫王敬禮甚厚，留之營中，衣以紫袍；云真假不能辨，須帶歸於北以明之。百官是日朝賀豫王始。

十六日，百官遞職名，到營參謁如蜩。時將午，禮部尚書錢謙益引大清官二員、兵從五百餘騎，從洪武門入。謙益向帝闈四拜，因淚下，北兵問故？益曰：我痛惜太祖高皇帝三百年之王業，一日廢墜。受國深恩，寧不傷心！北兵歎息。候開正陽門進，索鑰匙不得。因進東長安門，盤九庫錢糧，官兵俱口於內；忻城別貫搶掠大內兵丁八九人，

游行市中，傳百姓設香案，俱用黃紙書「大清國皇帝萬歲、萬萬歲」並「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等字。又大書「順民」二字，黏於門。午後，撥北兵五十名守通濟、洪武、聚寶三門。劉良佐兵爲崇南門外，百姓訴於豫王，發北兵三百趕殺，立刻降之。

十七日，文武官爭趨朝賀，職名紅揭堆至五尺者，凡十數堆。其生監、候選、候考等人，無一不至。豫王不見。

十八日，文武官及鄉坊里保人等，送幣帛、牲醴、米麵、熟食、茶葉、烟酒、糖菓等物於營，絡繹塞途。忻城約各勳戚喚戲十五班，進營開宴，逐齣點演。正歡飲，聞塘報：各鎮兵至。忻城手遞報與王，閱之漠然；又點戲四五齣，方撤席，發兵迎敵，即刻便行。內官進鮓魚兩大籬，不受。

十九日，北兵八人搶小物於樂神觀，道士稟王，即命縛來斬之。差御史劉光斗、少卿黃家勳、御史王某、郎中徐某等，往淮安、寧國、蘇松等處討取降順冊。北兵搜不朝賀現任官陳盟等家，有收其家屬者。豫王出示，令前日大內搶劫金銀緞疋腰刀等物，自行交還武英殿或江寧縣，免其前罪；仍令總甲逐戶搜查，有藏匿者梟示。

二十日，令文武各官將印信箭符盡交納武英殿，聽換給文。又令東北二城居民出房與北兵居住，限三日內出完。大開城，放出城三日。忻城伯剃頭起，是後徐魏國、柳安遠、徐永康、湯靈璧、李臨淮等，以漸俱剃訖。文官止李喬、姚孫渠、葉應祖等，實爲

出家，適合時尚。

二十一日，合城百姓既苦搬移，又恐五鎮兵至，難免殺戮，惴惴弗寧。三日內之間，路不能行，露宿道旁，與暴棺城市者，不可勝記。

二十二日，豫王念史閣部忠烈可嘉，令建祠立坊，旌揚薦馨，仍令禮部尚書優恤其家眷，以示異數。

二十三日，中書龔延祥義不臣服，投武定橋河內而死，浮屍二日。

二十四日，豫王進城，身穿紅錦箭衣，乘馬入洪武門，官員紅素服不等，分班立於兩旁迎賀。先一日，禮部紅榜遍貼城，故無一不至。

二十五日，尋到弘光，暫停天界寺。豫王往接，昇以無幔小轎。弘光首蒙包頭，身披藍布衣，以油扇掩面，百姓唾罵。太后及妃俱隨後，從正陽門進。弘光易坐馬，衣一把搗。乘馬至靈璧侯家設宴，太子上坐，弘光昭坐，豫王穆坐。坐定，從容向弘光曰：不爲先帝報仇，反將太子監禁，此是何意？弘光默然。又曰：我大兵尚在揚州，何棄了陵寢土地，先去以爲民望？自主之，抑左右教之耶？弘光答語支吾，汗出浹背。餘言尙多，不能盡述。喚樂戶二十八人歌唱侑酒，席散發還，仍限二十日內著教師開戲一本，以便供應。黃虎山兵約萬餘人，俱自剃頭，隨北兵進城，走一日方完。向豫王求用不收，止收其衣甲兵刃。

二十六日，點印官及二十四衙門，內官三人到遲，要打二十棍，沒其家，告到乃止。

二十七日，發兵三千往蘇、杭催討降冊，尙未知楊文聰殺黃家鼎等也。

二十八日，豫王出南門報恩寺拈香，觀者如堵。黃端伯抗節罵詈，憤懣摧胸，仰天泣血；左右欲兵之，豫王不忍加刑，忻城送之獄。

二十九日，東、南、西三城百姓幸免遷居，歸功忻城，踵門言謝。忻城勸令釀食犒兵，以絕窺伺；百姓從之。

以上所紀，皆固密齋主人在南都目覩而筆記之者。已於二十九日出京，是後別有記載。

播遷日記題詞

甲申慘變，淚枯東海之波；乙酉出奔，幻若黎邱之鬼。耳食猶然裂眦，目擊奚止傷心！雖兩朝之境界未可同年，而一日之天口義皆率土。事關體要，不可無書；語即支離，烏容混似！不佞身處危城，日惟惴惴，手操禿穎，心轉兢兢。祇恐風影僞傳，他日有乖於信史；用敢見聞隨筆，以俟作者之鑒觀。言已合乎無文，紀暇擇乎倫次。乙酉季夏，固密齋主人漫識。

崇禎記聞錄卷五

去歲甲申之變，流寇驟入燕京，致先帝身殉宗社，國破家亡，臣民罹禍，慘毒不可勝言，乃寇盜終非大器，始雖僞爲寬厚，卒至搜括屠戮，無能撫定中原。未幾，北朝興師討罪，寇莫能寇，遁往陝西，口主遂入燕都。北直、山東、河南、山陝、川蜀等處，皆爲所有。建國號大清，改元順治，官位多仍大明之舊。

甲申五月，南中諸臣擁戴福王，立之於留都，欲如晉、宋立國江左，亦可綿祖宗血食於不墜。奈嗜酒貪淫，殊非憂勤屬情之主，又寵任閣臣馬士英、賈餗、權，穢濁仕路，朝鮮正人，僅一史可法身兼內閣兵部之任，惜但督師在外，乏同心共濟者。將傾之大廈，豈一木能支！用是心獨苦而志未伸。高、劉、鄭、左諸鎮擁兵跋扈，史閣部（疑有脫誤），此曲說也。用計除高傑，乃其兵卒尙多，所過肆掠。乙酉之春，江北瓜、揚、通、泰，俱被高兵擾害，長江不通舟楫。未幾，北兵大舉，南來維揚，因史閣部拒守，被攻城破，合城受屠，渡江直指南都。先聲所至，人心震攝，不待血刃，開門延入矣。

乙酉五月十一日，始聞北兵入南京確耗，弘光遁走被執，馬士英逃亡。豫王已撫定南京，知大兵將及我蘇，吳城士民驚懼，紛紛挈家竄徙。是日舊撫臺張鳳翔、新撫臺霍

達、按院周師盛，將暮時，俱於南馬頭舟中會晤。舊撫臺及按臺俱於是夕遁去，新撫臺停駐舟中，不登岸。六門徹夜不關，任避兵者出入，恐一禁閉。則人愈張惶，或生於內變之故也。

十二日，遷下鄉者愈多，每輜一肩，索銀一、二兩，少亦索錢一、二千。小舟一隻，索銀數兩，或索錢十餘千。得者以爲幸，不吝重價也。至十四日，霍院將搶奪亂民四人斬於泊舟水次。十七日，又將鄉間亂民一人梟斬。郡守日夕惶惶，漸聞豫王差官取鎮江、常州冊籍，次第將及蘇郡，地方官長漫無主持，鄉紳但知潛避，無一倡義守禦者，小民無以倚恃，咸思投順，以苟全性命。

二十二日，向有吳江舉人潘爾彪，遷居郡中，薦一才術兼業醫者曰李滴春於官，謂能行兵，欲以爲將。擬翌日登壇受鉞，羣心大駭，慮李非有才略足恃，輕舉挑釁，難免揚州覆轍，遂率衆擊毀潘、李二家，太尊陳師泰即硃示撤兵，以安衆心。二十五日，南京差來安撫鴻臚寺卿黃家鼎、通判周荃、參將吳某，先至虎邱，移文坐管游擊府、知會迎接，索取蘇州府冊籍。陳太尊即於是夜避去。二十六日，奉府各廳衙役及武弁等，備儀從執香迎接，撫入坐府堂，告示張掛府前，稱大清國順治二年，奉欽命定國大將軍豫王令旨，大意謂順從者秋毫無犯，抗逆者維揚爲例，錢牧齋另有印記告示，詔諭慰安。是晚，長洲縣知縣李碩亦棄官去。安撫仍回寓虎邱。二十七日，復迎入城，坐兵道中，

冊籍已獻，武弁士民，接踵進見，人以爲大事之定矣。忽二十九日清晨，有常鎮監軍楊文驄與都司朱國臣共謀令營兵進見黃安撫謝賞，出其不意，執黃家勳、黃嘉模、吳參將，並隨從二十一人，綁去封門外，官俱斬首剖腹，親隨二人亦斬。周子靜知風先遁，得免於難，急往南京報知，極言民心已歸順，此舉出楊監軍詭謀，幸其有先入之言耳。三十日，楊文驄拏一人立斬之。六月初一日，拏周安撫家奴一人亦斬訖。次日，亦斬三人，總云奸細。自二十九日戮黃安撫等五人後，人懷憂懼，謂激怒北兵，必有玉石不分之禍。買舟避鄉僻，□□如驚。若使楊君果爲國倡義，以圖興復，誰曰不宜？究竟一瑣瑣無能，假公濟私之輩，意在垂涎庫藏。再初二日，爲士民所迫，午前進坐北察院，隨至府庠謁先聖，遍請各紳於明倫堂會晤。共議守城計。長洲李公亦於是日復蒞本縣，似乎布置略爲有緒。

初三日，聞北兵已至無錫，遂發府庫銀分給兵丁，自取萬餘金。初四日黎明，出葑門登舟率兵遁去，人心瓦解。凡各兵屯兵近郊者，皆散歸。六門不閉。是日微雨，午間北兵驟至，由闔門入，人各二馬，魚貫陸續而行，從婁門出，轉往葑門，欲追楊文驄也。追至水濱，楊君不知所以，其隨從兵舟，被北兵以火器擊壞幾隻，□窰亦燒燬一二。北兵大營紮於社壇，主帥駐白雲菴，欲諸鄉紳出，與共議地方事，隨處懸示慰諭。初五日，新太守王鏞，中州人也，上午入城蒞任，乃剃髮戴臊子帽，以箭衣爲公服。

小民共往縉紳家，促其出見，以紓蘇城之禍，大都匿不肯出，衆情憤恨，打毀徐九一、李子木、蔣韜仲等各家器物。初六日，城內外百姓，相約每圖爲一人，手執黃旗一面上寫「某圖民投順大清國」，餘人各執線香，爭往大營納款。庠友亦投謁往見，鄉紳沈去疑爲先。午後，各官入城，都督土國寶坐北察院，諸友進見，溫言相慰。云吳民既歸順，自然雞犬不驚，各安生業。吳庠顏子發，特懇其禁約兵丁之橫暴於鄉者，土公亦許出令禁止。云即日撤兵，無苦也。初七日，土公令各圖捫查鄉紳舉貢庠反之在家及不在者，崑山庠生朱應鯤，因獻本縣冊，遂令爲長洲縣令。吳縣令薛某，以縣丞陞任之。初八日，發兵往杭州，行者撞於道，皆騎卒也。申青門未出見，撥兵三十名坐守其家，大費酒食，董君弼家尤被騷擾。初九日，水兵三千道經吳門，是日午後大雨，至初十日午間止，兵船冒雨而行，時當插蒔，乃甘霖也。但戎馬在郊，邨農多避匿不蒔，即已蒔，亦被馬啖，或刈爲芻；負郭之田，戕害甚矣。庠家口兵忽有令箭撤去，因總督刑部侍郎李延齡幕下，有任兵部職才司者，原籍山東，乃青門舊治下耳。李、土二公雖督撫、總鎮之尊，略無章服，同一剃髮垂辮，出則加鈹帽於首，頂撒纓一叢，身穿箭衣，色從其便，即坐堂理事，每皆禿首，且環坐一堂者，恒有六、七人；開府正衙，尊卑並列，乍見之殊覺可訝。李公出示，延見舉貢庠生，各府州縣因多缺官，意便宜，欲選任。十三日，于孝廉中選知府，即推三四人；于庠生中選留吳翀漢、馮嘉等八人，尋授知推之

職。會申青門微言以解。云諸生年少之未經事，恐不勝繁劇，乃不果授。孝廉貢生，十四日有續到者，皆公報立待，各唱名過堂，點畢而出。庠生凡投謁者，或公服，或儒巾便服，或方巾青衣，概不行拜揖禮，但呼名至前，約十餘人，李公即云請回。又欲授諸生以縣丞，皆不就而罷，圖中稽察鄉紳大戶之家，先之以現總，繼以衛弁，最後上官乘馬親查，有不在家者，即加記識，故凡內眷之避於鄉者，次第接回，室家相聚者居半矣。吳地尺寸皆利藪，曾無曠土可容郡馬牧放，北兵人挾二馬，縱之於野，自應傷稼，每日告於上，由是撫、鎮兩臺令收兵馬入營，遂有納徵青草之舉。二十二三日，初議長洲田五十畝每日納草一擔。吳縣田二十畝、山蕩田十畝，每日納草一擔。謂營中每日需馬草一萬五千擔，兩縣均派，各該七千五百擔。長洲田多，故五十畝爲率；吳邑田少，故二十畝爲率。若此則吳縣，有田百畝之家，日供五擔；百畝五擔，不但力不供，亦何處有許多青草；羣情大駭。紳衿士民連日具呈各臺。苦懇，舌敝力殫，至二十七日，方定兩縣各田百畝，每日納草百斤，官戶交軍門收，民戶送盤門外大營收，時已移社壇營，改屯山川壇內，路遙天暑，兵卒驕橫，交納草猶不勝苦也。

二十九日，忽傳北來有詔十八款，內一款驅除僧道，凡僧尼道士，俱令還俗，寺觀菴院，封閉入官，承天雙塔寺，寺富，僧恐甚。當晚，將酒減價發賣。僧有具呈軍門者，李公立發告示，從古三教並重，斷無遣逐僧道之理，隨訪拏誤傳詔旨者，得玄妙觀李道

士，發捕廳審究，署總捕王同知名志古，本貫崑山，郡中大參劉王受外孫也。研李道士乃得自抄傳，非其毀造，責四十板，解撫院。李公亦不深罪，得免死也。

閏六月初一日，斬盜官馬賊一人於尙書巷口，其妻給賞兵丁。

初二日，士民相訂同具呈本府及總督軍門，請減吳郡重賦，因庠友到府者僅十餘人，不成公舉，太尊亦過午不出堂，未及進呈，來日進訖。

初三日，斬三人於大街，云係奸細。是日有固山太人自北來蘇，駐兵備署中，隨從兵多。初四日，大雨竟日，兵丁避雨，共入民家，掠取衣食，奸淫婦女二，有投水不受污者，固山亦即移去。

初七日，李公請見諸庠友，因人言籍籍，疑其起於士林，故面相慰諭，大抵傳聞欲剃髮之故。李公向已告示張掛，謂決不以剃頭一事，拂爾之意。初九日，周安撫遍示決不剃頭，豈知號令不信，自初六日起，先將闔、齊、婁、葑水門封閉，僅開南城水門，收納馬草。至初十日城外兵丁，俱收屯城中。十一日，水陸各門俱閉，清晨，將北兵來黃紙刊印榜文，粘貼通衢，不論紳衿氓隸，俱欲剃髮，違者軍法治之。先是，吳江庠生吳鑑，具條陳於縣，與縣公語不合，推仆公案，縣解軍門擊之獄。是日，綁出斬之以威衆。此友大罵，立而斬首，嚴催官民刈髮。本府太尊王，前六月十五日，方束髮冠帶，同新任理刑徐樹藩，恭謁文廟，徐即郡中著姓，先曾應天通判者。今補節推，隨署太倉

州事。奈法行自近，府縣官率先剃頭，不半日間，城中倏然改觀矣。鄉紳有翰林陸禮部侍郎徐，投水自盡，心憤激不忍變也。十二日，李公遍請紳衿入見，想欲驗其剃髮與否耳。是日，轅門外剝殺。不剃頭者一人，楓橋聚眾抗拒剃頭，差兵一二百騎往拏，便成瓦解，亦俱就髡。然人多憤憤不平，召亂之由，未必非此。

十三日味爽，忽聞礮聲，六門外火起，城門頓開，有民兵先從葑門入，各門陸續俱進，斬木揭竿，間有執戈矛被甲胄者，皆以白裹頭，穴都用布，額加紅點，手執一六明旗號，聲言副總兵吳聖階統蔣、陳、朱、魯諸將入城，精兵雲集矣。城中民於街衢俱將巨石及木器堆垛，宜意阻礙北兵馬足。凡巷口俱聚街沿石壘塞，僅留小門，容一人俯首出入，人心惶惶，各懷疑懼。民兵先於闔門外擊毀兵舟千隻，舟中數千人俱斃，聞有名貴要人在焉。因困於中流，無所施其技故也。縱火燒斷闔門吊橋，延及月城內口俱盡。又放火燒府縣署，及都察院、北察院監兌署，俱成煨燼。予見民兵雖多，皆市井鄉村烏合，既不習戰陣，又漫無統領，固決其無能爲，喧鬧至晚，漸散去矣。才其清晨入城時，即呼居民令具飯接濟，有閉戶者，輒加箠擊罵詈，闔門內一路民家，多設簞食壺漿於道旁，供其飲啖，良亦不得已而然。徐究其兵端，祇緣陳湖聚眾不盡發，亦兵往征，被傷數十人，亦捉獲六七亂民繫獄。是日，陳湖人實倡此舉，率眾破獄，劫繫囚以去。此其本謀，乃四方聞風應之，總一時乘興妄動，祇而進亦旅而退，非有攻圍戰守之能。

即李、土二公各官，亦俱團聚府庠瑞光寺前，屯兵自衛，未見出奇制勝，電擊颯馳之快舉也。是夕，街坊敲梆放礮，吶喊之聲相聞，大約皆無賴所爲，守分良民，知己觸上怒，恐不免誅鋤，倉猝挈家遠遁。向東李公有令，不許鄉紳士庶攜妻子資貨出城，違者論斬。此際六門洞開，無復禁令，出者踵相接矣。

十四日天曉，既無重兵壓境，城中兆姓之不能遷者，周子靜授意，令羣聚往軍門懇求，辨其倡亂非屬城市小民，李公始雖盛怒，後銷霽顏。是日晨刻，仍有執大明義師旗者二三千人，從吳趨坊南上，至領馬橋遇北兵數騎衝下，便爾奔散，僅傷一失隊北兵於中途。未至日午，相率退出闔門去矣。晚間，李、土二公各出示安民，察此舉，係楊監軍餘孽勾連海寇爲祟，大兵到日追剿，城中良民，不必驚恐，但須協力守城，緝拏奸細耳。南北二童子門相繼蕪，遂令將水城門俱堅閉下閘，夜間民夫上城防守。十五日，撥兵往葑門出，其在途橫暴，有所知者一事，蘇人王惠伯現爲軍門標下職官，兵丁擁入其家，執家屬一人，斬爲三段，擄其婦女數口，惠伯亦被縛，將加之刃，財物細軟掠盡，適軍門正差官來喚王君領兵，兵聞令乃釋縛，並還其婦女，然賫賄烏有矣。惠伯急徙居避去。總云城中東南隅，其被搶掠取殺之害殊多，非如西北之無擾。一城之內，便隔天淵，眞有幸有不幸。是曉，並將各城門壘石塞，以便守禦。至暮，民家各懸燈於門，擊柝支更，自此夕始。十六日，各門外窺伺出沒之衆未已，且怒城中人拒守，交口辱罵，

闔門外有堆乾柴於木棧，欲燒水門者，城上有山西客商善射者二三十人，一面發矢射之，一面縋人下城殺去，傷彼數人，才退。晚間發兵幾百，出葑門剿亂，行至黃石橋，得勝而還。是夜黃昏，月蝕至九分，更餘復明，深夜提兵，獲放火二人斬訖，傳聞有城中打糧之說，衆懼受害，議令每圖各具酒二罇、猪羊鷄鵝乾麵等物，白米一石，皆溫飽之家湊出。

十七日，投揭送爲供應，亦不得已之計也。城外仍聚衆窺瞰，官民俱登城防禦。王太尊駐闔門，王二府駐齊門，張二府婁。是日，婁關水陸城門，幾爲亂民所燬。胥門鼓樓，半燬於火。齊門鼓樓隊板，旋即修訖。十八日，南京兵到於闔門外，約有幾千，彼窺伺之衆已潛跡，無敢抗。敵兵追躡搜索，亦多斬獲，遂縱火南北兩濠，掠取財貨衣飾婦女無算。凡亂民倏聚倏散，詭詐不測，未必撻鋒刃；其所殺者，多屬戀家未去之民，或各行商賈之顧惜貨物者。身被屠，物被掠，屋被焚，深可憫也。是日清晨，城內止有數十騎出闔門。午間，二百餘騎出齊門撲剿。時，婁門外有衆突入城搶掠，幾及華陽橋，正欲縱火，見發兵到，乃遁去。王太尊有示安民，云爲輸口事，憐念城中俱像良民，大兵雖到，秋毫無犯，爾等不必驚，懸牌通衢，並隨處粘帖。李公適巡城，守城民復跪懇寬宥，李公慰之云：天熱不必跪，起來！起來！前日你們放火欲燒死我，我又燒不死，如今卻來幫我，這不是幫我，欲保全妻兒老小耳。我已分付過不殺城內之百姓了，可

放心也。北里二圖執索米於鄉紳爲首者一人，綽號張松鼠，土公立刻梟示，圖棍王紹先，兼攬三四圖事，名冊未全備，又藏不剃頭親黨在家，被人舉首，又執楊家院子巷曰積蠶梅家兄弟三人，遂將王紹先、梅四斬首外，兩人各執四十板釋去。

前六月終起，至閏六月初旬，徵收馬料青草甚嚴急，民爭先上納。若一日不可缺者，乃自十一日閉城門，十三日民變以後，納草之令遂廢格，城外每日烟燄不絕，兵轉至婁、齊各門外殺人掠財，搶占婦女，慘不□言。知此枝兵非爲蘇郡而來，原係道經吳地者。城中因借以爲聲援，彼既飽所欲，遂東去矣。

二十日，有重執戈登城守陣者，誤闖入營內，綁去欲斬，苦求得免，遂斷去右手指，緣將卒屯紮闔門鼓樓，彼謂此處爲營內，有誤入者，所斬不一矣。

二十一日，兵丁出闔門打糧，守城民之無賴者隨之往，多獲銅錫器衣服等物，間有歸而復往，所取過望者，齊門外各棧房儲米殊多。是日清晨，官給小粟，令民出城搬取，兵丁守門稽察，隨所取多寡，半留入官，半以與若人。又脚夫運米一石入城門，給與脚夫一斗，城下擁擠喧鬧，兵丁鞭笞交下，人莫敢忤視。諺云：「莫作亂離人」，信斯言也。從十三日始，城中家家閉戶，途少行人，其往來於途者，率皆手持鎗棍，爲守城之伍，間有士流及富民，亦皆禿首。

二十二日，大日暉橋尙有亂民嘯聚，城中出兵抄其後，斬獲及墮水死者幾百人，何

彼亡命者之不揣，自速其斃耶！

二十三日，令民夫往上塘棧房取米，強有力者多得之，兼取他貨物錢帛，虛往實歸者，絡繹在途。文弱之人，瞪目相視，莫敢並驅爭獲也。

二十四日，縱衙役出闔門取米及遺物，民夫亦得隨往。至山塘棧，有以布裹頭之輩，潛伏在彼，傷城民數人，亂民亦被殺四人，執二人入城，處斬訖。土公原任總鎮都督，至是陞爲開府，出示稱都察院，將代李公之任矣。

是日，余偶往齊門，望見鼓樓南簷下張帷帳二頂，有兩美人，一披髮垂肩女子，共坐臥其間，兵丁時揭帷言笑，自取其樂，不知被擄婦其中心慘戚何如也。城內小民候令發票出城取米者，羣集以待。土公適逗留婁門，逮晚不至齊門，王總捕代爲發票，本欲挨圖給與，但人衆爭先，何能一一致詢，大約強者得之耳。吳江因殺縣令，不服剃髮，發兵往屠。是夜兵入城，城中遷者已過半，兵丁各以取材爲急，人得逃匿，被屠僅數十人，復往同里，殺戮無算。

二十五日，復有兵到，並取米者俱不放出，此兵亦屬過往者。午間，亂民放火燒山塘棧，土公於闔門城上點民夫百名往救，回時各攜所取之物，令均配作百堆，土公令人取一推以爲賞。

二十六日，吳縣知縣汪煥南到任，湖廣麻城人也。薛令十三日戕於亂民之手，至是

新補焉。城中民具呈土公，求護家眷入城，許給令旗以往，齊門外有父老自縛，拜懇土官，亦欲招安，乃樹旗齊門，許其自新。是夕，楓橋、山塘、下塘及婁門外，又數處放火，狂逞之衆，猶不悔禍，豈殺運尚未除耶！

二十七日，齊門已容出城，但盤詰謹嚴，城中民欲往鄉領家眷者，須具一揭及四保結，稟明土公，又製黃旗一面，上寫都察院給付其圖居民，土公親加僉押爲照，途中便無阻礙。其有竟自鄉間來者，有婦女偕行，方容入城，慮單身行人或是奸細也，是日，領旗下鄉者如市。

二十八日，未曾啓門放（疑有脫誤），向來兵丁擄獲婦女無限，戕害及病死者多矣。至是，官令給還完聚，許親屬領去，約有二百餘口。李公是日將奸淫兵丁一人穿箭遊示，上臺既加禁戢，將來或知顧忌耳。

二十九日，放領旗下鄉者入城，歸來婦女，皆面容失色，衣履狼狽，可憫也。

顧市巷彭毓泉世織彭段，家本溫裕，子亦在庠，因夜半訛傳屠城之說，驚駭里中，上臺震怒，立併鄰近俞家、內親陳文，同斬於顧市巷口，首懸通衢，妄言立取殺身之禍，可不鑒諸。

七月初一日，又戮二人於北寺前。總之，城中土庶，自前月十一、二日剃髮以來，上官止欲留頂大配口，修之又修，如式者多矣，乃郊外之民，多未刈髮，內外相持，實

抱隱憂。其有冒昧入城，致罹鋒刃者，未可枚舉。丁行甫家一義孫，坐是被殺於城頭，人以惜毛髮而反喪首領，此之謂不知類也。

初一日，係處署，宜雨，微有沾洒。初二日夜半，雷雨大作，惜其不久也。

是日午間，綁一剃髮不如式者，遊示城中以驚衆。其人即皮市街管氏之族，遊行畢，幸免屠戮。

初三日，齊門出入相兼，大抵入多於出。初四日大雨，過午漸微，亦淋漓。初五日亦雨，時作時止。初六日不雨，地尚泥濘。是日，齊門戮一人於城下。初七日午後大雨，過申刻止。連日內眷之入城者，莫不鳳鞋染垢，羅襪沾污，坐肩輿者僅十之一二，餘俱勉行遠道，殊爲纖趾者惜耳。

土公念城門久閉，小民艱食，發米於北寺、五涇廟等六處官糶，自初六日起，至二十五日止，每家許糶三升，定價一百文，亦屬美意。但經出納之手，未免插扣，升僅九合。又擁擠難堪，少壯有力者，方能糶，而惠終不及老弱。初八日，齊門不開，止開闔門以取米。午後大雨，黃昏而止，城中食物湧貴，猪羊鷄鴨及油價，每斤踰四百文，豆每升八十字，加至一百；蠶豆每升四十文，加至六十文；蔬腐等價日增，薪芻告竭，皆毀木器以炊。此從來未經之變，不謂身際其厄。吳庠錢吉士名禱，頗有文譽，子亦童年入泮，數載前，已卜居寶華山鄉間，然凌轢鄉曲，積怨日久，茲乘亂民聚衆，往打入其

家，搶散蓄資，擊毀器皿，縱火焚之，執錢士生，擲烈燄中，子因不忍，出而叩求，冀免父死，並喪其身。父子俱斃於羣凶之手。其西席徐姓者，目覩此慘毒，遁往相城，因憶母在西城，欲往省候，行至齊門外，因未剃髮被執。解土公，欲令斬首，苦求得免，猶斷去右掌。其人負痛復回鄉間，就沈象先治，筆耒硯田之士，茲成廢人矣。

泰伯廟東巷中靜室一所，有僧鑑心居之，未幾蓄髮娶妻，出姓唐，以醫藥爲生，不知置經像於何地，即以靜室作塵居，生女頗多，子僅一人，亦於閏六月中隨衆出城，攫取遺物，殺於城中，爲僧不終，究歸無後。

初九日，土公出示，領家口入城，不復用旗，但用報單一紙，備寫姓名籍貫，左右兩鄰，本圖現總，及所領男女幾口，赴縣簽硃用印，付本人爲照。入城時，據單點進，無婦女者，不放入城。此法較領旗覺爲稍便。十二、十三日開闔門，小民多出城取燒殘餘木以供爨。貝勒王到葑門，官令民夫往掃除填築道路，士民遠接，鄉紳往謁見，極其崇奉。貝勒不入城。十四日，即起馬西去。每圖起夫二十五名，助其行舟。時竟日大雨滂沱飄蕩，至十五辰刻方止。城市景況淒然。

十五日爲中元節，舊例迎城隍神至虎邱設祭，是日但迎往玄妙觀。執徒者多係口兵，貝勒亦因雨阻，是日方獲舟去崑山，因縣令率民守城，抗不相下，獲兵屠城中，多被殺戮。婦女被掠者以千計，載至郡中鬻之，價不過二三兩。土公禁民收買，有人買者，

會媒媼與買主俱被斬，兵丁掠得衣飾，亦禁人買，然因價賤，多欲買者。民間亦惡其貪，往往衆令燒之通衢。

十六日，抄李宦宅，李氏父子三人，父李吳滋，原任湖廣按察使副司；長子李模，監察御史，皆甲科；次子李楷，壬午鄉科。因避亂寓居龍墩，地近崑山界，鄉民之不順者，迫脅崑宦翰林朱天麟及吾吳侍御李模作盟主，如不聽從，恐其先戕於亂民之黨，故勉殉其意。然在清朝則爲戎首矣。軍門令本縣率兵往，封閉住宅，執其家人根究，欲得主人，乃龍墩之衆亦已解散，李宦父子避匿未獲，西城橋王氏富民久著家實守分，是日，王景雍亦受誣被拏，審知無辜，立行釋放，慰安之。發兵一枝，往楓橋、西山、光福等處。又一枝，橫涇、下堡等處。約同會於太湖，因鄉間尙不靜，草野無識，輒欲爲螳臂之拒，致令興師動衆，所過騷擾，殊爲痛恨！

十六日，營兵於城隍廟橋見一婦偕夫行路，妄謂此婦自營中逸出，欲執之去。婦不肯行，鞭撻楚毒。夫畏威避去，旁觀莫敢救，遂揪髮拖去。聞至營仍不順從，斬爲三截。又兵丁於線鋪問朱幢，厥語所謂紅纓者，一再問，遂獲怒，抽刃斫傷店主人臂，衆共不平，執送軍門，立斬以示衆。此輩每於城中肆暴，難盡舉也。

十七日，營兵令擄婦女手執草標，街市發買。
是日白露節，微雨。

十八，光福兵回，捉□□等十餘人戮之。

十九、二十日，闔門時開時閉，城上一小門，已容人出入，非復向日之嚴急矣。

二十二日，士民置李公生位□□□，香花鼓吹，府縣官役，先於泰伯廟齊集整頓，迎往大營，迎往內各官及士民拜賀訖，午後出闔門，迎至虎邱新建祠安位。

二十三日，有李公所稱妓女少艾而善絃歌者，從大營逸出，李公大怒，謂民間誘之去，欲加屠戮。府縣令長懇從寬緩，未幾覓得。乃潛避養濟院中，即將指引去員役斬訖。隨出示嚴禁引誘窩藏，並立十家連坐，先首免死之法。□日葑門外仍有稱兵不靜者千餘人，六營僅發兵數十往，小有挫衄。

二十四日，開葑門出兵剿□□□，每圖挨門各給一票，令細開男女丁□□□□僅僕共幾人，作何生理，住屋幾間，左右鄰何□，交付現總□□□查核，亦太繁瑣矣。

崇禎記聞錄卷六

乙酉年是月二十五日，北京有詔至，各官迎入開讀。二十六日，迎新提督吳勝兆，闔門大開，諸食用物得以運進，高價因就減。如袋麵貴至二百文，今百□□。□物皆然。吳庠東齋司訓陳公，池州人也。於□月初旬差至常熟，傳剃髮令旨，回至蘇□，被亂民所殺，儒官罹此慘禍，傷哉！

兵丁掠婦女在營，有往求覓者，每被殺逐，殆無人理。然亦有一事足紀者。一人知妻被陷，哀泣拜求不已，兵丁喚婦而詢，果係厥夫，憫其情切，許令領歸完聚，而婦堅不肯行，謂其貧窘，不能養贍故。兵丁憤其忍於棄夫，即揮刃臂其手，中分至項下，與其夫十六金，使別妻歸，此舉殊快人意。

□□□登舟，尚泊胥門日暉橋，未行。

予自前月十四日來，不出城已四十餘日，至是步出闔門，祇見粉花喧鬧之地，但存敗瓦頽垣，市廛中燒盡，□檐僅存，自釣橋而去，勾獄巷、南濠街、南城下、直過新開河橋，皆然。傷心慘目，莫甚於□。二十七日，步出胥門，月城內亦皆燒盡，外城驛前，光景蕭然。二十八日，往齊門，猶然驗票出入，見李壽籌舟中歌童逃匿，仍復發怒，

欲肆誅夷。捕官連夜緝拏，未幾覓得，乃已。

八月初一日，李公起馬，著各圖撥夫助繕，並令民夫上城做工，修砌雉堞之圯毀者。

□公及王總捕出示，令民間每巷□各創立柵門，夜閉晨啓，鎖匙交與巷中鄉紳生監收掌，每夜互□□弊，此法既行，方免每夜張燈擊拆之苦，誠憫□民支更既費油燭，亦且不皇寢息故也。

初二日，吳提督坐西察院。初三日，進謁，見其衙門□肅，鼓吹放礮，吳公冠帶吉服，接見文武官吏。其□□參遊守把，亦皆冠帶吉服從事。初四日，吳公□□□，並往關帝、城隍二廟行香，儀從甚盛，與開府同。

初五日，蘇松兵備道王之晉到任，乙丑甲科也。以兵科都給事中管兵備事，先寓清嘉坊，後移王樞密巷徐宦園中。

是日，王太尊出示，欲紳衿俱集闔門城上，面議協力守城。大意謂每門於鄉紳一位輪管，沿城九，每城堞，派民夫一名，每二十名，令庠友一位總管。沿城九圖，約庠友百餘人，每十位一夜輪番上城，駐□□□督民夫。是日，鄉紳候久散去，將暮時，太尊□□城上與諸友晤語而別，又訂初六□共議，諸□復登城，自清晨候過午，鄉紳亦有三四位至，太尊竟不至，所以然者，□是歲八月初六日之酉時，年月日時俱值酉，亦罕遇

者。民間謠言是日有大變。太尊故倡守城之說，令鄉紳衿氓庶羣聚城頭，以防意外。但新任郡侯丁久元，將於次日履任，王公亦屬謝事之官，意興已闌，是以竟不踐登城之約。是夜陳湖嘯聚之衆，以戴務公、沈自炳、陸監生等爲首者，舟至黃天蕩，陳兵放礮。初七日，吳、土二公出葑門，開城門以待，卒不敢近。彼舟中放礮，自擊坏口巨艘，墮水死者頗多，餘舟遁免。官兵執彼數人以歸，吳公不加斬戮，欲以仁恩懷來之也。

初八日，丁祭聖師，最爲重典。茲因干戈未盡，僅存餼羊遺意，府縣庠各備猪一、牛一，以祀先聖。四配啓聖祠，以猪致祭，餘皆不及祭。王太尊以辰刻行禮，前後各四拜，連獻三爵，未備祭服，止以吉服從事。中尊祭縣庠，亦如之。各祠廟恐舊典或廢，先期呈請，自泰伯廟以下，共二十五所；上臺批發常平倉黃糙各四石，令主奉自備物以祭，草草甚矣。然至德廟乃三吳首祠，非他祠可比，太尊特委經歷朱向禹代祭。又新任提督吳勝兆，雖生薊北，原籍南京，上云讓王之裔，欲瞻拜祖廟，先期牌行吳縣，備牲醪俎豆，掃除陳設以待。初九日午前，新兵尊王公先至，擬陪督臺行禮，詢知係祭祖廟，乃先拜謁而去。午後，督臺具儀從鼓吹，冠帶吉服致祭，吳族紳衿隨班行禮，祇留一茶，坐談良久而別。松江戕殺通判顧乃猷、吳衷坦、推官顧陳頤、青浦知縣陸嘉胤，因原任總戎吳志葵及蔣、魯諸武弁，擁兵未順之故。李公八月朔啓行，競傳其往南京，乃竟猝然統兵往松江，出其不意，斬蔣若來，生擒吳志葵及道前王四，獲戰艦八百餘隻，

降卒其數千。初九日，復至蘇，泊舟城外，鄉紳往見，李公令共視，果吳志葵正身否，亦重其事，且示能獲渠魁，使人膽落耳。初十日，即發舟往南京報捷，豫王又因江陰縣兵拒守，李公乘便往攻未克，尙屯於澄江。後吳志葵等解至南京斬之。土公因北察院被焚，暫駐齊門城樓，後移寓陳孝廉宅，城中遍覓華居，乃得於清嘉坊轉南，爲舉人通判許住宅，偉麗堅完，遂改爲巡撫衙門。十一日，遷往居之。土公自入城來，從未服冠帶，是日大具威儀。鼓樓舉礮，烏沙吉服玉帶，八座迎入坐衙，官吏師生進謁拜賀，備極尊榮。

是日惜值陰雨，自初十日晚至十一日晚，方止。

十三日，土公謁文廟畢，隨坐明倫堂，諸生進講，給賞紙筆如例。此公以都督鎮吳，後改文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至是始正巡撫中丞體，居然漢官威儀矣。舊太尊王鎮、總捕同知王志古、安撫通判周荃、長洲縣知縣朱應鯤，俱令入京改選，各官雖屬便宜署職，然已效力任勞，今新除者既代其任，自應召入分別陞遷，乃卒多浮沈也。陳湖水鄉雖獲兵往，其嘯聚者，大都遁匿，但多擄獲，猶未得其要領。

十五日，吳公令將所獲陳湖婦女，給還完聚。

十六、十七日，復差衙官挨門查看，有空閉者，即加封記，圖中因而生事。凡浮鋪皆指爲空房，欲挽回者，納賄有差。本縣又令現總開報人戶，分上，中二戶爲等。上上

戶派出人夫六名，上中戶五名，上下戶四名，中上戶三名，中中戶二名，中下戶一名，以助守城，人以爲苦，後竟不行。附近西寮院民房，督臺欲與標下隨從官役兵丁寓居，悉加驅逐，民皆倉卒徙去。甚至並留器皿。洞庭兩山東，已請旗歸順，西山尙聚衆觀望，然一山孤峙巨浸中，亦莫能爲。

吳庠孔尙友，實東山人，請命於土、吳二公，各給批文告示。

十七日，獲舟往招諭撫安之，常熟未順，獲兵以往。

李宦吳滋及次子孝廉李楷，已剃頭歸順，進謁土、吳二公；獨侍御李模未回，託言抱病，未幾亦入城投見。後旨下，許其原官起用，因恩詔開人自新之路，旣已歸投，不苛求也。

二十日，吳提督五鼓發令，統兵往吳江、常熟等處。

二十一日，雨綿亘至二十六日方止，早稻在田，不免傷損及也。

二十七日，土公出示，閩門令寅開酉閉，行人如常出入，但留心稽察可疑匪人，不必阻滯行旅及負販者。從此人始便行，仍復熙攘之舊矣。城外張北來刊報告示二紙，一則豫王傳奉聖旨，南京應天府改爲江南江寧府；一則戶部奉豫王令旨，新鑄順治錢，以七文當錢一分，七百文當銀一兩用。路旁各處招貼，尋妻覓女者，知崑山於七月七日被屠，太倉於三十日被兵，松江於八月初三日被兵，兵回時多掠婦女，賣於城內外，冀破

鏡或可復圓，故具招尋覓耳。亂離之慘乃爾。江陰負固，屢挫兵鋒，貝勒發憤戰，限三日不破者，破城諸將悉按軍法，乃八月二十二日下之，聞屠遍城中，並及城外，三、四十里俱盡，此劫運使然。

二十九日，兩縣奉新宗師憲牌重錄科，各就本學考試。令諸友自備考卷供給等。干戈甫息，地方未盡寧帖，遽欲開科取士，似覺太驟，就試者絕少。吳庠不越二百三十餘人。

九月初一日，土公因積雨傷稼，令道流於玄妙觀中祈晴。辰刻，素服往行香，諸庠友豫約具呈，請撫院給示，下鄉促各佃遵法輸租，並禁兵丁踏船，以便鄉城往來。土公禮神畢，即以呈進，愷許發示。是日，適雨止見日，初二日五更，復雨。撫臺復往玄妙觀祈禱，庠友及里排再進公呈，乃爲向有義田二千畝貼助鄉區，故在城里不點役，今值改革後，恐或致混點，拒收差解，故先期呈稟。是日，撫院頒狀式僅六十字，行香回院，遂放告示。

初四日，吳提督兵從盛澤、雙林等處回，無不滿載。執得俗名野賢聖會姓，土、吳二公於城隍廟會審定罪，以其在鄉橫行聚害人也，

是日，太尊先錄府庠，初六日長、吳兩學俱就府學作試場，因郡中無公所可考耳。連日雨不息，初九日晚間風發，乃霽，亦乍寒。

初十日，按院趙弘文上任，公衙寓過駕橋袁氏宅。是晚，大小各出閭門，接北來新頒印信，其式半是篆文，半是口書。

十一日，撫臺文廟謁聖，接士之禮甚恭。

是日，姑蘇州府治，見其門廡堂宇俱燼；東西兩牌坊「傳流宣化」四字，相傳爲蘇長公筆，已毀不復存。都察院署亦燬。共計郡城公署僅存兩察院及兵備道，餘俱閏六月十三日燒燼。若欲重建，其費無涯，亂民之害何如耶！

十二日，奉新旨：官民俱衣滿洲服飾，不許用漢制衣服冠口。由是撫、按、鎮、道即換鉞帽箭衣，及跟隨阜快，猶皆常服。十三日，土公出巡常熟、福山等處，故宗伯韓敬堂宅近迎春坊，亦爲總鎮都督楊承祖踞爲公衙。十五日入居之，從來官多則民擾，今城中殘破竄徒之餘，物力幾何，廣廈幾何，乃撫、按、鎮、道並居民房，且每一上臺，必有大廳，及標下幾多員役，孰非占民居吸民膏者，向來民苦繁政多，致望改革，豈意一番變易，困厄尤甚耶！

十六日，本縣汪中尊，同劉學師、稽二衙，送前令牛鶴沙牌位入虎邱塘上正修講院。此原係牛公所建。鶴沙有生祠在南馬頭，近燬於火，新令涵夫復置生位，迎往講院，工民蓋寥寥焉。

十八日，兩縣各於本學考儒童，應試者大都三、五百人。

十九日，土公回院，閩關水門已開，舟楫可通，但兵丁踏船，雖軍門示禁，此風未已，鄉民終未敢輕掉舟入城也。

二十日，貝勒奉命往鎮杭州，復經吳地，縣着每圖起夫九名助繚。

二十一日，兵丁絡繹在途，楓橋一路，閉門躲避。

□發兵例不給行糧，衆苦乏，不免打入民家奪食借棲，□擾殊多。城外居民，方歸故里，復移入城避害者，往往有之。洞庭兩山未盡□，先之招撫，猶屬兩持。吳公統兵往，乃懼而迎降。吳公納之，約束目兵不得登岸，兵大失望，民得不罹其害。郡中鄉科馮宁延避跡西洞庭山，不肯剃髮，吳公令勸諭，不從，乃執其家屬，仍不爲動，執向軍前，宁延終不屈，遂斬之而剖其腹，棄屍湖中。此君受禍甚慘。然抗志不向，實有足多者。崇明在海中，諸不順者屯聚於此。

新選縣令、丞、學、博，俱留郡城，未敢蒞任。二十六日破之，遂戮無算。

十月初一日，迎郡城隍神，仍往虎邱設祭，太尊遵新詔，祀典悉循舊例也。然儀從之盛，□逮曩時。府錄生童，亦俱於府庠就試，初旬即次第發案。

初九日，黃鼎吉兄弟二人，於撫院門與人爭論，聲徹於內，土公差官擊人，黃君就辨不屈，撫臺重責各二十板，責後，方知兩人皆庠生，乃大聲斥數，欲革欲砍，二生置身無地，求釋甚苦，乃叱去。從來上官無責杖庠生之理，土公亦失，於三學無敢譁者。

，以時方華，人各畏事故也。

十六日，府縣正官往江陰送案，兼賀文宗十八誕日。此際錄科，天寒日促，途多兵寇之擾，舟車費重，往試者以爲苦。

草橋張悌，字玉汝，亦諸生也。乘閏六月之變，執府庠廩生劉敷及其子庠生劉洪膺斬之，指爲奸細。又殺東城醫生侯受璧，獻功於李公，遂署本府海防同知，小器易盈，肆無顧忌。遇親舊如讎敵，每於監門出入之際，鞭綁口解，多殺人以立威樹功，人共懷不平，即土、吳二公，亦鄙其貪殘不念桑梓。

十月中，按院仰府拏究，太尊令人持帖云：請即到府面會，張玉汝至府，不復接見，即發下獄。明日，受冤人羣往按院控告，家貲被讎家搶散，獄中受人凌逼，苦難自全，遂自刎於獄。以三月非分之榮，自殺其軀，聞其死者，人人稱快。是真小人枉做小人也。

蘇城因兵丁多馬，芻秣爲急，冬月草不萌生，惟取稻草供用，故薪價湧貴，兵民俱困。悍卒於城外輒折毀空房，取材木以供爨。胥門夏、周二公祠已被毀，民居可知。

府庠廩生玉琦，字孟璘，館於廟堂巷陳翰林宅。陳宦原籍宜興郡，乃其別室有如夫人及幼子居焉，延孟璘課之。陳于泰在蘇，或在常，往來無定也。有惡奴戴租乘陳宦不在蘇，惑其幼主，假寫提督吳公硃票，同兵丁沈、嚴二人，下鄉脅詐生員顧某家橫順，

顧生具告督臺，發詹大廳提究，戴奴扳孟璘寫稿，蔣宇、吳寰同謀，兩人即下吳縣獄，孟璘急索陳官束，致詹公，備言毫無干涉。十月二十六日，詹大廳將錄過口詞并犯人解臺，再發本府研審，丁太尊審過，但不敢扳蔣、吳二人，獨堅執王孟璘知情。二十八日，吳公立將戴奴梟斬，沈、嚴二兵各責一百，枷示一個月，孟璘以硃票爲憑，責二十五板，而不擬罪。蔣宇、吳寰竟釋之。

二十九日，吳縣汪令下鄉勘荒，僅及五里之內，向晚即回，略應故事耳。

是日，都院斬一人於城隍廟前，云閏六月十三日，殺吳縣鍾主簿者。

予足跡不及葑門者將近半載，至是往彼，見飲馬橋畔民居悉燬，楊山太廟港口傷去數十家，月城內不存一椽，城外民房十去四五，大抵觸目傷心也。

經府治及長洲縣治，知太尊於九月二十五日進府，以後堂作正衙，長洲令亦已在縣，獨吳令猶寓麒麟巷耳。

郡有異姓同宗者二族，章與王、尤與欽是也。吳江章叔果與孟璘兄弟爲行，而叔果陰險不端，偶以條陳得見取於吳督臺，委令招撫吳江鄉鎮未順者，叔果乘此索詐報復，大逞其私，鄉民痛恨，聚衆執叔果，綁解轅門，累及乃兄貴池教諭章樗字元修者，俱下之獄。被害至六十餘人。謂禍必不測矣。及加面鞠，僅責叔果十板，仍係之獄，釋放元修，而口扳無跡之王孟璘，乃重加責治，殆不可解也。其亦口辯不同耶。

十一月月初六日科案，文宗以開國之初，欲矯從前雕刻泛濫之習，所取前例，皆平順簡約者，一二等爲正科舉，三等前二十名作遺才，又取儒士五名，俱放科入泮，首名正補廩，皆創見也。長、吳二令口入簾，以十一月二十九日爲頭場。

皋橋下塘毛吉甫，開銅錫鋪，家在巷中，店係浮店，每夕，託其妻之弟住宿店中，其對門張雉伯，亦鑪鋪也，平日往還習熟，陰與楊升甫、馬君美三人同謀，欲取毛店所有，遂於十二月初一日晚，誘其人飲於戲館，勸至酩酊，時已昏黑，乘醉挾往城頭殺之，取身畔鑰匙，開入其店，罄竊所有，以爲秘密無知者。次日店門不開，人傳城上有被殺者，始知謀財害命，即往報官，而未知所坐。未幾，事即發露，乃執楊、馬到官，張雉伯逃匿，將妻拶究，未獲兇身，及被害，皆鄰近少年人，非因饑乏困迫者，忽作此昧心冒發事，朝夕相對，殺機久已潛伏，人心之險至此耶！

南闡放榜，十七日報至，三學中式者九人，然羣心不甚歡慕，非若往常新孝廉之隆重。

考試武場，例應十月，楊總鎮已奉部札出示，因四方未靜，歲終猶未舉行，來年二月行之。

十九日，迎春，府衛縣官俱漢冠吉服束帶，戲劇鼓吹，皆仍舊式，但隸役手執春球，被兵丁攘奪至盡，太尊歸將及府署，優童手花球僅存二三，又值強兵欲奪，太尊怒，

發當街責十五板。

殘歲將終，院發入泮案，兩縣各六十餘名，因場期迫促，發科案以應試。至是，方發進學案。

兩縣自二十七日江寧回縣。

吳提督統兵在宜興，特發硃票，委詹大廳代祭至德廟，詹候至三十日行禮。

是歲，鄉紳謝世者頗多，自徐勿齋沈水而外，申經峪以八十三考終，又方伯郭履台、憲副朱恬口、彭天毓、中翰文啓美俱病故。翰林項仲昭被禍於浙江中。衣冠士庶多遭不幸，洵非常之大厄會也。

除夕，微雨不止淋漓。

丙戌歲元旦，天陰，人謂歲朝宜然。

十五日，吳江寇變，入城戕殺縣令孔口祖，劫庫劫獄，未幾退去。

郡中聞報，吳公統兵往剿，無對壘者，僅責城中居民不救護父母官，不無斬戮搜索，從征目兵，皆厚獲而歸。

撫院大廳曹虎，於望前塔臺關帝、城隍二廟，喚上等梨園二班，各演戲七日以款神，士民統觀，曹副總日往二處叩拜，徼福禳禍之意也。

二月望前，洪內院復奉旨頒示，仍欲剃頭，雖非人心之願，然有不剃者，兵丁輒肆

答辱，自月終以及三月初旬，出城市者皆復翦髮，漸及於鄉也。

二月上丁，祭文廟社稷山川，次日遍應致祭各祠廟，是歲丁祭，委長洲縣令沈以曦專祭泰伯廟外，正祭關帝、猛將二廟，其他四十餘壇，俱不祭。

吳庠陸驥，字君□，少爲諸生有聲，中年轉而業醫，及弘光紹統南京，以薦授戶部司務，專命清理浙直糧折，後弘光失國，□□里居，列縉紳間矣。適與督臺酬酢，談及假官假兵爲民害，吳公惡其言近不遜，差人押出，著令拏假官假兵來見，陸已改名佐霖矣，轅門員役，共加毆詈，且往其家肆掠，封閉住宅，並下陸宦於獄，大受屈辱，想爲讒言所中也，後以周旋得釋。

二十一日，偶過郡廟，見童子持旛前引，樂人鼓吹，即道士一班，敲擊金鈸。又和尚一班，清吹細樂。旋繞既畢，乃入郡廟。詢知爲曹大廳自二月望日爲始，設僧、道齋醮十四晝夜，追薦陣亡諸將佐也。

宗師行牌歲試，原限正月二十七日，縣董考生因乏人納卷，遲至二月二十六日方考，每縣僅三百文。

洪內院因吳江戕殺縣令孔□祖，疏薦吳提督而參士撫院，土公閉門乞休，兩縣各發銀共三十兩，官給舟航，挽庠友往江寧具呈內院，保留土公，鄉紳亦自備，並邀相知友同往。予二十四日午後登舟，暮宿滄墅關。二十五日夜，泊常州，即有雨。二十六夜，

宿丹陽。二十七日，宿鎮江。二十八日，渡江；夜深，宿望江樓。二十九日上午，至南京，泊水西門外。連日阻雨，三十日，不及登岸。三月初一、二日，入城，會同諸友。初三日，謁洪公，俱服滿洲衣帽，計具合城鄉紳公揭一口，舉貢公呈、庠生公呈、耆民公呈共三紙，洪公以事出公衙，候其回衙，即於門首投遞。時，洪公不待詳言，即於馬上面諭云：土撫院原是好官，但吳江失事，不得不參，今既衆皆保留，我行又去，彼自照舊坐堂理事矣。衆等即回，不必在此伺候。語畢而入。呈揭俱不取閱。公事已完，午餘即返棹。是晚，過觀音門，泊燕子磯宿焉。初四日，復涉大江，風靜波平，晚至鎮江城外止宿。初五日晚，至丹陽。初六日午間，至常州大東門外泊舟。自前月二十九日來，無一日不雨，獨是日晴朗，下午，晷刻頗長，舟既不行，予遂登陸徐步，毘陵城外有延陵季子專祠，堂宇雖不甚宏，然地頗深邃，有羽流守祠。又東岳廟亦大，內有禮斗石壇，後有三層之閣，上供三清四皇，中奉文昌、三元、玄帝等神，下供三茅君等屬玄門香火。又太平講寺，嚴淨整飭，大雄殿前兩廊畫壁，衛以朱欄，殿後有七級浮圖。又近城爲天寧、萬壽禪寺，規制弘大；天王殿廣崇如大雄殿，時正延香雪律師開堂傳戒，午齋特在殿，列坐共食者百餘僧，晚間誦佛作課，弘宣鐘鼓，亦屬大觀。是夕復雨。初七日早，發行二十餘里，未至橫林，而橫風狂不可行，仍返棹至常州東門停泊，竟日夕。初八日四鼓即行，風利順，辰刻過無錫，午間過潞關，晚間入城抵家。是行往返恰半月矣。

崇禎記聞錄卷七

是歲丙戌，四月初八日，陽城湖諸大家被劫，人皆謂避亂宜居鄉，有鄉紳蔣韜仲、客官劉光斗、及富翁王養和之子，俱寓陽城湖之濱，家擁重貲，寇盜垂涎，先令人傳話，若合家肯湊萬金助餉，更不相犯，各家猶豫莫肯應。至是遂肆掠劫，滿載而去，所失豈止萬金。但不傷人耳。居鄉可危始此，人何競趨於鄉耶！

蘇松新兵道行牌，云大兵將至，士庶不許方巾大袖，速更滿洲衣帽。

四月初旬，府考儒童，未久即以發案，因宗師將臨，吾蘇以府庠作試場，亦從來未有之事。

長洲縣沈以曦，才不優而性貪，本非良吏，忽陞本府理刑，於十三日履任；吳令汪公先期移入縣署，即以麒麟巷舊寓爲理刑署。

閩門吊橋巨麗，橋面加以石板，且據第一口之上，與五門不同。乙酉閏六月十三日，燬於火，土院漸以旗干木爲柵，而上蓋門扉，履之搖動可危。丙戌三月，重加整修，月盡告完，枌木爲面，既堅完後，仍蓋以石，并豎牌於上，此則前所未有者。

齊門下塘爲米市，糶糴者叢集。是歲往來於茲，則闕寂殊甚，不覺爲之凄然。其熙

攘不減昔日者，惟閩門外一帶耳。

督學陳昌言歲試松江完畢，四月終，將及蘇。予二十四日自永昌回城中。五月初一日，宗師入城。初三日，謁聖。初六日，考試府庠。初十日，輪考吳庠，因貝勒將到，欲往郊迎。九日將暮，出示改期二十二日考。乃貝勒十三日夜，方兩縣預奉來文，每縣起夫三四千拽送兵船，縣公分派糧捕各衙，著現總甲長僱撥，每名初索錢八九十，後加十五廿口。民間大受騷擾，兵目猶謂設夫役不齊，將衙官及兵房吏鎖押鞭笞，中尊避匿以圖免辱。十三四日，又值大雨，幸貝勒不久停。十五日，即往杭州去。此行兵卒以萬計，馬倍之，元帥爲貝勒王，原任總督李延齡爲副，可稱大舉，欲併力渡錢塘江耳。

自去歲閏六月變起，城閉月餘，米價雖不甚昂，而薪則等於桂矣。乃是歲四月中，因麥薄收，米日躑貴，自一兩七八錢頓增至二兩六七錢；且各舖歇閉，小民升斗無從糶買。土公將徽鋪葉仰伯責二十餘板，枷示，限價一兩八錢，法雖嚴，令不行也。

十六日，斬不剃髮一人於城隍廟場。

十七日，又斬十六人於閩門，云係湖盜，大抵舊年夏間至今，不時斬戮也。

宗師二十三日考畢童生，二十四日，款撫臺於虎邱，作長夜飲。二十六日，即起馬回江陰。

是日，土公懸示臬橋，欲士民俱遵滿裝，一切巾帽，俱不許戴。巾鋪歇閉改業，違

者重責枷示。

吳公近接勅印，方喜加秩，旋爲浙省總督劾某縱兵擾民，旨下聽勘。諸鄉紳舊歲有旨令朝見擢用，多遷延不往，是歲復有旨下，凡明朝職官及監生，俱革去，爲當差舉人，會試定奪。

向因兵占民房，議令民間門面一間，納房稅一錢，僻巷每間納銀六分，與署理刑徐公宣收儲，原任別駕吳水蒼，監督建營房千間於南城曠地。六月中工已及半，然因地僻而器皿不見，多不願住居，其鳩奪巢鵲，蓋如故也。

宗師六月十五日發三學案，吳庠六等八名。

十七日，予過闔門，見都察有示：云錢塘七日不潮，貝勒兵已安流而渡，今浙旣歸版圖，大勢可知矣。

吳日生亦爲嘉善縣官設計請赴酌，並其黨要人俱被捉獲，解貝勒軍前。此外假有屯聚，諒無能爲之。先是六月初，吳日生遣入致書幣於狀元閣學文震孟次子文乘，欲聘之往。有知其事也，首於軍門，土公執來人及爲首人監候，別令人假作吳使，送書幣於文，索其報音，以覘虛實。文乘答書，辭以己不能赴，另薦管姓一友。土公得書，差官往孥文乘，值其他往，遂波及其兄文秉，兵丁羣往，家被掃矣。未幾，執得正身，土公令曹大廳留之署，不加刑禁。十九會審，文應符以回書通謀有據，且出語不遜，遂梟斬於

郡廟場上。文葆光之子、管其各責六十板，文子斃杖下，而管子倖生，應符家沒入官。次日殮於寶林寺中，以百金倩翰林韓四維，從土公索得其首，縫紉於頸以就木。年方二十九耳。厥配吏部周蓼洲之女，年二十七，慟絕於地，歸即自縊，以救獲甦，此皆六月下旬事。

宋靖康間，斗米至數十千，饑民相食人肉，等於犬豕，目之爲兩脚羊。

是歲，斗米至千三四百文，較舊年變亂時特價反倍，麥價每升七八十文，蠶豆每升百文，民生日艱，良可嘆也。然錢價每千易銀二錢，賤已極矣。獨順治新錢，必欲每千紋銀一兩四錢，又嫌太貴。官欲通行，而民不便，未能奉令也。

七月初八日，提督吳公移鎮於松江，詹大廳及諸員役目兵多隨往，胥門等街，爲之一清。新太尊陳服遠，到任才三日，因兵丁僭居民房者，作耗於民家，陳公適過於門，知其恣橫，執而撻之，以懲暴安民，甚盛心也。悍卒謂有司不當擅撻營兵，聚衆伺公復過，不惟詬罵，並加拳毆，不法甚矣。太尊憤極，即往軍門辭印欲去，土公慰留太尊，立提橫兵三人各責八十，穿箭遊行示衆，欲嚴懲該管標員。已俱口罪在逃。其總統大廳曹虎，到府跪門請罪，橫兵之被責者已斃，太尊怒亦解，事乃獲已。此七月下旬也。

長洲自沈以曠陞理刑後，教官署其篆，至是新令田本沛到，乃甲科也。

鹽價貴至每斤二百文。七月終減爲百餘文，濁酒價增至每百斤一兩六錢，麥價每石

踰二兩，鴨卵至四十文一枚，殊可駭異。

八月中，聞吳日生、馬士英，俱旨下論斬訖。

吳江因白布裹頭之輩，蔓延未已，上臺發令禁閉各河港，凡商民船俱不許行泊，其登岸，乃使十家爲甲，兩鄰互相糾舉，良民則不問，有始從亂而後改行者，釋之。其久□法及現在從惡者，即行處斬。八月二十日，楊總鎮往彼審□。二十二日回，云共斬四、五十人。被禍何酷也！

聞錢塘兵□往，惟金華曾有挫衄，後亦攻破被屠，俱不能敵，已至閩矣。

浙中高弘度、祁彪佳、張國維等諸大臣，俱自盡，皆以身殉國者。

舊歲乙酉、己巳鄉試。茲有旨再行鄉試，宗師即歲案作科案，三等前列爲遺才。九月十九日頭場，十月初六日放榜，三學中式八人。童生五月中院試過，至是方發案。十二日，委府覆試。十九日，即送入泮宮，取數俱照常額。吳江、崑，嘉等邑，與試者少，進庠爲特易耳。十一月初，復嚴衣帽之禁，大袖每加扑責，巾即扯毀，由是舉監生儒皆戴小帽，士庶漫無分別。

陳湖盜魁陳打生名繼，向已招撫歸順，授官效用矣。近復爲不法，請詳洪內院，洪公謂法難寬貸，遂斬於市，土公示諭警衆云。

十二月十二日，予自永昌歸城，附舟一人，乃熟遊燕京者；備言南京諸公侯伯等奉

旨赴京，方賜宴未畢席，忽命下俱斬之。朱氏諸王宗室，索來諸處，誅鋤殆盡，易姓固大劫厄也。

芸窗雜錄

丁亥新正，城市俱服大袖，月餘，因貝勒王自浙回兵，復經吾蘇，仍點民夫以俟護送，撫按有司申飭衣帽有不能備營帽箭衣者，許令黑帽綴以紅纓，常服改爲箭袖。由是人盡加紅絨一撮於帽頂。

至二月中，兵將至蘇，撫院出示，令城外民家婦女暫避，遂皆或遷入城，或移下鄉，舟車之價頓湧，城內外家家閉戶，市中無食物可買，兵丁陸續過者踰半月，強買及搶掠，猶所不免。若民夫一事，長洲每十家爲甲，中辦一名或二名，猶屬三五錢之費，吳縣每家一名，便二三兩之費，人甚苦。

二月二十六夜，玄妙觀雷尊殿，一火而盡，傾頽久閉，不解火從何來？土公被劾，閉門月餘，至四月初八，仍出理事。

長洲縣令田本沛，丁內艱去任。四月初旬，吳邑汪令兼署長洲縣事。

虞海錢牧齋名謙益，中萬曆庚戌探花，官至少宗伯，歷泰昌、天啓、崇禎、弘光，五朝矣。乙酉歲，北兵入南都，率先歸附，代爲招撫江南，自謂清朝大功臣也。然

臣節有虧，人自心鄙之，雖召至燕京任爲內院，未幾即令馳驛歸，蓋外之也。四月朔，忽緹騎至蘇猝逮云。

丁亥歲春間多雨，自二月下旬至四月初，淋漓不息。四月初八日晴爽。是以米價日騰，冬粟每石三兩，貧民不勝之苦，錢價降至每千值錢一錢六七分，且時有示禁，不許行使舊錢。市肆貿易殊不便，鄉村多盜，溫裕之家，每被劫，亂世總無一善地；其保無虞者，天佑之耳。

錢牧齋有妾柳氏，寵嬖非常，人意其或以顏貌，或以技能擅長耳，乃丁亥牧老被逮，柳氏即束裝挈重賄北上，先入燕京，行賂於權要，曲爲幹旋，然後錢老徐到，竟得釋放生還里門，始知此婦人有才智，故緩急有賴，庶幾女流之俠。又不當以閨闈細謹律之矣。

順治錢欲每文作銀一釐半，既不能行，後乃改爲一釐，猶復漸減，自每百七八分降至五分，舊錢俱不用，僅可銷銅矣。

提督總鎮〔吳〕勝兆，目不知書，在蘇郡廟，與土公不協，後移鎮駐節松江，地濱於海，向有未曾受招撫之衆，屯聚舟山，如陳湖爲首，戴務公輩，皆其黨也。戴已受招，吳公留於幕下，使參籌策，遂爲所誘，潛與舟山通謀。四月十六日，已約舟山統兵來爲外應，吳公自整兵以俟，然部下心懷觀望。是日，吳公置酒，遍邀府縣有司入署中，

將劫執之。松郡守疾不赴，不意外兵愆期不至，蓋阻於風也。各官羈留署中已久，不得已明諭以反背清朝之意，華亭令繆詩順從，免屠戮。同知楊之易、理刑方重朗，抗言不從，遂執而斬之。其部下覺事不諧，恐爲所累，副將高永義、詹世勳，共執吳公，斬戴務公等諸用事者，飛報土公，械繫勝兆往江寧，洪內院一面請旨定奪，隨令陳操江、巴提督領兵赴松江。四月二十二日，兵由閶門入，皆騎卒也。人挾二馬，約有三千餘匹，連日多雨，人騎皆泥淖滿身，予適在皋橋東，目睹之，若使吳提督此舉果與舟山合，吾蘇必且被禍，一旦自敗，實厚幸矣。土公以松郡首禍已被獲，不必多兵之擾，乃留屯於北教場，自統舟師，同陳、巴二公往彼搜索餘黨，松郡士民扳累被戮者頗多，松宦陳子龍投水死，嘉定宦侯峒曾家被抄提，吾蘇亦抄提黃服卿家，服卿原籍沙頭，移居郡中者。家貲一洗而空，婦女大受慘辱，沿及鄰家，皆被搶掠。聞者無不痛心。由是訛傳蘇郡鄉紳，孝廉十數家，俱係戴務公家奴所扳及，但不此數家懷懼，凡彼鄰比，皆遷避，恐如黃服卿之累及於鄰家男女也。

是時，長洲令田本沛，丁艱去任，太尊陳服遠，赴常鎮，兵憲吳令汪煥南，亦丁母憂謝事，郡無一正印官，理刑沈以曦署府篆、兩縣，本縣學教官暫署。

江寧兵屯北教場，每肆奸淫攘奪，大街一路，市廛皆閉，人人自危，慮有不測之變也。

自申、酉變革，人咸以居鄉爲便，光福、玄暮等處，卜居寄跡者，挾貲而往，寇盜多行劫掠，鄉村復苦不寧。丁亥四月下旬，撫公發兵下鄉，名爲勦寇。□遁，將卒惟在地方殺人掠財，皆滿載而歸。

蘇郡府□南京解元楊廷樞，亦避居光福。彼係名流，交游殊廣。湖海之屯聚者，以興復明朝爲辭，楊君潛通札，事亦有之。風聞上臺密令統兵者襲執楊君，及其內眷，時二陳、巴三公紮營在蘆墟，解廷樞到臺，抗言不屈，爲巴提督所手刃，妻女受辱不可言，責令饋千金取贖，遷延半月，諸門生湊銀贖出，何楊門不幸也。錄楊維斗絕命辭云：蘇郡有明朝遺士楊廷樞，幼讀聖賢之書，長懷忠孝之志。立身行己，事不愧乎古人；積學高文，名常滿於四海。爲孝廉一十五載，生世間五十三年。作士林鄉黨之模，庶幾東京郭有道；負綱常名教之重，類爲宋室文文山。惜時命不猶，未登朝而食祿；值中原多故，遂蒙禍以捐生。其年丁亥歲，其日則孟夏之終，方遁跡於山阿，忽罹殃於羅網。時遭其變，命付於天。雖云變如其來，亦既知之矣。有妻黃氏，吳江人，歸予二十餘載。有女觀慧，適張氏，年亦二十餘春，罵賊全貞，不愧丈夫氣概；舍生就義，殊勝男子鬚眉。一家視死如歸，轟轟烈烈；舉室成仁無二，炳炳烺烺。生平所學，至此方爲快然；千古常昭，到底終爲不沒。但因報國無能，懷忠未展，終是人臣未竟之事，尙辜累朝所受之恩。魂炯炯而升天，氣英英而墜地。當爲厲鬼。期待來生。舟中書志，不能盡言。

留此血衣，以須異日。願求知己，面付遺人。如痛父母，即思忠孝。垂沒之言，以此永訣矣。四月二十八日舟中書。又云：余自幼讀書，慕文信公之爲人；今日之事，乃素志也。四月二十四日被縛，經五日未死，大罵賊未殺，不知尚有幾日！遍體受傷，十指俱傷損，而胸中浩然之氣，與文國之赴燕亦無異。此心快然不恨，因留殘墨以遺後人。其舟中所作詩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正氣千秋應不散，於今重復有斯人。又云：浩氣凌空死不難，千秋血泪未能乾。夜來星斗中天燦，一點忠魂在此間。又云：社稷傾頹已二年，偷生視息亦何顏。祇今浩氣還天地，方信生平不苟然。又云：罵賊常山有舌鋒，日星炯炯貫空中。子規啼血歸來後，夜半聲傳遠寺鐘。詩共十二首，茲僅錄其四。尚有稱其妻女殉節者不錄，以其妻女未能死耳。

民間競傳北來有旨，欲選少艾之女以餽西虜，人心惶惶。四月下旬及五月初旬，爭先嫁娶，肩輿樂人掌禮廚司等，價高數倍，鼓吹接踵於路，按撫及有司出示曉諭，至月中方止，大屬可笑。

端午，龍舟競渡，順治一、二年尚有之。丁亥至絕響，因湖寇未靖，珠桂愈騰，人不聊生，自不暇也。

新撫臺將至，土公已爲舊令尹矣。追維其初入吳城，以迄於今，其間變故屢經，鎮定挽旋力不少，生祠之建，殆不爲過；乃卜地於虎邱李公祠之右，而鼎建焉。郡邑有司

有助，鄉紳亦有助，計費約千餘金，而助者僅居其半，主其事者水蒼八兄，任勞又任費也。

操院陳、提督巴，同土公留松江，至五月二十日，復到蘇郡，起馬回江寧，鄉紳士民之心始安，乃知前日扳累之說，皆妄傳也。

六月初七日，新知府吳崇宗上任，亦遼陽人。是日，土公祠上樑，大具威儀，迎牌位入祠，安奉訖，有司紳衿俱送往，土公欲往鎮江候交代，十二日，已起馬登舟矣，聞新撫公履任之任期尚遙，又御前滿洲大人將至，地方乏上臺主持，府縣合詞以清，土公復回郡城。

六月望前，鄉紳劉曙忽被抄提，曙字公旦，崇禎壬午、癸未聯捷，晉江縣令，因世變未任，居鄉亦甚韜斂，未知何以被禍？或昔年荆本徹盟聚諸人欲有所圖，私造印章，擬人官秩，劉君曾受僞印故被提。未審然否？其老母亦提到官，曙及二子侃然抗詞，大約恐無生理矣。

同被抄提者，又有管子靜一家，吳太尊將二姓內眷留於別室，不令赴江寧也。

吳庠陸子上，因丁憂於其家，遷怒大廳曹虎，列其惡款，云詐取鄉紳及典鋪大戶，動輒二三千金，共計數萬金，皆都司袁瑞卿過付，其實皆屬風影。於六月二十二日，令其子與婿將無名榜遍粘貼，被其下見之。拏解曹君，彼武人憤其婿與子，俱被夾，清晨

，令人急請水蒼兄到署，訴以受誣，欲送刑廳重究，水老婉曲勸解，但令送吳縣審奪，因署篆乃本學師，猶易周旋耳。時曹公已陞常州總鎮，行將赴新任，事得從寬釋。未久，曹君卒於常州任上，且無子。

六月二十四日，新撫臺周伯達上任，由闔門入，土公於城外交代過，即往江寧，其未行之先，將劉公旦面審一番，止解本宦往江寧，乃其內眷竟被兵丁搶散，太尊僅得留其一子，兵丁得其眷屬，駐舟馬頭，索銀取贖，公旦之母，李子木侍御岳母也，先湊銀二百五十兩贖出，餘尚有六口在舟，須頗多銀，一時不能猝辦，未知何日得免此厄。

六月二十八日，中街路口俞家老夫婦，向俱持齋，是日俞老往上方祀神，見山地輦多，攜歸烹而食之，未幾毒發，六歲一孫先卒，乳嫗一人又卒，老夫婦委頓殊甚，多方療之不效，相繼亦卒，以微物殺四命，異哉！

七夕前，兵丁二人夜往城外妓家欲留宿，因先有客在，兵丁強驅之去，其人不服相爭，遂爲悍卒所手刃，明早地鄰執以報官。

蘇松兵備道趙福星，已陞任江寧左布政，代之者金一鳳。先是，趙兵尊泊舟婁門接待寺河下，偶入寺隨喜，見其凋敝，既歸息，夢二僧持募緣，覺而異之，乃召寺僧至舟，果夢中所見者，愷任興修，因欲去任，遂託吳太尊轉行各縣募錢穀以助營建，吳公以錢財出入難憑，寺僧持浼水蒼兄主其事，但變革之後，雖上官勸募，一時未能響應，未

知何日得就緒耳。

吳提督戕殺府僚，叛亂已有跡。七月，被戮於江寧，身屍委棄，有一人具棺欲斂之，守者謂不當收罪人屍，執見內院，其人稱身是轎夫，不忍故主暴露，願收瘞之，甘心死罪。內院義而從之，竟不之罪。異哉！

宗師蘇銓，丁丑科也。九月二十八日，按臨吳郡。十月初三日，考儒童起，以次輪考九學畢。十六日，即往松江，此番蓋歲試也。十月初十日，發進學案，本學止四十名，束於功令耳。每縣另取數名入府庠。

按縣盧傳已滿任，因新代巡丁艱，有旨令復蒞事。於十月朔再入城，盧係鄉科出身。

十一月，周莊水鄉忽有一虎在水中，被人捉獲，解官清賞。

織染北局，凡織龍段者，一動機梭，即現火光。此皆所未有，不識何故？

十二月初一日午間，滸溪倉前家失火，延燒數家，時西北風狂大，遂踰河起火，燒及閩門內上下兩岸，東至書巷口，西將近官廳，總計百四五十家，至夜方息。撫鎮兩臺俱來彈壓，故絕無乘火搶掠者。俱多（下闕）。

季冬十六日，新代巡梁應龍上任，邇來各差御史及權關戶部，三員並列，皆新口。向因閩廣擁立宗王，志圖恢復，錢塘、江蘇，尚相持不下，清朝欲獲兵往取，旨下已幾

月，中軍大帥即前取江南李壽名延齡者，然兵少，著令所往之地，每府助兵五百，調集稽停，故除夜前隊方至吾蘇，雖過閩門外，未會有害，夜宿葑門外，地既僻寂，兵丁歇馬，即往民家搜索酒食，凡小家度歲之需，多被攘去，甚有污及婦女者，幸不敢久停，一宿即行耳。

舊巡撫土公遷按察使，十二月中已履任，江寧洪內院亦奉旨回京，代之者馬公名國柱，洪係明朝甲科，馬固一白丁也。

戊子元旦，至初九日皆晴明，初十日迎春，雨竟日，自此連值陰雨，燈興寂然。過上元夜，十六日才霽。十七日，大兵中隊到，李公不入城，駐舟滅渡橋，候江寧陳操江至同行，停泊兩三日，其馬牛駱駝由閩門入，經吳趨坊到盤門。予十八日目睹騎卒一二入，輒驅馬二三十匹，大約馬有三四千，牛有千餘，往過不停留，民家閉門罷市，兵苦無物得買，間或見有食物，便用強攘取，大抵葑門受害爲多，府縣先期令民居撥夫供用，閩門一帶，每家出銀二三兩，不勝其苦也。

周子靜，自爲安撫通判，向後浮沈幾載，近乃陞授河南開封府，管三十四州縣，最爲大郡，非常榮任也。後陞至青州道，何其幸耶！

理刑沈以犧，殘歲已有解任之報，俟完漕兌，然後得去耳。後卜居於蘇，竟以凌氏園亭爲住宅，久之復他徙。

蕩口華七，聚衆頗多，清朝官兵莫能制。二月終，統舟數十隻往虞山，常熟疑其攻城，警報入郡，不勝駭慮。彼不過登山酬願，毫無侵犯，乃海虞將卒，亦坐視其陳兵往返，未敢一矢相加。

進士華久誠，向來棄官隱居，因未剃髮，被緝，送往江寧，斬之。

申維實名騰芳，以明朝恩生，現任清朝戶曹郎，管崇文門稅課。其子浩夫在蘇，不經少年耳，其友張興公薦一方僧，云善醫，欲浩夫送往僧舍暫寓，浩夫至草菴，經一宿，此僧即以盜情捕之，到官研鞫，輾轉牽連。少司寇王玄珠，年踰七旬，同申浩夫俱被提獄，玄珠老保出，猶稽留於本府經歷司，竟暴卒於司署，昇歸後竟得釋，總屬上下相蒙，風影脅詐之局耳。

撫院周伯達，號洱如，先以厚資同內眷遣歸山東，人財具被劫擄去，可謂傷心之痛，遂得重疾，後又將宦資載去，復被鈔關滿漢主政邀而取之，隱忍不敢言，疾乃增劇，閏四月二十二日卒於署。

吳江有地名錢家村，一不孝子失其姓名，家貧不能養母，其母久在姊家，戊子五月二十六日，偶接母歸，見母攜有簪珥，欲取之，中途，擠母沈於水，自謂得計，人莫之知也。二十七日，忽大雷電，其人在家恐怖，苦無地自容者，謂妻曰：吾懼甚。將避匿何所？妻曰：汝向不如是，何乃作此狀？無已，則有巨缸在，可暫匿也。遂昇缸覆其人。

於地，頃之雷止，妻將出之，缸乃牢不可移，集鄉人共舉之，仍不能勝，不得已擊破之，見其人無首，衆大駭異，往報其姊，姊急歸，於舟中見水面浮一女衫，似母平日所服，心已疑之，入門，問母昨已歸，今安在？弟婦云：未嘗歸也。姊曰：吾昨親送母與弟登舟者，適見水面之衣相似，盍往察焉？隨往揭其衣，母屍果在，並逆子之頭亦在母脇下，而口啣其乳。噫！異哉！天之立誅不孝，而顯以示人如此，人其鑑諸（此條重如姪所述）！

五月二十四、五日，又有兵過蘇，闔門內外，俱閉戶以避擾。

六月中，有兵船載婦女若干往浙江，聞杭據城之半，驅居民悉令遷去，屋宇器皿，俱被兵丁占而有之。

清朝織造一事，爲吾蘇富家之害甚大，我明雖有織造，然上供無幾，機戶皆隸籍於局者，未嘗概及平民。近設南、北二局，北局以滿洲大人主之，南局以工部侍郎督之，恣擊鄉紳及富室充當機戶，上戶派機八隻，以次而降，下下派一隻，大抵給發官價，僅及其半。機戶賠補其半，刻期定限，僱機匠織成異品金綵龍鳳蟒段，解往燕京，以供宮中諸族屬服用。凡任機一隻，每年約價百二十金，而進局諸費及節序供饋在外，眞無窮之壑也。

戊子夏間，又忽有拔富之異，無論鄉城富家，有衙役稱其饒裕於縣令，本縣或發名

帖往借幾百金，或發硃票密拏其人，監某官取千金役索取或及浮屍（疑有訛脫）。一時受害者衆，且有本非殷富，而仇口妄稱，亦遭拏禁。

七月十三日，土公復陞右副都御史，涖吳，暫駐西察院。次日，府學祇謁先聖，庠友具呈訟長洲令趙瑾貪汙，滿堂闕然。又一友因講書講及明倫堂一字，謂趙瑾持印打傷父額，爲敗倫，不可居民之上。撫公不悅，並呈首俱關學降斥，然知趙令犯衆怒，即封閉縣署，奪其印，令傅同知掌之，具疏上請，隨提督衙蠹二十四人周弘訓等，發本府鞫問，坐賊究擬，一時大快人意。

蘇郡守吳崇宗，頗得民心，已陞馬政道副史，將赴任江寧，士民公建生祠於虎邱。八月十三日，塑像入祠；十八日，吳公長行，多執香送者。

新知府徐應召，即於是日上任，亦遼陽人。來時道經山東，家眷四十口，被劫失散，僅存數口至蘇，文憑亦失去，後於路傍檢得，已踐踏殘毀，履任後，補綴之以繳部。長洲縣令貪橫，土公已白簡從事，兩月後，得旨削奪，撫按提問，土公乃下之獄，發本府徐太尊、單四府，會勘擬徒，猶以爲未蔽厥辜，遷延久之，後竟寬貸。

松鎮李虎子領兵在閩，與金聲桓合，其家口尙留松江，土公於十月中往松江，出人意執其家眷，送江寧羈留之。

九月末，忽封大小船於河下以備用，殊爲擾害，商旅至於不行，各船停住月餘，貧

者多致餓死，後竟不用，仍令放去。

土院之後撫吳也，暫住西察院，因前院周洱如卒於清嘉坊東之署中，謂形勢不利，大加修改。十二月初八日，值冬至節，是日乃遷入本署。予偶過之，見其建坊鑿沼，東西置更樓，非昔故觀矣。

十二月二十三日立春，長洲新令郭經邦，於三日前到任。二十一日即與迎春，乃郭令貌既猥陋，又甚憤憤，惟羣下是聽。至庚寅秋，以不職罷去。

崇禎記聞錄卷八

己丑歲新正，吳中苟安，故上元將近，通衢委巷，多懸綵張燈，搭小景故事以娛目，有絕巧者，上官不禁，本府亦每夕出觀，但阻於雨，雨止仍復增飾，至月終方止。

清朝銀色甚低，初用止八成，後漸至四五成，愈奸巧，官屢禁不止。四月還，將各傾銀鋪爐竈俱折毀，一概不許傾銷。民間殊覺不便。順治錢價，漸減至每千值銀三二錢。四月中，竟不肯用，一時官法亦無如之何，訛言藉藉，然會試報踵至，知此皆屬妄傳耳。

端午節，龍舟多至二十六隻。五月朔日，齊集葑門外黃石橋，參觀音大士，以後每日撫院工部總鎮迭爲賓主，共觀競渡爲樂。

申維實以明朝官，任清朝戶部侍郎，洎任濟墅關。蘇人即官於蘇，亦明朝口未有。時一滿、一漢主關政外，又有一非官而同居公署者，因前任係三員並列，其人已納賄銓部，適上命汰其一，銓部令其同來，分權關之利以償之，此皆創見之事。

太尊徐應召，病痢日久，卒於府署，單四府署其篆也。

各銀鋪共斂銀二三千兩，賄官及衙役，仍復開鋪傾銀，聞朱旗鼓賄口多，人言闕傳

，土公撻之二十板，聊以塞謗訕之口。

議征剿舟山，造水船於吳淞，其船高大異常，須十數圍大木，凡木料人夫，皆責取於縣令。縣令新下鄉村封木，僧寺及民家千樹，多被斬伐，所取雖亦有限，然衙役索詐，及不肖子孫乘機借口伐去坎樹者不少。樹亦遭此一厄。又因造船，每圖撥夫三名，往吳淞做工。半月一交代，上官督促甚嚴，人皆憚往，僱倩之，值每名四五兩至六七，貧小民皆現總出銀僱夫，自夏至冬底未已，人深苦之也。

自鼎新以來，歲多豐穰，米價是年減至兩許，然諸食用之物，及諸色工價之作，無不倍增；□米值不昂耳。

庚寅新正，亦無他故。吳中近用銀色，大抵復多假偽難辨，實爲不便。撫院特出示嚴禁，立毀傾銀鋪鑪竈，止存十二家傾銷，倘有假偽，責有所歸，易究詰也。由是市易稱便，錢價亦漸高，每千值銀陸錢矣。

齊門外陽山，有名傳臻，年方三十二。四月初一日遊西山歸，解衣去襪，黃昏出門去，謂其散步於外，竟赴水而死。留書囑其兄、別其妻，並七言律詩四首，自嘆其決計自溺，已籌之數日前矣。其家呼舟覓屍，至初六日，得於齊門吊橋旁，辰刻雨中載去。此君本無他故，乃其拋妻棄家，甘心一死，若有甚不得已者，殆不可解！其詩云：落拓吳門三十秋，感懷徒惜敝貂裘。遊魂已逐三湘浪，壯志空餘萬疊愁。碧水青蒲聊嘯咏，

曉風殘月自滄洲。從今識破塵寰夢，何用淒其拭淚眸！又云：欲吊靈均問汨羅，傷心不覺淚痕多。塵懷漫倩清流洗，浪跡何妨放棹歌！不羨人間多利藪，來尋澤國水雲窠。落花有意如相惜，願爾年年逐逝波。又詩云：千林烟雨望中收，心事惟堪付碧流。破浪欲撈江底月，凌風願覓釣磯秋。泉聲嗚咽如催泪，岳色蒼涼似結愁。寄語不須倍惆悵，萍蹤今已赴羅浮。又詩云：水國微茫映落暉，溯洄枉惜子牽衣。烟籠寒月明沙渚，浪蹴飛花滿釣磯。時伴客槎歌夜靜，閒隨仙珮泛朝曦。半生泡影今知幻，向必招魂賦楚些。後復書云：此詩雖不工，頗自得意，弄筆濡牋，俱成此等語，知亦命固當然、數之前定歟！

自理刑既署府印，欲得實授知府，挽撫按疏請於朝，吏部惡其侵銓選之權，言於上，有旨責行賄徇私，著理刑赴京議處。由是土公閉門待罪，急令人入京，以大力挽回，遂得無恙。反加銜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仍出拜客飲酒矣。

四月初三日，土公又出示六門云：時當初夏，民間俱應戴涼笠，綴以紅纓，小帽滿巾，俱不許戴。五日外，以違制論，後按院至，而遂禁也。

宗師李胤巖，殘歲上任，即發牌歲試，於正月下旬考童生。二月中府考，宗師先按臨松江。四月初五日，復經吳門。

四月初十日，新按臺山西張慎學上任，甚有能聲，常熟兌軍將漕糧私糶，縣令察知

之，作東致逕兌官，欲繩以法，衆懷忿，誘瞿令出城，剝去衣帽，縛於船上，大受窘辱。適守鎮官過之，救援得免。此大不法之事，漕院聞變，即往海虞。

婁東王氏，與松陵吳氏，皆宦裔大族也。吳女才貌妖艷，而王氏子以機戶寓郡中，兩相慕悅，遂私諧魚水，因挈此女而逃，不肖楊介人以索賄未滿其欲，張大其事，以首撫鎮兩臺，謂王生挾女往投舟山，誣以叛逆之罪。未幾，捕獲王生、吳女到官，土公發兵道審究，楊介人以挾私誣首，反受責破家，傳有吳女供狀，自炫其才也；錄之於左。狀云：

供得賤妾幼育名閨，長嫻書史，重重書院，靜鎖春心十數年，寂寂芳蹤，學賦悲秋千百首，敢誇林下之風，豈遜閨中之秀。禍因踏青南陌，惹來蝶浪蜂狂；隨喜東禪，遇著鶯儔燕侶。有太倉王生者，才同子建，貌似何郎。□□既挑，傳得伊心寄流水，投梭未足，漫效予佩付江臯。託得侍婢以通辭，□倩女郎而申約；兩聯詩□，竟成紅葉之媒；一首新言，遂作銅鞮之好。繫遊絲於蕭寺，再易春秋；綰錦帶於西廂，兩往寒暑。猶恐歡娛不久，離別有時；是以王生泛范蠡之舟，賤妾踵西施之跡；將謂五湖浩渺，雲雨常行；誰知七島飄流，風波頓作。楊介介造成□劍腹刀，王子彥織就羅鉗吉網。白面書生，誑作虬髯據海國；紅顏女子，謬爲吒利劫章臺。命之不猶，夫復何恨？願效重瞳之配，伏劍君前；甘同季倫之姬，捐軀樓下。幸

遇神爺秉燃犀之照，水怪潛形；奮焚樹之靈，山精破膽。楊賊已伏□幸，王生宜成其美。憶昔淡妝卓氏，服縞素而就相如。王孫弗較；紅拂□□。著紫衣而歸李靖，楊相不追。古有其事，今亦宜然。伏乞，神爺將奴斷配王生，庶使潘安無恙，還誇擲果之車。賈女多情，永遂偷香之願。拯痴迷於海苦，勝造七級浮屠；消曠怨於人間，奚藉五氈姻牘。了此一段奇緣，完卻三生宿業。罪甘萬死，恩戴山天。瀝血披誠，所供事實。此未知果出於吳女之手與否？

是歲端午，龍舟比上年尤多，以上官不禁，且加賞勞故也。五月朔日，普安橋蛋行曹家內眷呼舟往看，偶爾舟覆，少艾之死於水中者六七人，或云四人，以瞬息遊娛，罹殺身禍。懼哉！

下堡金氏巨富，居鄉亦甚豪橫。□朝，又黃緣一鄉榜，聲勢愈張，其積怨者不少。有嚴姓者，頗狡悍，突與爲難，搜其過惡，羅列冤對，訟之憲□。金氏乃捐重貲，各衙門以賄進。又令孝廉備酌邀諸被款曲，賄囑，復脅以財勢。人多懼禍，庭鞠時俱不敢執對，原告遂坐誣擊獄；有性命之憂矣。值張按院初政嚴，妻攔街叫喊，再至不獲准，且被拶。此女情急，乃袖藏利刃，俟放告進，旋自殺於霜臺。按院君自覩其慘，立釋其夫出獄，而嚴提金氏子監禁待訊。

五月初四日，齊門西淮一人，被糧船一水手擊而斃，所以然者，因水手曾取於魚池

，居民阻之不聽，遂至相角，而水手鬪不勝，蓄怒在心，是日偶值，加以老拳，不意一舉手其人即仆地不起，適中其要害故也。父老輦云，是人亦非善良，十年前鄰近有奸情敗露，婦愧而縊死，衆共執奸夫欲箠楚之，是人攘臂爭先，一拳便毆死奸夫，因有奸婦一死相抵，倖免重辟。今相距十載，亦死強暴之手，且殞命之地，即昔奸夫就死之地，洵冤報之不爽也。

五月初七日，學院李公按蘇郡。初十日考起，二十日完。先發進學案。二十八日，即回江陰。

撫按並設，有明官制，其來久矣。按稱代巡，其任尤重於各御史，不意近日撤去巡按，殊爲變更之未善也。

蘇松巡按張慎學，方在振作，特拏長洲縣衙蠹周弘訓等下獄責治，欲正重辟，因有新旨，將離任回京，遂令理刑王二府一夕斃周於獄。周臨命時，囑家人市美棺，取華服，就獄入殮，昇歸，欲修正寢受弔。王公知之不許，差官仍薄棺舊衣改殮，發棺口停下。此其人平日積惡，乃奢放太過之報也。

海上有陳和尚者，原係鹽徒，十六年前，忽出家爲苦行頭陀，年且四十八矣。順治七年春，有瘡穢遊僧來投止，他僧不肯容，獨陳和尚留與共處而不嫌，久之僧將別去，謂陳曰：『汝何不出而救人疾苦』。陳云：『我一愚朴頭陀，不諳方派，何能救人疾』

！僧指佛前香爐曰：『此灰便可以救疾』。僧遂不知所以之。未幾，有抱疾者求陳和尚救治，試撮爐灰與之，令齋戒誦佛，以灰調水飲之，所苦即痊。自此遠近闕傳，趨赴日衆，爐灰有盡，指樹皮亦可，即枝葉與皮俱盡。又云座下土可用，爭相掘取，頓成土穴，積水其中，後至者汲水而飲。如此者半載，上海令恐海島奸人混入，不測之虞，報知土公，差官撥舟，載陳和尚入郡城，住北寺地藏殿內。蘇城人仍復擁擠拜求，欲其治疾，及見此僧乃村村朴人，剪頭敝衣，不過勸人念佛誦經，持齋修善而已。初猶每日早、晚二次出立於桌上，有求之者，或以香灰，或即持來線香折幾枝歸家，焚香佛前，虔禱祈祐耳。北寺九級浮屠正在興修，因此僧爲向慕，即託其勸募，兩年之間，塔以修成，陳和尚亦與有力焉。久之，人復趨赴，仍歸上海矣。

是歲盛夏多風，天氣涼若深秋。六月二十八日，狂風尤甚，閩門吊橋下有捕魚者，橋上人多擁看，欄杆已朽，忽被壓斷，墮水者數十人。

七月初三日，送新進者入泮宮，天甚晴爽。

山塘對岸，有船匠居焉，其妻亦村中俏也，與一無賴少年奸稔，鄰里及夫皆知之，後漸至無忌憚。船匠不得已願與奸夫領去。其人云：若攜去，便欲養贍之需，贈我二三十金則可，其喪心極矣。船匠憤甚，伺兩人奸後熟寢，以利斧截其頭，明早赴縣首告，縣薄懲十板，賞銀五錢，著地方棺木二屍人（疑有訛脫）。

己卯孝廉管宗會，年亦老矣，鍾愛一僕婦；其僕大竊主人之貲，宗會心知此僕所竊，從枕席間微露其意於僕婦；婦報知其夫，懼不免於罪，遂乘主人小恙飲藥，投毒於口，管老服之立斃。其長子甲科正傳，雖已先卒，尚有鄉科及貢生、庠生，諸子將此僕捶之至死，地方官官長，謂其不告官而擅殺此僕爲非法。然逮其婦拶究，婦曾見其夫加一物於成劑中，但云不知爲何物，以明己本不同謀，乃僕之行毒，昭然莫掩矣。

比八月中，總鎮都督楊丞祖告病，許令回籍調理，彼北人卜居在常熟，於十一月月中擁重貲遷去。

南直宗師向一員，因歲考不週，萬曆中，始增爲二，江南宗師所轄蘇、松、常、鎮、淮、揚六府及徐州，今又歸併爲一，江南竟兼統於江北。宗師乃鄉科出身，十二月中發牌錄科，到郡城殘冬，今以縣考生童矣。

是歲年底，長洲縣令李廷季到任，府尊王光晉先於仲冬履任。

辛卯新正，總鎮王燦至，仍稱都督銜，烜赫不殊楊，而部下兵丁縱肆殆過前。

攝政王，舊歲冬，殂於塞外，朝議以其有大功於國，宜崇哀帝禮；乃頒以詔於天下。吾蘇於二月十三日詔至，遂於十四、五、六日設幕哭臨，仍明朝制服二十七日、庶民十三日之例。後又以爲有罪，加以褫奪。追轉哀詔，近來所頒之詔疊至，內翰林多借此以差遊遊。

舊歲多雨，雖不至荒，而田中所收果薄，佃戶又難告減，大抵勉強完租。新年至閏二月，又復雨多寒，米價逐日昂，每石二兩四五錢。土公於初六日出示，禁外方販去，及大戶堆積上囤，亦爲本圖地方計，然價卒未減也。

是日，有旨撤去北局併織造之權，南局省一衙門役，亦屬善政。

卯年大比之歲，往例鄉試皆吊考，今宗師嶠陽，於二月末旬按臨吾蘇，亦屬新例。松郡生童俱來就考，先松後蘇，便遠人也。於三月初二、三日大收諸童，以五篇爲限，三篇者不閱，二篇者欲提父師，其出示云然。考過發進庠案訖，二十四日起馬，即往江寧口矣。

幼聞吳中張麟孫有殺父異變，而不知其詳。近閱戒菴漫筆記，爲萬曆乙卯九月事。其父半刺，號慕渠，去官里居，子僞爲盜以劫父資，遂爲所手刃。其設謀下手，皆惡高升也。又楓橋宋氏事亦略同，其首禍乃西席袁鬚子。

是歲四月，米價高至每石三兩外，鄉民多鬻子女。鹽價每斤紋銀六分。初九日夜，大雷雨，河水暴漲。明日，一望渺然，貧民饑乏，撫公設粥廠於六門，究所濟有涯，亦不口而止。又令各圖約主、約正，勸人出米平糶，上戶欲其出十石，中戶六石，下戶三石，而人多吝鄙，且憚有富名；大約正肯認一二石。圖中只得各機房當上戶耳。

六月初六日晚，大雨又降，綿亘晝夜，遂至陸地江河。齊門西淮，地形頗低，水積

庭中踰二尺，溢入書齋，魚蝦游泳自若。米值每石加至四兩三四錢，此從來所未有。六月十二日方晴，而水又不涸，已蒔、已芸之田，多淹沒，何吳民之不幸也！中旬連日酷熱，人多中暑暴亡者。

朝議仍以爲代巡不可無。六月二十四日，新按院秦世禎到蘇蒞任，新旨責成按臣加重，欲嚴其貪酷，祛除窩巨積蠹等。秦院一到，即拏常熟令瞿四達，釘扭下獄。發本府究擬。又拏蘇州神棍沈子朗、常熟奴棍鄒聲施等重究，坐贓繫獄。又將蘇松胡兵備封閉署中，著令太倉州看管道印；委蘇守暫署；因適有會審總漕一事，往淮揚月餘，至八月二十五日，復回蘇城進衙。

八月十六夜，阜橋東張覲溪家被盜劫去重資，刀箭傷其家人及鄰家，共六七人，幸未至斃。有嚴姓之家一僕，箭穿其腹而死。禁城大街，寇盜敢於殺人行劫，大非犯法之罪（疑有訛脫）。張家告官廣緝，未獲其眞盜、眞賊。

八月終，新穀漸登，米價亦漸減。按院將沈、口、鄒等四重犯，責七八十板未死，收入牢中斃之，又下蘇松兵備道使者於獄。

張覲溪家被盜之夕，其對鄰開紙鋪者，聞闕，啓戶一窺，不竟盜以箭射來，竟從是人腦後深入，鏃貫其睛，僅拔去箭幹，莫能出其箭，皆謂必無生理，乃一目雖壞，竟免得不死。年餘，其人卒自出鏃，此誠一異事。

是年八月，鄉試文場畢。十月中，例當鄉試武科。舊按院轄蘇、松、常、鎮四府，統於吾蘇，試三場畢，竟自取中出榜。近改南京爲江南省，分任兩按院巡方，如督學御史之例，秦院所屬蘇、松六府及徐一州，但令各州、縣、府將武生一錄；其府取者，兩按院送往江寧就試省下，此新式也。然應武科者亦殊少。

土公國寶之再撫吳也，實鮮善政，但多方掊剋，□□幾無遺子。用是上下皆致不滿，彼以武夫據副都御史，兼少司馬之尊，貪戀名位，雖已買宅揚州，積儲重貲，而未能急流勇退，遂爲秦按院所劾，謂其縱蠹虐民，婪贓枉法，臨陣不前諸罪狀；懇震乾綱，以正大典。得旨先革了職，著督按從重議處。

十二月十四日聞報，督鎮兵道等官即往收其勅印，已覺不堪，又聞按院究擬，已將揚州住宅封閉，所儲重貲，並非己有，計無所出，恐督按究擬，在地方大傷體面，遂於是夕，弓弦自盡。十五日聞傳，各官入視，飛報按臺，停兩三日方就殮，移於暫駐麒麟巷凌氏園亭，內眷隨往，華撫尊榮，竟同一夢，此殘歲一大異事也。

其撫標員役，被拏待究者殊多，歲晚清明，直至除夕，人甚便之。

壬辰元旦，微雨。初三日上午，大雷，過午即止。明日復清明，歲景頗佳。每年元宵前後，多張燈綵，而茲歲竟寂然，良由按院清正儉約，民間亦不敢爲侈靡無益之事。且新創每家首有橫木欄於街中，黃昏下鎖，不便夜行故也。其設欄微意，蓋欲下手土公

，恐其或生變耳。

吾吳西郊固多，山而山皆淺小，無重崗複嶺，深巖邃谷，故絕無虎狼猛獸。舊冬忽傳山間有虎，人多疑憚；近又云乃奸狡以虎皮被體，潛伏林莽，以駭行人，懼而去所攜之物以逃，彼因攘取之，此盜之變局。正月二十七日，吳江會殺一虎，昇入郡中，呈報各衙門請賞，乃知有真虎，故奸人假之因以爲利，而爲人所識，終不能做也。

滄墅權關主事，舊正一員，□□初設三員，恣其上下科索，商民久困，近以革去冗員，仍歸一矣。但踰額加增之稅未去，吏書門阜，幾盡俱發理刑監禁嚴究，此舉亦大快人意。

新撫臺周國佐，三月二十六日上任，云遼東人，兵部侍郎兼副都御史，洩吳暫居府學。

按院往江寧，奉旨會問舊撫標下有犯員役也，奈撫臣得罪，總督馬公與有責焉，不無護惜；又新撫院同體之痛，皆中心不悅。按臣之執法者，由是罪弁皆以刑罰勉承爲詞，贓罪銷爲風影，代巡一人之口，不能勝羣口之紛曉，徒抱憤鬱，未能伸其直道也；並理刑向來承問，亦櫻衆怒，而不得安其職矣。

舊歲雨多水溢，半成荒歉。今春菜麥倍收，少甦民困。然又苦雨少，高鄉不能插蒔，五月中斷屠禱祈，未得沾之。

二十三日，秦院自會問撫標各犯回蘇，黃昏登岸，民家從闔門直接到西察院前，各懸燈於簷下，燦如白日，以俟其過。予適目親之，亦自見衆心尊崇愛戴。

二十四日清晨，即出行香禱雨，殆不惜勤勞者。

二十八日晚，大雨，雖未久即止，約有四五寸，農事賴以有濟。

六月初一日，微雨。此後不久絕不雨矣。

撫臺又忽申巾帽之禁。十五日，兵卒復搶扯入帽，行人多頂涼笠。

閩中不靜，北來有兵赴之。十六日，騎卒入闔門，轉吳趨坊，向南行而去。大抵馬多人少，於午前接踵於途。

嗣漢天師張真人，自京襲爵回，道經於蘇，地方官留之，搭臺元妙觀祈雨，亦未有應。十七日清晨，途值天師，導從冠著八座，年二十餘歲，一位少年人耳。

五月望後，酷熱，交六月來，連日大風而遂涼。十八、九日，風愈狂，聲吼如隆冬，雨則絕無。農夫抱禾興嗟，有田之家，皆憂荒歉也。

秦按院起馬他往，沿途結綵甚盛，民多扳送瞻戀，大不勝情。

七月中，時有沾洒，禾稼得甦其半。然高田壞者已無救矣。

周撫院忽嚴拏理刑推官魯期昌、衙役地棍等百數人，故宦凌侍御之子君亮、長洲訟師柳叔濟，俱在數內。閉理刑於署中，各犯俱責迎風板，監禁待審。理刑公論原無罪過

，只因撫公欲爲土老報復，注意中傷之，審時授旨於本府，將所開名下諸被害，嚴刑加之，必欲實其贓。如口會詐取凌君亮銀三千兩，君亮平日持富驕縱，訪拏亦不爲過。但與理刑所無交契，況三千金亦豈肯輕餽人者。奈將君亮夾責不止，只得虛認爲有，其他可知也。先年祁虎子按吳時，逋犯章錕亦續責禁，收羅多屬有當，但拏禁太煩，不無濫及耳。按臺時在泰州，行牌提各犯去覆審，大抵概從輕減，然殊非撫臺之意，餘犯猶可寬，其屬意蘇理刑及凌君亮，俱定爲絞罪，餘犯責，未能末減開釋。

撫公駐節府庠，誠爲未便，乃銳意拆卸許宦故居棟宇瓦石，改造於南城開府王衙之舊址。十一月初七日起工，諸工人等皆給工值與之，非同撥夫之例，故人不以爲苦。長洲縣令李廷秀，本非是科貢出身，乃旗下出身，以貪酷被拏禁，提往江寧審究，本府管糧吳三府署其篆。

織造陳工部在任已久，奉旨將還京，專候新政交代。十二月二十日，新工部侍郎周天成方到，歡迎風酒方畢，即被旗校拏去，未及履任也。此亦歲底一異事，陳公仍未得去任。

爆竹誠無益之費，然自昔有之，殘冬新正，借此點綴歲景，亦無不可，近時嚴行禁止，遂致絕響。造礮者不得已載去外縣，減價售之。

癸巳元旦晴明，至初三日，微雨，初四日午間，即止。

初六日新春，亦晴爽。

初八、九日，有兵往福建，從閩門外經胥門以去，人皆閉戶以避擾，陸續後至者，二十三、四日邊猶有之。

元宵，月明如晝，撫按兩臺俱有示，意欲民間大張燈綵，而竟爾寂寂，稍有零星幾處，不爲大觀也。

二十日，知府王光晉被掣衙役五六十人，府印兼令吳三府暫護，候江寧府佐來署。本府理刑鄉科夏天夏，殘歲已上任，然患病告假，各廳多缺官，近來仕宦，鮮能善其終而以陞擢去者。

二月，新按院李成紀蒞任。

初三日，於吳庠謁文廟，以府庠按院臺居之故也。望後，江寧趙同知來署府篆，未幾，以他事罷去。復調常州府宋同知之。各差御史，朝議俱撤去，李按院蒞任未幾，即撤回京。

二十八日，周撫臺新建衙宇成，遷入居之，屬史鄉紳，無不往賀。

三月中，夏刑病故，吳色令王麟標亦被削奪，候完錢穀乃得去。

四月十八日，長洲令宋聚奎上任，原籍陝西，以教職來者。

北人門口，初隨吳提督標下來蘇，雖後去官，竟卜居郡地，然鄉里間頗作惡，其處

家庭尤甚。其僕婦無不奸淫，且御下少恩，人皆懷恨。四月中一夕，七人協謀，先將其妻網縛，而不加害，獨將主人碎其屍，席捲其資瓜分之。七僕各攜妻遁去。蓋籌之者預矣。此亦城中之變異，事聞於官，罪人未得之也。

工部侍郎周天成，雖被逮，事畢無恙，四月中復來管織造。

閏六月中，吳縣令毛侃至，亦非甲科出身，山東人也。

常熟錢牧齋及郡中申維，久有首謀不軌者，事固誣妄，總口有所費，便爾銷釋。獨江寧又起一大獄，不知何人遣一榜文，云明朝示：國勢中興，刻期將反正。馬閣部就此查緝，千礙波及殊多。如吾蘇申青門及任崑山令萬曰吉，罷官寓居郡中者，皆差官來提究。青門已於正月初九日病故。本府只將其長子岱卿，同萬令解去。撫公適在江寧，因先會弔奠青門者，力陳其誣，然岱卿猶大受屈辱，被鎖被監，所費不貲，久之竟得釋歸。

八月，知府高文若到任。理刑楊昌齡先到，辨西鄉科也。

秋間，海中屯聚之衆，侵擾蘇松沿海縣鎮，郡中戒嚴，發兵守城，禁人上城行走，因水口船被火焚，復取木造船，木行苦之。

夜禁甚嚴，十月初一日黃昏，闔門內袖鋪洪君寬偶犯夜禁，約用三金，便可解釋，因不見幾，反與守門武弁抗，其明早報院，父子枷示，大費周旋；罰修闔門吊橋，得釋。

。聞用去三千金。

十月二十九日，戮囚於北寺前，斬決五人，又凍死一人。

新宗師發牌錄科，吾蘇於十一月縣考生童，十二月中府考。

臘月十七日立春，殘冬雨雪相繼，人苦不便。

海氛不靜，王總鎮久留海上，撫臺亦時往來海濱。

臺灣文獻叢刊第二七〇種

崇禎長編



弁言

本書不著撰者姓氏。原書末有一跋，文曰：『此編所記自崇禎十六年癸未十月起，至〔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日止，而癸未十月以前缺焉。舊鈔如此，諸家藏目又不經見，無從補其缺失也。但細檢舊本紙格中心悉記葉數，自一至終，相聯而下。據此，則書固完善耶！抑錄副之時，已止存殘本耶？事較明史帝紀爲備，野乘佚聞，幾經零落，今日視之，悉爲寶書。爰亟付印，而誌其疑於此』。跋文亦不知作於何人；今錄如上，以代弁言。另據朱希祖「崇禎長編殘本跋」，考定此書爲清初鄞縣萬言（字貞一，號管村，斯年子）所撰。（一泓）

崇禎長編卷一

崇禎十六年癸未十月辛酉朔，帝親享太廟。

壬戌，孝潔肅皇后忌辰，遣崇信伯費尙楫行禮。

丙寅，懿安皇后千秋，免命婦朝。

丁卯，大學士魏藻德自請閱視防河，帝嘉其壯猷忠憤；但以時事多艱，仍留閣贊理。

十一日，小雪，百官戴煖耳。

諭：『薊密宣大口外各屬，先朝原最恭順，近復多受戎索，喫賞守邊。屢當新亂之後，諸部攜貳。各督撫正宜乘機收撫，多方鼓勵，使其傾心內嚮，樂爲我用。其哈馬市賞，前遣張致雍招致到邊，市口卽開，似亦熟練。還著量給兵馬，重其事權，俾可責成展布，該部作速看議以聞』。

諭戶部：『興販烟酒，法原不赦。今特弛禁，聽從民便，須加等納稅。每值一兩，納耗三錢，如有漏稅不遵者，除烟酒沒官，仍依律治罪』。

戊辰，諭兵部：『孫傳庭輕進寡謀，督兵屢潰，殊難任使！本當重究，姑削督師尙

書職銜，仍以秦督充爲事官，戴罪收拾餘兵，扼守關隘，相機援勦，圖功自贖。如仍前使債，致縱一賊入秦，前罪並論」。

諭兵部：「賊勢披猖，責成晉、豫、保、東四撫防河，已有屢旨。著各整頓兵馬，卽日親督起行，駐宿河干，協力扼禦，不許一賊窺渡。仍將到信日期，各具本奏明。如或遷延，必罪不赦」。

諭兵部：「關門孔棘，需兵扼防。前發去江督邊兵三千，著撤回原信，勒限到關，不許沿途耽緩。所過地方，炤例供給糧餉。統兵將領，申嚴紀律，卽飛檄行」。

諭戶部：「軍需浩繁，兌會一事，奉行得宜，亦足濟目前急需。著該部多方鼓勵，或一面兌會、一面差官赴各關照數支給。務使國用商資，兩得通便，不許官胥勒措減少，違者參治。其有兌銀獨多者，作何旌異？立限三日內議妥來奏。併察前次所兌商驃，曾否給足？如有壓欠不完，卽行參處示懲」。

陞程珣爲蘇糧道。

諭：「邊事孔亟，昨發薊督軍前銀兩火礮鉛藥，恐解運稽遲，著督察。一面速差內員同該部差官，卽日督催星解」。

己巳，諭戶部、兵部、都察院：「近聞邊警，富豪爭收煤炸，居積市利，以致煤價騰貴，殊爲病民，著五城御史禁飭平價。該部仍措價題委勸臣一員，往西山買運入都，

以資不時平市。」

諭吏部、都察院：「邊烽孔熾，內地戒備宜嚴。炤上年分遣察協事例，遴選才幹素優，著有城守功績者八員，往順天等八府，察辦城守，鼓勵鄉勇，堅壁清野，參治倡逃，有功優敘。差出各官務減從恤驛，嚴禁下役，違者重懲。」

諭南京守備韓贊周：「現今內庫缺乏布疋，前將庫儲收不拘色樣盡數解進，再會同該部，於鈔關蘆課解京銀內動用五萬兩，委派的當官役，分頭置辦，隨差船內陸續起解，完日具奏。」

丁丑，戶部用司務蔣臣議，行鈔法，條上八事：「一曰：速頒榜文。蔣臣欲以十七年三月製鈔起，秋冬之間遂行之，而以今歲頒發榜文，布告中外，約歲行鈔五千萬，則爲蠲賦五百萬。行之四年，則薪練兩餉，可以全蠲；五年而夏秋兩稅，可以時減。此令一下，民欣感泣下，不憂鈔法之不行矣。二曰：詳算界法。蔣臣謂古人此法，本謂之稱提，其意欲與民間白金之數，稍稍相準，過此則不能行矣。自洪武八年行鈔起，至於二十七年，已有憂鈔法不行者，職此故也。今歲行五千萬，五歲爲界，是爲二萬五千萬，則民間之白金，約已盡出，後且不可繼矣。故一界以後，以舊易新。五界既行，則通天下之錢數，又足相抵。是白金一，恒有三金付之以行；而聚於上者，又從賞賚與積穀之法以流通於下。總之不竭之源，恒在天府，卒遇水旱軍興，蠲賑缺額，卽增造數百萬以

補益之，是謂恒盈之道也。三曰：製造宜工。凡錢鈔之製，所以欲其精好者，防奸僞也。蔣臣所引國初製造之法爲詳，而總以御前頒發者質厚重而致潔清，爲外廷所未經見。蔣臣請或於內府製造，或於臣部開局。臣以爲不如內府製造，民間無從模倣。其印文載大明寶鈔者，宜於內府印出，而寶鈔提舉印，或改爲臣部左右堂督理之印，印以紫粉，以重事權。大略並紙墨工本印色諸費，至五釐一張，則無不精巧矣。而蔣臣前議中，欲於鈔皆用使姓名印泥，便稽考，其法亦是大明律條舊載，似亦可行。而所畫成界，或五紙隨原鈔繳進。四曰：倒換宜信。今鈔法所以不行者，惟是賞賚或有頒出，市肆不行倒換，故上用而下不用也。今既課程贓罰，一切用鈔，則民間不得不倒換於官，及恐官胥留難。蔣臣謂今銅錢亦鑄於官局，而民間列肆，未嘗不鬻錢。利之所在，必藉商以迨之。商領於官者，使之少有羨溢，則商自趨之如鶩。宜如洪武十三年之例，在京在外，各置行用庫，便民倒換。不論商民人等，換於官庫者，每鈔一貫，止納銀九錢七分，而通用行使，輸納完官，准作一兩實收；倒換銅錢，准作一千元，則爭趨如鶩矣。臣語之曰：如此，則朝廷每歲五千萬貫之鈔先虧損一百五十萬矣。蔣臣對曰：豈惟如是，所獨加增之賦，又已五百萬，而紙墨之價，約費又二十五萬，合之爲六百七十五萬，皆朝廷施之於民者，此之謂大賚也。然而五千萬之入，恒未嘗減百萬於各省會以爲鑄本。其進之內府，尙四千三百萬，於以助撻伐之威，何有哉？……（中有闕文）七曰：早開鑄局。

今既頒發鈔法榜文，卽宜頒行錢法。其十三省，皆令各布政司開局鼓鑄，布政專董之。大省動支應解京錢糧十萬，中者八萬，小者六萬，其錢式一準京頒榜式，費銀一兩，鑄錢一貫。惟務精好，不取鑄息。凡商人買到新鈔至彼，卽以錢償之，一鈔準錢一貫，不許短少，而臣衙門各鈔關各邊餉司，皆許動支鑄本一二萬，開局鼓鑄。惟銅價炭價，盡責地方之不鑄者，則錢鈔相頒，而其利自得矣。八曰：設官宜重。今錢法以部侍郎督理，而寶泉局又有專差，則鈔法亦宜如是。或以錢法兼理，或以錢法分治，卽臣部左右侍郎事。然在外之提衡有司者，全在撫按，則兩侍郎俱宜兼院銜，於事體始便，而提舉一官，亦宜改爲臣部差，此則蔣臣議中之所已及，而臣特爲之申飭者也。疏入，帝言：『錢鈔兼行，原屬祖制，宜萬世永遵。因未畫界期，致年久昏爛。今率由舊章，務期裕國足民，上下通行。敢有阻壞假造等弊，炤律重懲。奏內頒榜文，工製造，開鑄局，信倒換，俱如議。界期改爲四年，就寶鈔司準炤新頒樣式，仍著在內行造。應用物料，該司奏議。其行使姓名、侍郎兼管及用堂印，俱不必行。提舉司炤舊仍將督捕阻壞諸法，察炤律例，確議申明，其餘未盡事宜，卿還廣詢博採續奏。』

太監王德化請造鈔物料，詔令戶、工二部察炤舊例，分派省直速辦。

王德化請造鈔工役，帝言：『造鈔急需匠役，著該部責令五城上緊招募一千名，務選諳練鈔紙刷印者，炤數速解，以供造作。仍僱覓在京工人一千五百名，分派各作，隨

匠演習。其應給養贍工價等項，著戶、工二部酌議速奏』。

帝諭禮部：『向來考卷，原備造鈔之需。見今積存若干，併年允文移紙張俱搜括送司，以充造作。其在京在外各衙門，廢籍故紙，著該部一併搜取解司，不得違誤』。

戶部請造鈔物料，帝言：『派納鈔料等項，著省直炤數辦解，內□□於近畿、山東附近地方，挪借關稅採買，先行起解。餘各省直設法採買，通著該撫按料理，不許遲誤。廢紙鹽引及無用試卷，搜發彙送，餘著寶鈔司察奏』。

以馬世奇、楊昌祚爲順天武鄉試主考官。

諭禮部：『邇來兵革頻仍，災祲疊見，內外大小臣工士庶等，全無省惕，奢侈相高，僭越王章，暴殄天物，朕甚惡之！向屢經嚴飭，未見遵行，崇儉去奢，宜自朕始。朕於冬至、正旦、壽節、端陽、中秋，及遇諸大典，陞殿行禮，方許作樂，其餘皆免。至浣衣減膳，已有諭旨。今用銅錫木器，以仿古風。其金銀各器，關係典禮者，留用；餘盡貯庫，以備賞賚。內外文武諸臣，俱宜省約，專力辦賊。如有仍前奢靡宴樂，淫比行私，又拜謁餽遺，官箴罔顧者，許緝事衙門參來逮治。其官紳擅用黃藍紬蓋，士子擅用紅紫衣履，併青絹蓋者，庶民男女僭用錦繡紵綺，及金玉珠翠衣飾者，俱以違制論。衣袖不許過一尺五寸，器具不許用螺紫檀花梨等物，及鑄造金銀盃盤。在外撫按提學官大張榜示，嚴加禁約，違者參處。娼優胥隸，加等究治』。

召撫寧侯朱國弼、忻城伯趙之龍、南京通政施邦曜來中左門。

總兵官左良玉，疏報白雲寨生員札授遊擊易道三、易祚遠等率鄉勇二萬餘人，與獻賊戰於雷田，擒斬僞知縣余高升、僞監紀兵事王登伍（卽王爾忠）等，斬三百五十餘級，請破例優敘。得旨看議。

戊辰，孝昭皇后忌辰，遣廣寧伯劉嗣恩行禮。

戊子，禮部尙書林欲楫引年求罷，優詔許之，仍賜路費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命馳驛去。

陞朱之臣南京鴻臚寺卿。

諭戶部、工部、都察院：『疏通錢法，本爲便民，已有諭旨。近聞低錢甚多，必須嚴禁。務使盡數收買作銅，制錢方無壅滯、著司鑰庫及五城親行收買，不許驚擾，如有胥役故爲需索害民者，必殺無赦。該城動用房號銀兩，該庫動用新錢，隨收隨碎，類解該局鼓鑄。收過數目，一月一奏，仍以收錢多寡爲諸御史殿最。其收換一准市價。未盡事宜，聽經管酌議以聞』。

己丑，差鄭封巡按廣西。

諭戶部、兵部：『宣鎮爲陵京藩屏，關係甚重，援勦必先，非他鎮可比。昨據總兵唐鈺面奏：鎮標兵止六千，馬匹僅三百，月餉壓欠年餘，何裨緩急？茲特發御前銀三萬

兩，該鎮親領市馬，戶部卽察發餉錢二三月，以付該鎮。仍將宣鎮軍馬，及督撫鎮各標所屬見領京運、民運屯鹽本折等項，通行詳核以聞』。

擢原任兵科都給事中張縉彥爲兵部尙書。時縉彥服制未滿，詔許朝房視事，候服闋到部。

以龍文光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撫巡四川。

命余應桂仍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

擬陞程正揆爲司業，帝言正揆現在察處，不允。

陞戶部郎中王宗昌爲天津糧道。

諭吏、兵二部：『巡撫王揚基封疆失守，罪無所辭。據守備何志孔據鎮按之言，才猶可用，玆特准免提問，戴罪圖功自贖；炤舊巡撫湖廣荆襄承德，以昭朝廷使過之仁。今賊旣入秦，荆承襄陽，亟宜乘時恢復。湖廣撫鎮，併附近各督撫，通著速檄鼓銳迅掃，收拾陵疆，以膺茂賞』！

諭吏部、都察院：『秦中賊勢孔亟，援勦方殷。監軍御史，不可不設。霍達屢以才略推舉，且係秦人，著同總督余應桂等星馳前去，調集各鎮兵馬，催督錢糧，稽核功罪，鼓勵鄉勇，收用廢將，連絡秦中官紳士民，刻期蕩掃。有功破格升陞；應給勅書，卽速換給』。

順天巡按韓文銓疏言：『樞臣馮元颯臥疾，未能出奇制勝，且有薦賢自代之意』。帝令文銓回奏。文銓云：『元颯屢疏薦人，又有舉知之說，是其舉賢自代明矣』。報聞。崇禎十六年癸未十一月辛卯朔，兵部尙書馮元颯疏言：『臣於前月曾具疏，明臣迂戇之性，慮有乘病構機，陷臣於罪者，然猶妄意之，而未敢以爲實也。今歷聞人言，則有可駭可怖，不敢不忍死一奏者。臺臣衛周胤、韓文銓，皆奉特旨議處，與奄奄病臣何涉？乃周胤見臣病正危，反出一疏，謂臣病之或重或輕，未知真僞；而文銓又出一疏，陰陽其詞，非欲陷臣以規卸，卽欲陷臣以洩密，何二臣不約而同也！憶昨歲告警時，臣以病餘任捕務，倉庫庫獄悉防不暇，而諸臣忽欲推臣爲宣督，臣亦不敢辭也。卽今已成廢人，而猶冀他日稍痊，求爲督、撫以當寇。皇上察臣平生，曾有畏難避恐之心乎？日者關外之警，聞兵科已有公疏參臣病誤，臣甚服之。乃又聞有公疏以謂臣尙可伏用，奉有調理商權之旨。信如諸臣之言，豈謂封疆不妨久誤，而樞員必無生理耶？臣每嘆前此樞臣，大率多不得其死者，如楊嗣昌死於行間，而猶不免追論。至臣今日，則已千機萬措，似終不容臣得正而斃也！嗟乎！同是國家之臣子也，何以一登司馬之堂，則時不論久暫，罪不論重輕，死必不使稍全其身名，病必不使歸歿於丘壟？使繼此而爲中樞者，不亦難乎！不亦悲乎！倘非皇上憐臣，而予臣以生，則臣之受禍，更不知何底矣！』疏入，帝許辭任，令私寓調理。又云：『衛周胤等已有旨，不必致辨』。

帝諭：『大學士陳演公忠端練，久簡朕衷。時事多難，特加首輔，用資變理』。

吏科給事中左懋第提督孫尙進貪橫，令所司核議。瑞王奏中原寇勢，帝言：『狡醜披猖，宗藩不保，朕心痛悼靡寧。覽王奏，彌增惻悚。著該督撫鎮加意防護，以鞏王居。其鼓義勇，從實征剿，一洗從前積習，尤爲本論』。

諭禮部：『朕長女年已及笄，禮宜擇配，卿部榜諭官員軍民人等，年十四五歲，品萃端良，家教清淳，人才俊秀者，報名，赴內府選擇』。

皇長女婚禮應用府第及冠服等儀，勅所司如例造辦。

壬辰，帝諭輔臣傳勅兵部：『近聞中式武舉技勇可用者，當作何羅致委用？有合式技勇，未准入場者，實係何故？應察明』。

帝諭：『總兵官唐通，著用心整練兵馬，相機戰守。有功之日，優敘隆酬。其死事劉之倫，從優議卹；金聲速與起用。所司知之』。

改四川巡撫李化熙巡撫陝西。

賜盛以恒祭。

癸巳，陞王國寶署總兵職銜，充總兵官，鎮守河南。

贈曹變蛟崇祿大夫、太子少保。蔭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

福世子請重兵防河，帝令看議。

陞項煜爲詹事府少詹事。

甲午，初、兵科給事中時敏，有論編修林增志、李士淳疏，未經奉旨，卽行付梓。增志入告，帝令時敏回奏，至是敏言食魚中毒昏憤，家人誤將疏稿一概付梓，具疏引罪報聞。

吏部侍郎李建泰捐貲防河，帝以急公嘉之。

勅秦、晉撫按鼓練鄉勇。

帝諭：『黃得功累著戰功，並馬得功等，應得誥命察明卽給。將士從征勞苦，家屬偶遇災疫，深可憫念。還酌議優卹，以勵忠勤』。

福建總兵鄭芝龍引疾，帝言：『鄭芝龍久鎮潮漳，勞績茂著。在任殫力料理，以固巖疆，不必引請』。

瑞王捐祿助餉，帝以急公嘉之。

乙未，御前賜總兵唐通大小銀牌二百面，以爲鼓勵特功之用。

丙申補原任副使張秉禎爲南昌兵備。

陞禮部員外余朝相爲廣西提學僉事。

帝言：『劉超雖係逆惡，其事變，追根固亦當論。方士亮已經別案提問，著速行究詢，傅振鐸著議處以聞』。

丁酉，左都御史李邦華疏陳生節之計：『一曰：民間之蠲助。鄉紳富民家以萬金計者，輸二百金，以次遞加。五萬金者，輸千金。十萬金者，輸五千金。令各撫按覈實以充數，優禮以爲招。有罪者釋之，無罪者旌之，朝廷不靳獎勸之典，紳民中必有起而赴義者。計臣宜立限取數回報，無致稽延可也。一曰：在官之蠲助。臣昔按浙二年，解過贓罰后，尙遺銀四千九百兩，以備地方緩急，乃近聞各差贓罰解京外，悉取而歸，則蠲助宜從按臣始、撫臣應之。若司道以下至府縣，缺有煩簡，地有饒瘠，相應每歲各省合造認數一冊，解部。若借題濫罰，三尺仍當凜隨其後耳。一曰：生員之進學。向者開納，亦有遼生、工生之例，然姓名不列於黌序，儒生共相恥笑，於是雖招而不至。今當行各提學官，察每縣入學舊額外，增十之一二，每名納銀二百兩，仍與諸童生共收一考，有高下，無去取，一體送學肄業。此後願歲考者聽；如不願歲考者，聽其以衣巾寄學終身。至於省直童生，府取限外，每邑察地方舊例，每名納銀若干，與正案童生一體收考，不限名數。既免鑽營，無妨進取，亦一策也。一曰：衙門之清釐。天下吏胥無一非作奸犯科之輩，而頂首之積，盈千盈萬，日見御史倫之楷參一秦如樂，而頂首已四萬二千則各衙門可知。今以紳士庶民盡義急公，乃此輩獨腴民膏而坐享之乎？宜令中外各衙門印官，訪胥吏之殷厚而誠恪者，責令助餉，限以成數，大都取其頂首十之三其僅屬二三百金者，不必問。若其生平無過，自願樂輸，仍留供役。否則徑行革逐，以清吏蠹。仍

追頂首之半，亦釐剔中寓搜括之一策也。此外凡天下勤王之師，議取餉，勿議征兵；黔屬產銅之地，議抵糧勿議商買，荆常兩關罷鼓鑄，則賈人不受措勒而銅賤；滇粵各省行開採，則山海無私藏。要之有治人，無治法，惟皇上之慎所使耳。』。章下所司。

山東地震，勅所在修省。

戊戌，鳳陽守陵太監谷國珍疏報地震，略云：『鳳陽爲高皇帝發祥之地，近年地震，洶洶不一。如臣履任以來，搖撼有聲，或若迅雷，或若巨礮，業同督撫按臣合詞具聞矣。自后月一響，疑爲雷而不轟，疑爲火而不烈，然未有如九月之震爲更異者。初一日巳時末，有府城地震，從西北方來，向東南方，響聲如雷，房屋搖動。未及一刻，又響一次，其聲稍微。初七日巳時，又響一次，從西北方來，東南方去。本日戌時，又震，方向如前。初八日，又震，從東北方來，向西南方去。十四日酉時末，震動如雷，房屋動搖，居民驚惶，西北方來，東南方去。十五日酉時，地震有聲如雷，從西北方來，東南方去。臣粵稽古史，歷閱鳳誌，雖震動特書，尙有甚於此者，第未有震動頻頻，而又在半月之內，且兼值朔日也。其最后出地奮響尤厲，至十八夜，連響三次。十九寅時，又震一次。二十一日夜，又響二次。微臣職司陵寢，當此多事之秋，闖逼在豫，獻橫在楚，實爲鳳之隱憂。臣消弭無計，祇可與文武大小臣工，交相警戒省惕，偵探防護而已。』。疏入，帝言：『地震異常，朕衷驚惕！其實圖修省，安民防寇，鞏護陵疆，不得

疎玩」！

兵科都給事中曾應遴疏奏：『前得河北巡按御史黃澍之報，內云：「南陽於八月初五日獻賊入陷矣」！彼武漢、蕪黃，既已恢復，而楚撫王聚奎，何以不偕方國安等俱往，而遠駐長沙？岳州爲湖南撫按信地，何以李乾德、王聚奎、劉祚熙不行奏報，而湖北按臣乃先報耶？地方官不能固結人心，止辦一走，岳州不守，則走長沙；長沙不守，則衡寶一帶，皆非我有。楚中撫按文武官兵，將何之乎？此時左鎮扼剿江州，尤宜分堵袁臨。倘江省不戒，毋論溯流渡嶺，閩粵相隣，江南財賦之地，必成中斷。將順風揚帆，直走長湖彭蠡，遶出潯江之東。江督師卽擁師十萬，矚矚千艘，措手何及乎？此臣所爲大恐也。昨日又接得山西撫臣蔡懋德奏報，則云：「潼關於十月初六日闖賊襲陷矣」。彼白廣恩先賊而歸者，爲潼關也，督師單騎渡垣曲而西者，亦爲潼關也，豈白鎮截斷東賊逃奔老山之說，祇爲差官伍學禮之捏報，而賊扮逃兵，假督師坐纛詐關之說驗耶？今督師白鎮何往？主客信地將領何在？而竟以天險予賊耶？入潼關則百二山河，全省震動。江寒水凍，在在可虞。彼此閉關，則休力三秦，渡河，則自無畿晉，必然之勢也。誰爲督師，而一敗塗地，貽禍無窮，此臣所爲大恐，臣又不勝大憤也！封疆決裂，事勢至此，中外之臣，死何足塞？而中樞顧可以屢請告泄沓乎？帝言：『賊闖西，秦、晉、蜀、淮、揚等處，均宜愆備。在廷大小臣工，凡可強兵足餉，用人滅賊者，各抒所見以

聞。孫傳庭、白廣恩下落著迅行察明』。

陞禮部主事林佳鼎爲廣東提學僉事。

都察院請差四川巡按，帝曰：『蜀路阻塞，新差到任何時？劉之渤料理有緒，應再留一年』。

庚子，撫寧侯朱國弼疏薦淮安海防同知黃鉉謂：『鉉本將種，生長邊陲，曾遇流寇，頗多斬獲。撫按以邊才薦，今以病請休致，乞賜起用』。得旨察核。

禮部右侍郎李紹賢引疾求罷，優詔許之，令馳驛去。

闖賊犯山西，勅催守河。

闖賊人秦疆，勅催防河。

辛丑，汝寧眞陽知縣朱蘊疏言：『流寇作亂，十有餘年。中原殘壞，止存孑遺。初壞於一不知兵之陳奇瑜，次敗於一笑談風月之楊鶴，釀此大患。臣謂凡敗事總制諸臣，皆咕嚕書生雖稍聞兵法，曾未身歷行間。一臨軍陣，談虎色變。且機權在握，展縮自由，諸將遂成雉連之勢，故每戰不勝。臣□□成德間，雖間有二三制臣，稍獲樹立，然皆曠代奇才，未易多得者也。況今人才難得，宜有改易。乞暫停總制文臣，訪邊勞武臣之智勇兼備者，拜爲大帥，督以十萬之師，賜以尙方，副將以下，便宜行事。須命師出穎州，從滋襲汝，取河南，踞南陽，則豫、楚分而爲兩。再命秦、楚、蜀各撫臣扼軍境上

，不使賊逸出一步。惟以守爲功，不以戰爲功。各按臣以措辦糧餉爲功，而不以戰守爲功。大帥惟賊是求，其一應事宜，無煩指顧。戰守各有分任，自不難於成功矣。然總制須重監軍。考之於古，有以太子代者，則監軍誠非細事。再考會典，勳戚不許干預朝政，防危杜漸，固自有見；臣愚以爲作監軍可。何則？勳戚爲天子親臣，擇才望素著者持節監軍，可侔大帥。一以制其跋扈，俾官軍中舉動巨細，日夕得以上聞，誠便計也』。

工部都給事中汪惟效疏奏汴河塞決無聞，帝言：『汴河修築經年，近來何無奏報，殊屬延誤！著察錢糧有無全到及工程期限，逐一奏明，該部速行振飭』。

戶部員外郎楊延宗遵旨奏明，戴運昌侵餉一案。得旨：『據奏：戴運昌發銀陸兩，原未到易，徑行瓜分，併求囑私書，著作速察明究奪』。

吏科給事中左懋第疏奏闖寇窺渡情形。得旨：『據稱闖賊造船甚多，狡謀叵測，其九江、安慶一帶，宜加意愆防，力遏東窺，毋致疏玩』。

命陸卿鳴掌錦衣衛南撫司印。

賜張國柱祭七壇，加祭二壇，造墳安葬。

諭兵部：『平賊鎮臣左良玉等專攻逆獻，奉有屢旨，其前恢復會城有功，並所過地方備禦事宜，已有諭旨。但賊根未深，流毒已遠。該鎮駐師九江，恐鞭長不及，可卽同撫按臣王揚基、黃澍移駐武昌。仍聽相機滅賊，以膺通侯之賞』。

南京兵部尙書史可法請選用廢將，從之。

大學士王應熊疏薦將材；原任薊鎮團練總兵官左光鸞、原任山海總兵官尤世威、侯拱極、原任副將王世寵、原任參將白國印、原任薊鎮都司張光顯、侯京、見任鳳縣遊擊趙啓祥、見任白水守備王茂才、空閑遊擊康進忠、都司劉承訓、守備柳文寵、左福、空閑指揮同知尤建鼎、千戶劉光裕、百戶曹捷、滇羌遊擊魯希聖、見管寧夏坐營都司趙光瑞、錦衣衛指揮同知李天俞、原任大松山守備祁廷諫、原任榆林守備王國棟、西寧衛指揮使王雲龍、原任守備王玉、西甯衛指揮加銜守備韓進國，漢羌總兵官標下戰將加銜都司等官共八員：王有臣、齊陞、張得俊、趙之魁、胡友、宋汝安、撒應科、牛世英。章下所司。

大學士王應熊疏奏：『臣觀邇來用人之途，亦甚易矣。登甲不數年而巡撫，履任不踰年而驟易。紀綱未必粗布，肯綮何曾熟嘗，真以官爲傳舍也！推官卽陞監臨，知府卽界節鉞。名分轉換，凌替易生，真以官爲戲場也！此固由缺多人少，爲通權濟便之計，乃其治效亦可觀矣。州縣長令，民之所託命也。甲乙明經選除之外，有保舉，有宗室換授，有明經特恩，號爲御進士，一時彬彬，無不頌皇上愷悌作人、愛育黎首之德意。然循良之績，未見大著。蓋保舉之法，知人實難，夤緣請託，參乎其間。至於換授亦然。其營缺於銓司，通賂於胥吏，無以異也；干謁於巡方，乞援於貴要，亦無以異也。然皆

取償於窮民之骨髓。邇日制科之額廣至四百人，亦足用矣。請停罷諸科，俾仕路少清。新授芻牧之任者，極力保障，所謂用人當謹其始者，此也。屯田裕邊長策，若阡陌果開，困倉咸實，本色漸足，折色可減，豈非至幸？臣獨於屯官而疑之。稽考歷來之典制，山東巡撫，原帶營田，沿邊各道，多兼屯田者，則祖宗朝之良法，必有深意。今各處治屯道廳，莫不是廢閑起用，似乎爲人設官，非擇官任事之意。將來屯租，不至抑勒攤賠，虛冊報登，即可矣。鈔法始於宋末，國初以濟度支，利賴實多。但民間不習於耳目者，二百餘年，一日驟用，保無窒礙乎？聞高皇帝行鈔時，蓋用嚴刑以法之，今中外人心恂恂，未可復用峻法。屯鈔二事，臣愚恐將來所獲，不如始願，而更有欺隱之弊，紛擾之煩，所謂立法當慮其終者，此也。臣從田間來，草野愚陋，不識大計，輒此妄議，以備廟堂採酌。疏入，帝是其言：『向來用人，未嘗凌躐，驟陞殊非政體。以後內外大小各官，還遵旨久任。屯鈔事在必行，務期裕國足民，不得欺隱滋弊。章下所司看議』。

帝諭：『督臣王永吉奏：築臺護關，關係防禦事宜，該部先發銀二萬兩，工部發銀八千兩，戶兵二部各發銀二千兩，毋得爭執貽誤』。

帝諭：『推知截俸，至今年十月停止。其經征錢糧，如有未完，蒙溷起送，該撫按藩司官，一併重治。仍遵前旨，三途並用，兼選鄉貢』。

壬寅，冬至祀天，禮部奏請親詣行禮。

冬至，帝御殿，受羣臣朝賀，賜百官宴，免命婦朝。

大學士王應熊疏奏：「臣器質卑庸，不堪用世。奉召以來，凜刻期到京之旨，惟知趨命爲恭，不復計其冥行而顛趾矣。次良鄉，擬繕疏控辭，不敢輕入國門。伏念中外交警，聖心焦勞，臣子擬當伏候天闈。且萬里間關而來，近在咫尺，不一覲宸顏，無以展狗馬戀主之忱。是以星夜趨跲，拜瞻丹扆，玆獲重覩天日，不覺悲感交並。惟是多事殷憂之日，非具大過人之才，無敢擔荷重任。如臣碌碌，試而不效，已見於前今以黯劣之夫，處深密之地用孤危之跡，立震撼之衝，此臣所爲戰悸而罔措者也。伏望皇上憫臣愚昧，特許退歸，昭朝廷寬厚終始之恩，全微臣涇鄙進退之節」。疏入，帝優詔許之。令馳驛回籍，遣中書杜如胤護行。

兵科給事中傅振鐸回奏疏云：「臣於本月十三日，見錦衣衛都督同知駱養性題：爲大逆輦金事，奉旨：「高擢等，刑部訊擬速奏。傅振鐸、劉昌，何故發名帖，抹職名？許密奏。著自行回奏」。臣自乙卯從蒙城調繁永城，三年拮据，控馭逆超，所以防之者獨嚴，而超所以恨臣者爲獨深。臣禁超不得多蓄家丁、招亡命。臣自練親兵二千，列營四門，及奉命行取，猶視事地方兩月，權餉千餘，廣兵八百其事故不與劉超。而與鄉神魏景琦、生員丁啓胤、王琦珍。凡以削其翼而擊其肘耳。臣離任四月，而難端大作，遂殺魏景琦、王琦珍等。雖幸毒不及臣，而及臣所親信倚任之人，豈止怒甲及乙而已哉？

臣聞其事，卽具「大伸國法，祕飭軍機，以誅叛逆」一疏。正月二十六日，奉御批：「本內殲叛機宜，兵部密議速奏」。臣併以書通故撫臣王漢，欲其以智取逆超，不意機洩事敗，戕撫囚紳，屠城踞邑，臣有「具退叛之便圖」一疏。二月初四日，奉御批：「兵部看議併復」。忽於二月初旬后，有丁魁楚家人丁繼文，來臣寓稟說：「本縣王仲寶等來京門禁嚴謹，不得輕進，乞發一帖炤驗」。臣於是時思見永城人，如聞谷音，急取名帖，與坐門諸臣，求其察驗放進，此微臣發名帖愚昧之緣因也。及王仲寶等來見，哭泣在地，云：「望臣救活一縣百姓，保全合邑紳衿」！臣曰：「謂何」？答曰：「劉超見今踞邑叛縣，囚脅練國事、丁魁楚等。逼寫公疏，以求解豁」。臣卽叱之曰：「名節俱在，城存與存，城亡與亡，何得爲超代作此疏」？王仲寶等又云：「此疏不係練鄉宦原稿，係劉超所改作也」。臣曰：「既如此，斷不敢輕瀆聖明，恐於汝永鄉紳幽囚忠憤之意，不能自白，不敢具陳，卽欲具陳，必先具密本奏明，以見逆超脅逼之狡謀，以見鄉紳被脅之苦衷，或可乘機圖事，故當日商酌及此。旋思臣已兩有密奏，恐煩言瀆聽，無益軍機，隨卽中止」。此微臣所擬議而究竟未敢密奏之緣因也。至劉超所改疏稿，列丁啓睿職名，臣問：「啓睿何在」？答曰：「見在鄖陽集，去縣四十里」。臣因而詫之曰：「劉超逼脅衆紳，改削本稿，溷列職名，其欺罔無足論矣，爾等因衆紳被脅，持逆超改稿來京繕寫，而不論被脅與未脅之人，徑書入告，不幾誑乎？自無以服啓睿也」。故臣

爲抹之，以示必不可上聞之意，此則臣抹去職名冒昧之緣因也」。

陞李景廉南京國子監司業。

帝言：『湖南按差，著歸併湖北，專責王澍料理，准寬限六月覆命，勅書卽撰頒給』。

南京山東道御史陳良弼疏薦舊臺臣今嶺西道方震孺、原任鄖陽撫治袁繼咸、安慶兵備僉事張亮，三臣足任封疆。帝言：『已俱有旨』！

甲辰，選庶吉士周鍾等二十六人。

福世子由崧疏奏：『河朔以黃流爲門闕，而畿輔以懷衛彰爲屏翰，然闖賊自擾亂豫中以來，未常忘念河北。向以河雒未陷，猶有舉動夾擊之慮。今大河以南，一望荒涼，所隔者惟此盈盈衣帶，賊衆數十萬，無可肆掠，加以大兵驅剿，勢將不問道以屏秦，必窺渡口以越河。則我之戒嚴，不可刻容疎略。若河防有法，使河朔無恙，畿輔晉東半壁咸安，可以制賊死命。詎期賊大股忽於七月二十九日，搶船渡過武涉，河干聞報，警惕莫措，臣母啼泣靡寧。幸撫臣秦所式率同鎮道諸臣，奮力格剿。賊見我有備，於八月初二日仍渡而南矣。賊今伏移犯鞏、許、河口甚急，所慮大股豕突而來，河北兵單。前見按臣蘇京「覆請量添防護之兵」疏內，實在兵數，歷歷言之，詳矣。矧黃河迢遞千里，以不滿萬之卒，欲禦數十萬之寇，不異螳臂當車。懇乞急勅樞部諸臣，議簡重臣，提調

兵將，專任河防，兼集山左、山右、畿南附近之兵，統以道將，移鎮河干，使賊匹馬不渡。則三府六藩，重地得寧，畿輔晉東目安，而神京可鞏固無處矣。章下兵部速議。左都督田弘遇疏奏：『幼子敦吉爲皇貴妃胞弟，蒙恩授以都指揮僉事。卑微一官，不足以延貴妃遺澤。請照神廟鄭貴妃胞弟國泰例，授官左都督』。又爲妻姪吳吾賢乞恩授錦衣衛指揮僉事，謂吾賢曾經繼嗣也。

給吳襄俸廩，用薊遼總督王永言請也。

帝諭：『吏部所舉各官，須詳註堪任何名，如李建泰、邱瑜、楊汝成、吳甘來、吳邦臣、張懋爵、王家彥、方岳貢、應曾遴、蔡鵬霄、柳寅東、劉捷、涂必泓、徐養心，未註職名。卽日具本以聞』。

乙巳，左良玉請餉，帝言：『該鎮發兵進剿，糧餉自當接濟，撫按官何故堅拒？著卽補給奏奪。今後進兵處所，有不行應付者，定以失誤軍機治罪。其派定省分，著落專官事宜，該部卽與議復，見今賊勢益猖，各城疊陷，該鎮亦須鼓勵蕩平，以慰倚任至意』。

賜講官劉若宰墳價。

以楊汝經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

丙午，諭戶部、都察院：『近來鹽法壅滯，皆由地方奸棍，倚附王官船隻，恣意來

帶，無敢詰究，耗課病商，莫此爲甚！著巡鹽御史嚴行搜禁，設法清釐。搜出私鹽，盡行沒官充餉，犯人罔律加等治罪。其王府關支鹽斤，作何罔數交納，免致船隻到關。該巡按御史酌議奏奪」。

以金之俊爲兵部添設右侍郎。

補原任參政袁楷爲川東參政。

太監何志孔疏報收復東山。帝言：『東山旣復，宜卽復承天。著王揚基會左良玉馳剿，安戢民心。所需餉銀，卽日議奏』。

丁未，南京兵部尙書史可法疏劾大教場都督同知孫尙進驕橫，請治。得旨察議。

諭：『工部前議開膠萊河以通海運，曾否動支？其戶部所發及河工銀十萬兩，曾否支用？著卽察奏。昨計臣奏：文登開養魚池，尤爲通漕便道，係賀王盛所議，是否可行？卽著王盛前去詳悉勘明，議奏以聞』。

諭兵部：『目今獻賊奔突衡、袁一帶，勢甚披猖。平賊鎮左良玉恢省有功，卽當乘勝迅掃，何乃濡滯九江，坐失事會？姑念事權不一，糧餉不敷，未能展布，茲特加專閫事權，以便一力恢剿。著一面移鎮楚省，仍卽統率兵馬蹙擊，刻期蕩平，功成立予通侯之賞。世鎮武昌，用昭恩信。王揚基卽與會同勦賊，催運糧餉，多方接濟，毋誤軍需。該鎮並申明紀律，嚴飭軍丁，務使兵民相安，毋致騷擾，用符朝廷推誠使過至意』。

戊申，都察院疏奏臺差乏員，帝言：『汪宗友、楊爾銘，仍舊管事；徐養心、李挺即補倉鹽二差；都督炤常料理，不得貽誤；王章准回道管事』。

己酉，加李國禎太子太保，蔭一子錦衣衛，實授百戶。

諭兵部：『裁驛已復，爲何驛路反阻？且奉旨馳驛，官竟不應付，聽其自行僱覓，成何法體！其前項節裁銀兩，支銷何處？著該部即行察明，嚴加申飭』。

加陞李虞夔左副都御史。

擬陞吳家周爲大理寺少卿。帝言：『家周歷俸尙淺，應否遽晉卿貳？』不允。

庚戌，帝諭：『薦舉將材，除已用外，餘著量給路費，以禮起用前來，嚴加考核，仍將實跡詳列』。內言『燕翼以兄薦弟，是否堪用？所司確察』。

陞王都太常寺卿。

諭戶工二部、都察院：『屢有旨疏通錢法，本欲足國便民。近聞賤濫愈甚，小民翻成苦累，皆由經管官通未遵行。再行申飭；將一切低薄小錢，概禁行使。五使察院仍遵旨收買，勒限十日一奏。其京城內外，所有錢桌、錢市，著廠衛五城衙門嚴行禁緝，仍將獲過數目，一月一奏。至文武各官助鑄銀兩，通著收低錢，交納該庫察收，登事春碎，完日彙奏』。

衍聖公孔胤植捐貲助餉，帝嘉其急公。

辛亥，復汪宗明官，仍與紀錄。

楚人符一璽等乘賊亂，盜毀陵園，令所在律究。

罷工部主事梅之燁官，勅所在提究，以其淫穢不法也。

晉吏部右侍郎李建泰、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方岳貢，俱以原官兼東閣大學士，入閣同首輔陳演等佐理政務。建泰、岳貢疏辭，優詔不允。

帝諭：『聞鎮遠侯顧肇迹赴京，被盜所傷，著太醫院堂上官調理以聞』。

壬子，吏部等衙門等官李遇知疏奏：『自孫督敗績以來，臣等即以固守關中爲要務，故召對之日，懇請皇上急守關門，急復秦疆。奉聖諭以秦督孫傳庭充爲事官，令守關門，且加白廣恩武督，令其鼓銳進剿，秦中可幸無事矣。忽於二十一日晚，驚聞晉撫蔡懋德有潼關失守之報，臣等計無所出，急覓揭帖無從。迨二十三日，又聞秦按金毓峒有密奏二本，已達御前，不知光景若何。但據臺臣霍達家人所聞，按臣承差口傳云：「潼關十月初六日失守，撫臣馮師孔戰歿，孫傳庭不知下落。自初六至初九，賊騎結隊西行」。又傳華陰、華州、渭南、臨潼，俱以失守，而渭南殺戮尤慘。臨潼去省城六十里，一馬可至。撫按俱在潼關，既無恃爲守。而數年以來，練兵措餉，俱成乖忤。物力耗竭已盡，人心離散已極，欲望堅壁效死，以待援兵，恐情理之實難，而況無兵之可援乎？爲今之計：怨天尤人，總屬無濟，惟有急復秦督，急補秦將，急發堪戰之兵，急措餉

接濟。四事之外，無別策也。請仍以新任兵部右侍郎余應桂爲秦督，聯絡甘固、延寧撫鎮之兵，收三邊健勇士著，相機扼剿。至於巡撫，急需才望優長之人。察新推蜀撫李化熙，見今無入蜀，合無移緩就急，改填秦撫，招來殘兵，收拾難民，再圖保聚，以收援剿。更望皇上勅部急調晉省堪戰之兵或發禁旅數萬，以張撻伐。其一切本折，萬望賜發天帑，佐以附近地方，務期師行糧隨，多方接濟。救焚拯溺，不容一刻緩矣。若倚秦中之兵，則抽調已盡；若恃秦中之餉，則骨髓已枯。萬萬無濟，朝廷之事，徒有束手斷送之憂耳！

諭秦督余應桂：『秦事方棘，特簡督撫監軍，星馳辦賊。一面鼓勵文武鄉紳及士庶人等：智者抒謀，勇者効力，富者輸財，務期全力掃蕩，以速廓清。倘有能捐資助餉，募練土著，固守城池，或相機用間殲渠散黨，擒斬首從者，該監察御史立刻報聞，破格酬敘舉貢監生，准與優選，廩生准貢，增附准廩，庶民與文武官帶，量力擢用，仍大張榜示，通行速飭』。

諭秦督余應桂等：『該督入秦辦寇，軍前募犒等項，自不可少，前發秦督軍前銀幣花牌，察明應用。御前再發銀一萬兩，銀花四百枝，銀牌二百面，各色蟒紵二百疋，色絹四百疋，卽付該督帶領，聽行間便宜賞賚，完日奏銷。馬監仍發壯馬一□疋，速給該督及監軍御史，用資騎征，應桂等作速馳往，不得稽遲』！

諭吏、兵、刑三部：『郝炯、許國定二員情有可原，才堪使過，著赦罪充爲事官，隨余應桂星馳秦中，聽該督調用，剿賊立功自贖。不効，前罪並論』。

諭吏部：『原任御史，梁士濟、鄧啓隆，聞其廉能，尙堪器使，著以原官起用』。

諭吏部：『各部司官，分曹任事，職掌甚煩。近聞闖茸不堪，未經考滿，營競躡轉，最爲誤事。前有旨炤舊制久任，仍聽堂上官考核咨送，方准陞調。何未見遵守？以後著炤前旨實行。仍將各司屬分別甄核，其各司吏胥嚴加察飭。如舞文作奸，參治正法』。

癸丑，諭兵部：『寇殘秦省，三晉戒嚴，河防視昔倍宜周愷。速檄撫臣蔡懋德，督率道將有司，分信設奇，以防狡突。其鼓勵鄉兵，措給糧餉，察辦礮石火器，一切守禦機宜，悉聽便宜行。如大小文武官紳士庶，倡議願輸兵餉，先行奏聞，以憑優敘』。

帝言：『登鎮將士，殉節殊多，該撫按何無奏聞？張守箴、馬士祿，併陣亡官兵，俱詳行察卹。邢國璽、卞藩，還著詳察速奏』。

帝言：『鄭應虎屢報功績，敢戰陣亡，准與原廕加二級，錦衣衛實授百戶』。

總兵鄭芝龍再疏引疾，帝言：『芝龍屢經靖邊，功勞茂著，充總兵，炤舊鎮，勅印另行撰給。仍安心供職，以付重任』。

陞浙江參政王應華爲福建按察司。

補原任僉事于鉉爲贛州兵備。

截俸行取濰縣知縣周亮工。

復宋應亨原官，贈太僕寺少卿，廢一子入監讀書。

諭刑部、都察院、錦衣衛：『罪督范志完、趙光抃、薛敏忠，失誤封疆，著卽會官處決；吳昌時把持朝政，奸狡百端，卽便斬決；罪輔吳姓本當重處，姑發雲南金齒衛充軍終身，拘妻僉解，卽日起行』。

甲寅，大學士黃景昉疏奏：『今天下兵將，惟陝西爲能戰，而陝西腹中之兵三，不當邊兵之一。賊入潼關，不惟資彼形勢，恐強兵健卒舉而附之，不可伏制。惟有速飭三邊總督，由興縣渡河，直趨榆林，提調甘、延、寧三撫，汲汲拊循邊兵，鼓勵邊將，使其齊輯捍剿，然其事未易言也。年來各鎮，京民二運，□不解給，兵之饑窘逃亡，居者已不成旅，行者未常得息，謂宜設處十餘萬金先付督臣，以爲招補犒賞之費。若徒手而往，必無所濟。臣過陝西，惟見鳳翔、西安二府，今歲稍稔。其慶、平、漢四府，荒殘已爲極矣，盜賊伏多，已費料理，大寇一入，各處夥盜附麗以逞，火光燎原，非只用督臣，便不了當。見在各撫才力平平，而道府各官員缺甚多，固原一道，不補官者幾年矣。宜推擇能幹幾人，與督撫協力，於現在將士之外，多方蒐羅，收召豪傑，此救秦之先著也。河北三府，在承平無事時，原甚脊薄，況凋殘之後，事力單虛。今上自藩王，下

至撫按，大凡河南無任可履之官，皆駐紮彼所，其供億之費，固已難矣。而調防之官兵士馬，避難之紳衿軍民，屯聚騷擾，何以堪之？況如昨者進剿之時，責以輸運，自不得喘。百姓嗷嗷之心，不待賊至，而已思離散矣。故急宜選撫按之廉潔幹濟者，加意綏輯而保障之，然撫按不爲河北設也，當思所以渡河而南之計矣。賊入陝西，則尚在河南者，率多僞設之官，與詭附之士寇耳，若能廣布威略，鼓率義勇，佐以官之偵探精確，相機進取，可復則復，可守則守。臣請勅行該撫按，將河南道府州縣大小官兵，一一核實：所駐何地？所司何事？隨事課功。至於鄉紳士民，宜令糾集壯丁，各建恢復故土之策。如有功效，一體敘推。臣聞汴梁新決沙河河口，業已成河，歸德竟在新河之東矣。則歸德汝、寧二府之情形，宜責令該撫察明具奏，先行克復。不然，中原底定，何日之有？伏望皇上召在廷諸臣，問以此議，仍令條畫便宜以聞。得旨確覆。

河南巡撫秦所式疏奏：闖賊盡入秦關。帝言：『賊已盡赴秦關，該撫一面嚴加防扼，仍相機乘虛恢剿，不得止以派守塞責』。

乙卯，行當五錢，並增爐廣鑄。

丙辰，悼靈王發引。

吏部尙書李遇知等疏奏：『臣等見大寇入秦已後，有「驚聞潼關失守」一疏，業蒙皇上諭旨，推督撫併監軍御史星馳辦剿，臣等何敢再瀆？惟是情形關係最重，戰守需用

甚迫，有不容默默者。竊念豫、楚、秦，雖均屬皇上封疆，均當蕩掃，然豫爲平川曠野，四面受敵，死賊難以駐脚。襄陽因據上流，然南北通衢，兵馬往來，終非安枕之地。惟三秦礪山帶水，四塞稱險，屯兵函谷，可以號召天下。從來勁兵大將，咸出其中，蜀黔轉賦，實以秦爲咽喉地，賊垂涎久，欲據此爲家。今潼關雖云失守，然沿邊四千餘里，賊未必悉到。忠臣義士，未必盡降。皇上勅發勁旅萬餘，戰將數員，令督撫統之而西，調度三邊將士，收拾潰敗餘燼。賊聞大兵猝至，脅圍可以立解。會城不失，則人心不至驚惶，各郡亦悉力效死，兵馬不爲賊用。不惟全陝無恙，而若楚、若豫，亦可漸次恢復。然喫緊尤在發餉。今司農稱外解不至，欲以豫中存儲，外省協濟爲辭。然豫中兵馬，時時待哺，豈有經久不動之理？懇祈皇上急爲封疆計，挪發帑金十餘萬，再勅司農撥晉餉二十萬，以資接濟，庶餉足則兵足。三秦義士，知皇上不忘秦土，奮發前驅，同仇殲滅，天下事尤可爲也。臣等父母妻子，俱在秦中，情迫勢急，語無擇音，伏祈賜鑒』。章下戶部速覆。

南京祭酒王廷垣引疾。帝令沿途調治，前來供職。

改呂大器南京兵部右侍郎。

陞浙江按察司任中鳳爲本省布政司。

起沈自彰爲文選司郎中、張法孔爲職方司郎中。

帝言：『胡器閣、朱在亨，貪婪無厭，豈得僅擬閑住？著革職，並內外人犯，該撫按擬究以聞』。

命王之心掌司禮監印。

丁巳，擢黃家瑞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理淮揚鹽法軍餉。

擢何謙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昌平。

擢黃鳴俊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浙江。

起用庶吉士金聲，趨令來京陛見。

諭兵部：『寇患方殷，亟資樞臣料理。張縉彥旣破格起擢，自當急公趨命，以付特簡。且服已禫除，不得借端推諉。著該部差官星催起程，限年內到任。如再稽遲致誤，責有所歸』。

差柳寅東巡按順天。徐養心巡倉。李挺巡鹽。

起驗封司郎中孫昌齡。

加寧夏糧儲道萬代尙兵部職方司銜。

戊午，諭戶部、工部、都察院：『近日旣革低錢，行使制錢，自當遵炤欽定價值，公平貿易。乃奸徒乘機射利，任意昂價，將制錢與低錢同律，物值愈騰，小民愈苦，殊非疏通錢法初意。卽著五城御史大張榜示，平定市價，不許違禁，犯者廠衛五城衙門緝』

獲重懲』。

己未，遼東巡撫黎玉田請恤三城殉難官紳，帝言：『三城殉難官紳軍民爲數甚多，殊可慘痛！作何優恤致祭，以慰忠魂？』

左都督田弘遇卒。

福建地震，巡撫張肯堂以聞，勅所在修省。

李自成陷西安，巡撫馮師孔等死之。巡撫金毓峒疏聞，帝言：『韓城縣官謹嚴城守，尤能拒賊，使各州縣皆能效義固守，以待援兵，何難制禦？馮師孔、黃綱、吳從義、祝萬齡，即日從優議恤。其藩王宗室，及文武失事逃避無下落者，著金毓峒確察即奏。收拾三邊，已有屢旨』。

庚申，黎山王疏奏陷賊，帝言：『遭賊艱苦，深堪軫念，著該撫優加供給』。

召總察協及錦衣衛來會極門。

召內閣陳演等、吏工二部尙書、並賀王盛來隆道閣。

禮部請定東宮婚禮，帝云：『俟稍壯，另旨舉行』。

崇禎十六年癸未十二月辛酉朔，贈姚運堅河南按察司僉事，廕一子入監讀書，錄殉難也。

冊封以海爲魯王，並頒發儀仗。

起用兵部主事成德，引疾，不允。

壬戌，吏部薦原任南京操江馬鳴世堪任樞邊，奉召陛見，疏辭。鳴世，萬曆四十四年進士，由縣令選授御史，洊歷撫事以至巡江。

原任兵部右侍郎王業浩卒，浙江巡撫董象恒以聞，贈太子太保，廕一子中書舍人，賜祭葬。

大真人張應京請假養親，予假一年，令馳驛去。

賜王明祭葬。

南京太僕寺卿姚思孝疏請養母，不許，趨令到官。

行人姜垓疏奏：『臣父殉難甚慘，請代姜塚罪』！不允；令刑部卽爲問擬。

癸亥，陞侯峒曾爲順天府丞。

補原任吏部郎中孫昌齡爲驗封司郎中。

以劉名翰等充東宮講官。

原任巡按御史任濬引疾，帝言：『寇氛孔亟，任濬以才望特簡，著卽星馳受事，力辦防剿，不得以夙病託陳』！

原任大學士張四知疏奏：『臣妻病故，請賜恤典』。下所司察例。

乙丑，宣大巡按楊爾銘疏言：『總督孫晉病劇，不宜久誤邊事』。

召輔臣陳演等吏兵二部來中左門。

諭戶、工二部：『日來收買低錢，用過制錢甚多。但制錢有限，非廣行鼓鑄，曷資購換？著司監庫所買錢銅，並內外各官捐助者，給發泉淵二局，多設爐座，作速鑄造。乃按爐計數，十日一奏。其領運銅觔，該局官面兌交收，不許高下作弊。監督官親赴庫廠鎔化，毋致奸胥匿取，違者參治。其鑄出制錢，隨卽運解還原本，餘盡充收，務使源源不絕，實收裕國足民之效』。

鳳督馬士英疏奏渡江擊賊，並請軍餉。帝言：『賊在袁州，該督宜渡江會同平賊鎮迎擊，速奏膚功。其淮揚應天各路欠餉，著嚴催接濟。至兵丁量加行鹽及派撥來年剿餉，所司卽與議復』。

陞趙京仕爲左通致。

陞蔡鵬霄爲太僕寺少卿。

丙寅，帝言：『凌超贊畫，曾否效有勞績？所司核明酌奪』。

丁卯，瑞王捐銀二千兩助餉，鞍馬銀一千兩，請以藩祿支除；帝嘉其急公。

帝言：『葉廷秀既經輔臣面舉，前疏何不列名？仍著奏明；並其餘各官，作何酌用？該部確議以聞』。

陞陳肇英爲饒州僉事。

帝言：『徽藩難宗，准於原留衛輝銀內頒卹；其懷慶王宜從優厚，仍卽奏明』。總督倉場白貽清引疾求罷，許之。

令河臣周堪廣將修過河工，繪圖以進。

差馬登垣巡按青州。

諭慈寧宮大庫：『著炤例啓閉，二祭所可知之』。

改趙開心爲協贊員外，署職方郎中印。

兵科給事中曾應遴疏請省親，許之。

戊辰，光祿寺請賜百官臘麵，詔免辦。

諭吏部：『晉中防河甚急，亟需敏幹經理。據輔臣奏，郝綱可用，准補河東分守道，充爲事官，圖功贖罪，俱炤舊管地方事務，該部卽具本以聞』。

刑部尙書張忻疏奏：『周延儒年五十五歲，宜興縣人，由進士歷任內閣大學士，蒙聖恩伏起首輔，奉命視師。欺蔽納賄，濫用匪人，有負委任，致干聖怒。七月二十四日，皇上召錦衣衛，面發聖諭，命差官旗，並吳姓一並催促來京候旨。該錦衣衛又於八月初一日請旨：「二輔到京，如何安置」？奉旨：「准寄私寓，該官旗看守」。又據原差官旗史鳴鳳等狀云：「將周延儒催促來京，於本月二十五晚進東便門內，在崇文門外下頭條衛衙關帝廟內暫住。二十六日，移在正陽門關帝廟」。臣隨令官旗遵旨看守。於十二

月初二日，奉旨：「著法司議罪，限三日內具奏」。臣卽遵旨咨會都察院大理壽會議。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華議得：「皇上於罪輔周延儒，召起田間，隆以師保，可稱千古奇遇。當其受事之初，將順聖明，有蠲租、起廢、解網、肆赦諸大政，至德光昭，天下稱頌太平。延儒自宜永矢精白，仰贊宸謨。乃防簡疎於比匪，居身涉於營私。賄賂賸通，節鉞暗授。至行間功罪，以門牆而顛倒。封疆多故，誰執其咎？若延儒者，蓋大負特達之恩。皇上指其機械，既洞見肺肝，責以欺藐，更凜嚴斧鉞。延儒清夜捫心，生且何顏，死安足贖？但按律定議，罪應下失誤封疆一等。恭誦明旨，有曾居首輔，寬其拿辦。此在皇上垂念國體，自有聖裁」。大理寺卿凌義渠議得：「舊輔周延儒惟工謀身之私智，罔念體國之公忠，精神慣用之揣摩，伎倆總歸於閃爍。一時倖竇雜出，狐假公行，自誤以誤國，嗟何及矣！卽以股肱心膂之近臣，膺特遣視師之重寄。曾一意曲庇私交，不聞出一奇，展一策。止圖苟且竣局，究使行間文武，舉劾趨承，至壯士爲之短氣；甚且奏報功罪，盡掩情實，而袞鉞幾至不靈。當主憂臣辱之時，猶然情面親暱之是徇，心何忍也！擅用人行政之柄，供其市恩修怨之圖，天可欺乎！辜恩已甚，服法奚辭？雖有議貴之條，恐不能爲舊輔寬也！」該臣議得：「罪輔周延儒蒙聖恩重起田里，兩任首揆，謂宜乘勿欺之心、守無欲之調，忘恩怨以昭用舍，屏私比而定賞罰。斯無愧於股肱，庶仰酬於隆眷。卽其初任以來，輔佐聖明，勤敏頗著，未常無裨綸扉。無如性生智巧，原

己卯，考館副卷進士吳剛思疏言：『正額已取二十六人，副卷取一十八人，因格於省分，末錄求一體教習』。章下所司酌核以聞。

諭兵部：『獻賊盤據江楚之間，正宜及時撲掃，以靖地方。著江督會同左良玉，鼓勵將卒，犄角進剿，一鼓蕩平，毋致蔓延流毒。其黔廣總督李若星、沈猶龍，著作速提兵出境，四面夾擊，共奏膚功。事平，一體優敘。如觀望不前，即以失機論治』。

庚辰，兵部敍勦寇捷功，呂大器加陞一級，賞銀四十兩，紵絲四表裏；左良玉晉宮銜一級，原廕一子錦衣衛僉事，加陞指揮同知，世廕；吳學禮等十二員，賞賚有差。

辛巳，左都御史李邦華等疏奏：『臣前蒙召對，具奏袁州爲江右門戶。賊入袁，則江右全省俱壞，則兩廣咽喉斷，而金陵之藩籬撤矣。臣鄉地雖極瘠，漕糧百萬，乃令潰兵入永，插嶺失事。湖西一帶，以及省會，風鶴相驚。紛紛逃避，城市一空。不待賊至，已成亂形。守土各官，料理無策，一可憂也。撫臣郭都賢初從省而鎮袁，繼由袁而返省，今又入袁。往來奔波，總以兵寡勢危，苦無復之，二可憂也。袁固急矣，而吉之永新，與長沙之茶攸，孔道相通，潰兵殺掠，賊勢必從此冲出，則禍又先中吉安。無兵無將，三可憂也。據南參贊史可法移臣書云：「江省自去袁繼威，全局皆誤」！蓋知呂、左既有兩虎相鬪之形，安望其有拔劍投袂之勇？今左鎮雖有兵三千抵吉，而督率無人，大器又已改推，誰可彈壓？誰可調度？四可憂也。況救臣鄉，所以救兩淮也，救閩、粵

、滇、黔也。今左鎮奉諭趨武昌矣，宜勅留兵一萬，以四千守袁，三千守吉，三千協守省城。呂大器既已別用，望允在廷諸臣所推江督袁繼咸，聯絡左良玉，戮力同心，以資撻伐。責郡縣同心守城，推保甲，練鄉勇，紳衿能率衆倡義，須假以便宜開復；能捐資急公，隨與錄用。他如應皖浙閩兩廣各撫鎮，俱宜整擗健兵，會師江境，以壯聲援，而兩廣尤宜先發。至一切京邊漕南錢糧未征者，務且停止，以安窮黎之心；已征者，悉聽挪用，以應軍需。監司守令，尤資保鄣，近聞有託故弛擔者。若其庸碌，則宜更□。地既無險，民又最貧，加以擾攘輕去其鄉，更值奇荒之後，借一逃以避漕糧之追呼，練勦之□□。並此用兵方棘，餉出無從，五可憂也。是故以民心則不足恃，以兵餉則不足恃，以險隘則不足恃，以地方官又不足恃。當五大可憂，而加之四不足恃，此日江以西，尙忍言哉！然賊之奔突恐不止巨鄉。必且一軍走廣信，而躡金衢，則兩浙動；一軍蹙饒州，而麟徽寧，則留都震；又以舟師由彭蠡而趨安池，則九江雖有重兵，反處其後，沿江一帶，蘇松淮海，俱未得高枕而臥也。閩粵且不復論也，故論天下大勢：北則當急救秦，非救秦也，救蜀也，救晉脅畿輔也；南則當急救吾鄉，非救臣鄉也，救直浙也。推諛之人，則宜速問；煩劇之缺，即宜速補。毋拘資格，毋緩時日，庶幾橫潰危疆，猶可保全萬一也。帝是其言，下所司速覆。

壬午，原任濟南知府苟好善殉難，其子鶴齡疏請贈卹，下所司察奏。

濟寧火災，河道總督黃希憲以聞，勅所司修省。

癸未，陞南京通政司施邦曜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疏辭，不允。

以郝晉爲刑部左侍郎。

給李明睿冠帶陞見。

帝諭：『昨覽徐準所進十五本，多有可取。其未盡機宜，著戎政諸臣會同兵部，詳悉密聞』。

忻城伯趙之龍疏辭新命，帝言：『留都根本重地，守禦需才，特茲簡畀。卿宜殫心料理，益展忠猷，不允所辭。其十六字之聖諭，卿宜卽恪遵力行，以振飭弛玩』。

差賀登選巡按應天。

改□□南京大理寺少卿。

甲申，兵科給事中吳甘來疏諫開礦。不聽。

禮部疏奏新撰樂詞及更定樂章。令進覽。

乙酉，工料給事中李青疏奏：『臣聞古哲王之御宇也，惟凜凜於人言一端，觀陰陽以別善惡而已。凡言之易與衆質者卽有風聞之失，不害其爲陽；凡言之難與衆曉者，縱稱獨見之明，終成其爲陰。觀乎此，則君子小人，判若指掌矣。往者詞臣于進魯具奏入告，欲我皇上破格留中，以圖中傷善類，自蓋奸欺。蒙我聖明，洞察肺肝，炤常票發，

故魍魎無所匿矣。乃邇者已故南道御史孫鳳毛，曾糾廖國遴、楊枝起，獨用密封。夫以國遴等身列言路，屢掛彈文，瘡痍攢體，是必有以自取者，其爲鳳毛疏糾何疑？然天下因有前快心之舉，而知風之士，早已慮其流弊而叢奸。誠以順用之，固爲正人鋤奸之捷著；而逆用之，卽爲奸人噬正之巧算。則密封一事，是不可不深思而預防也。臣謂自今而後，除行間密封，一概禁止。「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願皇上提此二語，爲中外規。而凡我臣民，亦宜滌心剖肝，各以忠告爲明告，慎毋謂國遴等既處，爲遂爲鳳毛之密封，可踵行無弊也。帝是其言：『事關兵機，間用密奏，原屬權宜。其餘章疏，當明白入告，不得輒用密封。所司嚴飭』。

補原任參議李嘉禎爲廣西參議。

陞楊觀光詹事府光詹。

加陞許志才太常寺少卿，照舊辦事。

原任山東僉事朱廷椒殉難，其子朱鼎請卹，下所司察卹。

兵部紱城守功，授王允整都督，齊廷行都督指揮僉事，土茂德都指揮僉事，□□客文輝、王道新，各廕錦衣衛，實授百戶。

丙戌，原任兵部尚書張國維被逮，吳民王永寧等叩閭稱：『國維昔日撫吳，功德在民，乞賜全活』。

吏科給事中左懋第疏言：「臣自離南京，由長江遡流而上，行次采石磯，一察采石龍舉兩營兵士，外雖可觀，而按實點驗，非可戰守之兵也。副將陳學貴言有餘而實不足，察其料理已經三年，亦非禦侮之才矣。自此以上，見沿江防守，則遊兵營之兵，及各州縣之弓兵遊兵營之兵，卽舊屬操江所轄，而弓兵則巡簡領之營兵。每十數里間，有一小船，每船多則十二名，少則七八名，放銃鳴鑼而已。每二三十里，有弓兵五六人，不等等。然此猶知臣至而來也，若無人察點，則江干寂寂耳。江防之疎，一至於此！寇據上流，無論賊船數千，卽以數百順流東下，豈零星之兵所能禦乎。臣察祖制：設文武操江，而其銜皆提督，兼管巡江之兵八千八百。文操江之兵，月給銀九錢，尙不抵米一石，而武操江之兵，月糧一石外，有加鹽菜二錢四分者，又加米五斗，及一斗五升者。文操江之兵少而餉薄，武操江之兵多而餉厚也。是武操江之設，乃所以濟文也。操臣劉孔昭至南京，臣先晤之，見其實心以練兵爲務，曾言：「操江職掌，其分地也長，其操權也重。昔以兩臣營之不足者，頃顧以一身肩之乎？」臣初未信其然。及巡長江數百里，而知其信然矣。自鎮江圖山上下，直至九江，長江一千三百里。一人巡之，不如兩人分巡，甚明也。若一人以巡江爲務，何日爲住營練兵之期？若以練兵爲事，又何日爲巡江之期也？臣愚若仍復文操江，亟推知兵者領之。而目今寇勢猖大，我之水師，尙未有成。臣愚非盛陳水師，不可以禦大寇。臣前疏請練水師二萬之議，未必卽能舉行，請先得戰

船三百隻，分爲三師。如寇果有東下之勢，一師駐池州，則安慶有聲援；以一師駐蕪湖梁山之間，則采石有犄角；仍留一師住江口左右，則陵京有聲勢。而三師則武操江挑善戰水兵，以見在之船，加至二百隻爲一師。速催一知兵南樞，加以副都御史，挑兵部善戰水師，以水兵營見在之船加二百隻爲一師。若無事，則文操江分年總巡上下江，而兵部侍郎，協理尙書，與一支操練水師於江口。若上流有警，則兵部侍郎率一師出防，而二操江之師，分月輪留防守，上江南京口舊有四百船堪戰之水師，而操江亦一年內各有半年練兵之暇也。如目前有警，即各用見在之船不必更待船齊矣。不外設一官，外增一兵，而成三師。同舟共濟，相資爲用，計莫便於此也』。得旨：『察核留都兵馬船隻，缺額不堪！向來何無料理？著南兵、工二部察奏』。

帝言：『樞貳原備總督之選。方孔昭、王公弼，是否勝任？著確核奏奪。其已薦舉起廢各官，應更正者，許自行更正，免其處分，不許朦朧，遺誤封疆。自干追究！』

己丑祭太歲之神。

崇禎長編卷二

崇禎十七年甲申正月庚寅朔，帝御皇極殿，受群臣朝賀，免命婦朝。

大風霾。

癸巳，漢陽縣知縣王風仁疏奏綢繆八事：『一請札付以鼓豪杰；一嚴保甲以練鄉兵；一寬文網以裕展抒；一懸購賞以倡勇敢；一重事權以伸法令；一勸忠義以養戰士；一戢暴掠以安災黎；一清蠲恤以收人心』。章下所司。

陞通判王世瑛爲克西道。

擢方震孺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

帝言：『秦疆方急，余應桂、李化熙，卽宜聞命星馳，何得遷延致誤？著兵部再行勒催，仍著山西撫按確察具奏』。

命方孔昭仍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降一級，戴罪總理河北、山東屯務。孔昭，桐城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由四川嘉定知州，調福建福寧知州。天啓二年，陞職方司員外；四年，陞武選司郎中，調職司；五年，陞江西贛州兵備；崇禎十二年正月，爲楚兵大挫，革職速問，遣戍；十五年，舉邊才，准復冠帶；十六年三月，到京陛見，吏部推兵部

添設左侍郎，未用。至是，乃有是命。

陞張有譽南京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

甲午，錢法侍郎王鼇永疏奏錢法。帝言：『當五錢久已奉旨，如何尚未鼓鑄？監督官著罰處。據稱工部爐僅十座，冶鑄曷資？著即傳各局刊造母錢，進覽。一面多購爐座，雇募匠役，精工鑄造，不得再延取咎！』

帝諭：『會典鈔法六等，舊式見存在庫，該司察炤印造。其四年界限，如尚有精好不願換者，聽從民便』。

命于永綬以原官降二級，免戴罪，補南京神機營提督，責令隨帶親丁馬匹，星速受事。

命戶部尚書倪元璐以原官專供講職。

召兵部尚書張縉彥、翰林官李明睿，來中左門。

贈原任保定監軍任棟光祿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

帝諭：『池州咽喉重地，自宜宿兵扼防。據皖撫增兵一萬名，歲餉二十餘萬，曾否實練？應否分扼池疆？會計臣酌妥以聞』。

補何瑞徵等爲東宮講讀官。

丙申，大學士陳演等疏言：『昨蒙召對，臣等謬以積儲本色，目前根本之說進，蒙

皇上諭旨，臣等於今晨集部院諸臣，諭以憂國奉公，先事預防之旨，諸臣莫不樂輸趨事。臣等誼不敢後，共捐糶本銀二千五百兩，買米儲倉，爲諸臣急公之倡。除立簿二扇，一傳成國公臣朱純臣，一傳吏部等衙門李遇知等，彙齊所捐數目，恭進御覽。帝以急公嘉之。

禮科都給事中沈胤培疏奏：『臣承命同駙馬齊贊元宣慰惠藩。竊思祖宗剪桐裂土，基置星羅，固冀以聯屬人心，綱維重地。乃聞警輒逃，如楚中諸藩，無不先去爲民望者。皇上興懷水木，同念流離，雖屬行葦至德，而律以社稷之守，福忠王獨非親藩乎？則統布皇仁之後，仍宜示以大義所歸，俾諸藩不得視一惠藩爲例，而謂祖制遂可隳也。惠藩親爲皇叔，國係初封。始則踉蹌衡岳之間，今復播越粵西之境。皇上軫其播遷，必恤其困乏。如福藩、周藩，皆有大賚，則欽定錫予之數，俾彼處撫按察取，度不勞而事集，所當特請而明論者也。惠藩固非諸藩可比，而桂藩誼同一體。衡郡旣失，桂藩亦不知旅寓何所，聞同在粵西，皇上何以同仁一視？乞敕部妥議。而其餘諸藩，如楚、如吉、如岷，並敕撫按商其居處，助其供結，便足以慰敦睦之極思。而近者衡藩倡逃之郡爵必懲，則衆志成，而鞏藩封，卽以奠金湯矣。至臣等將命，大江兵阻，必取道江浙，以達兩粵則道路不得不紆，限期不得不展，敢附及之。』帝言：『藩封播遷，深軫朕懷，賜予居處各事宜，所司確議。其倡逃議罰，已有前旨。』

宣大總督王繼謨疏劾總兵唐鈺貪淫諸劣狀，革職，勘議。

轉浙江副使馬鳴騷爲淮揚兵備。

命吏部左侍郎雷躍龍、禮部右侍郎張維機，教習庶吉士。

丁酉，南京戶部尙書張慎言疏奏留儲四弊：「一曰：虛報之弊；一曰：盜賣之弊；

一曰：需索之弊；一曰：掛欠之弊」。章下所司嚴飭。

吏部擬陞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爲京堂。帝言：「內外兼轉，前諭已明。吳麟徵未歷監司，應否遽陞京堂？著再推通列以進」。麟徵遂出揭吏部云：「監司內外兼轉，聖諭屢飭，職因病曠誤，屢經自劾求斥，豈堪冒濫京堂，致煩明旨推駁？邇者司府缺多，職資俸在前，首當移選，況奉未歷監司應否遽陞京堂之旨，是宜外不宜內明矣，若瞻顧因循，在明旨爲不信，於貴部爲故違，而聖諭所云厭薄不屑爲者，職又何以自解！」

召撫寧侯朱國弼、忻城伯趙之龍，來中左門。

戊戌，補盧大勳爲山西參議。

帝諭：「聞遼民任姓者有一疏，爲鼓連義勇奮力之事，著通政司卽日封進」。

己亥，大學士陳演疏奏：「大駕祈穀，民間有拆卸棚舍之擾，請於禁內設位致祭」。

○從之。

命王之仁仍以原官充總兵官，鎮守浙江；周仕鳳陞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守廣

東。

召吳襄陛見。

庚子，兵科都給事中曾應遴疏奏：『臣鄉江右，自橋頭失守，賊從永破吉；插嶺兵變，而賊破萍鄉。江戶不瑾，信地失守。在事文武，可竟置不聞乎？相應勅下按臣確察，不得詳於小而略於大也。夫督鎮不協，臣早已密言之。謂：呂大器性稍偏急，使其駕馭左師，必不能得其力而責成功。要在能用良玉之人，使部下樂爲其用，請勅催袁繼威兼程回任，調度良玉。江省居閩浙楚之中，昔號腹內，故未設鎮，人不知兵。而處州爲閩粵咽喉，臣前疏請增虔兵三千，取之地方矣，而未及設將。副將鄭鴻達英才壯略，紀律嚴明。以之鎮虔，人與地得。蓋芝龍與鴻達爲胞兄弟，倘有緩急，彼此救援，不煩檄調。若永新之棘樹，與萍鄉之插嶺，扼險設防，得勁旅一枝守之，便易爲力。此當責之吉、袁二府，自爲綢繆。要在永、萍二邑得精明歷練之甲科，收拾人心，毋聽人規避可也。江督撫按諸臣，塘報無聞，傳言不一。有云：益藩走閩中，建昌潰於十一月初二日。又云：撫川、南豐，同日陷於初七日，賊竟往廣信。有言：贛郡失守，而虔撫之報杳然莫必。臣實有母，抑獨何心，而能忍痛視事耶？總之地方失事，苦於諱賊不報，卽報亦僅事鋪張。偵探且疎，又安望其與賊對壘決生死乎？行間諸臣，眞同醉夢。事出危急，伏乞下部核議，地方幸甚』。疏入，帝言：『袁繼威已有旨。江右缺官，著於候選進

士內遴補，不拘名數，缺盡而止。吉安失陷，何以奏報杳然？該部速行察飭。虔鎮設將，即日確議以聞。

帝言：『劉承胤殺賊建功，加陞都督僉事，節鎮武岡，兼管黎靖；仍蔭一子錦衣衛試百戶，世襲。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又言：『尹先民俟察明另議』。

辛丑，祈穀，遣成國公朱純臣行禮。

帝諭：『祈穀禮雖已遣官恭代，朕在內大光明殿，仍行遙祭禮。應用祝文，撰擬進覽』。

戶部尚書倪元璐求罷，優詔留之。

冊封魯王，命懷遠侯常延齡爲正使、張希夏爲副使。

贈□興基河南按察司僉事，蔭一子入監讀書。

癸卯，陞王庭梅順天府府尹。

禮部侍郎邱瑜引疾，不允。

河南道御史祁彪佳疏請休致，不允。

賜劉夢桂祭一壇，減半造葬。

南京吏科給事中李沾疏劾袁、吉失事各官。帝言：『袁、吉失事各官，該撫按察明解究。郡縣殘破，自當免征。其餘酌量蠲緩，不得概望停折』。

封王氏爲德王次妃。

甲辰，差刑科給事中光時亨巡視京營。

保定地震，巡撫徐標疏聞。帝言：『地震示儆，自當省惕。徐標練兵固圉，察吏安民，實圖弭患二疏，卽行察覆』。

乙巳，推協理京營戎政王家彥爲□部尙書。帝令再行確推，令何楷來京陛見。

戶部侍郎王正志引罪求罷，不許。

吏部郎中劉廷諫回奏。帝責其遊移，下所司議處。

發熊開元附近充軍終身，拘妻僉解。

尙寶司卿程正揆罷斥，帝令靜候察議。

丙午，兵科都給事中曾應遴疏奏：『臣惟天下大勢，非賊之強且衆也，乃民之喜於從賊倡逃，而地方無人居守也。臣聞：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天下不安甚矣，察其故，原於不均耳。何以言之？今之紳富，率皆衣租食稅，安坐而吸百姓之髓，平日操奇贏以役愚民，而獨擁其利。有事欲與紳富出氣力，同休戚，得乎？故富者極其富，而每至於剝民；貧者極其貧，而甚至於不能聊生。以相極之數，成相惡之刑，不均之甚也。卽如秦藩富甲天下，賊破西安，府庫充牣，不下千百萬，悉以資賊。使用以犒士，則百二河山，安如磐石矣。又聞萊陽之破，東門守城鄉紳張宏德

當解嚴之後，盡追鄉民犒賞，痛笞而窘迫之。一家發難，合邑罹殃。及兵再至，勒令宏德自指其處，立發其藏，得百萬金，然後駢首就戮。嗟乎！使其推百分之一，以賑窮而饗士，豈至此哉？愚者覆轍，智者師焉。則今之藩國，何必盡若秦藩？今之紳富，何必盡效萊紳？臣敢請皇上下臣此疏，刊布中外。凡省郡州邑中，各有紳富。鄉紳例得捐十分之二，富民例得捐十分之一。捐其二，正以守其八；捐其一，正以守其九。利在紳富，而百姓歸如流水矣。然後強者各籍鄉勇，察矧紳富歲入地畝，矧例捐租，名爲均田。官籍其數上聞，而歲征其籽粒，以犒鄉勇，而賑貧乏；則人心既固，他變不生。百姓無失所之憂，紳富有幹止之樂。然後於紳富中推其平日有功德於民者爲之長，有司但爲稽其出入，平其賞罰。均田止供地方，永不許撫按借題檄取；鄉勇止守本地，永不許撫按別生調發。臣目擊臣鄉危在旦夕，臣實爲母請假，原可無言。但區區之愚，敢以此爲天下紳富之勸」。

永康侯徐允貞疏薦清平伯吳遵周、京營副將唐鈺、工部主事梅之燁。章下所司知之。

涼、洮鼠妖，茶馬御史徐殿臣以聞。

湖廣巡按御史王揚基疏奏獻賊去岳。帝言：「賊去岳州，是否官兵恢復？目今逆獻盤踞何所？著撫鎮會同左鎮勦兵蕩剿，一面恢復荆襄承德，速奏膚功。據稱豐賊久欲歸

降，正宜多方招撫，權爲我用，無失事機」。

大學士李建泰督師啓行，帝嘉其忠憤。建泰請以衛禎固、凌駟、郭忠杰隨征，勅所司卽爲題用。

諭兵部：「近聞山東土寇出沒不常，外解梗阻，該撫鎮何全無奏聞？著卽督發官兵掃蕩，以通餉道。其天津總河總漕各督撫，凡遇地方寇賊生發，著督發兵將，作速廓清道路，水陸俱通，不得因循貽誤」。

諭兵部：「近日寇患地方人心不固，聞警逃避，法紀蕩然。亟宜立行賞罰，用示勸懲。如山西保得州固守有功，官紳人等，已有旨破格敘擢。其該省有倡逃者，不論宗室官紳，著該撫按立行參治」。

諭兵部：「逆寇犯晉，畿南震鄰紫馬龍固等關，亟宜愆備，著馳檄保撫鎮道諸臣整搦兵馬，分信扼防，修設險塹，盤詰奸細，務以一賊不入爲功。仍嚴飭郡邑有司，料理城守，鼓勵鄉勇，固結人心。如鄉紳士民有倡義急公，忠憤誓守者，卽時奏聞，以憑紀錄敘用。如有傳訛惑衆，棄城倡逃之人，立行逮究，將財產沒官充餉，不得徇縱」。

命王承胤仍以原官署右都督充總兵官，鎮守宣府。

丁未，帝言：「秦督已至河干，卽統率高傑等兵，相度往援，以鞏巖鎮。宣督著星馳防河，不得遷延貽誤」。

陞寇可教爲河北屯田參議。

起王源昌爲江西按察使。

陞嚴繩光爲袁吉僉事。

復御史衛禎固官，授進士凌駟職方司主事，隨輔臣李建泰監軍；實授郭中杰副總兵，爲督師中軍旗鼓。

戊申，調吏部主事王顯爲文選司主事。

左中允韓四維疏請積穀，帝納其言。

增南贛兵二千，令鄭鴻達以副總兵職銜選練，以資援勦。

己酉，南京太僕寺丞姚思孝疏請養父，許之。

南兵部尚書史可法疏奏：『臣初任西安推官，正值前督師洪承疇爲監司，輔臣吳牲爲巡按。二臣清方正直，精敏忠勤，今承疇死矣，獨吳牲在耳。牲鎮秦撫晉，素有重名，前奉命督師，遷延時日，責以規避，何辭？但牲於拜命之時，即將布置情形，移書於臣與鳳督應皖諸撫臣，不一而足。又慮鎮臣左良玉之不爲用也，卽委良玉差官張慎遠持檄慰勉之。身雖依於闕下，心已遍於行間。此皆一一可察，非臣敢爲飾說也。至於慮將帥之跋扈，而力請多兵，亦非得已。若輔臣視師，兵力不厚，呼調不前，豈不損軍威而辱國體？此皆一一可察，非臣敢爲飾說也。臣於六月間，晤牲於淮，云：「君恩末報」，

相對唏噓。一聞欽使來催，扶病卽往。蓋生平清望，既爲海內所推；而憂國熱腸，亦其居恒自矢。一時偶誤，其罪可原。皇上曾赦前樞傅宗龍、督臣孫傳庭；此再赦牲，將來不爲宗龍之忠烈，則爲傳庭之慷慨，臣敢以身保之。又如樞臣張國維，清謹有餘，擔當不足。封疆失事，罪固難寬。而前任總河，勞殊可念，且其母年已望八矣，是亦聖慈所側然者。疏入，不允。

總兵高傑疏奏流寇渡晉。帝言：『據奏，各郡邑失守情形，殊可痛恨！該撫按向來愆飾何在？殊爲溺職！著遵旨嚴禁倡逃，勵衆固守。高傑兵旣稱精銳，卽當聽該督賈勇破賊，力遏狂狡，何待大兵四集？家屬准隨便安插，不得遷延』。

命劉肇基以署部督僉事、南京右軍都督府僉書，提督大教場。

帝命周遇吉率兵二萬馳扼防河，仍命高傑領所部協力堵擊，其大同及陽標兵聽宣督調發。

命原任操江高倬來京候用。

獻賊陷太湖，鳳督馬士英以聞。疏防各官，敕巡按御史察議。

通政司孟兆祥疏言民本囂雜宜禁。帝不許，仍令封進。

帝諭：『大明集禮中遣將授節鉞告廟禮儀，著輔臣等看議妥確以聞』。

帝諭：『遣將告廟禮，於本月二十六日寅時。遣駙馬都尉萬瑋恭代，於太廟授節劍

禮』。

帝諭：『二十六日卯時，行遣將禮畢，朕御正陽門樓，宴餞督輔李建泰，併召五府內閣京營六部都察院掌印官侍坐，鴻臚贊禮，御史糾儀，大漢將軍侍衛，應用法駕、宴席、作樂，內外衙門預行整理，其護衛隨從把守巡緝官軍旗番，着廠衛京勇城捕等衙門酌撥。民棚接簷俱暫免拆卸，不許官役滋擾』。

兵部尚書張縉彥請隨輔臣出師。帝言：『平寇重任，特簡輔臣專征，卿職任中樞，還着詳籌制勝，不必請行』。

帝令王繼謨、許定國，再催援兵，星赴輔臣軍前進勦。

降天津巡撫馮元颺一級。

命李化熙三邊總督。

命郭景昌巡撫山西。

辛亥，諭戶部：『邊餉告急，外解不前。督餉臣既撤，即著鹽臣王家瑞管理，馳檄各省直督催解京，不得貽誤』。

監軍御史霍達疏奏秦中死事諸臣。帝言：『馮師孔等抗節捐軀，忠義可尚，已有旨優卹，本內殉難縣令，該部即日議覆。朱新選妻妾確察姓名另卹。其王定及閒廢鎮將王世欽等，著察明速奏』。

甲寅，兵部主事成德疏奏：『年來中外多故，節義孤懸，爵祿迷心，廉恥道盡。其病在人人欲做好官。於是一兆於燕齊之婦女，敷粉塗朱以媚敵；再兆於秦楚之冠紳，厚顏卑躬以從賊。噫嘻甚矣！推厥源流，皆此欲爲好官之一念作戾爾，其忠寧該（？）自將，矢死靡他，固亦多有風聞。在北則有舊太常鹿善繼，在西則有舊太守祝萬齡。皇上御極十七年於茲，食君之食、樂君之樂者，不乏人矣，何仗節死義之虛無幾人也？其弊可以思矣！宋臣張栻有言：「仗節死義之人，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夫犯顏敢諫，亦復何難？在朝廷之上，實有以養之而已。今諸臣咸列右班，或伏居林下。煩皇上勅下該部，舉其賢者進之，不肖者退之，而諸臣自知自審，自認自供，有進者任之，不能者讓之，一二言而決耳。善棄其須養者，則可以消匪材干進之心；善留其不須養者，則可以援眞才向用之志。表厥宅里，所以伸忠臣孝子於恒生；殊厥井疆，所以誅賊子亂臣於未死。挈領提歸，道無踰此，舍是不爲，混混同流，廉恥盡敗。死敵者無功，媚敵者且無罪。死賊者褒揚不亟，則從賊者恬而不知畏也。天下尙謂有紀綱哉？臣以母老身病，近三疏乞休（疑有闕文），不因告敢忘朝（疑有闕文）……『馬及衛所額軍若干？應否另行增募並應徵本折錢糧、守禦事宜，著卽酌議速奏』。

丙辰，刑科給事中郭充請勅南樞臣史可法確察功罪並察朱大典冒蔭錦衣一案，得旨察奏。

正月十一日，獻賊陷袁州，副將吳學禮等奮擊，斬首二千四百餘級，巡撫郭景昌以聞。總督呂大器、總兵官左良玉等，請敘。

差王章巡視京營。

太僕寺寺丞賀王盛疏奏膠萊海運，並繪圖以進。帝言：『賀王盛著即踏勘成山一帶海運形勢事宜，詳確速奏。圖留覽』。

大學士李建泰疏奏馳往太原。帝遣『金毓峒監軍赴晉，事竣考察，方准回道；王俞院輸餉，從優升敘；湯若望著隨行』。

大學士李建泰疏請河東道李政修隨征，許之。

陞廣東副使邢大中爲嶺南參議。

陞張國士爲山東海右副使。

差戶科給事中介松年入晉督餉。

丁巳，流寇渡河，平陽府官民，開門悉遁。

雲南道御史衛禎固疏奏：『竊惟流寇之入關也，臣妄疑之說，謂搜羅廢將、連絡三邊，爲上策；恢伏潼關、收拾河南，爲中策；分信守河、靜以觀變，爲下策。然使下策得行，亦可免畿輔震驚，而今無望矣！爲目前計，正月據行山一戰，以幾倖萬一。過此則千里坦途，衆寡不敵，是河山之勢，寇與我共之。實無論戰不成戰，守亦不成守也。』

察河南自陳永福敗後，歸土鎮者尙有三千人下營，約得二千人，可據行山，扼險以當澤、潞之衝，畿南正勝、奇勝兩營計數得萬人，可據行山扼險以當固關之衝；而邢襄、涉武兩處，猶有間道可通，應撫輯高傑，以資一臂。不然，惟急調劉澤清兵，分信扼險，而各兵應得之餉，卽問之各撫，不得推諉。軍聲少震，則守氣自固。若戰守不清，而止言分兵戰守，實示一弱。風鶴之人心，已不可收拾，安能取貪生之人而盡殺之也！又計撫臣徐標實心任事，可當北一面。豫撫任濬受事，或期嚴旨立催，或別推代任，皆勢不容姑待者。邊臣又有言輔臣視師，是代我皇上行者也。舉動係國家安危，則事事須費詳酌。坐身南下，不慮流寇窺我虛實乎？若一兵一餉，專倚本地，何以明居重□輕乎？此皆當事者應嘔心以籌實兵實餉，勿曰：推轂有重臣，便可袖手。夫輔臣何足恃，國事何可諉？此又臣所鯁鯁過慮者也！

調侯偉時爲考功司主事。

陞薛國柱爲河南僉事。

陞郭明興爲西寧兵備僉事。

戊午，編修衛胤文捐貲三千兩助餉，帝嘉其好義。

詔免應天等府十二年以前民欠罪贖，從巡按御史郵崑貞請也。

陞李明睿右春坊右庶子，管左春坊印；陞衛胤文、羅大任左春坊左諭德。

東宮開講，定二月初十日；定王開講，定十三日；永王開講，定十六日。山西巡按御史汪推效疏論巡撫蔡懋德怯懦，遺誤封疆。帝責其苛論。

崇禎十七年甲申二月辛酉朔，李自成陷汾州。

贈王思擢鎮國將軍，蔭一子外衛試百戶，世襲。

丁卯，召五府、六部、總督京營、新舊閣臣、都通大掌印官，來中左門。

李自成陷太原，巡撫蔡懋德死之。

兵部尚書張縉彥疏報山西賊勢。帝言：『賊破太汾，潞安繼陷，毫無拒堵，地方官所司何事？調兵恢剿，已有屢旨，藩王下落，賊苗向往，一切情形，著該按確察以聞。』

吏部尚書李遇知乞休，不允。

陞郝晉刑部左侍郎、孟兆祥刑部右侍郎。

召閣臣陳演等、戶兵二部、戶兵一科掌印官，來中左門。

帝令李化熙鼓率高傑兵馬，遄馳晉疆，聽督撫調度剿賊。

戊辰，敕陳郡死事諸臣，關永傑贈光祿寺卿；侯召擢贈河南布政司右參議，各蔭一子入監讀書；李夢辰張維世崔祕之各復原官；張質贈河南按察司僉事；王壽爵贈順天府宛平縣知縣。

贈李貞佐河南按察司僉事，蔭一子入監讀書。

兵科給事中韓如□疏奏防晉機宜。帝言：『調兵赴晉及防護北河，皆制寇要著，其擒僞官兵，定人心，尤爲喫緊，該部著遵屢旨申飭』。

贈亢孟檜太僕寺卿，蔭一子入監讀書。

贈陳三接、常惺，山東按察司僉事，仍各蔭一子入監讀書。

以范景文、邱瑜爲經筵講官。

御書勅督師李建泰：『朕仰承天命，繼祖宏圖。自戊辰至今甲申，十有七年，未能修德尊賢，化行海宇。以致兵災連歲，民罹兵戈，流毒直省。朝廷不得已用兵剿除，本爲安民。今卿代朕親征，鼓銳忠勇，表揚節義，獎勵廉能，選拔豪傑。其驕怯逗玩之將，貪酷倡逃之吏，妖言惑衆之人，違誤軍糧之輩，情眞罪當，以尙方從事。行間一切調度賞罰，俱不中制。卿宜臨時而決，好謀而成。剿則眞剿，殲渠宥脅，一人勿得妄殺；撫則眞撫，投戈放遣爲民，從此安生。以卿忠獻壯略，品望素隆，辦此裕如，特茲簡任，告廟授節，正陽親薦。願卿早蕩妖氛，旋師奏捷，晉爵鼎彝銘鐘；內外各官，從優敘用。朕乃親迎宴賞，共享太平。須將代朕親征，安民靖亂至意，通行示諭，咸使聞知』！

己巳，上海縣舉人何剛疏言：『臣見時事維艱，率進狂瞽，猶以前疏未盡，請畢其說。臣竊惟創業與守成異。創業法令簡，文武各效，求非常之才，信任之，草昧開造之

略也。守成法令煩，文武牽制，用繩墨之士，恪守舞弊，太平休息之理也。聖祖削平海內，與臣下昆弟，故所至有功，群雄殄滅。治平既奏，奇才異能俱無所用，於是歷監前代之弊，約法加嚴，規條愈密。設制科限資格，皆所以彌亂，而非所以戡亂也。迨繼之承平，凡三百年，人心積弛，法度盡弊。糜餉則有兵，臨敵則無兵；剋剝士卒則有將，約束制勝則無將；發清華顯要則有人，推督撫樞部則無人。何時止戈息民，紓皇上之吁食乎？夫欲收實才，務絕僥倖富貴之路；欲圖實效。在裕歲月簡練之功。國家爵祿所懸，士爭趨之。今日救生民，匡君父，無踰於滅寇，然生平未常學，父師未常教，所殫心者，制舉之業。一旦握兵符，驅強寇，其最良者惟守義捐軀，何益於疆場哉？願皇上獨斷，親選強壯聰敏者，命大臣教習之；講究韜略，勞練筋骨，充拓膽智。皇上特優其秩，比於翰林華選。俟實學有成，他日授以重任，必能建奇功，當一面耳。臣觀戚繼光之書，稱義烏東陽兵力可用，臣親至其地。見其士忠義自許，野農朴勇不二。雖舊伍有人，習於頑鈍不前。莫若新募數千驍勇敢戰，特簡重忠義，懷大略者，招募訓練，就中推擇將帥，一如戚繼光法；精練武藝申明律令，統率以布河南郡邑。壯者拔以爲兵，弱者撫以爲農，中原盡可恢復也。疏入，帝是其言，令所司確覆。剛字慤人，弘光時授兵部職方郎，後以死難聞。

晉工部尙書范景文、禮部侍郎邱瑜爲大學士，入閣辦事。各疏辭，優詔不允。

癸酉，祭朝日壇，遣成國公朱純臣行禮。

二十日，遣官祭文天祥、姚廣孝。

遣戶部尚書倪元潞祭太倉之神。

贈高如岱河南按察司僉事，廕一子入監讀書；李時正良鄉縣主簿、邱養性國子監助教。劉蕙准復原官。

贈鄧藩錫太僕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

贈王維新光祿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

祭社稷壇，遣成國公朱純臣行禮。

陞王正志戶部左侍郎，王鰲永戶部右侍郎，仍管錢鈔。復沈迅官。
陞張弘道光祿寺少卿。

己卯，戶科給事中吳甘來條上十事：『一曰：因屯練兵；一曰：卽兵興屯；一曰：雜折宜密；一曰：本良宜儲；一曰：本色可改折色；一曰：買米不如留米；一曰：酌鹽引；一曰：假便宜；一曰：約鈔費；一曰：廣捐助』。章下所司。

南京國子監監生向陽疏奏：『竊念寇熾楚中，長江之險，業與寇共。留郡踞長江中道，上至東海，北岸扼險，如安慶，如西梁山，如針魚嘴；南岸扼險，如黃盆，如東梁山，如采石：所爲上江之門戶。昨設皖撫，並九江督撫，控制最爲得力。臣愚欲於采石

添設水師，除舊制營兵。不可移易就新，設新標新水等營，擇一將領，令統原轄兵丁移駐。勅上巡江御史，駐紮池州太平間，以通呼吸，則上江之門戶嚴矣。若夫下江一帶，北岸扼險，如三江、會口，如瓜州、儀真；南岸扼險，如潁山、如鎮江，如天寧州：所爲下江門戶。狼山舊設副將，防海亦以防江。然下江可慮，不在東海而在鹽場也。自上游有警，鹽徒失業饑寒，狡猾叵測堪虞，臣計欲將兩淮鹽運司左二官裁革一官，改爲練兵府佐，令募鹽場義勇，大開功名之門，而陰消其不逞之念。蓋鹽徒人多精悍，家習技勇，苟募人至三千名，合成一旅。不待久操而武藝皆精；不待別求渠帥，而父子兄弟皆人戰家守、效死並力者也。再勅下巡江御史駐紮鎮江瓜州間，以重節制，則下江之鎖鑰鞏矣。今聖明合併文武操江舊制，武操止統新江一營，文操標兵則有太平營，上江則有奇兵營，下江則有游兵營，權旣屬一，責有攸歸。曷合四營爲二營，俱令嚴守江岸，與對江浦口大帥，分防共守。上通皖撫，下通狼鎮，指臂相連，緩急相應。其濱江各府江防同知，俱令駐紮江干，緝弭奸盜。兼守信地之遊兵，未必非劫行船之盜府。有官彈壓，自可潛杜孽萌，此皆江防之要策也。臣生長留都，久教讀鹽場，習知其人情土俗，因敢冒昧上陳。得旨：『奏內亦有可採，所可酌覆』。

李自成犯代州，總兵官周遇吉拒戰，斬賊萬餘人。

南京兵部尙書史可法薦戰張將浩然，從之。

諭吏、兵二部：『朕念豫省殘破，郡縣料理需人，銓除更調，惟循常格者行。各撫按官凡被陷員缺，悉聽自爲挑選更置，不拘科目雜流生員布衣人等，但才能濟變，品行服人者，卽與填用。其有能倡募義兵，恢復一州者，卽受知州；恢復一縣者，卽授知縣。功績茂賞，決不慳吝。應與練兵安民理財之事，俱聽該撫按率同所屬有司，便宜舉行，朝廷毫不中制。其力秉虛公，用心遴選，務求戡攘，不得徒事虛名』。

諭司禮監隨堂辦事內官太監高起潛總監關寧、薊鎮中西二協，盧維寧總監津通臨德，方正化總監眞保等處，乾清宮管御清監太監杜勳、監視宣府，王夢弼監視順德、彰德，閔思印監視大名、廣平，牛文炳監視衛輝、懷慶，乾清宮打卯牌子御馬監太監楊茂林監視大同，李宗化監視薊鎮協，張澤民監視西協。

賜王承恩祭十六壇，造墳安葬。

詔卹延鎮殉難官紳。

帝諭：『昨有旨，給發薊關諸路餉銀。關寧，差內員閻國輔，李寵；薊督軍前，差田吉祥、陳曰節；西協鎮臣軍前，差杜進忠、王道忠。同兵部官星速解運』。

兵部尙書張縉彥疏報災變。帝曰：『雨雪非時，天心示儆，該撫鎮道加意修省，以圖消弭』。

帝令方孔昭以原官兼理軍務，督同廣大二道，就近禦防。

庚辰，陝西道御史白抱一疏奏：『頃以奉先殿獸吻爲雷震損，皇上悚惕靡寧，親行恭慰，旋命禮臣條上祭告修省事宜。顧臣以爲祭告可以言事宜，修省未可徒責之事宜也。何也？修者，敬修諸己；省者，內省諸心。從來避殿減膳，不過具文，祝史致詞，無關誠信。若論災變，揆厥咎端，多在臣下。然而皇上之一身，眞天地祖宗社稷之主。夫風雨者天地之怒氣也；廟貌震驚，則祖宗未免怨恫也。今歲仲春之月，皇上躬秉圭瓚，有事於社稷，而暴雷飄風，左右凜慄。兼之守臣奏報，鳳陵發祥之地，無雲而雷，鬱葱改色。合是數者觀之，災不虛生，變豈細故？然臣竊觀皇上數年以來，罪己同於湯禹，側身邁於雲漢。蠲賑則周文之發政施仁，求言則虞廷之達聰明目。以皇上勵精求治如此，固宜錫福如升恒，尙爾示儆於災變，則臣有以知其故也。父母之於子也，於其最克家者愛之愈深，則督之愈至，惟其不類，則漫爾置之。然則皇上眞天地之愛子也。否泰相循，關乎運數；重熙三百，古所未聞。凡災變之所儆戒人君者，惟修德足以勝之。今皇上遇災滋懼，降詔修省。臣以爲敬修諸己，內省諸心者，爲我皇上陳之：孔子曰：「修己以安百姓」。故安民者，修己之驗也。百姓誠有未安，固未可謂修己之已至也。故安民之要，在乎知人。夫知人雖難，然堯之知舜，舜之知禹，所知不過一二人而已。傳曰：「維彼惠君，民之所瞻。秉心宣猷，考慎其相」。故論相，獨爲人君之戰也。皇上御極以來，居茲地者，將五十人矣，自有君臣以來，未有旅進如此其多，更易如此其數者也。

良由考之不愆，所以去之彌輕。刻深狠戾者，謂皇上之果於持法，則務爲戕傷善類，以快己之私；便辟機變者，謂皇上之欲爲推恩，則又爲狎比淫朋，以遂己之欲。總之，務爲容悅之意多，自然安社稷之意少。懷患得患失之隱以事君，竊作福作威之權以罔上。後先一揆，彼此一致也。語曰：「慎獨可以行道，無欲可以言王佐」。皇上誠能合德於天，採聽於衆，早得無欲之臣，以付王佐之任，則容悅詭隨者，無所售其奸；老成持正者，得以安其位。取人以身，影隨表正，又何疑乎前車之伏矣！易曰：「乾德曰保合太和；坤德曰含弘廣大」。孔門論政，而以「欲速見小」爲戒；詩書所載，而以臨下以簡，馭衆以寬，不兢，不綵，不剛不柔，爲極則。故察之太精，則不足以容物；持之太密，則不足以得情。一眚見棄，則世無全才；一事見疑，則人懷慚阻。曩自刻深機變之人相繼進用，人心久已險而不平，躁而不靜。激以爲智，訐以爲直，是以戈矛日熾於冠裳，鴛凌日見於輦轂。人心不正，世道因乏。臣以爲君心者，萬化之源也。崇獎忠厚，則浮薄之習自消；務爲寬大，則朘削之風自正。守正剛直者，雖忤己而必宏；廉節恬退者，雖遲鈍而必錄。則聲色不大，而窺伺之端何自開；偏黨不作，而篤恭之效固可覩。將見君仁而仁、君義而義，教化馴，風俗厚，風俗厚，而中外之亂衰息矣。帝納其言。

山東兗州諸郡縣民張道等上疏申救舊河臣張國維。

賜李輔明祭六壇，加祭二壇建祠歲祀。

加謝弘儀都督同知，炤舊管事。

吏部尚書李遇知引退，優詔留之。

太康伯張國紀捐銀一萬兩助餉。帝言：『卿數年以來，捐資殺賊，散粟活衆，種種好義急公。茲復傾資輸助，用濟軍興，深可嘉尙。著特晉侯爵，仍蔭一子授錦衣衛指揮僉事，建坊示勸』。

命劉肇基提督大教場。

辛巳，諭吏、刑二部：『張國維中樞不效，附和罪輔，朦蔽君上。法當重治。姑念前任河道著績，聞召星赴，著免擬罪，候用；方士亮等皆從輕擬』。

河南巡按蘇京疏報流寇入晉。帝言：『賊逼澤州，河北亟當愆防，該按鼓勵官兵，扼守要口，尤宜固結人心，無令驚擾。撫臣例當候代，秦所式何遽激勅東行，任濬速催受事，仍將到任日期奏報；李化熙兵馬暫留堵剿，務使一賊不得闖入』。

帝諭：『軍餉急需，解運中斷，蠲緩疊頒，民生未甦。今特選乾清宮管事王坤，同科臣韓如愈、馬嘉植、辜朝薦，著各炤題定地方，察已蠲免過錢糧，小民曾否實沾恩惠；地方有司有無預派私征害民？須大張榜示，嚴加體訪。如確有見聞，指參重究，即催京邊正項，併改折贓罰，已征未解錢糧，周延儒、吳昌時贓銀，炤勅諭內數月勒催星解。又朱大典一併會同撫按勒限督解。王坤、韓如愈等，著作速起行，勅書關防，即行撰

給。本章准從會極門封進。戶部仍將立察督催錢糧數目造冊，付王坤、韓如愈等。所司知之。

壬午，李自成犯寧武，總兵官周遇吉力戰，死之。

督師李建泰請以保定巡撫徐標加陞畿南總督，仍管巡撫事務，河北山東鎮撫兵馬錢糧，悉聽節制調度。從之。

兵部奏敘援兵趨密戰歿將士。得旨：『祖應魁贈懷遠將軍，蔭一子外衛總旗；李勇准復原官，卹銀二十兩；主不伐贈驃騎都督僉事，蔭一子外衛所鎮撫；奏虎、王命、富爵，各贈昭勇將軍；許國衡贈鎮國將軍；副總兵曹訓蛟贈昭勇將軍，各蔭一子外衛所總旗；王國詔等二十九員，各贈昭信尉百戶，蔭一子外衛總旗；以上俱各世襲。張路安等一千二百二十四名，家屬各卹銀陸兩』。

兵部敘陣亡功。帝言：『王朝祿等四員各蔭一子京衛小旗，世襲』。

兵部敘戰守各官。帝言：『戰守著勞各官，委宜酬敘。王德化著司禮監優議；朱純臣加祿米五十石，蔭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劉餘佑起補日加一級，蔭一子入監讀書；余城、吳姓、免議；吳惟英雖故，伊子襲爵，加祿米五十石，蔭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三輩，應贈何銜？即與議復。王加彥加一級，蔭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三輩。倪仁禎、陳內虞，各加俸一級；韓如愈，吳邦臣各加一級；王承胤、王埏等，著即與議復，不必行察。其

餘副總參遊中千守把等官，原係何官，應加何銜？逐一詳註以聞。

癸未，吏科給事中馬嘉植疏言：『兵凶戰危，與其鹵莽決裂，毋寧慎圖萬全。臣於剿秦寇、調土司二事，不能無說以處此矣。夫天下安危，恃此剿秦寇一著。前車之覆，後車之戒，一誤豈容再誤？且皇上亦知孫傳庭債事之因乎？傳庭原守關有餘而出圍不足，使彈丸可封，隱然在山之勢，賊必無能爲也。特因大言不慚，自稱一鼓蕩平以欺皇上，此明知不可爲而爲之也。臣曾與同官光時亨等切議之曰：此舉有三危著：如河南北列壘相持，能無師老財匱乎？即寒裳飛渡矣，或半渡襲擊、或斷扼鎗重，能保必濟乎？即誘我深入楚地，然後涉寧得勝算乎？此番須沈舟破釜，誓不同戴天，多方布置，五路援兵，以張敵愾，庶幾有濟。若虛了故事，空拳徒搏；以櫻狂鋒，孫傳庭之危著，又當慮之矣。萬一失措，賊勢愈驕，恐爲禍愈烈。蓋兵貴萬全，不爭延遲速，計此日舊督遺燼難收，白鎮偏師不還，三邊驍銳難保，一望堅冰千餘里，我難往而彼易來，我孜孜覓渡，彼聲聲窺突。故必度我力之能進剿，而後能守河；又必度我力之能守河，而後能進剿。此知己知彼之數也。如其不然，三晉且岌岌，安望鳴金深入？此萬分宜謀宜慎者也。至於臺臣陳丹衷痛憤時艱，毅然以借兵土司爲請，舉朝壯之。時勢不同，利害當秘。自用兵以來，無歲不召援。東奔西馳，從未克敵。逍遙靡餉，驛騷爲患。夫以數世豢養之兵將，尙不能必其用命，而欲向苗蠻責以大義，輸其肝胸，此實難矣。且彼托山谿爲固

，豈能裹糧景從？索安家行糧倍於官兵，兩粵能搜括不匱乎？土司亦有老弱，我能抽練成勁旅乎？官兵所遇，尙搖手閉戶。聲聞苗兵沿途驚竄，芻糧其克供乎？萬一待哺無門，能俛首聽約束乎？迤邐數千里，賊勢如風雨飄忽，能迎頭截却乎？不幸無功，空費金錢，徒滋勞擾。幸而稍稍立功，狼子野心，驕悍難馴，兩粵之間，從此多事矣。昔回紇、吐蕃，始焉得其力，終必受其患；今土司雖非此論，而事情則一。卽套部發難，近事不遠。所當慎其始、憂其卒，深鑒於往事，預防於未然者也』。帝言：『秦事已有旨。土司，陳丹衷會同該督撫相機調度』。

日講官林增志疏請遷葬，許之。

帝諭：『劉澤清剿寇著勞，著再蔭一子錦衣衛千戶，世襲』。

戶部請於兩淮僉報鹽商，從之。

調楊玄錫爲文選司主事。

陞許直爲考功司員外郎。

陞方大猷爲遵化僉事。

甲申，祭歷代帝王。

贈馬嗣杰光祿寺少卿，蔭一子入監讀書。

贈錢士貴刑部右侍郎，蔭一子入監讀書，賜祭，減半造葬。

命張縉彥仍以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山東總兵劉澤清疏請開礦。帝言：『開採一事，原旨甚明。據奏：青登等山處處皆礦，即著該道設法採取用充本地之餉總以與民相安。如有濫用奸徒，私侵冒破等弊，巡撫御史據實參治』。

刑科給事中光時亨諫遣內員，不聽。

下侯恂於獄，帝令從重究擬。

乙酉，晉大學士魏藻德兵部尚書兼工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總河屯練等事務；晉方岳貢戶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總漕屯練等事務。

諭吏部：『將更換冲地道臣，炤舊巡撫，廢一子入監讀書』。

陞黎玉田右副都御史，炤舊巡撫，廢一子入監讀書。

加陞張如蕙山東按察司僉事，管潁州道事。

禮部侍郎張維機引疾，優詔慰留。

丙戌，欽天監奏請三月十二日公主婚禮，四月初四日永王加冠。

帝諭：『士習之壞，總由實行不修。今後教官有敦崇行誼，倡明禮樂，成就人才者，准與優擢。其惡濫社刻，併行禁止』。

召輔臣陳演等，來中左門。

召京營總督李國禎、刑科給事中光時亨，來中左門。

禮部疏奏災異。帝言：『據奏，災異疊聞，深軫朕念。事天以實不以文，著中外大小諸臣痛加修省，改行滌心，以弭天變』。

帝言：『成勇赦罪方新，何得遽復原官？著改別衙門用』。

贈黃世清光祿寺卿，韓上言、朱世迷，陝西按察司僉事，各廕一子入監讀書。
賜閔仲儼祭葬。

禮部奏旌節烈。帝言：『劉氏等二十一口，照例行各州縣設壇致祭，仍許自行建坊，以旌節烈』。

禮部奏死難烈婦。得旨：武氏等建坊旌表。

祭酒孫從度疏請臨雍，兼陳四事。帝是其言。

順天巡撫楊鶚疏奏身體受傷。帝言：『楊鶚身體受傷，深可軫念，還著調理視事，以鞏巖疆；賜藥餌銀三十兩』。

兵部侍郎張伯鯨引疾，令致仕。

召六科、十三道、附馬鞏永固來中左門。

戊子刑科給事中光時亨疏言：『本月初二日，上召府部錦衣詹翰科道等衙門至中極殿，詢以兵事。諸臣分班奏對者約計三十餘人。臣因班次在後，未及對，今敢補瀆陳之

：目下急務：第一在審中外之形，莫如守關、守河、守秦中。臣愚謂當抽津、通、良涿之兵，厚防三協；抽三協之兵，出救中、前諸城。聲勢既張，控守復固，則關外無事矣。寇以張獻忠渡江，牽制東南；今聲言渡河，又以牽制西北也。秦督兵潰，賊必志在關中，今度左鎮與江南兵力足以辦獻，而關中空虛特甚。宜一面勅巡撫據險扼防，一面專催鎮黔、蜀土漢之兵，分兩路而出，以一直搗荆、襄，以一策應關中，而秦督、江督、鳳督諸兵爲之夾擊。其沿河江諸撫皆各加防江、防河敕書一道，令日夕整搦，以防闖窺渡，此所謂審中外之勢也。其次詳戰守之形。兵法見可而進，未有糧草不足、人心不固，可輕言戰者。前之盧象昇、洪承疇、今之孫傳庭，屢屢有明鑑矣。今當速遣心計才幹之臣，於一二員督運糧草本色，一二員連帥山寨義勇。必擇素有威望、能得人心、習地利者，加以重銜，假之便宜，而後能聯絡有濟，此所謂詳戰守之形也。帝是其言：『心計才幹、奇謀淵職之士，光時亨如有所知，著據實以聞』。

召原任兵部尚書張國維、庶吉士史可程、舉人朱長治，來中左門。

帝諭：『乾清宮近侍御馬監太監孫良弼城守河間，于朝城守滄州，尙膳監太監楊開泰城守埧州，俱著天津總監盧維寧下中軍聽其調度，卽行前往』。

召大學士蔣德璟來中左門。

起用原任乾清宮管事御馬監奉御趙本致管朝陽門城守提督。

諭司禮監奉御秦維翰督察標下掌司。

諭乾清宮牌子御馬監太監崔明亮監視通州兵馬錢糧城守。

河北屯務方孔昭條上屯法。帝是其言。

廣西巡按御史李仲熊疏論巡撫林贄玩寇。帝言：『賊逼粵界，窺突可虞，著地方官嚴加戡防。其所參林贄事情，所司察核』。

大學士陳演引疾求罷，帝優詔許之。賜路費銀五十兩、采緞四表裏，令馳驛去。

李自成使別將犯畿南諸郡縣，詔令所在清野堅壁。

眞定兵叛，殺巡撫徐標，迎賊。

詔清粵西土稅，令該撫按清察，令副使陳丹衷動支充餉。

命鍾汝達等仍以參將管薊鎮中協事務。

新樂侯劉文炳捐資二千兩助餉，詔晉宮銜二級，仍准自行建坊。

博平侯郭振明捐資五百兩助餉，令所司察收。

陞山東僉事方大猷爲遵化道。

戶部疏陳屯務輔臣錢糧。帝言：『警報方亟，輔臣暫且停行』。

福建地震，敕所在修省。

代王捐輸固圉，降敕褒美。

總督三邊余應桂疏請軍餉，帝言：『李化熙既簡秦督，一應兵馬錢糧，自應調集辦剿。許定國著聽該督驅策圖功，高傑已有旨，所可知之』。

總督三邊余應桂奉命逗遛，既不入秦，亦不防河，往來介、霍。帝詰責之。李自成犯大同，巡撫衛景瑗不屈，賊磔殺之。

崇禎十七年甲申三月己丑朔，戶部尚書倪元璐、兵部侍郎金之俊、都察院副都施邦曜、大理寺卿凌義渠、左庶子周鳳翔、右中允林增志、都給事中吳麟徵、工科給事中金汝礪、江西道御史向北、山西道御史吳邦民、四川道御史陳良謨等疏言：『皇上因軍餉亟需，解運中斷，特遣乾清宮管事王坤同科臣韓如愈、馬嘉植、辜朝薦，各照題定地方，核催餉銀。臣等恭誦制詞，具徵德意。但臣等竊以爲未可者，誠以臣鄉金華之亂，雖賊渠授首，而黨孽未清。朱大典謫居金華，其地人本梟悍，重以駭蕩之餘，忽聞臺使天來，一驚百動。又四十萬金，何容易辦？勢必遷延時日，牽引朋親，洵洵不休，良奸並起。卽其他郡邑，積荒新警，正處危驚變內，諸員一時總至，有司承望督促，寧復聊生？亂人乘之，恐遂無浙。是則臣等之所大懼也。且非獨臣鄉已也，江右方殘，閩粵俱震，而江南尤囂凌喜事，訛鬩易興，誠恐事端相因遂起。且科道三臣並饒風力，度能盡職，仰副殷憂。懇乞聖明深恩俯從，所關安危大計，誠非輕渺。至朱大典物論雖騰，而罰額太多，尤希恩減過半，免累地方。臣等不勝惶悚！』帝言：『專委科臣，已有旨。朱

大典貪婪異常，豈得代爲請減？一切應解錢糧，如催不及額，該科必罪不貸！

大學士魏藻德自請出京催餉，帝言：『覽卿奏自當允從。但警報方急，已有旨，留卿佐理機務，兵餉且不必催。著黃憲、路振飛，加意料理，以鞏重地，毋得弛卸。』

贈王之良右副都御史，蔭一子入監讀書。

諭兵部：『寇氛孔棘，豫撫秦所式不候交代，輒自離任，明屬規避，著革職爲民，聽勘。任濬久報赴任，至今未到，屢旨嚴催，一味退縮遲延，何辭抗藐？著革職，充爲事官，勒令星馳受事，圖功自贖。再延，著督師輔臣拘參正法。』

召總兵官唐通速赴畿輔剿賊。

贈趙崇新鎮國將軍，蔭一子外衛所試百戶，世襲。

諭五府、六部、都察院、廠衛巡捕營：『城坊內外嚴行保甲，併廠衛巡捕，訪緝奸細防守街巷，禁夜行，隄防倉庫草場。內外城坊各擇土著端良紳士一二人協力察詰。有功，一體優敘。』

發銀五千兩，置城守器具。

福建巡按御史陸清源疏奏益藩避寇遠出。帝言：『益藩倉卒播遷！事定急當返國。張若仲、黃錫袞，俱已有旨。所司知之。』

諭：原任司禮監秉筆掌印今遣戍宋晉、原任秉筆署印今遣戍李承芳，特准回伍，仍

復原官私家閑住。今改配原任秉筆李晉、田玉，原任乾清宮管事趙本政，打卯牌子劉之忠，今遣戍原任司禮監典簿黃嗣昌、劉嘉善、原任正陽等門掌司秦維翰，俱特准釋罪，量復奉御閑住。

調河南僉事楊千古分守大梁。

調河南參議宋翼明分守河北。

調河南副史范鑛磁州兵備。

調河南僉事趙之璽分守河南。

庚寅，賜邢國壘祭葬；張守箴、馬士祿，各與祭一壇；焦瑋等共祭一壇。

賜冉逢陽祭二壇，伊妻張氏併祭合葬。

陞趙京仕通政司左通政。

以宋權爲密雲巡撫。

辛卯，戶科給事中介松年疏薦張三謨、張暄、惠世揚，請特召起用，以爲士民之望。

東廠請禁烟酒。

廣東地震，勅所在修省。

授舉人朱長治兵部職方司主事。

浙江士民王玄曠疏言撫臣董象恒撫浙著績，奏請代贖。帝令察勘。

潯州府民劉江等疏奏亂民挾官，帝詰責撫按安戢。

福建巡撫林贄疏奏藩王避寇武邵。得旨：『藩王捐資守國，已奉有諭旨，乃寇未薄城，長史推官，輒借護藩遠遁，成何法紀。該部看諭以聞。該撫按不發兵助守，且令權避，是否有據？著回奏。王既駐武邵，地方官宜設措供應，毋致失所，一面護送回藩，以資保障』。

諭吏部：『舊樞臣張國維著授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前往浙直督理輸餉練兵事務』。

壬辰，諭文武百官穿羅。

左都御史李邦華疏奏：『臺班乏員，巡城五差，止得四人，今行取諸臣鱗集闕下，請速賜考選。又成勇、葉廷秀已被召起用，請補原官』。

兵部尚書張縉彥疏言：『獻闖之局既異，剿防之著宜審。但闖獻情形，所聞靡定，今闖既入秦，去陵千里，獻由楚入粵，長江天塹，是今日闖獻局異，非十六年八月之情狀也。況去年十二月，該本部覆鳳陽總督馬士英題爲驚聞闖逆等事，已奉明旨，則督監會剿之兵，萬難中止。卽防陵係臣專責，臣部早已籌之。惟在督監一面，確探有警赴信酌賊勢緩急而爲之用，斷無株守以聽獻賊之遠縱也』。從之。

大學士蔣德璟引疾求罷，帝優詔許之。賜路費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令馳驛去。陞衛輝府知府文運衡爲山西屯牧道。

贈李繼禎都察院右都御史，蔭一子入監讀書。

贈朱敏汧河南按察司僉事，蔭一子入監讀書。

贈台州知府傅梅太常寺少卿，蔭一子入監讀書。

贈使臣孟魯鉢工部營繕司主事。

帝諭降荆祚永一級，照舊仍俟別案處分；申嘉言照原級起補日，降三級調外用。

贈李耿山東按察司僉事，蔭一子入監讀書。

贈姚汝明山東按察司副使，蔭一子入監讀書。

贈唐良銳河南按察司僉事，蔭一子入監讀書，贈金麒麟手衛經歷。

癸巳，給傅宗龍贈官誥勅。

吏部請卹死難舊輔孫承宗。帝言：『舊輔孫承宗前勞難泯，死義更烈，准贈太傅，蔭一子中書舍人』。

贈李昌期山東按察司僉事，蔭一子入監讀書。

贈晉調元、張可選，山東按察司僉事，各蔭一子入監讀書。

贈張經光祿寺卿；唐鉉、李燭，各贈山東布政司右參議；張予卿准復原官，仍贈山

東按察司僉事，俱各廕一子入監讀書。唐鉉妻蔡氏贈恭人』。

郵藩郡死難各官。帝言：『殉難各官李乘雲等、舉人陳爾聞等，如議贈官，李乘雲仍廕一子入監讀書』。

詔司坊官用正途，久任優轉，資防禦也。

兵部尚書張國維條上生財七事。從之。

監軍御史衛禎固疏言軍事。帝令馬科兵馬隨輔臣調度，以固河北。

帝諭：『發御前銀六萬兩，分給薊督三萬兩，密雲中協各一萬兩，昌鎮一萬兩，山西鎮監視文學一萬兩，隨帶前去，給散寧武兵丁，以彰朝廷恤軍至意』。

勅河南副總兵劉洪起剿寇立功。

禮部疏奏藩封避賊。帝言：『桐封分士，義重維城。近日聞警倡逃，忠孝安在？姑念未經申飭，量罰祿米三年；將軍中尉等，量罰祿米二年。再犯究革。長史教授等官，逮問。宗室新葵私自入京，帝責其行止不簡，降奉國中尉，仍罰祿米二年』。

賜王漢祭葬，仍建祠歲祀。

發王三錫邊遠備分充軍終身，拘妻僉解；崔永亨徒贖；以失守城池故也。

乙未，李自成犯宣府，白廣恩、姜驥叛降；監視太監杜勳迎賊。巡撫朱之馮不屈，賊磔殺之。

丙申，大風霾，晝晦。

命司禮監太監王承恩提督內外京城。

辛丑，分營九門，給守門兵每人百錢。

癸卯，李自成犯居庸。總兵唐通、太監杜之秩迎降；巡撫何謙遯。

詔三大營屯彰義門外。

甲辰，李自成犯昌平，諸軍悉降；自沙河直犯平則門。

詔吳三桂督兵入關。

乙巳，李自成攻平則、彰義諸門，三大營俱潰降。

丙午，賊急攻彰義門，太監內應，門啓，賊遂入。

丁未，內城陷，帝殉社稷。大學士范景文、戶部尚書倪元璐、左都御史李邦華、協理京營兵部右侍郎王家彥、刑部右侍郎孟兆祥、右副都御史施邦曜、大理寺卿凌義渠、太常寺少卿吳麟徵、右庶子周鳳翔、左諭德馬世奇、左中允劉理順、簡討汪偉、太僕寺丞申佳胤、戶科給事中吳甘來、御史王章、陳良謨、陳純德、吏部員外郎許直、兵部主事成德、兵部主事金鉉、新樂侯劉文炳、左都督劉文耀、襄城伯李國禎、惠安伯張慶臻、駙馬都尉鞏永固、司禮監太監王承恩，死之。成德母張氏、金鉉母章氏、汪偉妻耿氏、馬世奇妾朱氏、李氏、劉理順妻萬氏、妾李氏、陳良謨妾時氏，俱從死。

先是，李自成分遣賊首劉宗亮犯畿南郡縣，保定鄉官光祿寺少卿張羅彥與其兄癸未進士羅俊督率鄉勇嬰城守，督師李建泰於三月二十一日入保定。二十四日，賊圍保定，急攻。二十五日，建泰中軍郭中杰縋城降賊內應，城陷，建泰遂降。羅俊奮擊賊，賊殺之。羅彥見城陷，奔歸家，援筆書壁曰：『光祿寺少卿張羅彥，義不受辱！縊死井亭。其闔門兄弟子姪及婦女死義者，凡二十三人。』

臺灣文獻叢刊第二九四種

崇禎實錄

弁言

這本「崇禎實錄」，本文部份凡十七卷，不著撰人，吳興嘉業堂舊藏抄本；現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並據以影印爲校印本「明實錄」附錄之二。所錄起自明崇禎元年正月，訖於十七年三月；年爲一卷，繫日記載。各卷分別冠題「懷宗端皇帝（一）」至「（十七）」，與卷次同數。「懷宗端皇帝」爲清廷首加諡號，此錄係以清人語氣著筆。按王汝南「續補明紀編年」卷末有云：『大清定鼎，諡先帝爲「懷宗端皇帝」』；徐勳「小腆紀年」因之（王著卷首亦題「懷宗端皇帝」）。多爾袞致史可法書云：『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諡號』。據此，可知清初加諡，固屬如是。乾隆間官修「明史」及「歷代通鑑輯覽」所云『諡曰「莊烈愍皇帝」、陵曰「思陵」』，乃爲後來所竄改。「輯覽」附多爾袞書猶存原文，而清「世祖實錄」所載已改作「首崇愍帝及后諡號」。又按南明弘光時，初上先帝諡號曰「思宗烈皇帝」，後改廟號曰「毅宗」；故明遺民查繼佐「罪惟錄」「本紀」題曰「毅宗」與張岱「石匱書後集」題曰「烈皇帝」，與此不同。考崇禎帝即位於天啓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丁巳），此錄斷自建元，前此尙有四月餘未見所紀。茲有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本「明實錄」所收「明□宗□皇帝實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並收印作校印本「明實錄」附錄之一），起自天啓七年九月至十二

月（見原刊眉題）；因並錄刊於本書之前，用補不足。「明□宗□皇帝實錄」中有「建虜」或「建夷」（「虜」或「夷」已由原刊本以缺字諱之）等詞彙，顯爲明人之作；而書題諡號缺字，作者原有待於將來填補（今按南明諡法，應題爲「明毅宗烈皇帝實錄」）。且按月分卷，卷次亦留缺字。今姑將卷次依序填補爲「一」「二」「三」「四」以便檢索外，書題仍依舊貫，俾保存原作所具「時代意義」。

以上兩錄傳本，繫日間有錯亂。例如「明□宗□皇帝實錄」卷之「二」「十一月甲子朔」下「東廠太監魏忠賢安置鳳陽」詔諭中斷不全，而其後段卻於己卯日後見之；同時「己卯廷推閣員」亦脫漏下文，而其脫文卻見於甲戌日後。推究其故，或由於稿本謄錄或傳抄有誤所致。凡此，並其他譌誤俱儘予訂正。至於繫日所見干支重出者，並參酌歸併。最可異者，崇禎十一年七月繫日所見干支，均誤。按是月壬戌朔（見「二十史朔閏表」），本書誤爲戊戌朔；不特朔日誤，餘日並沿誤。至何以有如此之誤，殊爲費解。遇有此類問題干支，均加問號（？）存疑。此外，一如往例，凡訂補者用「〔 」（方括號）標明，缺字以□（方框）示之。又，本文原抄本書尾附有「丁丑仲春，海門施維藩讀畢記」小字十二，下鈐「韻秋」陽文圖章一；今已略去。（周始）

崇禎實錄目錄

明□宗□皇帝實錄

卷之〔一〕	(天啓七年九月)	(一)
卷之〔二〕	(天啓七年十月)	(七)
卷之〔三〕	(天啓七年十一月)	(一七)
卷之〔四〕	(天啓七年十二月)	(二七)

崇禎實錄

卷之一	懷宗端皇帝(一)	(三五)
卷之二	懷宗端皇帝(二)	(五七)
卷之三	懷宗端皇帝(三)	(七五)
卷之四	懷宗端皇帝(四)	(八九)
卷之五	懷宗端皇帝(五)	(一〇九)
卷之六	懷宗端皇帝(六)	(一二九)
卷之七	懷宗端皇帝(七)	(一三三)

卷之八	懷宗端皇帝(八)	(一七)
卷之九	懷宗端皇帝(九)	(一七三)
卷之十	懷宗端皇帝(十)	(一九)
卷之十一	懷宗端皇帝(十一)	(二〇一)
卷之十二	懷宗端皇帝(十二)	(三二)
卷之十三	懷宗端皇帝(十三)	(三三)
卷之十四	懷宗端皇帝(十四)	(三四)
卷之十五	懷宗端皇帝(十五)	(三五)
卷之十六	懷宗端皇帝(十六)	(三八)
卷之十七	懷宗端皇帝(十七)	(三〇七)

明□宗□皇帝實錄卷之〔一〕

九月甲子朔，分鎮桃林口太監楊朝報：插漢虎墩兔以醉，爲婦哈屯刺死。插漢，地名，元小王子之裔。嘉靖間，插漢打來孫避俺答之強，與子土蠻火成等自宣府塞外移遼左順福餘諸部以自立。土蠻生卜彥，卜彥生虎墩兔。原與俺答吉囊兄弟同姓，實插主而俺答臣也。俺答封王後，至卜石兔，得素臣之妻兼併其地；虎墩兔復強，卜石兔走河套建原，雖畏插漢，以其淫貪失馭，易餌也。插漢日西向，蠶食白言諸部。

東廠太監魏忠賢乞辭任；不許。

平遼總兵毛文龍奏不平五事，乞身求代；不許。

丙寅，奉聖夫人客氏出外宅。

太監魏忠賢乞免戶部喪禮香蠟三萬金；從之。

西虜犯寧夏鎮塑堡洪廣營，總兵吳盡忠拒卻之。

總督倉場戶部尙書蘇茂相請復放折兩月之例；從之。

丁卯，司禮太監王體乾辭任；不允。

戊辰，平遼總兵毛文龍訴乏餉。

定頒詔使臣。

己巳，戶部尚書郭允厚言：『國諱印色藍，易濃溷；請錢糧事，獨硃印』。許之。庚午，巡撫宣府右□都御史秦士文爲兵部右侍郎、兵科都給事中楊所修爲南京通政使。

戶部奏令山東、河南、北直漕河兩岸二百里內郡縣應解金，太倉、京邊各照時價改本色運至河上，官自爲解，庶軍民交濟；上從之。

巡撫天津戶部尚書黃運泰奏：『預計關門內外糧料，計關內兵六萬，各月米五斗，歲支共七十六萬七千六百石；班軍兩萬（原作「防」），該米七萬二千石。馬騾二萬四千匹，四月至十月月九斗、十一月至三月月一石二斗，歲共二十九萬五千二百石，預備料豆二萬石。計關外兵八萬，歲支米四十八萬石；班軍二萬，歲支四萬五千石，加預備糧米三萬五千石。馬騾三萬五千匹，歲支豆四十三萬五百石，加預貯料豆三萬石。通計米、豆一百七十八萬三百石，米派臨清德州倉，餘米廬、鳳、淮、揚召買；豆派畿郡召買。外有鮮米十萬石、鮮布萬匹，俱宜先期料理』。部覆從之。

定先帝山陵於澹峪嶺。

壬申，御門。

丙子，朝鮮國王李倬告困；諭：『先帝已棄羣臣，朕嗣位，其知之』。

瑞王府成，督工漢中工部郎中王惟先入朝，奏頌厥臣。

戊寅，敍三殿功，陰內臣錦衣衛指揮僉事十二人、正千戶四十七人。

故貴州總兵官魯欽贈少保，諡「□□」，立祠；陰本衛指揮僉事世襲。

己卯，右副都御史署南京通政司使楊所修言：兵部尚書崔呈秀、工部尚書李養德、太僕寺少卿陳殷、巡撫延綏右□都御史朱童蒙俱奪情，非制。上責其輕詆。

工部尚書薛鳳翔求發帑百萬，有事山陵；命半之。

庚辰，進李從心太子太師，李精白、劉詔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

進張繼世山東按察使、孫繼綿山西右布政使，兼按察司僉事仍故。

壬午，許太僕寺少卿陳殷守制；其兵部尚書崔呈秀不允。

癸未，宰賽百餘騎犯□□；參將高勳拒之，擒七人。

甲申，上聖母貞靜賢妃劉氏尊諡曰「孝純淵靜、慈順肅恭、毗天鍾聖皇后」。

丁亥，國子司業朱之俊論監生曹代、何陸、萬齡、儲寓奇誑祠挾遁，宜罪；命下獄。

戊子，諭停刑。

督師遼東兵部尚書王之臣言：「西虜都令色倂、乃蠻黃把都等以數萬人東投建□，幸其部落多不願往、建□亦疑忌不令渡河，其部衆已大半西投虎墩兔愁。今乃蠻黃把都部落夷目能乞兔金歹青等男婦共五千七百三十來降，臣令總兵杜文煥、尤世祿、侯世祿

、朱梅、副總兵王牧民、祖大壽受之」。下部議：降夷置塞外。兵部尙書崔呈秀等奏廣納事例。

太監魏忠賢乞止建祠，上優答之；其前賜額許如故，餘輟。

己丑，巡按陝西御史袁鯨上言：『秦、隴以西，巖險鳥道；一夫當關，萬人俱廢。過此，階文、微成番漢雜居，曠徒嘯聚。又過此，河洲之西即海虜，蘭州之北即松虜。海虜兄弟八枝，兵十數萬；乞慶台吉、黃台吉最黠。黃酋見住西寧，七月內叛番黃明策爲引導，縱橫於松山鎮鎮間，每借市馬入城，勾連北虜；今且岌岌矣。甘鎮兵馬減於援遼，京運緩於呼庚。至臨洮靖遠岷兵糧，俱西安、鳳翔、平涼額編民運；今欠至一、二年，何以稱「有備無患」也！』

庚寅，立妃周氏爲皇后——嘉定周奎女。選妃日，授奎南城兵馬司副指揮；今進口軍都督府同知。

進張素養右副都御史，專理京營。姚祚端爲太僕寺少卿、朱大啓爲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陸文獻爲太僕寺少卿、吏科都給事中陳爾翼爲太常寺少卿。

太師寧國公魏良卿、少師安平伯魏鵬翼並給鐵券。

辛卯，詔曰：『朕聞坤順承乾，兩儀乃以奠位；內治贊外，六合斯以蒙休。王化攸關，典禮是式。朕荷天眷命，序纘洪圖；深惟儀刑於萬國，宜首崇位於母儀。妃周氏，

受命先帝，配朕潛邸。含章體順，懿範克紹前徽；率禮蹈謙，淑德允稱作合。是用祇告天地、宗廟、社稷，以九月二十七日冊立爲皇后，正位中宮。於戲！佐一人以主鬯，弘開有道之長；叶三靈以永綏，益衍無疆之慶。布告中外，咸使聞知。先是，詔曰：「朕惟恩深鞠育，孝大尊親。自古帝王暨我祖宗列聖膺圖纘祚，莫不致隆所生；蓋以昭罔極之報而教民孝也。恭惟聖母光大含弘，幽閑貞靜；輔翼皇考，誕予眇躬。勤顧復之洪慈，劬勞靡替；廣啓迪之懿訓，諄篤有加。朕茲獲以幼沖，寅承大寶。睠維「兄終」之及，實由慈慶之鍾；至德難名，尊養靡及。爰舉哀榮之典，或昭追報之思；參稽禮文，尊崇諡號。乃於天啓七年九月二十一日，祇告郊廟、社稷，奉冊寶恭上尊諡曰「孝純淵靜、慈順肅恭、毗天鍾聖皇后」；光遐禮於九泉，播休聲於八表。於戲！至哉坤元，詎模聖善之彷彿；渙茲大號，用昭祥發之根源。布告華夷，咸使知悉」。

癸巳，巡撫江西右僉都御史楊邦憲、巡按御史劉述祖各疏頌廠臣，請祠；不許。

明□宗□皇帝實錄卷之〔二〕

十月甲午朔，廣西大盜胡扶龍平。初，潯州之龍山，扶龍據之。丙寅，掠上黃村及於武平，守備蔡文龍敗洩；廣西巡撫王尊德以副使潘應龍勦之。集左江兵三千七百人，以參將康承爵領之；徵右江兵四千餘人，以參將范景文領之。二月進師，得賊黨廖扶四爲內間，知胡道貴爲謀主；遣土舍陳威說道貴，勸賊歸舊巢，威等伏兵於旁執之——兩江之盜始息。

丙申，工科都給事中郭興治言五事：開經筵、勤召對、慎起居、補考選、課職業。上是之。

丁酉，陽和衛正千戶劉效祖封新樂伯、繼祖錦衣衛都指揮同知。

封后弟姪文炳、文耀並兵馬司副指揮周奎爲都督同知。

司禮太監徐應元、蔭錦衣衛都指揮同知，王之政、王國泰、王永祚、蔭指揮使。又蔭徐恩元、周世德、商輔明正千戶，曾文學、張宗德、李承恩、徐延年、商作霖、黃一魁、李天壽副千戶，王之政、王國泰、王永祚、范壽寧百戶。又藩舊御前太監王佐、陳秉政、齊本政、張永慶、王永年、蔭百戶；並世襲。

己亥，故大學士魏廣徵贈太師。故□□□□凌子優贈太常寺少卿。王繼曾爲太僕寺

卿、諸允修爲光祿寺卿。鎮安伯徐汝孝進太子太保。

進大學士黃立極太保，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楨左柱國兼支尙書俸，各應中書舍人翰林院檢討師雅助等頒口孝純皇太后於諸王。

太監涂文輔搜太倉節省餘銀萬二千金，進備恩賚；上善之。

庚子，上憲宗「達天闡道、敦孝篤友、章文襄武、端靖穆莊勤哲皇帝」。初本「哲」，上定爲「哲」。

辛丑，頒詔於天下。詔曰：「帝王盛德弘施，昭懿範於當時者，皆有顯號令名，祔諸廟享，傳之萬禩；蓋非獨表章前修，正以永垂後美也。恭惟皇兄大行皇帝仁孝承先，憂勤勵治。兩朝聖德，經闡釋而炳若日星；三極宸居，善繼述以垂茲堂構。王道正直，挈繩準於朝端；聖武旁昭，暢威靈於遐域。蓋惟知人而善任，以致外攘而內安。御宇秉乾，於茲七載；故休徵之疊至，謂曆數其未央。何期一人宵旰之勤，竟貽率土攀號之痛！顧余涼德，肇纘丕基；念在耳之遺言，愴因心之難報！遙追前烈，用率舊章；協衆論之僉同，薦鴻稱於不朽。乃於今十月七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恭奉冊寶，上大行皇帝尊諡曰「達天闡道、敦孝篤友、章文襄武、端靖穆莊勤哲皇帝」，廟號「憲宗」。於戲！賓天之篤雖遙，敢忘陟降；戴德之名無斃，尙見羹牆！布告萬方，咸使知悉」。

遼東前屯火，燬三千八百餘家。

吏科都給事中陳爾翼言：「南京通政使楊所修奏仰體聖孝，諸部臣屢疏乞去。夫君臣上下，可相安無事；而播弄多端，葛籐不斷。聞東林餘孽徧布長安，欲生事生風，憂不在小。乞勅下廠衛五城緝訪」。有旨：「羣臣流品，經先帝分別澄汰已精。朕初御極，嘉與士大夫臻平康之理；不許揣摩風影，致生枝蔓」。

御史李蕃、賈繼春爲太僕寺少卿。

許浙江提學副使樊良樞致仕。

曹履吉爲光祿寺少卿，添註。

壬寅，翰林院侍讀徐時泰、檢討雷躍龍、李若琳補日講官。

大理寺右寺正許志吉報：籍吳養春家資共六十萬五千有奇、程夢庚十三萬。

大學士黃立極等請開經筵，命侯明春；日講即十六日始。

司禮太監王體乾、魏忠賢陰〔錦〕衣衛都指揮僉事——贊襄興禮也。

增武舉二十人。

命中軍都督府□□總兵王世忠出關撫夷——世忠，故南關遺裔也。

仇建□來歸與虎墩兔愁爲姻，嘗使候其營；故督師王之臣奏遣。

姚士慎、蔣士聰爲大理寺左右少卿。

王濬爲太僕寺少卿，吳光義爲南京太常寺卿。朝臣各捐助陵工。

甲辰，鑄「山海中路總兵」關防。

議大行陵費二百餘萬。

錄東江功，太監魏忠賢、王體乾、徐應元等及胡良輔、金捷、郭尙禮各磨錦衣衛指揮同知，苗成指揮僉事、郭尙禮千戶、邊進朝等二十一人各百戶，崔呈秀等磨錦衣衛指揮同知；餘賜金、幣有差。

乙巳，劉宇亮爲南京光祿寺卿，虞德隆爲南京太僕寺少卿。

諭追尊光廟莊妃李氏——上念幼時撫育也。

丁未，雲南道御史楊維垣劾兵部尙書崔呈秀「與舊輔馮銓爭權，嗾吳淳夫攻之；淳夫一郎官，不數月已躋卿貳。於是羣趨其門；未幾，河南道闕，越次用倪文煥，其弟擬秀爲浙江總兵。尤可異者，以不祥之人，經理三殿工程」云云。呈秀奏辨，兼求守制；不允。

己酉，始日講。御文華殿，禮部口侍郎孟紹虞、王祚遠、口中允孔貞運、翰林院侍講徐時泰、檢討雷躍龍、李若琳偪直，是日講「大學」、「堯典」各首節、「帝鑑圖說」一則。上退，御便殿，召閣臣、講官；講官示以御書。故事：日講官，一直講、一直

讀；讀五次御隨讀，始講。是日，免進讀。越三日，免講「帝鑑圖說」，改「祖訓通鑑」。

庚戌，故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趙南星卒。南星字夢白，高邑人；萬曆甲戌進士，授汝寧推官。己卯，擢戶部主事。癸未，調文選司員外郎；憂去。癸巳，進考功郎中；佐內計，澄如水鏡。吏科都給事中王三餘黨首相沈一貫黷橫，斥；一貫銜之，借他事削籍，家居三十餘年。泰昌初，起太常寺卿，歷工部口侍郎。壬戌冬，進左都御史。癸亥，主內計。旋進吏部尚書，渴善仇惡，風行斧斷。初，家居時，以丙辰、丁巳內計，趙興邦、元詩教等亂政；掌癸亥計典，著「四凶論」以斥之。方其入朝也，大理寺卿金壇周應秋知其柄用，郊迎結懽，南星益鄙之；歎曰：『吾入山三十年，安知土風至此乎！』見大學士劉廣微，以父執自居；因力排之，中旨削奪。巡撫山西郭尚友誣其贓，追論，戍振武衛；子清衡，戍莊浪衛；甥三，中龐戍永昌衛。南星日短衣，執士伍。崇禎秘赦至，巡撫軍至夔護璫，必需部符方釋；卒於戍，年七十八。尋贈少保，諡「忠毅」；予祭葬，廕清衡中書舍人。

雲南道御史楊維垣又劾兵部尚書崔呈秀貪淫橫肆及吳淳夫、倪文煥、李應薦等；上未即罪。

壬子，海盜鄭芝龍、鍾斌破海澄，入中左所；總兵俞咨臯回郡。

癸丑，順義王卜石兔上表貢馬。自萬曆癸丑襲爵，與色令台吉生事，屢率衆脅邊；七月，同哈喇慎王子五貉台吉與插漢構釁，住威寧海子，大同總兵張家禎嚴爲備。至是，始貢。

乙卯，起岳和聲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贊理軍務。

丙辰，工部都水主事陸澄源上言四事：正士習、糾官邪、安民生、足國用。其「正士習」略曰：『比來士氣漸降，惟稱功頌德爲事。廠臣魏忠賢服事先帝，論功行賞，自有常典；何至寵踰開國、爵列三等，蟒玉徧宗親、京堂濫乳臭也！外廷奏疏，不敢明書忠賢姓名，盡廢君前臣名之禮。至祝釐徧於海內，奔走狂於域中；士習漸降，莫此爲甚』云云。上不問。

丁巳，巡按直隸御史賈繼春劾呈秀不忠、不孝；報聞。

戊午，兵部武選主事錢元懋上言：『邇年以來，百辟卿士不媚天子而媚奸臣；至與跼賤隸，夤緣扳附，立躋顯要；玷列卿行，汚濫朝署。常伯有「續貂」之諺，爛羊與「關內」之謠；甚非盛世所宜有也。廠臣魏忠賢以梟獍之姿，供綴衣之役；先帝念其服勤左右，假以事權。羣小蟻附，勢漸難返。稱功頌德，布滿天下，幾如王莽之妄引符命；列爵三等，昇於乳臭，幾如梁冀之一門五侯；徧列私人，分置要津，幾如王衍之狡兔三窟；輿珍輦寶，藏積肅寧，幾如董卓之郿塢自固；動輒傳旨，鉗制百僚，幾如趙高之

指鹿爲馬；誅鋤士類，傷殘元氣，幾如節甫之鉤黨誅連；陰養死士，陳兵自衛，幾如桓溫之壁後置人；廣開告訐，道路以目，幾如則天之羅鉗結網。先帝念忠賢有驅使之微勞，之譽言之日至；豈料其威權趨附之至此！使先帝而早知其橫竊，亦必有以處忠賢矣。即皇上念其勞，貸之不死，宜勒歸私第；散私士、輸舊藏，使內庭無厝火之憂，外廷無尾大之慮。魏良卿輩既非開國之勳，又非從龍之寵，安得玷茲茅土，汚此彝章！速令解組褫紳，長農沒世。至告訐獲賞之張體乾、鍛煉驟貴之楊寶、夫頭乘輻之張凌雲、委官開棍之陳大同、號稱長兒之田爾耕、寧國契友之門太始、龔翼明等，凡爲牙爪，俱明暴其罪，或殛、或放；奸黨肅清，九流澄澈」。報聞。

己未，南京守備太監楊朝、浙直織造太監李寶、承天守備太監李希哲、提督太和山太監馮玉、天壽山太監孟進並免。

刑部廣口司員外郎史躬盛論魏忠賢罪狀，舉天下之廉恥漸滅盡，舉天下之元氣剝削盡、舉天下之官方紊亂盡、舉天下之生靈魚肉盡、舉天下之物力消耗盡。報聞。

御史吳尚默劾「崔呈秀之去，即與魯司寇兩觀之誅何異！凡負譴而獲免與顯擢而詭得，未有不資緣於呈秀也。金珠非異，而市麗姬；銓司之擢，卿貳之推，輒行罷斥，不知幾何人也！且臺臣，法紀之司也，曾未有一院而四憲臣；有之，自呈秀始。總憲，獨坐之位也，曾未有獨坐而兩；有之，自呈秀始。先帝不豫，不親政務；而連章累牘，頒

爵賞而列封蔭；羣臣謝恩，即賓天之日。以此定賊臣之罪案，而魏忠賢之案亦可以言也。茅土傳於一時，廟食徧於天下。誠從賊臣以問廠臣，能無愧心否？

庚申，貢生海鹽錢嘉徵上言數魏忠賢之罪。『曰並帝：封章必先關白，至頌功德，上配先帝；及奉諭旨，必云「朕與廠臣」，從來有此奏體乎？曰蔑后：皇親張國紀未罹「不赦」之條，先帝令忠賢宣皇后減旨不傳，致皇后御前面折逆奸；遂羅織皇親，欲致之死。賴先帝神明，祇膺薄愆。不然，中宮幾危！曰弄兵：祖宗朝不聞內操，忠賢外脅臣工、內偪宮闈，操刀厲刃，礮石雷擊。曰無二祖列宗：高皇帝垂訓「中涓不許干預朝政」，乃忠賢一手障天，仗馬輒斥，蔓毒摺紳，蔓連士類；凡錢穀衙門、邊腹重地、漕運咽喉，多置腹心，意欲何爲？曰剋剝藩封：三王之國，莊田賜賚不及福藩之一；而忠賢封公侯伯之土田，揀選膏腴，不下萬頃。曰無聖：先師爲萬世名教主，忠賢何人，敢祠太學之側！曰濫爵：古制非軍功不侯，忠賢竭天下之物力，佐成三殿，居然襲尙公之爵，覲不知省！曰邀邊功：建口犯順以來，墮名城、殲士女、殺大帥，神人共憤；今未恢復尺寸地、廣寧稍捷，袁崇煥功未克終、席未及煖，忠賢冒封侯伯。假遼陽、廣寧復歸版籍，又何以酌之乎？曰腴民脂膏：郡縣請詞不下百餘，計祠費不下五萬金；敲骨剝髓，孰非國家之膏血！曰通同關節：順天鄉榜二十六日拆卷，而二十四日崔鐸貼出，復上賢書；其賁緣要結，不可勝數！疏上，報聞。

予故大學士朱國楨祭葬，諡「文肅」。

東口插漢西攻擺言台吉哈喇慎諸部；諸部多潰散，或入邊內避之。

辛酉，戶科給事中段國璋劾吏部尚書周應秋。

工部口郎中領太僕寺少卿湯齊奏薦口口口姜曰廣、陳仁錫、楊世芳、給事中王夢尹、黃承吳、虞廷陞；報聞。

許太監魏忠賢引疾辭爵，寧國公魏良卿改錦衣衛指揮使、東安侯魏良棟改指揮同知、安平伯魏鵬翼改指揮僉事。

河南道御史倪文煥、吏部口口郎中周良材劾免。

太監涂文輔辭監視倉庫。

兵科給事中許可徵劾崔呈秀；下吏部勘處。

禮科都給事中吳弘業論吏部尚書周應秋、南京兵部右侍郎潘汝楨及崔呈秀子鐸倖舉；報聞。

吏部口口口張元芳免。

釋鄧漢，遣戍。

壬戌，上御日講畢，召閣臣入便殿，出督師王之臣疏示之曰：『王之臣自云贅員，又云虛拘，非內臣牽制之耳！可盡撤各邊內臣以勅上』。

巡按直隸御史賈繼春上八事：保聖躬、正疏體、重爵賞、敦名義、課職業、罷祠費、開言路、矜廢臣；報聞。

工部尙書吳淳夫、太僕寺卿白太始、官生、尙寶司卿魏撫民並劾免。
東廠太監王體乾有罪，免。

明□宗□皇帝實錄卷之〔三〕

十一月甲子朔，巡撫宣府右□都御史秦士文報：插漢兒即虎墩兔愁爭哈喇慎所分部落，謀犯塞；宜豫爲備。時虎墩兔愁傾朝而來，以舊遼陽讓□殺哈喇兔，直抵殺胡堡，克歸化城、奪銀佛寺、收習令色等。

戶部主事劉鼎卿劾大學士黃立極；報聞。

東廠太監魏忠賢安置鳳陽。諭曰：「朕聞去惡務盡，御世之大權；人臣無將，有位之炯戒。我國家明懸三尺、嚴繩大慙，典至重也。朕覽諸臣屢列逆惡魏忠賢罪狀，具以洞悉。□思先帝以左右微勞，稍假恩寵；忠賢不報國酬遇，專逞私植黨，盜弄國柄，擅作威福，難以枚舉。略數其概：皇兄、懷寧公主生母成妃李氏，假旨革奪，含冤未雪。倡裕妃張氏，〔立〕致棄生。借旨將敢諫忠直之臣，羅織削奪；又〔勾〕同心腹酷刑嚴拷，誣捏贓私，立斃多命。他若蹇諤痛於杖下，柔良苦於立枷；臣民重足，道路以目。而身受三爵、位崇五等，極人臣未有之榮；通同客氏，表裏爲奸。先帝彌留之時，猶叨恩晉秩，亡有紀極。賴祖宗在天之靈，天厭巨惡，神奪其魄，罪狀畢露。朕思忠賢等不止窺攘名器、紊亂刑章，將我祖宗蓄積貯庫、傳國異珍異寶、金銀等朋比侵盜幾空；本當寸磔，念梓宮在殯，姑置鳳陽。二犯家產，籍沒入官。其冒濫宗戚，俱烟瘴永戍。於

戲！大奸脫距，國典用彰；苟麗於辟，情罪允孚。初，上神明自操，忠賢黨羽莫發其奸；楊維垣首糾崔呈秀，始自相攜貳，猶未刺忠賢也。陸澄源、錢元愨直罪忠賢，至錢嘉徵十大罪〔疏上〕，乃詳盡。忠賢不勝憤，哭訴於上，不動。客、魏相倚，知信邸內監徐應元爲上所任；忠賢屈身事之，餽以異寶，結〔爲〕弟兄，告以辭東廠印。應元果爲間。至是，謫忠賢鳳陽祖陵司香命，太監張邦詔等籍魏二氏。

諭禮部：復先帝成妃李氏封號。

釋薊鎮總兵備道□□耿如杞獄，復原官。

吏部尙書周應秋免。

工科給事中陳維新論錦衣衛左都督田爾耕；報聞。

乙丑，太僕寺少卿署浙江道御史合肥龔萃肅、太僕寺少卿署江西道御史淄川安伸各劾崔呈秀等；報聞。

安置徐應元於顯陵——明年二月戍鳳陽。

張凌雲、陳大同各劾免——凌雲等俱匠役，官太僕寺卿。

河南提學副使潘曾紘奏薦前翰林院編修陳子壯、方逢年、彙臣耿如杞等；上是之。

丙寅，兵部尙書田吉免。

戶科給事中李覺斯奏薦東林諸臣：前兵部尙書王永光、詹事蕭命官、司業賀逢聖、

庶吉士楊汝成、馬之驥、閃仲儼等，宜開其禁錮；從之。

太僕寺卿劉徽言四事：君德、主權、王道、人情；報聞。

丁卯，諭兵部曰：『朕御極以來深思治理，而有逆惡魏忠賢擅竊國柄，蠹盜內帑；誣陷忠直，草菅人命，很如狼虎。本當肆市，以雪衆冤；姑從輕降發鳳陽。不思自懲，將素蓄亡命之徒身帶兇刃，不勝其數；環擁隨護，勢若叛然。令錦衣衛官旂扭解押赴，跟隨羣奸即時擒奏』。

太僕寺卿署浙江道御史張文熙奏薦前御史高弘圖、糾提督操江右僉都御史劉志選；命削志選籍。

戊辰，徹各鎮內臣。諭曰：『軍旅，國之大事。必事權一，而後號令行；人和協，而後勝算得。然勢敵，則交諉；力均，則相擊。自非審口以期，何由出令制勝！先帝於宣、寧、關、薊、寧遠、東江等督撫外，分遣內臣協鎮；一柄兩操，侵尋滋弊。比來內外督、撫意見參商，嫌疑萌構，彼此自命威稱「贅員」，得且相蒙、失且相卸；封疆專重，其能堪此！矧宦官觀兵，古來有戒。朕今於各鎮守臣概徹，一切相度機宜，約束吏士；無事修備，有事卻敵，俱聽經、督便宜調度，無負委任不專、體統相軋以藉其口。各內官速馳驛回京！原領在官器械、馬匹，如數交督、撫分給諸將，以備戰守，開數具奏。其自備器械、馬匹，帶回勿阻』。

庚午，復撫寧侯朱國弼俸。

錦衣衛左都督田爾耕、孫雲鶴免。

□部尙書李虞夔、巡撫延綏右副都御史朱童蒙免。

左副都御史署工科給事中郭興言論崔呈秀、魏忠賢之罪；上是之。

福建道御史王會圖劾崔呈秀倖妾弟蕭惟中本倡家，今任密雲都司，濫秩至此！報聞。

罪監魏忠賢宿阜城尤氏旅舍，其黨密報上旨；知必不免，夜同李朝欽自經。忠賢少飲博無賴，至爲傭汲，忿而自闌；客某資之，直東宮，侍皇孫以飲食中。初直東宮，有風道人宿朝天宮，日歌市中曰：「委鬼當朝立，茄花滿地紅（客氏）；七量糠車過，壓塔蘆溝橋」（忠賢祖墓，直蘆溝橋）。忠賢後欲報客，不再值。

辛未，禮部儀制郎中劉夢潮論都察院右都御史署順天府尹李春茂、巡撫山東右僉都御史黃憲卿俱媚竊；春茂免。春茂奏辨，不聽。

壬申，戶部員外郎王守履劾崔呈秀及吏部都給事中陳爾翼黨奸，又薦舊輔韓爌等。命削呈秀籍，追奪告身；陳爾翼之疏自矛盾，命冠帶閒〔住〕。舊輔韓爌清忠有執，下所司知之。爾翼又疏辨，守履當上早朝御門，出班面糾爾翼；上以守履突出，鑕三級，調外。

巡撫順天右口都御史單明詔免。

下魏良卿鎮撫司獄。

癸酉，刑部陝西司主事耿應昌言四事：釋梟臣、遵法律、重詔獄、禁告密。

戶部四川司郎中加貴州布政司右參議劉應遇言天下六大苦：諸臣逮繫、諸臣獄死、諸臣追贓、仕塗去就、新進禁錮、廷臣被劫。上然之；命逮死各臣贓銀盡免之，釋其家屬。

戶部尚書張我續、刑部左侍郎張九疇免。

勅部院曰：『巨惡魏忠賢竊先帝之寵靈，擅朝廷之威福，密結羣奸矯誣善類；稍有觸忌，肆行慘殺，數年蟻誣不知幾許、削奪不知幾許！幽囹蔽日，沈累彌天。冤抑所積，上干玄象，致星隕地裂、歲祲兵連。今魏忠賢、崔呈秀天刑已殛，臣民之憤稍舒；而詔獄游魂猶鬱、錮籍譽髦未伸，豈所以昭朕維新之治！今應褒贈，即與褒贈；應蔭卹，即與蔭卹；應復官，即與復官；應起用，即與起用；應開釋，即與開釋；勿致久淹，傷朕好生之意』。時崔呈秀歸薊州，列姬妾並羅列珍異酒器，縱飲一杯，即擲壞之；已自經。

降刑部主事耿應昌三級，調外。應昌先請裁革東廠，再被詰責，故有是命。

甲戌，復故太監王安官，予祭葬，立愍勞祠。

乙亥，工部尚書楊夢克請停新例、停准貢、停納通判運判、停納附學生、停納王宮長史。

丙子，崔呈秀子鐸覆試，僅構二義；命削籍後戍邊。

刑部尚書薛貞、總督薊遼兵部尚書劉詔免。

己卯，廷推閣員。孟紹虞、錢龍錫、楊景辰、薛三省、來宗道、李立……標、蕭命官、周道登、劉鴻訓、房壯麗、曹思誠。是日，上詔大臣及吏科都給事中魏炤乘、河南道御史□□於乾清宮拜天訖，卜之。遂丸諸臣名納於金筋筋夾之，得錢龍錫、李標、來宗道、楊景辰；閣臣以時艱求益，復得周道登、劉鴻訓。而次所夾王祚遠爲風墮，覓之無跡；事訖，則丸落施鳳來身後也。於是進錢龍錫、楊景辰、來宗道、李標、周道登、劉鴻訓並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遣官詔龍錫、標、道登、鴻訓。

諭：月食，修省直言。

南京兵部尚書劉廷元參太監劉文燿。

上林苑監典簿樊維城直糾諸臣最著之賊，如□□田吉、田爾耕、吳淳夫及兵部郎中王登三、吏科都給事中陳爾等；報聞。

庚辰，乳媪客氏赴浣衣局，掠死。太監王文政主訊之，招宮人任身者八人。蓋出入掖庭，多攜其家侍媵，覲如呂不韋。稍更數月，事忍言哉，幸天奪之速也。子侯國興下

獄。

辛巳，錦衣衛指揮□□方弘瓚奏陳本衛利弊，且薦南鎮撫司劉僑、前北鎮撫司徐本高；上是之。

大興知縣饒可久訟故左副都御史楊漣之枉，且乞改「三朝要典」；上以「要典」未便輕議，鑄二級。

壬午，御史楊維垣參太監李永貞、劉永愚佐逆；報聞。

工部虞衡郎中劉鍊加太僕寺卿。

癸未，監生山陰胡煥猷論『大學士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樞當魏忠賢專權，不能匡救；且揣意旨，專恃逢迎；浙、直建祠，各撰碑稱頌；宜俱罷。又總督□□張樸、史永安、巡撫毛一鷺、秦士文、王點，姚宗文、楊邦憲、李精白、郭增光、巡按卓邁、盧承欽、許其業、劉弘光、黃憲卿，俱請乞加究奪；而薦舊輔韓爌、□□劉宗周、□□林鈺、故修撰文震孟、顧錫疇、方逢年、庶吉鄭鄴、給事沈惟炳、郝土膏、章元儒、熊奮渭、御史王心一等，宜加錄用』。上以逞臆輕詆，下廷訊，論杖、除名。時法司引臥碑「惟生員不許言事」律。

降太監李實奉御安置南京、涂文輔小火司香鳳陽。

工部尚書楊夢袞、孫杰、左副都御史李夔龍免。

戶部員外郎王守履奏：逆黨文臣崔呈秀、田吉、吳淳夫、李夔龍、□□□爲五虎，武臣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寰、崔應元爲五彪。

乙酉，巡撫貴州左副都御史陸獻明言：『安位雖以水西爲穴，而貴陽城北綿亘千里，謂之水外，步步仲苗，時時報賊。賊一過河，仲苗羣起應之，在滇則安效良、在西粵則泗城等州，而蜀之鎮雄四土司皆賊之應援；而奢崇明結賊同謀於水內，故安邦彥等桀驁難馴。若得蜀兵五萬分扼於永寧、遵義，滇兵五萬進蹙於霑益、烏撒一帶，黔兵七八萬分布於思臘、三岔、陸廣之東西同時並進，則賊可授首也。今滇、蜀既無協應，黔兵僅五萬，止分布一面；安能困賊』云云。

巡按直隸御史卓邁言：『司禮太監李永貞習於文字、捷於窺瞰，其狡過於忠賢。乞下法司明正其罪』。遂下永貞獄。

丙戌，巡視南城御史王會圖執左都督楊六奇。蓋魏忠賢從壻，走蘆溝橋，執以聞。故右都督張國紀訴冤；復之。

丁亥，巡按山西御史劉弘言四事：勤召對、廣考選、辨冤抑、惜人才；上是之。錦衣衛左都督田爾耕削籍，籍其家。爾耕婪毒，好羅織；都察院經歷許九臯劾之。

戊子，湖廣道御史曹谷以戶部主事陳此心請解禁錮並改「三朝要典」，獨不思「要典」爲三朝慈考作也，必不可更；報聞。

張惟一、李魯生、潘士聞並辭□□寺少卿。

己丑，司禮太監李永貞戍顯陵。初，永貞辭任，聞忠賢敗，其黨徐應元、王國泰俱危，於是餽太監王體乾、王永祚、王文政各五萬金；各懼泄，以獻內承運庫。李永貞知之，即遁；久而獲之，赴戍所。

大學士黃立極免；賜金、幣，蔭子尙寶司丞，遣送行人，歲給廩從。

瑞王分封漢中，莊田八千頃，畝稅三分，有司輸納；本省不過□□頃，四川、河南協取之。

止蘇、杭織作。諭曰：『朕自御極以來，孜孜民力艱苦，思與休息。惟是封疆多事，徵輸重繁，未遑蘇豁。織造雖上供急需，朕痛念連年加派絡繹，東西水旱頻仍，商困□擾，民不聊生；朕甚閔焉！今將蘇、杭現在織造地方官解進、梁棟不必候代，即回；員缺暫停。朕不忍以衣被組繡之工，重因此一方民；稍加軫念，用示寬仁。俟東西底定之日，方行開造；以稱朕敬天恤民至意』。

總督倉場戶部尙書蘇茂相言：『京軍歲放三百餘萬石，今京、通二倉米止百二十六萬九千五百七十三石，目前猶以舊積支吾，後將何繼！錦衣衛官於萬曆間僅一萬七千七百六十餘人，逆璫增積，見在三萬六千三百六十餘人，多支米二十七萬有奇。文思院匠官冊七百五十三人，今增補，見在三千二百八十八人，多支米三萬餘石；乞查覈』！上

從之。

曹思誠爲都察院左都御史，改蘇茂相刑部尙書。起霍維華兵部尙書，協理京營戎政。張鳳翼爲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薊、遼軍務。起袁崇煥都察院左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添註。

王應豸爲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撫順天。

辛卯，沈自彰辭兼太僕寺卿，光祿寺少卿岳駿聲辭兼都察院右都御史。

太僕寺卿梁夢環劾免。

癸巳，戶科給事中李覺斯言京中五虎、五彪之謠，王守履疏且遺五虎之一，臣訪爲倪文煥；命下文煥獄。

雲南道御史楊維垣特留佐大計。

是月，插漢虎墩兔悠與□□習令色盟歸化城，以合犯氣喇嘛守之東行，降兀慎擺腰明暗等酋。

明□宗□皇帝實錄卷之〔四〕

十二月甲午朔，廷議崔呈秀罪狀；有旨：『呈秀負國忘親，通同擅權；雖死尙有餘辜。法司其按律暴其罪』。

乙未，監生王之鼎言：大理寺副許志吉借黃山一案害民；命免志吉。尋下獄。吏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都御史許宗禮乞休；不允。刑部左侍郎李若珪疾，免。賈繼春爲右僉都御史，秦士文爲兵部左侍郎。

丙申，翰林院侍講孫之獬言：『「三朝要典」，近謂逆魏禁錮人才之書；意祖宗在天之靈，愾然不安。乞皇上親序其首，仍命史館以處分魏、崔事附錄，庶「要典」自明，逆黨自正矣』。

工科給事中加右副都御史陳維新言：『「要典」不磨，毋容更持兩可』；報聞。

丁酉，覈魏忠賢戚屬諸閹濫蔭。

戊戌，解經傳爲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謝文錦爲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吏部□□□周家椿劾免。

崔應元、王蒞民、魏持衡俱免。

耿如杞爲太僕寺卿。

前富平知縣劉勅上八頌、八箴，覬復原官；切責之。

己亥，上皇嫂張氏尊號「懿安皇后」，居慈慶宮。

劉漢儒等十一人爲給事中，甘學潤等十四人爲試監察御史。

〔予〕故貴陽府同知王應昌祭葬、立祠，廢子世駿錦衣衛百戶。

撫寧侯朱國弼論戶部尙書郭允厚媚璫；報聞。

庚子，郭存謙爲光祿寺卿。

辛丑，大學士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樞奏：『臣等近爲監生胡煥猷疏詆，諭杜門省咎；荷蒙溫綸，令臣等入閣辦事。臣等思從來大臣罪過深重，至爲逢掖書生所指如臣等之辱朝廷而羞當世者也。煥猷以魏忠賢碑文責臣等不能拒而阿意爲之，不知臣等實未嘗爲忠賢作碑文也。彼其食客游士能爲忠賢效筆札、工諛言者何限，且假先帝之嚴命，索臣等官銜；臣等能不與乎？與之，亦臣等之罪也。然以忠賢之勢，取旨如寄；而謂臣等敢惜其微銜，以撻螭虎之怒乎！至於取旨褒贊，則亦往日一、二文書官稱上命，便依票擬之。一言不合，則令改票；甚則嚴旨切責。此事從來俱在；臣未承乏之先，爲日已久。臣等不盡受罪，但票擬不能盡其職，計惟有見幾之作；而彼且操虺蝎之毒，以隨臣等之後。蓋彼不惟視臣等之去就輕，而視臣等之生死亦輕也。且夫以去就、生死爭之而有益於國，猶若可爲也。虎狼之性，愈觸則愈怒；今四年來，乳虎蒼鷹羅鉗吉網

，毒徧天下。去就、生死之爭，其效可見於茲矣！不得已，徘徊其間，冀有毫髮之益於國，則亦少盡臣等區區之心耳」。

壬寅，大學士來宗道進太子太保，孟紹虞爲禮部尙書。

癸卯，雲南道御史楊維垣加太僕寺少卿。

甲辰，諭廷臣曰：『邇者上天垂戒，月食太甚。傳曰「月食修刑」，得非無辜含怨、兆民愁苦致然！與九卿、科道各陳安民、察吏、富國、籌邊之策，朕將採行之；毋虛文塞責』。

禁章奏先泄、旨抄傳。

裁光祿寺冒官八百二十一人。

乙巳，太常寺少卿阮大鍼論魏忠賢之罪，且辨「要典」勒入臣名。

翰林院檢討陳盟言：四川贊畫□□寺少卿劉時俊有功被寃。章下所司。

釋故大理寺少卿惠世揚、御史方震孺獄，李承恩論減。時刑部尙書蘇茂相謂「律『僭用龍鳳紋，杖一百、徒三年』；即使承恩不在八議之條，亦無死法；況世廟之親甥乎！上從之。

丙午，劉漢儒、鍾价、楊時化，閻可陞、仇維貞、彭祖壽、張鼎延、曹師稷、祖重燁、顏維祖、郭堯言爲給事中，堯言南京戶科。甘學潤、范良彥、宋景雲、張養、林熙

隆、李應期、梁天奇、羅元賓、李炳、黃仲瑋、李遵、楊中樞、韓光先、朱健爲試監察御史；朱健南京。少保兼太子太師□部尙書李從心改戶部尙書，總督倉場；許宗禮仍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吏部右侍郎，劉澤深爲順天府尹。

任中英爲都督□□總兵官，鎮守浙江；徐鎮都爲都督□□總兵官，鎮守居庸、昌平。

丁未，順義王卜石兔來貢。

故建文臣練子寧裔孫一奎奏求恩卹；下部復其官。

戊申，巡按直隸御史宋禎漢請卹故工部郎中萬燦，籍田爾耕、孫雲鶴、張體乾、楊寰、許顯純諸家；報可。

己酉，巡撫四川、廣西尹同臯、王尊德並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

南京山東道御史劉漢言四事：崇正學以培治本、勵廉恥以清仕路、惜名器以尊體統、重耕農以節財用；上是之。

命吏部清汰加銜，其例貢納贖諸生毋優免。

太僕寺少卿賈繼春劾李虞夔，追卹萬燦、劉鐸、楊漣、蘇繼歐，錄用李若星、張愼言；從之。

魏良卿、侯國興伏誅，客光先、客璠（客氏兄弟）、楊六奇等永戍。

裁南京兵部左侍郎。

還給韓爌、劉一燝、馮銓誥勅，致仕。

起林釭國子祭酒，錢象坤爲禮部尙書，李康先、唐大章爲左右侍郎；汪輝爲吏部左侍郎，徐光啓爲詹事，劉鍾英爲國子司業，莊際昌爲左諭德，丁進爲右贊善。

張九德爲工部尙書兼右口都御史，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張維樞、郭增光爲工部左右侍郎，費兆先、丁啓濬爲刑部左右侍郎，楊所修爲右副都御史，張守道爲南京工部右侍郎。

癸丑，李從心仍太子少保、戶部尙書攝右侍郎事。

甲寅，諭吏部：『凡「會典」額外官——如添註、添設者，有缺勿推補。又文臣非正卿、武臣非勳爵總兵官實有功者，不得加保、傅等銜。下吏、兵二部嚴加清汰』。

乙卯，大學士施鳳來奏辨胡煥猷引陳平、周勃、狄仁傑事；古人無譏，何臣之未諒也！

復故憲廟裕妃張氏封號，卜葬。初，裕妃忤客氏、魏忠賢，被譖，幽之；餒死。

文安之爲南京國〔子監〕司業。

丙辰，命定「逆案」。先命五虎、五彪，下法司議罪。刑部議：崔呈秀外，吳淳夫、倪文煥當削秩，奪誥命；田吉、李夔龍褫職，田爾耕、許顯純當逮論，楊寰、孫雲鶴

、崔應元等當削奪。上以未蔽法，下再擬；夔龍、淳夫、文煥、吉追賊遣戍，爾耕、顯純論死，應元、雲鶴、寔戍邊。

丁巳，錦衣衛都督□鄭士毅奉命裁覈冒濫，言舊額旗役三萬人；不許，命同部科徃。

吏部右侍郎許宗禮辭兼都察院右都御史。

戊午，工部尚書姚思仁進太子太傅。

庚申，召故御史張慎言等。

還給李思誠、吳姓誥勅。

前尚寶少卿黃正賓言：『臣戊大同，內臣尅減馬價，各軍鼓噪，毀官署、劫典鋪，將吏叩頭求免。比時撫、按怯內鎮之威，莫敢奏聞。邊防壞盡，即一鎮可推各鎮。故闡宦者，天下禍本也。交結速化作俑者，魏廣微；發縱指示者，徐大化也』。大化浙產，冒籍京師；以考察部郎，不二年驟躡尚書。督理大工，尅減工銀無算。程呈芬妬其專利，詆於忠賢，令閒住。大化睹璫局必敗，與表姪楊維垣下許住京師。徐大化令回原籍。

辛酉，袁崇煥贖錦衣衛指揮僉事。

折嘉興、湖州災租有差。

時插漢虎墩免愁駐獨石塞外舊開平所脅賞，且東侵豐州灘；套虜爾鄰勒吉能告援。

孝純劉太后祔慶陵。初，慶陵玄宮稍廣其制，故前祔孝元、孝和二太后，今祔孝純；適相當也。

是月，諭戶部遣覈海外軍餉。

遼東□□前鋒總兵官朱梅私唁建□之喪且議款，其語悖；上切責之。

初，上御便殿閱章奏，聞爐烟，覺陽升愆動，心疑之；出步堦城間，乃定。命撤爐香，諭司香內官：『此何來』？曰：『宮中舊方』。上叱之，後不許造，毀其餘；太息曰：『皇考、皇兄，皆爲此香誤也』！

崇禎實錄卷之一

懷宗端皇帝（一）

諱由檢，光宗第五子，熹宗弟也。始封信王；熹宗無子，帝嗣位。

崇禎元年春正月癸亥（原文誤乙丑）朔，上御皇極殿，天下官來朝。

永平縣大風雨，晝晦。

丁卯，翰林院編修倪元璐上言：「臣以試士復命還朝，竊見羣臣章奏凡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爲並案；一則曰邪黨，再則曰邪黨。夫以東林爲邪黨，將復以何名加諸崔、魏！崔、魏而旣邪黨矣，向之首劾忠賢、重論呈秀者，又邪黨乎？夫東林，則亦天下之才藪也。其所宗主者，大都稟清挺之標，而或繩人過刻；樹高明之幟，而或持論太深。此之謂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不可。且天下之議論，寧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於名義；士人之行己，寧在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於是彪虎之徒公然起而背叛名義、毀裂廉隅，以至連篇頌德、匝地生祠。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嗟乎！充一「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臣所謂「方隅未化」者此也。韓爌清忠有執，上所鑒知；而廷議殊有異同，可

爲大怪！詞臣文震孟正學強骨，三月居官，昌言獲罪；有人如此，雅謂千秋。今起用之旨再下，謬悠之譚日甚：臣所謂「正氣未伸」者此也。總之，臣論不主調停，而主別白。韓爌、文震孟不爭二臣之用舍，而爭一日之是非。至海內講學書院，凡經逆璫矯旨拆毀者，併宜葺復如故。蓋書院、生祠相爲貞勝，生祠毀，書院豈不當復哉！上曰：「朕屢旨起廢，務秉虛公；有何「方隅未化」、「正氣未伸」！惟各書院不得倡言創復，以滋紛擾」。

吏科給事中劉漢儒上言：「畿民之困，自發難以來，徵派無虛日。最苦者，莫如招買豆料，給價常少、給期常遲；是名招買，而實加派也。請以明年爲始，凡府、州、縣三分之二，乞解本色」。上是之，下所司。

壬申，戶部尙書郭允厚言：「天津餉額，米從浙江、湖廣、山東、南直而至，豆從山東、北直而至；道、府餉司，又實董之。諸臣終歲經營，軍中告匱；臣考其故，皆收運委官折乾入私橐甚易，濟實用則無。請命所司嚴禁之」。詔曰「可」。

趣總督尙書張鳳翼赴山海關，移順天巡撫都御史王應豸於喜峰口。

命司禮監斥買魏忠賢田宅，因以賜第請；上曰：「勿以他屬；朕俟東西底定，留賜第以待功臣」。因賜榜曰「策勳府」。

上御文華殿，講畢，諭九卿曰：「月食修省，令百官條對。卿等大臣何未之見」！

因手勅示之。

兵部請移毛文龍於蓋奪（？）；下廷議：移督師於關門。

辛巳，命內臣俱入直；非受命，不許出禁門。

壬午，上熹宗皇后張氏曰「懿安皇后」，仍居慈慶宮；頒詔於天下。

上以常州去年水災，折絹有差。

癸未，始御經筵。

賜外官卓異二十四人宴。

發帑金三十萬分給宣、大、東江。

命安置降丁於延綏、寧夏、甘肅、固原間。初，兵部請處之山海關三屯營；不許。

乙酉，復故大學士劉一燝、韓爌職。

法司追論魏忠賢等，上命磔忠賢尸於河間、斬崔呈秀尸於薊州，又戮客氏尸；天下快之。

楊維垣言：『倪元璐偏護東林疏，言多悖謬』。元璐言：『自鄒元標以偽學見謗逆璫，遂以真儒自命。學宮之席儼然，揖宣聖爲平交；講學諸公而在，寧有此哉！然則崔、魏乃今日對案；以崔、魏定邪正，譬如以鏡別妍媸。楊維垣堅守故智，阻抑正人，代逆璫分謗；何其謬也！』上是之。

丁亥，以劉廷元爲兵部尙書。

太常寺卿阮大鍼請戮先朝之奸，言『汪文言以細人夤緣，引左光斗入王安之幕。「移宮」一疏謀傾宮眷，中外迎合；爭之者僅一賈繼春，而旋遭放逐；此殺言官之始也。周嘉謨推重熊廷弼，任爲經略；此壞封疆之始也。貶霍維華以謝王安，而逐戚畹、撼中宮；此又中外謀危母后之始也』。

二月癸巳朔，遼東督師尙書王之臣奏：『遼地千里，今欲尺寸而收之，勢所不能。莫若以遼民實遼土，有力者，聽其自墾；無力者，酌借屯本爲資，俟秋成徵還。自寧遠以西及左、右近城者，舊貫可仍。自此而東，久爲戎馬之場；宜分三等：其近城處泉甘土沃爲上者，三年起科；稍遠而瘠爲中者，五年起科；至於窮邊沙鹵之場爲下者，永不起科』。上命即行之。

甲午，上厭章奏冗長，諭各衙門條奏務期簡明，毋出千言外；如詞意未盡，或再奏以聞。

乙未，諭選宮妃。

癸卯，命翰林侍讀學士溫體仁直經筵日講。

甲辰，黃州知府胡芳桂上八事：曰足用莫先富民，富民莫先禁奢；曰農工商賈各執其業，而天下治；曰漕政壞於旂軍之貧、運官之不肖、把總之需索；曰欲安民化俗，莫

切於用賢令；〔曰〕欲賢令，莫切於郡守司道之監臨、撫按之監察；曰天下臣僚善於供職者，許其久任；曰停止進學納附；曰免當舖助餉、助工。章下所司。

四川監軍參議曹大受言：『西南土司，安氏爲強。所據之巢，又爲天險之隘；水內、水外，盡皆沃壤。如議剿而圖大創，在相天時而參地利。安氏寓兵於農，季春、仲夏民皆趨田；驅之即戎，必不能悉衆而來；此以實乘虛，天時之不可失也。貴陽至陸廣百里，一河深險，天之所以限南北也。陸廣至大，方百七十里；賊巢基置，進退皆難。獨畢節一路，諸部交通；今爲賊有。故欲進兵，必先取畢節。據畢節，則救援之路塞；然後遵義、永寧同日並舉，應接不暇，其鋒自折：此剿之策也。但黔、蜀見兵六萬，餉乏兵少；不若據險扼要絕其商販，禁苗仲耕鑿之利：此守之策也。不然，鎮雄女官，安位實爲其甥，令其開諭禍福。酉陽之子冉天胤曾爲軍前參將，向傳目把之書；苟因以通安位，亦便也：此議撫之策也』。章下所司。

清兵駐河上，截降丁；總兵官滿桂遣守備張守印以三百人潛渡河距守，乃退。
蘇、松、常、鎮水災，命折光祿寺白糧一年。

免楊漣、熊廷弼等誣賊，復誣削諸臣劉一燝等原官誥勅。

御史高弘圖劾順天府丞劉志選、太僕寺少卿梁夢環；逮之
戒諭廷臣交結近侍。

罷薊遼督師王之臣；命袁崇煥爲兵部尙書兼右副都御史，督師薊、遼、登、萊、天津，移駐關門。

癸丑（原文誤癸巳），始御經筵，賜講官宴及金、帛。

三月壬戌朔，召王永光爲吏部尙書，以王在晉爲刑部尙書。

甲子，禁漳、泉人販海。以御史周昌晉言：「先禁海寇，必先除內地之奸」；故有是命。

乙丑，大行皇帝發引；己巳，葬德陵。

大學士施鳳來、張瑞圖並免，遣行人送還，賜金、幣、廩役。

清兵二萬餘騎屯錦州塞，以都令爲嚮導，攻克拱兔男青把都拔城，盡有其地；青把都遁免。

癸酉，盜焚劍州。

丁丑，奉熹宗哲皇帝神主於慈寧宮。

辛巳，昧爽，陝西天赤如血射，牖隙皆赤。

重修「光宗皇帝實錄」成。

發帑金五十萬濟陝西軍餉。

插漢虎墩兔愁殺那木兒台吉。

夏四月癸巳，賜進士劉若宰等三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

追卹故左都御史鄒元標、高攀龍、左副都御史楊漣、左僉都御史左光斗、工部尙書馮從吾、應天巡撫都御史周起元、諭德繆昌期、翰林檢討丁乾學、給事中吳國華、魏大中、太僕寺少卿周朝瑞、御史吳裕中、周宗建、黃尊素、李應升、夏之令、袁化中、吏部郎中蘇繼歐、員外郎周順昌、刑部員外郎張汝、工部郎中萬燦、陝西按察副使顧大章、揚州知府劉鐸，各贈廕有差。

前大學士方從哲卒。

前少師兼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葉向高卒。向高字進卿，福清人；以庶吉士，歷禮部右侍郎，進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獨相五年。時神廟久不朝，章疏留中；向高因事補救，神廟心重之。天啓初，再相。魏忠賢竊政，向高欲調劑中外事權掣肘；遂乞致仕。追贈太師，諡「文忠」。

庚子，兵科都給事中許可徵奏：清錦衣衛詭籍；上從之。

許給代府全祿，不爲例。

命正一真人張顯庸禱雨。

召前大學士韓爌入朝。

琉球國中山王世子尙豐入貢。

甲寅，冊立田氏爲貴妃、袁氏爲淑妃。

丙辰，倪元潞上言：『「三朝要典」成於逆豎，逆豎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正其頌德稱功於義父。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共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以臣所見，惟毀之而已。假闡豎之權、役吏臣之筆，亘古未聞；當毀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云規模大典，則魏忠賢欲與肅皇帝爭權；悖逆非倫，當毀二。矯誣先帝，僞撰宸篇；既不可比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又不得援宋神宗手序爲例；假竊誣妄，當毀三』。上以已有「實錄」，自不必復增「要典」；命禮部會史館諸臣詳議具奏。

大兵以二萬騎經廣寧西援插漢。

五月辛酉朔，孫之獬言「要典」必不可毀，泣訴於朝；御史吳煥劾其對君無禮，遂引疾去。

癸亥，命兵部戎政尙書霍維華署督師事，代王之臣。工料給事中顏繼祖上言：『維華宵小，璫熾則借璫，璫敗則攻璫。擊楊、左者，維華也；楊、左逮而陽爲救者，亦維華也。以刑科給事中，三年躡致尙書；無叙不及，有賚必加。即在維華，難以自解。乞立行樞革，以儆官邪』。遂罷維華，行邊；旋免之。命王之臣不得移鎮。

丙寅，太僕寺少卿楊維垣削籍。御史鄒胤祚劾維垣爲逆璫私人，占氣最先、轉身最捷，貪天爲功、賣名市重，亟宜處分；故有是命。

己巳，燬「三朝要典」。

朶顏衛蘇不的即長昂孫也三十六家同伯顏阿亥等部與插漢虎墩兔憨戰於敖木林；插漢失利，殺傷萬餘人。

許大學士李國禕致仕。

召還曹于汴爲左都御史、鄭三俊爲南京戶部尙書，改李邦華爲兵部左侍郎。

光祿寺卿阮大鍼免。大鍼與左光斗同里，有隙；天啓時，吏部都給事中缺，宜補大鍼，光斗以大鍼貪邪，遂授魏大中。其後左、魏之禍，皆出大鍼旨。至是，御史毛羽健劾其黨邪；追論，削籍。

御史王相說言：『天下民力已窮，其弊在有司者四：曰田糧之隱冒、曰強賊之擾害、曰豪右之欺凌、曰游惰之冗食；在衙門者亦有四：曰庫藏之侵漁、曰徵解之扣除、曰僉派之騷擾、曰儀文之借取；在功令者亦有四：曰加派之積欠、曰雜稅之保奸、曰防察之嚇詐、曰查盤之罪名。凡此諸弊，總以竭民膏血；欲除此弊，惟巡方能行之，其要在選擇賢令而已』。上善之。

插漢宰生等至宣府新平堡脅賞，初約五十騎，倏踰數百，大譁。參將方諤崑誘入甕

城，殲之；自焚關將軍廟，拆墻數仞，委插以自解。

巡撫登萊都御史孫國楨言：『內臣王國興擅至海上，稱密旨召毛文龍，踪跡詭秘』。上謂『初撤鎮使以來，朕未嘗輕遣；內臣矯旨交通邊師，罪不赦』。命逮國興下獄，論死。

海盜鄭芝龍掠福建、浙江海上，御史戴柏上言「要地宜防、奸民宜絕、私船宜禁、軍餉宜清、保甲宜申、鄉兵宜練」；章下所司。

御史袁弘勳劾大學劉鴻訓入相浹旬，削職、免官、引退無虛日，未必盡由皇上內降；且奉使朝鮮，貂、參滿載。南鎮撫司僉書張道濬亦訐攻鴻訓。工科給事中顏繼祖上言：『鴻訓爲先朝削奪之臣，其不肯比匪黨邪，天下共知。進賢、退不肖，大臣職也；鴻訓何罪！朝鮮一役，舟壞溟渤，僅以身免；乃敢以悠悠之口，欲移鼎鉉之重！乞諭鴻訓入直，共籌安攘之策。張道濬出位亂政，非重削之，未有已也』。上是繼祖言。

太僕寺少卿李蕃免——御史王之朝劾其爲學臣時建祠也。初，蕃與給事中李恒茂、御史李魯生，朝號三李；長安謠曰「官要起，問三李」。

左僉都御史賈繼春免。天啓初，繼春在臺爭「移宮」忤楊漣、左光斗，削籍；楊、左去，中旨復繼春御史。上嗣位踰月，繼春督學南畿，馳疏劾忠賢怙權流毒狀；累遷內臺。至是，劉斯棟劾其變幻巧詐——明年削籍。

發帑金五十萬餉邊。

西人犯延綏，總兵官杜文煥拒卻之。

上召諸臣於平臺，諭輔臣來宗道等曰：「票擬之事，須悉心商確」。諭吏部曰：「起廢太重，會推宜慎」。責戶部帑金零星，邊餉措辦無術，侍郎王家楨引罪；遂論及邊事，兵部尚書王在晉語良久，上未悉，命內使授筆札錄進。諭刑部曰：「天時亢旱，一切用法，務先平允。已出故給事中毛士龍辨疏，問「果枉否」？諸臣俱曰：「士龍事屬風影，望皇上寬之！」各頓首退。

乙酉，諭吏、戶、兵三部曰：「昨召對九卿、科道等官，輔臣劉鴻訓言「官員更調甚速，若不行久任之法，終鮮實效」；又云「海內役繁賦重，不可加派」。朕切思之；更調速，則民滋擾；官久任，則課成功。今後藩、臬、郡、邑，務擇人地相宜，俱如舊制。言官薦舉人才，不無過私市恩。吏部可以薦疏成冊，其後墮職債事，舉主連坐。遼、黔兵事未結，加派已多；可將新、舊兵餉造簡明冊進呈。若有司私派，省直撫、按即行參處；三尺俱在，斷不爾貸。司農繫軍國命脈，非清嚴心計之臣，豈勝厥任！至所薦畢自嚴，才品兼優；如戶部尚書缺，可以自嚴領其職」。遂召自嚴爲戶部尚書。

工部尚書劉廷元罷，以李長庚爲工部尚書。御史任贊化劾廷元「挺擊」時，力主「風癩」；廷元居京師，招納權賄，久有穢聲。至是，始罷。

丁亥，清兵攻河西、高橋、朱家窪、塔山，又圍大興堡；總兵朱梅禦之。越數日，貽書通款，邊臣不應。

插漢貴英哈爲虎墩兔憨婿，狡猾，善用兵；旣死新平堡，其妻兀浪哈丈率衆自得勝路入犯，自洪賜、鎮川等堡拆墻入。忽報插漢至孤店三十里，初不傳烽，以王喇嘛僧止戰也；急收保倚北關爲營。遂圍大同，虎墩兔屯海子灘，代王同土民力守。乃分屯四營，流掠渾源、懷仁、桑乾河、玉龍洞二百餘里，遣人至總督張曉所脅賞；曉遣西僧王哈嘛往諭。時苦旱，乏水草；援兵漸集，乃退。冀北道副使李貞宁借帑金千八百有奇，勞左衛城守軍；後坐是削籍。

是月，西安府城夜墜火數十，大如礮、次如斗；時出入民舍。民各禳之，不爲害——七月止。

六月庚寅朔，西人犯大同，山陰知縣劉以南禦卻之。

壬辰，禮部尙書孟紹虞致仕，賜金、幣；以何如寵爲禮部尙書。

癸巳，插漢虎墩兔憨出塞。

乙未（原文誤乙巳），上召廷臣於平臺，問「插漢近狀若何」？來宗道曰：「插出口，近已解嚴」。因許發帑十萬；戶部侍郎王家楨曰：「已給八萬矣」。上責家楨不爲預備。又以刑科給事中薛國觀疏營伍之弊，令自宣讀；至「關門虛冒」，上稱善，復以其

疏示諸臣。召兵部，問插漢狀；王在晉對曰：『插已退矣』。上問「何以即退」？劉鴻訓曰：『寇志流掠，頓兵堅城之下，知其不久』。上是之。召提督京營保定侯梁世勳，戒以訓練。諭科、道以「民爲邦本」；復出御批文冊，令徧閱。

命翰林官凡值召對，入侍記註。

朵顏三衛頭目東不的與虎墩兔愁構兵，總督張鳳翼檄諭之曰：『爾始祖都督完者帖木耳以來，世効忠順。插漢奪爾巢穴，爾聚兵報復；然爾三十六家力弱，又合順義王乃濟。今聞遂欲東合，抑何自貽伊戚乎？』

辛丑，誅錦衣衛都指揮使許顯純。

插漢虎墩兔愁欲講賞得勝口；上以得勝口無險可恃，狡謀叵測，勿許。時上銳精邊事，欲矯弊更轍；以市賞日壞，徒耗金錢、隳軍實，因卜素沒革其賞。雖邊臣屢爲插漢請，勿允也。

乙巳，大學士楊景辰免——以預備「要典」不自安，屢請告；允之。

削前大學士馮銓籍，並削黃運泰、閻鳴泰、周應秋、范濟世籍。

丁未，議招海盜鄭芝龍。芝龍，本實人子；流入海島，倭主女妻之。一日，挈舟亡歸；無賴羣附，求返內地；軍師納其金，爽約；遂寇掠海上。

召朱燮元爲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貴州、四川、湖廣、雲南、廣西軍務

，兼督糧餉；移駐貴竹。

戶科右給事中黃承昊言：『祖宗朝邊餉止四十九萬，神祖時至二百八十五萬，先帝時至三百五十三萬。邇來又加六十八萬，今出數共五百餘萬，歲入不過三百萬；即登其數，已爲不足。況外有節欠，實計歲入僅二百萬耳；戍卒安能無脫巾，司農安得不仰屋乎！乞勅各邊督、撫，清覈歷年增餉。至京支雜項，勅各衙門各自嚴汰。又先臣葉淇變鹽法、改折色，以至邊粟湧貴；必復祖制開中輸邊之法。西北多曠土，責有司開荒，以足軍餉』。上納之。

清兵攻錦州，入駱駝、大興等堡。

壬子，諭閣臣曰：『朕覽御史顧其國奏，騷擾累民，莫甚於驛遞。朕思國家設立勘合、馬牌，專爲軍興及奉命使臣之用；近多徇情，以送親故。供應之外，橫索折乾；小民困極，甚者賣兒鬻婦以應之。卿等傳示兵部：一倣舊例，出入文武諸臣有當用勘合或當用馬牌，申勅內外；其餘盡禁絕之，以清弊源』。

大學士來宗道免。時宗道居相無所長短，倪元璐每有陳說；宗道輒止之曰：『吾翰林故事，惟香茗耳』。時謂之「清客宰相」。

削故大學士魏廣微爵。上謂廷臣曰：『故輔魏廣微逞臆借威，箝害朝政。以國家大柄授手逆璫，毒徧海內；廣微實爲禍首。會論僉同，朕不敢私；以先朝焦芳例，除名爲

民，追奪恩蔭，以爲人臣附奸不忠者之戒」。

先是，肅州城外哈罕察庫兒以三百人叩嘉峪關求賞，總兵官徐家壽伏地礮以待之；誘至，多斃於礮，綽庫兒僅以身免。於是忿恨，合黃台吉謀大舉入犯；邊臣告急，上以家壽啓覺妄報斬獲，下臺訊。

丙辰，召廷臣於平臺，以御史吳玉疏錢糧積弊宣示閣臣；問玉「何以不指名具聞」？玉對曰：「此弊非獨一人一事，無可指名」。上曰：「然」。又出戶部右給事中黃承吳疏，「讀」至「京支雜項錢糧」，問戶部侍郎王家楨「何濫增至此」？曰：「皇祖出數少、入數多，故太倉積餘七百萬，內帑又亡算。後邊臣隨請隨給，出入不相準」。又讀至「鹽法，閣臣請復祖制，開屯種引」，上然之。又出宣府巡撫李養沖疏，云「旗尉往來如織，踪跡難憑。不賂之，恐毀言日至；欲賂之，愁物力難勝」；上不懌。兵部尙書王在晉曰：「大同燹掠，宜以按臣勘報，不煩旗尉」。上曰：「疆事伏一哈麻僧講款，不將輕我中國哉」？劉鴻訓曰：「講款，權也」。王在晉曰：「遼釁十年，東援之兵亡者不歸、歸者不伍；今邊餉匱缺，或至三年」。上以問王家楨；對曰：「延綏缺甚」。問刑部侍郎丁啓濬以李實事：「追取空印奏本，爲李永貞草；其墨壓硃，何未具獄也」！諸臣唯唯而退。

秋七月辛酉，戶科給事中韓一良上言：「皇上平臺召對，有「文官不愛錢」之語；

然今何處非用錢之地，何官非愛錢之人。皇上亦知文官不得不愛錢乎？向以錢進，今安得不以錢償！內外陞選，俱以賄成，而吏部之始進可知也；科道亦以此得之、館選亦以此得之，而新進之末路可知也。今言蠹民者，動歸咎於守令不廉；不知州縣亦安得廉！俸薪幾何？上司督取，不曰「無礙官銀」，則曰「未完抵贖」；要路過客，動有書儀；一遇考滿朝覲，輦金滿車，猶憂譴責；此金非天降、非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今日之勢，欲求人之獨爲君子，已必不能惟大爲創；逮其賊甚者，使天下之臣視錢爲污、懼錢爲禍，庶幾「不受錢」之風可觀矣。次日，召廷臣於平臺，命韓一良誦前奏，嘉獎之；遂超擢一良爲右僉都御史。

壬戌，太白晝見。

工部主事徐爾一訟故經略熊廷弼之冤曰：『廣寧兵三十萬、糧數百萬，盡屬王化貞；廷弼麾下，止援遼兵五千耳。且駐右屯，去廣寧四百里；化貞逃潰，獨以五千人至大凌河付之。其與慕容垂三軍萬獨全相類，奈何與化貞誤用西人同日道哉！乞賜昭雪，爲勞臣勸』。不聽。

癸酉，召廷臣及督師尙書袁崇煥於平臺，上慰勞甚；至問「邊關何日可定」？崇煥應曰：『臣期五年，爲陛下肅清邊陲』；慷慨請兵械轉餉。且曰：『邊臣効命，動憂掣肘。吏部用人、兵部指揮、戶部措餉、言路持論，皆與邊臣盡相呼應，始可成功』。上

曰：『然』；賜崇煥食。出至午門，朝臣問崇煥「五年期當有成算」？崇煥曰「上期望甚迫，故以〔五〕年慰聖心耳」。識者嘆曰：『主曰英明，後且按期責効；崇煥禍不旋踵矣！』時朝議憂毛文龍難駁，大學士錢龍錫過崇煥語及之；遂定計出。

乙亥，嚴禁私驛。

誅太監李永貞，共籍銀二十九萬。

丙子，再削張我續、岳駿聲、呂圖南、王珙、潘士聞籍——御史王宗呂劾其黨闇也。

己卯，錦州城成。

壬午，海寧、蕭山大風雨，海溢；溺人畜亡算，傷稼。

癸未，賜袁崇煥尙方劍。

初，廣寧塞外有炒化煖免貴英諸部、薊鎮三協有三十六家守門諸部，皆受賞。至是，中外迎上旨，並革其賞；諸部已闕然。會塞外饑請粟，上堅不予，且罪闌出者；於是東邊諸部落羣起颺去，清遂盡收諸部，而邊事不可爲矣。

甲申，遼東寧遠軍譁；以軍糧四月不得發，因大譟，執巡撫右僉都御史畢自肅。自肅嘗爲奏請，戶部不之發，悍卒露刃排幕府；自肅及總兵官朱梅、推官蘇涵置譙樓上，捶擊交下，自肅傷殊甚；括撫賞金及朋楮得二萬金，不厭，益譟；遂借商民足五萬，始

解。自肅草奏引罪，走中左所；八月丙申，自經。袁崇煥至，宥首惡楊正朝、張思順，誘捕其黨，斬十六人，治本帥罪有差。

給袁崇煥十萬金，資鼓鑄；仍發餉金二十萬。

丁亥，誅故錦衣衛左都督田爾耕。

八月丁未，上始御文華殿參詳章奏，翰林、科道各二人備宣讀，中書舍人二人侍班。

削邵輔忠、李精白、孫之獬、徐時泰等籍。

清兵攻黃泥窪，袁崇煥令總兵官祖大壽禦之。

壬子，翰林院編修吳孔嘉削籍。孔嘉以怨訐奏黃山之獄，傾陷甚衆；至是，褫職。山西陽和衛地震，浹日不止。

九月戊午朔，贈故吏部郎中夏嘉遇官及侯震暘等有差。

丁卯，夜，京師地震。

辛未，召廷臣及督師兵部尙書王象乾於平臺，問象乾「方略」；對曰：「插漢虎墩兔愁與順義王卜石兔、哈喇慎、白黃台吉，俱元小王子之後。自黃台吉與插漢闕，去歲卜石兔西走，哈喇慎俱被擄，白台吉僅身免；東哈部今無幾矣。朵顏衛部三十六家今日之計，當聯絡與哈喇慎合，可得三萬人；諸部惟永邵卜最强，約三十餘萬人；若合卜石

免之兵，可禦插漢』。上善之，命往與袁崇煥共計。象乾請發撫賞銀五萬。

庚辰，諭王象乾曰：『前卿奏昔年撫賞合朵顏三十六家、布憨兔八大部費七萬金，歲兩市；今當倍之，且至三十六萬。卿可傳示袁崇煥確察以聞』。

海盜鄭芝龍降。工部給事中顏繼祖言：『芝龍既降，當責其報効；今後切勿用閩人』。從之。

壬午，大雷電。

癸未（原文誤癸酉。或係乙酉之誤，存疑），協理戎政兵部尚書呂純如罷。

是月，插漢虎墩兔憨與卜石兔、永邵卜戰，私卜五榜什妻敗走，屯延寧塞外，窮兵追。卜石兔佯請款於督師，初請款以七萬金，今倍溢至十四萬；邊臣不敢以聞。

旌都城孝女劉氏。民劉蘭閨女，父死事母張氏，不嫁，年四十六；母八月沒，遂絕粒死之。

冬十月己丑，召廷臣於文華殿，以錦州軍譁、袁崇煥請餉疏示；閣臣求允發。上責戶部尚書畢自嚴；又曰：『崇煥前云汰兵減額，今何仍也』？王在晉曰：『減汰，當自來歲始』。禮部侍郎周延儒曰：『關門昔年防（口），今且防兵。前寧遠譁，朝廷即餉之，又錦州焉；各邊尤而效之，未知其極』！上問延儒「計將若何」？對曰：『臣非阻發帑也；今雖予之，當益思經久之策』。上稱善。又責給事中、御史言事皆失實：『朕

召對商確，諸臣率以具文畢事。羣臣皆頓首謝。尋下畢自嚴於獄，削前戶部侍郎王家楨籍。

丁酉，嘉興生員魏學濂訟父吏科都給事中、太常寺卿；制有曰：『謂司馬楊球之既除，此輩安容；假銅錐伯華而無死，天下其定』。又曰：『卞壺誠奇，王裒可念；讖歸天傳說之星，寶入地萇弘之血』。士林榮之。

戊戌，上〔御文華殿，以〕御史李茂芳疏兵餉示閣臣，李標曰：『錢糧內外互相覺察，外解責成司府，其議甚善』。上命戶部尚書畢自嚴覈新舊賦額詳奏入出。御史李長春論吏部積弊及革吏胥事例充餉，閣臣稱善。又命御史吳玉讀其疏，玉故劾王在晉失事，匿不報。又劉鴻訓擅改張慶臻勅書，玉亦劾之。李標請放歸在晉，上曰：『事當有是非，何輕去之！』因問慶臻。慶臻急，顧諉中書；上叱曰：『勅豈可妄增乎！』更以問羣臣，羣臣皆謝不知。迨上閱兵部揭帖，則劉鴻訓自增入也；遂命吏部會推閣員。戊申，兵部尚書王在晉免；大學士劉鴻訓伏罪，戊代州衛；中書舍人田佳璧論死。

諭停刑。

癸卯（原文誤丁卯），漢南盜四百餘人自成陽、兩當薄略陽，引土賊三千餘人入略陽，偪漢中。官兵追至寧羗、階州後，復還趨略陽；拒戰，執關南道中軍王道成；後以追急，棄道成於路。

十一月庚申，會推閣員成基命、錢謙益、王永光、鄭以偉、李騰芳、孫慎行、何如寵等。尋禮部尚書溫體仁銜錢謙益，密許天啓初謙益主試浙江，賄中錢千秋，不宜枚卜；癸亥，召廷臣及體仁、謙益於文華殿相質辨。良久，上曰：『體仁所言神奸結黨，誰也？』曰：『謙益黨與甚衆，臣不敢盡言！即枚卜之典，俱自謙益主持』。吏科給事中章允儒曰：『體仁望輕，如糾謙益，何不在枚卜先？』體仁曰：『以下相事大，不得不爲皇上慎』。允儒曰：『朋黨之說，小人以陷君子，先朝可鑒』！上叱之，遂下錦衣衛獄，削籍。禮部以錢千秋試卷呈；上責謙益引罪而出，命謙益回籍——旋除名爲民。下千秋於錦衣衛獄。周延儒亦曰：『自來會推、會議，止以祖宗故事，實皆一、二人主持，餘無所言；即言出而禍隨之矣』。上大稱善。

甲戌，白水縣盜王二等合山西逃兵僞服掠蒲城、韓城之孝童淄川鎮。時承平久，猝被兵，人無固志；巡撫陝西都御史胡廷宴庸耄，惡聞盜，杖各縣報者曰：『此饑氓也！掠至明春後，自定耳』。於是各縣不以聞。盜偵知之，益恣；劫宜君縣獄，走苜蓿溝；通白水縣役楊發、蒲城王高等購邊盜王嘉胤等五、六千人，聚慶陽、延安之黃隴山，分三路掠鄜州、延安。

戊寅，贈故刑部尚書王紀太子太保，蔭子入國子監。

癸未，上南郊。

十二月己丑，大學士韓爌入朝。

壬辰，贈故都察院左都御史鄒元標官；予祭葬，立祠，諡「忠介」。

己亥，官兵剿上杭、武平盜，大敗之；明年二月，平。

御史吳姓言：『京察在邇，恐遺奸未盡，借察以掩其奸。若輩非考功之法所載也：如搖動國母、倡封三王，曰佐逆；門戶封疆、借題殺人，曰害正；建祠聚斂、「要典」詆誣，曰媚璫；矯旨加御、一歲九遷，曰速化。此輩若溷入察典，非法之平。宜命部院科道彙敘前罪職名，各註事實，合疏請旨，特賜處分其職業不修考察如例』。上是之。

辛酉，周順昌子茂蘭訟寃；上愍之，贈順昌太常寺卿。制有曰：『碑踣元祐，大升公正之羣；墓顯湯陰，炯鑒孤忠之魄』。又曰：『學聖人之中，寧存狂狷；睹忠臣之報，彌愧奸回』！

崇禎實錄卷之二

懷宗端皇帝(二)

崇禎二年春正月丁巳朔，上御皇極殿，受朝賀。

□兵渡河，邊兵戒嚴。時西人來餽餉

壬戌，撫治鄖陽都御史梁應澤以漢南盜告急請兵，陝西巡撫都御史胡廷宴、延綏撫都御史岳和聲各奏洛川、淳化、三水、略陽、清水、成縣、韓城、宜君、中部、石泉、宜川、綏德、葭、耀、靜寧、潼關、陽平關、金鎖關諸處流賊恣掠。刑科都給事中薛國觀上言：「賊之熾也，由喬應甲撫秦，置盜劫不問，實釀其禍。今弭盜之方，在整飭吏治；有先事隄防之法，有臨事剪滅之法，有後事懲戒之法」。上是之。

己巳，固原逃兵掠涇陽。

乙亥，召選禮部左侍郎孫慎行、吏部右侍郎李騰芳爲禮部尙書，協理詹事府事。

丙子，上御太學，釋奠。御彝倫堂，國子祭酒孔貞運講「大禹謨」、司業倪嘉善講「易泰卦大象」，上喜之。監生江旭奇伏甬道，進「孝經疏義」。

裁光祿太常寺庖人及兩殿中書舍人月廩。

逃兵掠富平。

庚辰，召大學士韓爌、李標、錢龍錫、吏部尚書王光永，諭曰：『朕欲定附逆人罪，必先正魏、崔首逆，以次及附逆者。如首開諂附、傾陷、擁戴及頌美不置與未祠頌而陰行贊導者，據法依律，無枉無徇。卿等數日內其確定以聞』。初，逆璫死後，上欲因臺諫言定「逆案」，大學士韓爌、錢龍錫不欲廣搜樹怨，僅列四、五十人以請。上不悅，再令盡列以聞；且曰：『皆當重治，輕則削籍』。閣臣復以數十人呈進，上怒，不稱旨；命分三等：曰稱頌、曰贊導、曰速化。且曰：『忠賢一人在內，自非外廷逢迎，何遽至此！其內臣同惡者，亦當入之』。閣臣以「外廷不知內事」對；上曰：『豈皆不知，特爲任怨耳』。閱日，召閣臣入，指黃袱所裹章疏若干曰：『此皆璫實蹟也；宜盡按入之』。閣臣知勢不可止，乃曰：『臣等職司輔導，三尺法非所習也』。上召問吏部尚書王永光，對曰：『吏部所諳，考功法耳；不習刑名』。乃召刑部尚書喬允升參定之。

壬午（原文誤壬子），召閣臣及刑部尚書喬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於平臺，問「張瑞圖、來宗道何以不在逆案」？對云：『二臣事逆無實』。上曰：『瑞圖善書，爲璫所愛。宗道祭崔呈秀母稱「在天之靈」，其罪著矣』。問「賈繼春何以不治」？閣臣言「繼春欲善待選侍，不失厚道。後雖反覆，其持論亦多可取」。上曰：『惟其反覆，故爲小人』。於是發原奏及前紅本未入各官六十九人，各令酌定。於是案列甚廣，幾無遺矣。

甲申，召廷臣於文華殿。先是，御史毛九華劾禮部尚書溫體仁有「媚逆」詩刊本，

上問體仁；體仁謂「臣無詩，臣詩爲錢謙益誣搆」。又出御史任贊化論體仁疏——疏所述事多褻，上不懌，責以挾私攻訐，後必正法；謫任贊化於外。

乙酉，逃兵復掠涇陽，執游擊李英。

二月庚寅，皇長子慈煊生——皇后周氏出，詔告中外。

御史吳姓言：「頃以溫體仁故，遂言官章允儒、房可壯、任贊化；請因慶典召還」不許。

甲午，裁定驛站——從刑科給事中劉懋之請也。即改劉懋爲兵科給事中，專管驛遞，務從節省，以蘇民力。

督師尚書王象晉奏言「款邊撫賞」，上曰：「閩外事，原不中制。酌畫具奏，卿自有籌略；何待會議！」又諭兵部曰：「制勝在我，不得一任要挾，有失國體。爾部與邊臣議之」。

丙午，封右都督周奎爲嘉定伯，歲祿千石。

海盜李芝奇伏誅。芝奇，本鄭芝龍同黨；芝龍忌之，擊斬之粵中。

命屯田御史清丈天津，視課入爲功罪，設同知專責之——從戶部尚書畢自嚴請也。

商洛道劉應遇率毛兵入漢中，合四川吳國輔兵敗賊略陽。練兵守備黃元極擊賊，馬蹶被殺，猶手刃賊不置；賊走漢陰，遇令都司解文英同吳國輔、李標奇等追至大石川，

屢攻之。又夜劫其營，擒斬五百餘，誅渠魁數十人，餘三百人走蜀。其匿漢陰山中者並自殺，漢南盜平。

三月辛未，廷臣上欽定「逆案」，詔刊布中外——共二百十八人，以七等定罪：曰首逆同謀，崔呈秀等六人；曰結交近侍，劉志選等十九人；曰結交近侍次等，魏廣微等十一人；曰逆孽，魏志德等三十五人；曰諂附擁戴，李實等十五人；曰交結近侍末等，顧秉謙等百二十八人；曰祠頌，施鳳來等四十四人；死、戍、罷職，輕重有差。

丙子，流盜掠真寧；**戊寅**，掠寧州、安化、三水。
是月，插漢虎墩免愁納款。

袁崇煥奏設東江餉司於寧遠，令東江自覺華島轉餉，禁登萊商舶入海。毛文龍累奏不便，崇煥不聽；又請自往旅順議之。

夏四月丙戌朔，流盜犯涇陽、甘峪，游擊高從龍擊之，被殺。戊申，賊走馬蘭山。朝臣時捐俸助餉，上諭曰：『諸臣果真心爲國，興利剔弊，朝廷自受其益；何必捐俸言助！其悉已之』。

甲午，固原盜侵犯耀州，督糧道參政洪承疇令官兵、鄉勇萬餘人分十二營圍賊於雲陽，幾覆之；乘夜雷雨，潰圍走淳化，入神道嶺；追斬二百餘級。

壬寅，以朱熹裔孫朱卯相襲五經博士。

命以張巡、許遠配享武廟。

復顧憲成官，加贈吏部右侍郎，諡「端文」。

閏月丙辰朔，清兵渡河；官兵拒之，乃退。

西人五十騎犯延綏高家堡，千總王權德逐之出塞；敵兵漸至合七、八百騎，權德敗沒，中軍任秉德、千總白慎俱死之。

丙子，袁崇煥請給島餉；命發四萬金。

故經略熊廷弼子兆璧乞收葬父骨，上不許；大學士韓爌復請之，乃允。

廣東副總兵陳廷對約鄭芝龍勦盜，芝龍敗，歸閩；不數日，寇大至，犯中左所近。

安南莫敬寬寇雷州；旋遁。

總督朱燮元遣貴州總兵許成名由永寧復赤水衛，繕城水西。安邦彥、莫德周、奢崇明等欲渡河攻赤水；時乏食，燮元撤兵還永寧，賊遂躡其後追之，川、貴大震。

五月乙酉朔，日食；上以欽天監分刻不合，責禮部。禮部請查例修改，允之。

丙午，袁崇煥巡撫江（？）；再宿，勞軍東江。

癸丑，毛文龍請餉。初，文龍稱麾下兵二十餘萬，朝廷爲治餉。兵科給事中王夢尹、翰林〔院編〕修姜曰廣詣島閱視，稱十萬；及登萊道王廷試復裁之，定額二萬八千人；文龍大不平，遂上章求餉。

六月乙卯，命汰冗員。

琉球國中山王世子尙豐入貢。

〔先是，五月〕庚戌，袁崇煥至雙島，毛文龍進謁，慰勞甚至。戊午，矯制殺文龍。崇煥自出都門至寧遠，專主款；於寧遠捷後，即令番僧往清軍中唁問，意欲議和。會罷歸，未就。迨再出，陛見日，許上五年復遼；既而懼上責效，欲復修款議。惡文龍擾之，乃決計斬文龍；聲言折衝，慮毛文龍泄其計，遂身入島，誘文龍至，犒吏卒給餉。是日閱射，崇煥列圍，止文龍兵於外，以部曲百人從。崇煥慰勞文龍部曲，且拜；三軍感泣。乃問文龍曰：『東江餉司自寧遠輸至，亦甚便；將軍何專邀折色，召買登、萊也？且移鎮、定營制、分旅順東西約束、覈餉諸事，業已申奏；將軍執意不回，非冒餉欺君而何！』命執之；文龍欲抗議辨，崇煥曰：『我今不復遼，願試尙方劍以贖爾命！』又諭部曲曰：『文龍不宜殺，爾輩即殺我可也！』部曲錯愕，不敢動。命水營都司趙可懷以尙方劍斬之。分東江兵二萬八千人爲四協，副總兵毛承祿、中軍徐敷奏、游擊劉興祚、副總兵陳繼盛各領之；東江諸務，屬繼盛暫領之。明日，祭文龍而泣；遂收符印，自旅順還於寧遠，奏數文龍十二罪，並自劾。上以文龍驕悖，命崇煥安心任事，且嘉諭之；仍榜諭東江各島，咸從寬議。文龍，錢塘人，世海州衛千戶；既襲秩，授千總。王化貞遣之襲鎮江城有功，因駐皮島。當遼東破壞，從島中收召遼人；時時襲，有所斬獲。

，頗有功。但漸驕恣，所上事多浮夸，索餉又過多——歲百二十萬、兵二十萬，朝議多疑而厭之；崇煥遂決意誅焉。

上憂旱，御平臺，諭百官修省，自齋宿文華殿祈禱；命成國公朱純臣告南郊、駙馬都尉侯拱宸告北郊、尙書畢自嚴告社稷壇、何如寵告山川壇、林欲楫告雷雨等壇。諭錦衣衛指揮使于日升、劉僑緝盜。諭給事、都御史獻直言，又令中外諸臣清獄安民、開倉賑饑。丁卯，大雨，許百官還邸舍。

丙寅，韓國公十世孫李世選奏：家藏高皇帝遺旨，許以復封。大學士韓爌等驗之，皆言其僞；世選論死。

戊辰，諭故工部尙書馮從吾祭葬。

頒太祖高皇帝「教民六諭」。

袁崇煥既殺毛文龍，欲力主款，因奏曰：「臣亦不諱言款；即惠徽宗社之靈，還侵地、歸叛人，而我存朝鮮，何憚不爲？」御史毛羽健上言：「袁崇煥期五年□□，其間方略機宜自可指陳。乃崇煥於此時未見明言曰我何以取、我何以守也；上章累累，乃反議款。乞皇上詳問之。」報聞。

癸酉，安南莫敬卯寇欽州。

壬午，命修「熹宗愍皇帝實錄」。

秋七月乙酉，以司禮太監曹化淳提督東廠。

乙未，召兵部尚書王洽於平臺。

都察院左都御史曹于汴議：『御史還道考核故事，稱職者仍任，不稱職者奏罷。邇來盡皆稱職，何以激勸！今雖考至下者，不過依品出外；外授司道，依然風釐旬宣之位，豈得以不職名其黜辱哉！須別行降罰，以信明旨』。

八月甲寅，召北鎮撫司千戶李若璉於文華門。

戊午，僞梁王奢崇明合僞大元帥安邦彥兵數萬攻永寧，兵備副使劉可訓、總兵侯良柱力拒，卻之。可訓在永寧出兵遏賊，少失利，即入城；貴州兵不之救，賊遂據桃江壩。庚申，侯良柱、許成名約并力攻賊——賊恃其山險，方飲宴，蜀兵乘霧進搗其寨，賊倉皇接戰；官兵力擊，大破之。黔兵夾進，賊走入鵝頂嶺，徑長而慄；官兵追迫，矢刃驟交，人馬蹙踏，傾陷亡算。

乙丑，清兵合東不的入大鎮堡，分二道——自杏山高橋舖、自松山直薄錦州。庚午，入雙臺堡。辛巳，出大小凌河，毀右屯衛城，乃出。

九月己丑，袁崇煥以清兵欲西，先請駐寧遠，增戍關門。至是，遣參將謝尙政等往備；順天巡撫都御史王元雅曰：『此虛警耳，遣其衆歸』！師果不出。

己亥，官兵定烏撤，安邊、安民來降。

戊申，吏部奏言：『皇上命汰冗員，臣以爲莫先於清廕。兩京三品以上及疆場大吏例廕其子，念其祖父勞動也；乃父兄罪削，子弟恩廕如故。夫廕以酬勞臣，非恤罪臣也。宜命驗封司清核，以杜僥倖』。上是之。

奪毛文龍世廕，毛雲龍除名。

斬故經略遼東楊鎬及附逆諸臣吳淳夫、田吉、李夔龍、倪文煥、梁夢環等於市。

辛亥，贈故吏部尙書趙南星少保兼太子太保，諡曰「忠毅」。南星子清衡自莊浪戍所赦還，疏陳父冤云：『臣父南星素勵風節，懷忠秉政。見忌羣奸，必欲殺之而後快；矯詔命撫按提問追賊，凌辱備至，又用立枷暗殺。臣父及臣若非知府蔡官治委曲調護，性命萬不能保，何以得覩天日，向聖明一訴冤哉！總之，臣父守正，爲羣小仇恨獨深；臣父罹冤，較諸臣戮辱更酷。懇乞聖慈早賜贈卹並復臣廕，以慰忠魂』。上亦憫南星冤，悉從所請；並贈諡馮從吾、王紀、高攀龍、王圖、楊漣、周炳謨、顧憲臣、魏大中、周順昌、劉應秋等有差。逆奄當日欲殺諸臣，有罪不至死者，每用立枷斃之。奄黨欲殺南星，授意山西巡撫郭尙友、巡按馬逢臯兩人——皆南星大計所斥者也，密囑眞定知府蔡官治；官治乃陽示荷較而陰脫之，自爲橐籥，晝夜護持，南星父子得以不死。故清衡逢人，即流涕道官治更生大德云。

順天府尹劉宗周言：『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非寧。時舉祖宗故事，召對文華殿；蓋

躬勤細務，朝令夕考，庶幾太平立至。然程效太急，不免見小利而慕近功。今日所汲汲於近功者，非遠事乎？陛下銳意中興，有□□□。當此三空四盡之日，竭天下之力以養饑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冀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今日所規規於小利者，非理財一事乎？民力竭矣，司農告匱；一時所講求者，皆培克聚斂之術。近年並水旱災傷一切不問，條列紛紛，展轉病民。有可以培克爲循良，而撫字之政絕；上官以催徵爲考課，而斥陟之法亡；皆言利有以啓之也。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不勝其煩；於是名實相涵，法令滋張。頃者嚴賊吏之誅，自執政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可謂得救時之權；然貪風不盡息也。貪風之不息，由於導之者未盡善也。其後國事決裂，盡如宗周言。

是月，巡撫陝西右僉都御史劉廣生奏報：『雒川縣曹店村、宜川縣龍耳嘴各賊混天王、王子順等千餘人掠韓城之龍門渡，守將失利；督糧道參政洪承疇同撫院中軍李滿、都司艾穆、千總費邑宰擊破之，賊走清澗。』

冬十月戊午，進袁崇煥太子太保。

庚午，召見宣大總督魏雲中於文華殿。

戊寅，清兵入大安口，殺參將周鎮——鎮，世祿子也；分入龍井口，游擊王純臣、參將張安德敗走；又分入馬蘭谷，參將張萬春降，山海關總兵趙率教以兵出援。先是，薊鎮塞垣頽墮，又汰兵，軍伍益缺；而三衛屬部，清已盡收之。至是，大學臨邊；巡撫

順天右僉都御史王元雅遣將援馬蘭谷，兵潰。己卯，圍薊州。

河套憨子兒罵犯寧夏，總兵尤世祿擊斬之。

十一月壬午朔，京師戒嚴。

河南府推官湯開遠上言：『皇上急於求治，諸臣救過不給。臨御以來，明法勅罰，自小臣以及大臣與衆推舉或自簡拔，亡論爲故爲誤，俱褫奪戍配不少貸，甚則下獄拷追。凡於刑亂國（？）』，用重典矣。故諸臣欲奉公營職而慮及天威不測，夢魂亦驚，耳目俱熒；欲鼓豪傑之氣奏精勤之理，不亦難哉！至在外諸臣惕於參罰之嚴，一切加派、帶徵、餘徵，將無民矣；民窮則易爲亂。皇上寬一分在臣子，即寬一分在民生。如此，諸臣幸無罪矣。臣尤望皇上宮府之際，推諸臣以心；進退之間，與諸臣以禮。申諭中外法守，勿畏勿恤；錦衣禁獄，非有寇賊奸宄不可入；而謂大小臣工不圖報安攘者，未之有也』。

丙戌，清兵圍遵化；遵化人內應縱火，諸軍各奔救，衆潰，巡撫右僉都御史王元雅自縊；遂進兵又取撫寧。

召廷臣平臺，問「方略」；命廷臣署舉分曹諮試。

丁亥，都督總兵官滿桂以五千人入援；上召賜玉帶、貂裘，封東平侯。

三屯營副總兵朱來等夜遁。總兵朱國彥忿甚，榜逃將名氏於市，散貲享士；北拜，

同婦張氏自經。

戊子，巡撫四川都御史張論至瀘州，水西安位乞降。

己丑，諭諸臣率家人協同城守。

召戶兵大臣、錦衣衛官於平臺。

以吏部左侍郎成基命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

特命孫承宗以兵部尚書兼中殿極大學士，督理兵馬，控禦東陲，駐通州；起家，陛見。

袁崇煥入薊州，以故總兵朱梅、副總兵徐敷奏等守山海關，參將楊春守永平，游擊滿庫守遷安，都司劉振華守建昌，參將周宗武守豐潤，游擊蔡裕守玉田；昌平總兵尤世威仍還鎮，護諸陵；宣府總兵侯世祿守三河。保定總督劉策兵亦至，令還守密雲。

辛卯，遣乾清宮太監王應朝監視行營。

都督山海關趙率教入援；清兵於遵化逆戰，率教敗沒。

翰林院庶吉士金聲奏：「通州、昌平爲京師左右翼，宜以重兵犄角；而天津漕糧並集，防禦尤急。恐將士不足任，有草澤義士曰申甫，朝士多知之，屢薦未用；顧仗陛下威靈，同申甫練敢戰之士爲陛下殺賊」。上從之。申甫，本游僧，善小術；嘗夜觀乾象云：『木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患在踰旬』。聲疏入，立召見，利口稱知兵；授都指揮僉

書、副總兵，遂作戰車。

上聞援薊兵入城，命閣臣諭兵部議營城外，聯絡犄角；令勳戚大臣同給事中御史監守城門。

兵部尚書王洽下獄。洽不習邊事，聞警倉皇，無以應；遵化陷，再日始得報。上怒其偵探不明，故罪之。

清兵值遼兵於馬伸橋，戰不利。

以都城懸簾狹薄，下工部尚書張鳳翔及主事史維堡、唐昌世於刑部獄。

以申用懋爲兵部尚書。超擢翰林院庶吉士劉之綸爲兵部右侍郎，協理京營戎政。以金聲兼山東道御史，監申甫軍。

令總兵滿桂、王威、黑雲龍禦口，宣大總督魏雲中、宣府巡撫梁廷棟、保定巡撫劉策、河南巡撫范景文、山東巡撫王建義、山西巡撫耿如杞皆入援。詔應天、鳳陽、陝西、鄖陽、浙江各省直巡撫俱勤王入衛。

癸巳，清兵破石門驛，袁崇煥移營城外。初，以二百騎嘗崇煥，崇煥軍聞礮遽退，竟日不見一騎。

甲午，清兵將西越薊州，崇煥引兵西拒之；攻薊州，取玉田、三河、香河、順義諸縣。

丁酉，孫承宗入朝，袁崇煥抵左安門。時戒嚴，報不即入；漏下，始馳奏薄城下。都人競謂崇煥召口；上心動。已，滿桂、侯世祿等皆至京。

戊戌，遣太監馮元升覈軍畢，詔下戶部發餉；又命太監呂直勞諸軍。

己亥，賜崇煥玉帶、彩幣六，祖大壽玉帶、彩幣四；餘大將各緋蟒衣一襲。

戶部給各軍芻粟；已饑再日，私掠。

令參將劉天祿夜襲虜營；至高密店知有備，不得入。

諭襄城伯李守錡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尙書李邦華、右侍郎劉之綸經理守禦事宜。特命徐光啓、李建泰指揮訓練。

庚子，清兵大至，侯世祿、滿桂俱屯兵德勝門；世祿退避，桂獨戰。城上發大礮，誤傷桂兵殆盡；桂負創，臥關將軍廟。袁崇煥令都司戴承恩擇地廣渠門，祖大壽陣於南、王承胤等陣西北、崇煥陣於西待戰。午刻，有騎兵突東南，力戰稍卻；承胤竟徙陣南避。游擊劉應國、羅景榮、千總竇濬等帥兵追虜於運河，虜酋精騎多冰陷，所傷千計；京兵亦傷失數百人，夜收兵。上賜酒食勞軍。

詔募勇力智略之士及出奇能劫虜營、焚攻具者論功敘賞，一無所斬。

壬寅，開得勝門甕城，屯滿桂餘兵。

癸卯，清兵徙屯南海子。薄暮，有旨趨督師進兵。

甲辰，召袁崇煥、祖大壽、滿桂、黑雲龍及兵部尙書申用懋於平臺。崇煥不自安，留中使於營，自青衣玄帽入；至朝中，張皇□□懼朝臣冀成款。及見上，上慰諭久之。崇煥懼上英明，終不敢言款，第力請率兵入城，不許；賜貂裘、銀盔甲。滿桂解衣示創，上深閱之，命與同出。

丙午，袁崇煥求外城屯兵如滿桂例，並請輔臣出援；不許。

丁未，清兵攻南城。

戊申，袁崇煥遣鄉導任守忠以五百人持攻潛攻清兵於南海子，清兵稍退。

庚戌，召大臣於平臺。

是月，巡撫陝西劉廣生奉命入援。適子疹，對洪承疇、劉應遇而泣；留八日，始行。至陝州，上命馳諭廣生，令急殲流孽，不必入衛。時大盜混天王等擾延川、米脂、清澗等縣，復召前總兵杜文煥使勦之。

十二月辛亥朔，司禮太監沈良佐、內官太監呂直提九門及皇城門；司禮太監李鳳翔總督忠勇營，提督京營。

召袁崇煥、祖大壽、滿桂、黑雲龍於平臺。崇煥方遣副總兵張洪謨等躡□，聞召議餉，乃入見；上問以殺毛文龍，今反逗留，何也？不能對。命下錦衣獄。賜桂等饌，隨太監車天祥諭慰遼東將士；命滿桂總理援兵、節制諸將，馬世龍、祖大壽分理遼東兵。

桂前被流矢，視之，皆袁軍矢也。崇煥按兵不動，物論藉藉。是日，清兵移營而南。

壬子，清兵圍固安，知縣劉伸遁走雄縣。

李守綺奏：城上懸簾未備；命杖工部郎中許觀吉、管玉音、朱長世、周長應，下錦衣獄。觀吉、長世創重卒。

癸丑，皇次子慈烜生。

甲寅，給申甫新兵。時甫所募多市丐，金聲輕信之，欲倚爲用；識者知其必敗云。

遼東兵潰。遼兵素感崇煥恩，滿桂與祖大壽又互相疑貳，大壽輒率兵歸寧遠，遠近大駭。

孫承宗上言：『遼東兵潰約萬五千人，自通州南趨張灣。臣聞之，急以手札慰諭祖大壽，並傳檄三軍，令游擊石柱國力諭諸將校；將校多垂淚曰：「主帥已戮城上，又以火礮殲我，故逃避至此！」臣思大壽危疑之甚，又以身貴不能受制同列，故乘吏卒驚疑，全軍盡潰陷，人以自護；非諸將盡叛也。急宜敕關內、關外兩道慰諭將領，解散士卒，大開生路以收人心』。上從之。大壽抵山海關宣聖諭，吏卒乃安。

禁抄傳塘報。

癸亥，清兵夜傳令固安趨諸部合戰，明日出良鄉。

甲子，孫承宗至山海關。

御史高捷劾大學士錢龍錫曰：「袁崇煥罪案自定，臣不必言。獨發縱指示之龍錫，不勝傷心之痛！前逮崇煥時，大壽口不稱冤，兩日後遂颺去；此非龍錫與崇煥挑激之哉！崇煥之殺毛文龍也，龍錫密語手書，往來不一，可覆案也。又崇煥與王洽書，言「關東款議，廟堂主張已有其人。文龍能協心一意，自當無嫌無猜；否則，斬其首，崇煥當効提刀之力」。伏乞推原主謀者，以慰邊士心」。上曰：「輔臣佐理忠順，卿無多言！」壬申，錢龍錫引疾去位。

丁卯，設文武經略，以梁廷棟、滿桂爲之，各賜尙方劍，營西直、安定二門。桂始屯宣武門甕城內，謂援寡未可戰；中使趣使亟戰，桂不得已，揮涕而出，以五千人同孫祖壽等戰安定門外，俱敗沒，麻登雲、黑雲龍被執。申甫以七千人戰柳林、大井、蘆溝橋，亦敗沒；都人大懼。

癸酉，巡撫山東都御史耿如杞、總兵官張鴻功援兵潰於良鄉。

清兵破張灣，守備房可宗遁。

乙亥，總兵官馬世龍遇清兵，戰於良鄉；進世龍武經略，賜尙方劍。

丁丑，清兵入香河，殺知縣任光裕；攻三河，不克。戊寅，攻寶坻，知縣史應聘拒之。

進禮部侍郎周延儒、何如寵、錢象坤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

清兵入玉田，知縣楊初芳降。

庚辰，兵部右侍郎劉之綸求入通州，戶部主事林弘衍、參將魏都梁不納；即縱兵道掠。

追卹故經略袁應泰——以殉遼陽之難；予祭葬，贈諡。

崇禎實錄卷之三

懷宗端皇帝(三)

崇禎三年春正月辛巳朔，京師大風霾，晝晦。

命郵故都督滿桂、孫祖壽、趙率教、彭守印、李標及故副總兵申甫。

清兵東趨永平。

甲申，召戶、兵、工諸給事中於會極門，令註銷案牘；各委給事中一人查理六曹，勒期奏報。

諭兵部：『傳梁廷棟遣偵騎遠探，如尙留昌平，即當合口；如果絕跡，當督各將截於薊東。約樞輔孫承宗督同祖大壽於三屯營、豐潤間聯絡犄角，四面蹙之，毋令間道繞掣我後』。

清兵入永平府。先有人伏文廟承塵上，晨登城，守將楊春導之；兵備道副使鄭國昌、知府張鳳奇、推官盧成功等死之。國昌先令諸生擊楊春死，中書舍人廖汝欽、故副總兵焦延慶、守備趙國忠、諸生韓原洞等俱力戰沒，中軍程應琦被殺。

命涇城外戰士遺骸。

戊子，灤州陷，知州楊濂迫於兵，自刎。

總兵官陳洪範入援；以洪範東人，止之。

清兵攻撫寧，不克；轉攻昌黎，還永平。

己丑，劉之綸報口兵分往永平、遵化，屯遵化三千餘騎，自東門連營至汗兒莊；臣駐薊州，俟兵到，移三河，求催通州糧以濟。總理馬世龍亦至。

庚寅，逮薊遼總督劉策、總兵張士顯。

辛卯，陝西邊盜王子順、苗美連逃兵掠綏德，敗參將石在廊，衆至三、四千，南下圍韓城；總督楊鶴會劉廣生調兵討之。丙申，鶴至郃陽，解韓城圍，斬三千級；賊遁。復犯清澗，官兵追逐數十，王子順以百十二人降，總兵杜文煥受之；苗美分二部走西川、安定，官兵斬七十級，更降三百十二人，餘大奔。苗美叔苗登霧復殺差官褚國恩等，嘯聚於安定，仍掠鄜州、中部、宜君。分巡河西道蔣士忠並文煥擊賊，敗之。副總兵李卑、都司艾穆等兵大集，賊黨黃虎復乞降。

清兵東向，遣二騎持幟致書祖大壽通和，孫承宗殺之，兵遂西；承宗令游擊劉天祿設伏以待。

廣東西洋澳人陸若漢進大銃。

劉之綸屯遵化娘娘廟山，忽飛矢中之死；總兵馬世龍在薊門不援，全軍俱沒。初，巡按直隸御史董羽宸言之綸不任戰，上責之。而之綸領新兵，初募四萬出彰義門，已佚

其半；烏合無紀律，以及於敗。

清兵攻昌黎三日，知縣左應選、守備甚至石柱國力拒，乃退。

大學士韓爌致仕，賜金、幣。

巡撫河南右僉都御史范景文入援，命守涿州。

己酉，議中外七品以上官捐俸助餉；上不許。時廷臣俱進；獨順天尹劉宗周謂「養廉不可廢」，獨無所進。

命順天撫、按令各屬課農，其殘破處仍勸相給種。

巡撫梅之煥、劉廣生及楊鶴遭五路總兵吳自勉、尤世祿、楊麒、王承恩、楊嘉謨等先後率兵萬七千人入衛。

延綏總兵吳自勉沿途徵馬，又逗留縱兵掠；巡撫張鯨遂忿死。

邊盜王嘉胤陷府谷縣。

插漢虎墩免愁以十萬騎抵宣府脅舊賞四十萬金；止括十八萬予之。

二月辛亥朔，予故都督滿桂、孫祖壽、趙率教祭葬，並立祠祀之。

壬子，進祖大壽太子太保。

丙辰，製皇太子寶冊。

庚申，冊立皇太子慈烺，頒詔中外。

癸亥，進李標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進孫承宗太子太保，廢子中書舍人。已馳諭承宗曰：『朕念卿與諸將吏折衝勞苦，日廛於懷。卿須間道飛報情形，以便彼此策應』。又遣鴻臚寺寺丞董用極渡海勅勞祖太壽等，並發甲紵之屬千餘賞功。

司禮太監宗晉、王永祚、李鳳祥、曹化淳各應錦衣衛指揮僉事，內官太監李承芳廢正千戶。

清兵又至建昌。

皇次子殤。

禮部上言：請定官吏士庶、內外宮室器用衣飾之制，一從節儉；詔從之。

三月辛巳朔，大學士李標罷。

工部主事陸澄源密劾左都御史曹于汴。于汴免，以閔洪學爲左都御史。

壬午，清兵抵房山，令二人呼城下——乃則良鄉萬戶子及千戶弟，持檄招降。已又一騎大呼曰：『房山是金大定年設縣以護祖陵，爾官吏宜出迎』。知縣楊齋芳力拒之。李元勳、曹耿源下城入講，曰：『旣近祖陵，人民不宜加害』！遂引去，命辛卯祭陵。及期，詣城北，令諸生陪祭——九龍岡，蓋金章宗陵也。申刻，兵退。

禮部請正文體；從之。

孫承宗言：『皇上命臣督各鎮援兵，然此一官，不過於武臣掣肘之上，又加掣肘；

於文臣觀望之中，又增觀望；無裨大計。不如罷推，專責將領爲得』。上是之。

祭未，敕甘肅累捷功，文武陞賞有差。

國子祭酒顧錫疇以庚午秋闈皇上首科，請廣制額；從之。

復故大學士張居正二廕。

刑部尙書韓繼思罷——以耿如杞獄上輕擬之也。

清兵攻建昌，都督朱梅遣劉邦成、都督祖大壽遣劉應選拒戰。

梁廷棟議調東江兵於寧遠、錦州，分關外兵於薊門；孫承宗言：『東江爲牽制之用，但據非其地；若移於要害，足成牽制。且爲邊防計，在遼鎮不宜全用遼兵，事久變生，宜防於始』。上從之。

丙申，兵科給事中陶宗道奏言：『安定門之擾，梁廷棟指民居可宿，於是爭入民舍，幾以致亂。前固原總兵楊麒憂援兵乏餉，廷棟曰：「民自有糧，何得全仰戶部」！發言召變，乞賜處分』。上不問。

令有司雇民舡轉運並給值，戒關津需索。

□部奏：『插漢修貢，舊賞、新賞，春、秋分發。主象乾所定賞額，與今有異。乞命定額，著爲永例』。

御史祁彪佳言：『司道之陞轉甚艱，任事之志念易灰；似須以平常者嚴加考核，表

著者設法陞遷。有司之參罰必一一不爽，然後參罰行而功令信。臣請立法先論時日，壓徵、見徵、帶徵皆以開徵日始，總計一年每月應若干；而以一年殿最之，撫按覆核而參罰之。戶部總計，分別懲處。挈領提綱，法莫善焉。』報聞。

京師火藥局災。

清兵濟師萬餘，入永平。會官軍敗於大安口，馬世龍不之救，乃更番復圍豐潤；不克，移屯榛子嶺。

前禮部侍郎蔡毅中上「六經註疏」。

議開涇水灌涇陽、三原、醴泉、高陵、臨潼之田。

戊申，戶部給事中許世蓋言三事：省詔獄、停駕帖、免廷杖。

是月，威鼎自鳴；熒惑入井分，退而復留，又入鬼宿。

是春，秦盜入山西，犯襄陵、吉州、太平、曲沃。

夏四月辛亥，朝鮮國王李倬奏辨；報聞。

乙卯，上齋居文華殿禱旱，諭百官修省。

東江舟師集南海口，抵覺華島。適劉興治稱兵皮島——興治，故將興祚弟也；居開原衛，迎降；清見親重，名曰愛塔。及遼陽平，謀還鄉。癸亥春，守金、復，令幕客金某通登萊總兵沈有容渡海內應。中軍王丙洩其謀，收訊；興祚兄弟不承，乃戮丙，誅復。

州人十餘萬。興祚等幸免，圖歸益急，先求出外。越數夕，擇貌類己者醉之，衣以己衣，縱火，劉氏兄弟哭曰：『愛塔自焚矣！』驗之信，不知其走皮島也。戊辰春，袁崇煥以聞，授副總兵；謁孫承宗於山海關，西寧前道兵備副使孫元化委兵八百人，俾西援；或疑之，興祚不敢前，承宗令鄭一亨同興祚合四千人專護永平。建昌道臣不可，遂令一亨守豐潤，興祚同臺頭營將王維新等襲清兵於青山營，興祚先登，素諳邊形故，急莫能辨，遂大勝；還太平，各歸鎮。庚午元日，興祚至灰口，俄值清兵數千騎，馬不及甲，步鬪，殺傷過當，突中流矢死；弟興賢被執。先，興治留皮島，攝西協事，素武健；忿兄死未卹，又怨署島副總兵陳繼盛，佯祭興祚，諸將來唁，殺繼盛；及調官王遠督糧，歷劉應鶴等十一人引衆迎兄興祚於長山島，大殺掠。孫承宗以聞，命承宗戢之。兵部言：劉興治、興沛踞皮島，拘兵舡、商舶；此不南走登萊、西叩榆關，則縱橫諸島間據爲扶餘，是又生一敵國矣。今當令總兵張可大回登州，嚴兵以待；龍武三營駐防覺華島，檄副總兵周文郁、劉應龍前往相機招戢，如定亂，即佩大將印。上並從之。周文郁入皮島諭興治，又督餉戶部郎中宋獻駐旅順島諭各將安輸，承宗又遣諸生吳廷忠諭之，興治等稍戢。

陝西邊盜苗美西奔，官兵追至白家嶺，多斬獲；解散。

壬戌，賜故都督戚繼光表忠祠。

祖大壽拒清兵於永平，設三伏以待，誘敗之；遂薄城下。時遵化、灤、永等城已爲清所下，衆議先攻遵化，後灤、永；孫承宗謂屯豐潤、玉田以牽遵化，當先灤州。至是，捷上；有旨「當乘機用力灤、永，勿專待遵城聲援，致生遷延」。諸將因辦餉、治攻具。

烏思藏僧來貢。

甲戌，孫承宗令參將黃龍、汪子淨攜攻具、持十日糧赴樂亭、昌黎，游擊傅以昭屯撫寧，副總兵劉應選、鍾宇等屯樂亭，參將張存仁、游擊孫定遠、蔡可賢合兵圍遵化。賊王子順、苗美陷蒲縣。蓋山西自河曲、保興以至蒲津千五百餘里與秦中隣，河最狹；賊自神木過河陷蒲。已分二部，東擾趙城、洪洞、汾、霍，西掠石樓、永和、吉、隰；賊號「橫天一字王」。

是月，鳳陽大雨水，太白晝見，熒惑復入鬼宿。

光祿寺卿何喬遠薦華亭布衣陳繼儒博綜典故、諳通事務，亦當加以一秩——如先朝文徵明故事；章下所司。

五月乙酉，各鎮兵向灤州。先是，開平監紀主事丘禾嘉及豐潤總兵尤世祿以清書至通，款白孫承宗；奏上，上切責之，趣承宗曰：「關、寧兵將付卿，朕隴焉東顧，炎蒸洊至，弓弛騎汗；不即舊愼，待秋高馬肥始圖，豈兵事堪茲留處！卿其灼觀機位朕眷倚

。特此馳諭』。承宗因檄總兵馬世龍屯豐潤，待合擊；檄總兵朱梅以游擊靳國臣取遷安，檄協將王維城、路將馬維英、張國振同參將孫承業、劉卯城等候大兵趨灤州合攻，以牽遷安之南援；檄中軍何可綱、參將申其祐、游擊岳惟忠等分雙望各山牽永平之師，游擊劉法、守備劉啓職合三萬人屯灤州之蓮泊，各持白梃爲聲援兼鄉導焉。承宗駐撫寧，祖大壽來開平會之。己丑，祖大壽抵灤州，攻之。辛卯，入灤州，各鎮兵分攻，梯而上。清兵出戰東門，遇大壽伏發，不利，還永平。

壬辰，各鎮兵入遷安。癸巳，入永平。清兵屢卻，稍稍引還。何可綱等居永平，諸將俱至；承宗檄禾嘉等曰：『向西北，遵化城必虛。大兵躡擊，橐重而遲，易及也；仍率輕騎追於塞下』。大壽如其言。甲午，入遵化，總兵宋偉同關外副總兵謝尙政、川湖副總兵鄧玘等先登，清兵自北門整旅而歸。承宗入永平，撫慰士民，回駐山海關以收復四路，上露布報捷。

甲辰，神廟皇貴妃鄭氏薨。

六月壬子，賊王嘉胤攻陷黃甫川、清水二營。次日，陷府谷縣，復圍孤山堡；榆林道白貽清遣兵敗之，遁入府谷。洪承疇等圍之，斬獲甚衆。

辛酉，進禮部尙書溫體仁、吳宗達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
禳旱，諭百官修省。

工部左侍郎沈演上言，□許插漢虎墩免愆款貢。

上齋居修省，遣大臣祭南北郊、山川壇禱雨。

流寇破金鎖關，殺都司王廉。

是月，修三屯、大安、喜峰、冷口、建昌等處城堡。

都司艾穆蹙盜於延川、清澗，盜始求撫；蔣士忠遣故降人李光燿入其營招諭，王子順、張述聖、姬三兒俱降。時神一元、一魁、王嘉胤等掠延安、慶陽，城堡多陷；楊鶴主撫，不以聞。鶴及劉廣生各遣材官持牌四出招盜，黃虎、小紅狼、一丈青、龍江水、掠地虎、郝小泉等俱先後給免死牌，安置延綏、河西；然不焚殺，其淫掠如故；百姓吞聲、有司莫敢告而寇患成矣。

御史張養言陳鹽政五事：曰重邊商以維祖制、禁浮課以絕占窩、疏存積以應積需、革割沒以清宿弊、躬交代以防欺侵；章下所司。

兵科給事中劉懋上言：『秦之流賊，非流自他省，即延慶之兵丁土賊也；邊賊倚土賊爲鄉導，土賊倚邊賊爲羽翼。六、七年來，韓、蒲被掠，其數不多。至近來荒旱頻仍，愚民影附，流劫於涇原、富、耀之間，賊勢始大。當事以不習戰之卒勦之不克，又議撫之。其剿也，所斬獲皆饑民也，而眞賊飽掠以去。其撫也，非不稱降；羣聚無食，仍出劫掠，名降而實非降也。且今年麥苗盡枯，斗粟三錢；營卒乏餉三十餘月，即慈母不

能保其赤子，彼官且奈兵民何哉！且邇來貪酷成風，民有三金納賦，不能得一金；至於捕一盜而破十數人之家、完一贖而傾人百金之產，奈何民不驅爲盜乎！若營兵曠伍，半役於司道、半折於武弁；所餘老弱，既不堪戰，又不練習；當責督、撫清汰操練，以備實用也」。

削工部尙書南居益職——以軍需不辦也。以劉遵憲爲工部尙書。

是月，山西流盜犯石樓、永和，破蒲州、潞安，官兵敗沒。

秋七月辛巳，大雨竟日。

甲申，上御午門受俘，誅賈繼鏞等。

乙酉，進孫承宗太傅、張鳳翼太子太保，並蔭錦衣衛指揮僉事。進祖太壽少傅，蔭指揮同知；宋偉、馬世龍並太子太保，尤世祿、楊肇基太子太師，吳自勉左都督。餘文武陞賞有差。

御史王道直言：「盜起於饑，請發兵餉銀買本色，一從保德州河路，一從洛、宜陸路，庶收拾人心，解散黨附」。不報。

辛丑，海豐縣有石圍數丈、高丈餘，忽移五十餘步。

是月，國子祭酒顧錫疇言：「文廟先賢自四配、十哲外，兩廡共六十二人。「會典」所載，東自澹臺滅明至顏澮三十六人、西〔自〕宓不發至步叔乘二十九人，位次多

案，且有漢儒次宋儒之下；非所以妥先儒也。宋羅從彥、李侗雖萬曆時從祀，實朱熹父執所從受學；既皆從祀，不可不論其世。乞行詳定』。章下所司。

八月甲寅，提督總兵馬世龍罷。

癸亥，殺督師兵部尚書袁崇煥，處以殊死。上御煖閣，輔臣成基命等入對。久之，出御平臺，文武諸臣俱入；諭曰：『袁崇煥付託不效，專事欺隱。市粟謀款不戰，散遣援兵，潛移喇嘛僧入城，卿等已知之；自當依律正法。今特流其妻子、兄弟，餘不問』。輔臣頓首謝。崇煥，藤縣人；萬曆己未進士，素以韜略自詡。迨督師出鎮遼東，其入援時，三日五賜金、幣宣勞，親爲飲至；而遷延不戰。至擅殺毛文龍，朝議紛紛，以致殺身。

甲子，諭：『舊輔錢龍錫背公逞私，密謀主款；袁崇煥疏語已露，終不奏聞。並不重罰，何以懲後！命法司擬罪』。逮至，論死。

癸酉，插漢虎墩免愁擁兵偪大同，巡撫張宗衡議戰、總督魏雲中議款。御史白士遴言：藉款以修守、固守以待戰；報聞。

丙子，以曹珍爲工部尚書。

九月己卯，黃甫川賊仍勾西邊入掠，洪承疇、杜文煥從孤山進擊，大破之；擒斬三百八十餘級，賊始奔潰。

宥水西降人安位。先是，龍場壩，本水西地；水、蘭相仇殺，爭地。其後結盟奢崇明，敗水西，假之居。其地去永寧且六百里，山箐峻險，不產穀；蜀人欲設官屯兵以自廣。總督朱爨元奏：「禦蠻之法，治以不治；既來則安，不專在攻取也。今水西既以納款，殘蘭安敢負固！惟當明定疆界，使諸蠻自耕牧，遵往制職貢賦，數世之利也。若設屯兵，臣愚以爲不便」。上未之許。後推勘地界，卒如其議。又欲用兵郡縣土司者，爨元奏不可；遂傳檄諸蠻，布朝廷威德，諭以出降。諸蠻感服，爭納土、獻重器。爨元分以地，俾世守；凡蠻俗虐政苛斂，一切除之，使參用漢法，可爲長久計。奏聞，制曰「可」，西南悉寧。

辛丑，京師大雷雨，電。

特擢陝西參政洪承疇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

皮島劉興治襲清兵於青山鳳凰堡，屢有殺傷；孫承宗奏言：「興治小勝未足贖罪；而決意樹功，其志可錄」。上褒答之。

冬十月乙丑，巡撫登萊右僉都御史孫元化請改朝鮮由登州，禮部議「暫從覺華島」；兵部以「貢道改陸從海已七年矣，忽改覺華島，非便」。從之。

先是，延綏大盜張獻忠等以五、六千人掠靖邊、安定、綏德、米脂間，攻清澗；延綏巡撫洪承疇同杜文煥擊斬八百餘級，招撫十八寨——凡千九百餘人。是月，王嘉胤陷

清水營，殺游擊李顯宗；已又陷府谷。

大盜李老柴於鄜、雒、中部間糾三千餘人，攻合水縣。楊鶴徵寧夏總兵賀虎臣；己卯，虎臣於盤谷擊賊，擒斬六百六十級，又於寧州斬賊八十八級。

十一月丙子朔，祖大壽率兵出塞至駱駝山，襲敗清兵。

丁亥，「神宗皇帝實錄」成。

逮前經略遼東兵部尚書高第。第家灤州，以前聞邊警，舉家遁；灤人立潰也。

山西總兵官王國樑追賊於河曲，發紅衣礮；礮炸兵亂，賊乘之，兵大潰，參將李春芳先遁。

丙申，關內官兵擊斬中部賊八十三級。

十二月乙巳朔，大盜神一元等三千餘人破新安縣；丁巳，破寧塞縣，據其城，殺參將陳三槐。己巳，勾西人四千騎益圍靖邊三日夜，遂陷柳樹澗、保安等城。

時關中大旱，延安四郊皆盜。米脂賊張獻忠據十八寨，甫川賊王嘉胤、齊三據東山寨府谷縣，其餘掃地王、上天虎據清澗保攻寨，橫天王、隔溝飛、點燈子等據清澗縣，三里虎、倒生虎等賊據安樂寺避賊塢；後嘉胤敗死，獻忠僞降，而嘉胤遺黨王大用等復入山西河曲縣，饑民神一元等在柳樹澗諸處勾西邊出沒爲盜。洪承疇與杜文煥等次第討之，賊稍稍知懼。尋楊鶴力主撫，而文煥罪去，賊勢遂蔓延矣。

崇禎實錄卷之四

懷宗端皇帝(四)

崇禎四年春正月乙亥朔，上不御殿。是日風霾。

刑科給事中吳執御上言「加派之害」；上責其妄言。吳執御復奏：「臣見部臣題覈云：今日生財，無踰加派。夫古理財，雖曰多端，豈有以賦民爲生財者乎！」上責其支飾。執御又言：「理財加派，尙屬不得已之心；而捐助、搜括二者，尤難爲訓」。上曰：「加派，原不累貧；捐助，聽之好義。惟搜括滋奸；若得良有司奉行、撫按稽察，豈至病民！」

己卯，夜，盜陷保安，副總兵張應昌擒斬百七十三級；神一元死，弟一魁領其衆。
壬午，孫承宗出關，由前屯、寧遠抵松、錦。庚寅，由三道關歷石門、燕河關、三協十二路，由石塘路過平谷，經盤山入薊州而還。條上邊事，曰：「先任封疆大臣、曰次擇八部將帥、曰薊鎮備守、曰遼鎮備戰、曰合薊遼酌戰守之宜、曰復城、曰防插；上善之。於是議築大凌河，兵部尙書梁廷棟實主之。旣而廷棟去，朝議撤工，且責鎮撫；丘禾嘉懼，盡撤防兵。承宗曰：『不可。』至而戰，上策也；據見糧以計守禦，中策也；委空城以疲強，下策也。」

癸未，流盜掠平陽。

翰林院編修黃道周奏救錢龍錫，調外。初，逆璫定案，諸奸深憾龍錫，謀借袁崇煥事報之；且因龍錫，羅及諸臣。周延儒、溫體仁實主之，欲發自兵部尚書梁廷棟，廷棟不敢任。至是，道周疏上，延儒意稍解。

庚寅，王嘉胤渡河掠菜園溝，副總兵曹文詔擊卻之。

己亥，命御史吳牲賑陝西饑荒，招撫流盜。諭曰：『陝西屢報饑荒，小民失業；甚者迫而從賊，自罹鋒刃。誰非赤子，顛連若斯！今特發十萬金，命御史前去酌被災處次第賑給；仍曉諭愚民：即被脅從，若肯歸正即爲良民，嘉與維新，一體收恤。』

罷總兵杜文煥——以去冬在延川縱部將李崇榮殺鄉民曹孟孝等男婦百九十九人，知縣王道行聞於按察使李天經，吳牲劾之也。

上召輔臣、九卿、吏科都給事中劉漢儒、河南道御史喻思恂及各省監司於平臺。召浙江按察副使周汝弼，問「浙、閩相連，海寇備禦之策」；對曰：『去秋寇犯海上，五日即去』。問江西右布政使何應瑞、按察司僉事王繼夔「爾省宗祿，何以不報」？應瑞曰：『江西山多田少，瘠而且貧；撫、按查覈，有司尙未報耳』。問湖廣右布政杜詩、按察使范中彥「爾楚去夏何以民變」？詩曰：『定變後，地方隨安』。上曰：『宜杜來患』。問福建左右布政使吳暘、陸之祺「海寇備禦若何」？暘曰：『海寇與陸寇不同，

故權撫之。但官兵狃撫爲安，賊又因撫益恣；所以數年未息。上曰：『前撫李魁奇，何又殺之？』嗚曰：『魁奇，非鄭芝龍比。即撫，不爲我用。今鍾斌雖降，亦不就撫』。上問「實計安在」？祺曰：『海上兵肯出死力，有司團練鄉兵、多設火器，以守爲戰，剿之不難』。上復訪熊文燦才力於嗚；嗚奏：『文燦才膽俱優，但不集思廣益，視賊太易』。問河南左右布政使楊公翰、賈鴻洙曰：『收稅耗重，宜斥有司』。對曰：『近奉上帝命，已革去矣』。問廣東左右布政使陳應元、焦源溥曰：『爾省所負宣、大兵餉數十萬，何也？』應元曰：『近已解納』。上曰：『宣、大重鎮，兵餉急需；自宜速清』。問山西按察使杜喬林流寇事；對曰：『寇在平陽，或在河曲；近聞漸已渡河，須大創之。但兵寡餉乏』！上曰：『前不言寇平乎？』曰：『山、陝隔河，倏去倏來，故河曲被困』。問河曲之陷；曰：『賊未嘗攻，失於內應』。問「導賊何人」？喬林曰：『大抵饑民爲之；不早圖，且誤國事』。問陝西參政劉嘉遇以流寇；對曰：『流寇難滅，由兵餉不足』。上復詰以前報寇平；曰：『寇見官兵即散，退復嘯聚』。上曰：『寇，亦我赤子也；宜從撫』！曰：『今正用撫』。上曰：『前何以殺降者王子順？』曰：『以其授撫後，復仍出掠爾』。『近寇何狀？』對曰：『一在延安，一在雲巖、宜川』。上疑思久之。退問廣東左布政使陸問禮、按察使孫朝肅——問禮已除南贛巡撫，上曰：『南、贛多盜，若何？』對：『行保甲、練兵伍，庶足弭盜』。上曰：『此須實效，空

言何爲！問「海寇若何」？曰：『廣東海寇，俱自福建突至，舟大而多火器；兵船難敵。但守海門，不令登陸，則不爲害』。問「海澳歸順之利害」；曰：『火器足用，人未可信』。以及廣西、四川、雲南，次至貴州，問右布政使朱芹以安位事；曰：『安位求撫，督臣原責四事：一擒奢酋；一獻樊虎、奢寅妻馬人、子阿甫；一令送巡撫王三善之柩；一責削地。安位等謂「既通九驛，非得水利地方，難供糧餉」。督、按二臣又不輕予，故議未決耳』。已召各官諭之：『當正己率屬，愛養百姓；朕自有顯擢。否且不貸』！各臣退謝。又召左都御史閔洪學、左副僉都御史張捷、高弘圖至，諭洪學曰：『卿初任首疏甚善，未曾實行。御史巡方，關繫甚重；巡按賢，則守臣皆賢，百姓受福。若巡按不肖，其誤非小』。屢命申飭，回道者少，上曰：『今後當行嚴覈』。又曰：『卿與吏部實心任事，天下可治』。乃退。

寧武總兵孫顯祖言：『聞喜稷山賊二十餘萬，日勦日益；官兵不過二千，奔逐不支。乞再發京營，或調邊騎五、六千協勦』。命下兵部委總督專制；以兵、餉並乏，事竟不行。

二月乙巳朔，召廷臣於平臺。

辛亥，夜，定邊營降丁大譟。時關餉五旬，各求給散；守備張天禮同游擊馬科□諭，乃安。降丁仍逃二百餘人，皆副總兵曹文詔所收山西降盜也。

壬子，總兵賀虎臣、杜文煥等合軍圍保安，神一魁勾河套千餘騎突圍出，諸軍怯走。一魁糾衆數萬劫寧夏，都指揮王英兵潰，各道將兵棄城南奔。

戊午，神一魁至慶陽，破東關；游擊伍維藩等擊斬五百餘人。

庚申，戶部告急請帑；不許。

壬戌，四川建昌獮蠻千餘人作亂。

丙寅，福建流寇數千自長汀賴坑突犯瑞金縣，教諭王魁春署邑事諭民兵禦卻之，寇走福建古城。

流盜萬餘圍慶陽府城，前鋒抵寧州，寧州告急。時慶陽獨推官馬一荀已罷職，楊鶴在邠、乾不即援。宜君盜趙和尚等南窺涇陽、三原、韓城、澄城，各盜分犯，不可計。

己巳，官兵退韓城盜於葭州，斬首四百六級。

壬申，神一魁陷合水縣。

三月丁丑，張應昌等擊神一魁，敗之，慶陽圍解。時議招一魁，散餘黨千人。

壬午，京師大風霾。

吏部尚書王永光罷，以左都御史閔洪學爲吏部尚書。

癸未，賊首孫繼業、茹成名等六十餘人來降，還合水知縣蔣應昌並保安縣印。楊鶴受之，令固原知州國日強於城樓上奉御座，賊跪拜，呼萬歲；因宣聖諭，同往關將軍廟

，令設誓；諭各解散歸伍，否則歸農。自此羣盜視總督如兒戲，其衆數萬人皆辮髮；楊鶴遂給票，令各還鄉。其豪千餘人以參將吳弘器領之，駐寧塞河套；恃賊前約出助，神一魁絕之，而宜君、雒川盜又蜂起矣。

己丑，賜進士陳于泰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庚寅，東川盜攻嵩明。

甲午，大盜劉五、可天飛據鐵甬城，混天飛、獨行狼等聚蘆保嶺，衆各萬餘，苦饑；於是鐵甬城盜犯平涼、固原，蘆保嶺盜犯耀州、涇陽、三原，混天猴薄寧州，分犯環縣。

賊陷武安，監正吳三才遁。

己亥，賊詐稱官兵襲華亭縣，知縣徐兆麒遁；越二日，去之。時曹文詔、王性善以賊圍莊浪，剿之；故得乘虛入犯也。

是春，遵化兵五百餘人從畿南雄縣大掠而南；自臨清、濟寧入泰安，又折而東北至章丘、東關。聞省城有兵，乃從丁河口入海。撫按余大成、高捷俱報「海中必當溺死」，時皆笑之。

曹文詔擊賊於栗園、菜溝，大敗之。

夏四月丁未，大敗賊於隴安。先是，大盜王老虎等攻圍莊浪，曹文詔、楊嘉謨遣固

原都司靳桂香、游擊曹變蛟、守備李登榜等擊之。至是，追及於張麻村，敗賊，追奔二十餘里；會甘肅副總兵李鴻嗣、參將莫與京等隨固原副總兵王性善亦至，又敗之。賊走長寧驛，且掠且行，將回向寶雞；曹變蛟等邀擊於隴安，斬獲甚衆；賊衆尙四、五千，從靜寧州、萬馬關、石門、朱家店四掠，走雒水城。賊工騎射，依山負險，窮追甚難；而平涼、隴州、華亭、武安、莊浪、靜寧等難民計數萬出掠，巡撫吳牲再請賑之，已無及矣。

庚戌，遣大臣祭郊壇禳旱，諭臣工修省。

諭兵部：申禁硝黃、鋼鐵、軍器出境下海；亡論多寡，俱梟示。

總兵王承恩等擊清澗賊，敗之。

己未，賊渠神一魁降於楊鶴；鶴責數其罪，俱伏謝。一魁破寧塞、新安、保安、合水、圍靖、慶陽，有騎五千可充戰；鶴侈其事，乞賜萬金賑濟，又止巡撫練國事北征。國事至中部，報宜、雜盜先後斬五百二十餘級，盜求撫，從之。其脅從者多綏德、清澗、米脂饑民，各給印票回籍；其頭目隨營，委都司穆處置。時言官論鶴玩寇，鶴疏引咎；且言『臣子嗣昌以汝州道去冬調霸州，未半月，復調關門。今薦人輒曰邊才；一日未歷邊陲，何知其堪否！臣已誤矣，臣子嘗容再誤！』

辛酉，上念旱，釋前工部尙書張鳳翔、左副都御史易應昌、御史李長春、給事中杜

齊芳、都督李如楨。

改巡檢司印爲「簡」——以犯御諱也。

曹文詔、馬科、曹變蛟、王世虎等克河曲，斬一千五百餘級，兵械騾馬以數千計。兵部尙書梁廷棟免。

乙丑，臨洮副總兵蔣一陽遇長寧逃盜於清水縣，戰敗；失亡數百人，把總徐承斌死之，都司李宮用見執。曹文詔、楊嘉謨自隴州邀盜，徑抵麻鎮鎮，又遺諭帖以間之；盜相疑，殺渠帥紅軍友。

丁卯，洪承疇令守備賀人龍勞降者酒；降者入謝，伏兵斬三百二十人。是月，降盜不粘泥擁衆脅糧賞，復攻米脂、葭州，守卒卻之。巡撫張福臻調王承恩同孤山堡副總兵侯拱極、都司艾萬年等共人三千，令樊一衡監之；至葭州王家莊，洪承疇、張應昌亦至，賊分兩營以待。辛未、壬申連戰，賊始遁，擒渠帥李成林、劉民悅。官兵集於西川雙湖峪，其間窳寨六十有四，皆屬天險，盡爲盜藪，無窺之者；於是承疇令所在設防堵截。不粘泥懼，率百十騎逃關山嶺，馬科等擊之，又逃含峪，止二十七騎，渡河；守備孫守法、方英擒之，盡殲其騎，不粘泥乃降，手殺賊首雙翅虎、縛獻紫金龍以自贖。

庚午，盜陷始興縣，執知縣荆廷鈺。

吳姓賑饑前至延安，次延長；寇聚城下，諭以禍福，委同知趙鶴年分賑，圍遂解。

又至延川，游盜聞之，皆回受賑；時撫盜四千有奇，米（？）。

五月甲戌朔，上步禱南郊。己丑，微雨。庚寅，雨。

王承恩擊宜川賊，敗之；渠帥闖山虎、金翹鵬等乞降——金翹鵬，即王子順姪成功也；餘賊走宜君，其衆二萬，官兵又斬二百四級。

曹變蛟等追寧塞遺賊於唐山，見山勢險隘，從山上下射；賊不支四潰，仍奔華亭，又追斬之。是役也，戰張麻鎮、戰關山嶺、戰隴安司、戰楊三川、戰唐毛山，先後斬一千四百餘級，而寧塞之逸賊稍殺矣。

巡撫練國事趨寧塞，值吳牲於魚河；是日，牲至榆林鎮。以晉兵遏糴，斗米六錢，草根木皮爲盡，人至相食；牲因奏：『榆林者，天下之雄鎮也，宿將勅兵出焉，非他鎮比。雜販牟利，商民欣赴，初無損於晉。若以防河爲名而絕秦人之命，恐老成謀國，必不在此也』。

大盜趙四兒以萬餘人掠韓城、郃陽，復窺芝川鎮；靈州參將張全昌以五百人接戰三日，賊走鄜州、中部。巡撫練國事復同張全昌、趙大胤夾攻，大敗之。時榆林連旱四年，延安饑民甚衆；西安大旱，練國事更請發帑賑濟，不報。趙四兒尋降於清澗，繼而逸去入西之永寧、石樓。

禮部尚書李騰芳致仕，以黃汝良代之。以甄淑爲大理寺卿。

諭刑部以矜疑欽恤，唯錢龍錫不許；言官屢以爲請，至是釋之，戍定海衛。龍錫出獄，周延儒即過之，極言上欲加重譴，調護殊艱；龍錫極感之。未幾，溫體仁至，龍錫因述延儒語；體仁曰：「上固不甚怒也！」於是聞者謂體仁質直、延儒虛僞，不知體仁已陰擠延儒矣。嘉善錢士升素端謹，爲龍錫門人；聞體仁語，頗重之而輕延儒，體仁遂與相結。

癸未，吳執御上言：「昨見計臣疏稱歲額四百萬，今加至七百萬，缺額尙百六十萬；則餉猶未裕也。如加派，則害於民；不加派，則害於兵。前年遵、永之變，袁崇煥、王元雅等皆以數百萬金錢，狼狽失守；史應聘、張星、王象雲、左應選各以一邑或破敵於狂逞之餘，或坐鎮於嬰城之際。由此言之，今日言餉，不在創法而在擇人，可知已。臣妄謂北直沿邊諸邑，勅吏部選補賢能，畀以本地錢糧，便宜行事；各隨所長，訓練土兵。此法一行，餉不取償於司農，兵不借援於戍卒：計無便於此」。上以錢糧盡畀其本地餉兵，則邊鎮奚資；不聽。

丁亥，宜川、雒川盜破金鎖關，殺都司王廉等；別部屯黃龍山，劫韓城。總兵王承恩還鎮，道遇賊，擊敗之。

初，洪承疇撫盜王子順等，駐榆林；巡按御史李應期誅之。上謂「賊勢獷甚，招撫爲非；殺之良是」。命吳性覈奏。

丁酉，延綏、榆林大雨，始有禾。

庚子，大盜滿天星等來降，選驍悍者置營中；散其餘黨一萬二千餘人，給免死票、路費，即命其魁分勒回籍。未數月，皆叛去。

壬寅，流盜自合水、保安逃出者萬餘人，從慶陽攻中部；署印同知鄭師玄告急，楊鶴遣官招之。是夜，降丁內應，城陷。

工部郎中李若愚請復建文帝廟號，錄殉節諸臣；章下禮部。

大同、襄垣等縣雨雹，大如臥牛、如犬石，小如拳；斃人畜甚衆。

潞安徇民作亂於壺關、高平、陵川；宣大總督張宗衡勦平之。

六月癸卯朔，曹文詔擊斬王嘉胤於陽城，王承恩等又敗賊於雒川。

丁未，大學士錢象坤罷。

以熊明遇爲兵部尙書。

山東徐州太水。

庚戌，未刻，臨潁縣雷雨。忽王家莊風霾，壞民居，壓死三人；即至杜家莊，傾樓拔木，室廬、器用盡失，飄散無跡，壓死五人。風霾漸至鞏家莊，長五十餘丈、廣十五丈，磚瓦、磁器翔空落地死亡恙，鐵器皆碎。

丙辰，淮安、揚、徐、濟寧大雨，水壞民居、田稼。

辛酉，延綏副總兵張應昌、兵備道戴君恩以賊混天猴、張孟金約齊，藺二賊謀襲靖邊，先邀之，遇於真水川岔口，賊遁；追至中湖山力戰，射白廣恩墜馬，又射死張伏倉；賊亂，大敗之。

癸亥，賊混天猴、獨行狼萬餘人謀攻合水縣，自甘泉之甄家灣而東；洪承疇率都司馬科等二千人追之。丁酉，追至甘泉山中，混天猴等乞降。

西人犯綏紅山，官軍拒卻之。

秋七月戊寅，賊入東關，游擊陳光先率兵巷戰，遂走之。曹文詔自慶陽以千八百騎赴救，至花園寺，聞礮聲疾馳；賊迎戰，俄四山伏起合圍，文詔幾不支。文詔力鬪突圍，賊始敗走；追殺頗衆，分路趨驛馬關。

大盜上天龍、馬老虎、獨行狼復掠鄜州，列三營於太平原；楊鶴、王承恩從三川驛往擊，斬獨行狼、馬老虎，賊潰，上天龍以二千人降。吏科統事中孟國祚、曹履泰各奏撫賊欺飾之弊，國祚曰：『今日招撫，原迫於計之無奈，借此以寬目前；而賊勢益橫，有此處就撫，彼處猖獗。當事既欲言撫，必不肯悛；將至身名俱敗，貽誤封疆』。履泰曰：『偷旦夕處堂之安，無制伏安插之道；祇有借撫以張賊之焰、以蓋賊之名；官兵亦束手而不敢動將。草澤之雄，窺見廟堂舉動如此，天下事尚忍言哉！』

庚辰，宜川知縣馬自龍出至雲巖鎮，被大盜劉九思等劫去，脅昇入城；九思坐公署

，令三戶養一賊。總督楊鶴聞而檄下，始出走。鄜延道張允登請寬自龍戴罪視事，巡按御史吳牲糾爲撫局所誤；朝論諱之。

癸未，逮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兵部右侍郎楊鶴下刑部獄——明年，戍袁州衛。

辛丑，賊陷中部縣。先是，守道翟師雍所撫盜田近菴等以六百人分駐馬欄山，吳牲書止之；及李老柴、獨行狼、郝臨菴等南下攻中部，田近菴內應而陷。吳牲行次隆坊鎮，去縣四十里；隨遣總兵王承恩屯城北、副總兵趙大胤等屯城西合戰，大敗之。

八月癸卯，總兵賀虎臣前奉楊鶴檄勦慶陽賊劉六等，計斬劉六。是日，於環縣擊斬餘黨五百人，西路漸平。

己酉，洪承疇至平涼，以鎮原賊恣掠，發甘肅臨洮兵三千勦之。

清兵大舉圍大凌河城，祖大壽與何可綱固守。大凌圍未解，巡撫丘禾嘉、總兵宋偉、吳襄率師援之；禾嘉悻怯，屢易師期，又與偉、襄不相能。是日，遇於長山，襄營先亂，敗績；監軍太僕寺少卿張春被執。前一日，凌城食盡，可綱知城且守，語遣大壽去，自爲文以祭，死之；大兵遂入凌城。張春自軍中上書請款，巡撫丘禾嘉密表其事；孫承宗曰：『春亦丈夫也，獨不聞其妻翟氏六日不食而自經乎！春被執求死，欲殺之；或勸救，因幽之蕭寺中，日夕給饌，春終不屈。久之，或攜觴酌之；春色喜，即講經史大義，人多就正焉。後疾卒。』

吳執御論周延儒『攬權雍蔽、植黨徇私，會試、廷試、館選首列多出其鄉。皇上習見延儒票擬摘發細事，近於明敏，遂爾推誠；不知延儒陰譎之尤，實借票擬以行其私』。上切責之。戊午，執御再劾；庚申，又劾之。俱留中，不報。

諭武舉試藝，毋專取文藻。兵部覆試武舉，奏技勇多不稱；遂削前監試御史余文燿等籍，下主試左春坊楊世芳、劉必達於獄，改命侍講方逢年、編修倪元璐覆試，與前榜同者三十人。時有大臣子不得與，遂導上過督之。元璐覆試，大臣子復不與，且上章訟世芳等冤；士論偉之。

先是，巡按陝西御史李應期言「秦賊旋撫旋叛」；御史吳姓新代，上命其確察報聞。於是姓上言：『延慶地亘數千里，土瘠民窮；連歲旱荒，盜賊蜂起。東路則王嘉胤攻破府谷，渡河犯晉；西路則神一元破寧塞、破柳樹澗、破安邊，攻保安。一元死，弟一魁繼之，又破合水，圍慶陽；總督楊鶴本年移鎮寧州，遣官招撫、安插寧塞者四千有奇，餘黨郝臨菴、劉六等衆不下數萬。五月初，總督離寧州，賊已掠環縣、真寧之間；此保安、合水之流孽也。延安四載奇荒，邊軍始亂，出掠於米脂、綏德、清澗，脅從甚衆，幾於無民。去秋流劫延南，巡撫洪承疇方控制東西兩路，力不能及；三月間，賊掠宜川、雒水、宜君、中部等縣，點燈子衆號數萬，自山西回黃龍山，西安北界數州縣被毒最慘；此延北邊賊流毒西安者也。總兵王承恩、榆林道臣張福臻以勤王兵五千南勦，賊

望風潛逃。總督移鎮耀州招安諸盜，待之殊厚；滿天星等臨陣降於榆林道臣，亦不下數百人。賊見大兵在南，遂徙而北；延川、安定、清澗、綏德、米脂、吳堡、葭州雖散原籍，仍復掠劫。於是有「官賊」之謠，而人致恨於招撫之失策矣。點燈子衆五、六千在清澗之解家溝，旋撫旋叛；慶陽郝臨菴、劉六等亦受道臣周日強之撫，今攻陷中部者，多其衆也。又降賊獨頭虎等見大兵之來已出韓城，潼關道胡其俊猶追贖錢九十萬；賊復橫索，一一給之惟謹。要挾重貲之說，有自來矣。爲今之計，惟集兵南北合勦，殲渠魁而餘衆自破，明賞罰而士氣自鼓；秦事猶可爲也」。

流盜陷山西隰州、蒲州，以前光祿寺少卿許鼎臣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提督雁門等關。鼎臣上六事：蠲租、增餉、明賞罰、勸忠義、分信地、破資格；大抵沿習之語，識者譏之。

洪承疇駐慶陽，復報乏餉；大敗趙四兒於山西桑落鎮。

是月，罷工部郎中孫肇興。肇興監督盔甲廠，以帑詘、且積負商人，因疏劾監督太監張彝憲；上怒，令肇興同監造太監劉守乾回奏，肇興落職。

九月壬申朔，山西流盜犯濟源。

神一魁復叛據寧塞縣，劫參將吳弘器、縛守備范禮，焚掠橫甚；官兵攻圍之，賊食盡，其黨黃友才斬一魁以獻。

大盜獨行虎、滿天星、一丈青、上天猴等五部在宜川、雒川、韓城間恣掠，副總兵趙大胤在韓城——去賊營二十里，不敢出戰；士紳強之出，報五十級，驗之則率婦女首也。給事中魏呈潤劾大胤，落職。

命洪承疇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

乙未，命太監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唐文徵提督京營戎政，王坤往宣府、劉文忠往大同、劉允中往山西各監視兵餉。

趙四兒就擒。趙四兒，即點燈子也；起清澗、綏德，逞於延綏，奔突韓城、宜川、雒川，往來秦、晉，沿河郡縣多苦之。至是，伏誅；平陽稍安，洪承疇力也。其黨黑煞神起，又有紫金梁、老狗狗、過天星、亂世王、蝎子塊等。

冬十月辛丑朔，日食。

流賊復掠慶陽。

命太監監軍王應朝往關寧，張國元往薊鎮東協、王之心中協、邵希韶西協。

庚戌，官兵復中部縣。初，六月，王承恩屢攻不下。八月，練國事繼進，賊突出數百騎潰圍，復勾慶陽大盜郝臨菴等引衆數千自保安鎮來援，謀截我糧道；楊嘉謨自耀州至，曹文詔及張福臻兵俱至。至是，克之。曹賊數百人陷宜川縣，練國事在三水遣參將李卑馳援之，賊遁。

辛亥，封岷王企鵬。

十一月丁亥，以太監李奇茂監視陝西苑馬、茶馬，吳直監視登島兵餉。

辛卯，孫承宗還關門，引疾；命放歸。

命南京禮部右侍郎錢士升祭告鳳陽皇陵；禮成，奏言：「鳳陽土地多荒，廬舍寥落；岡陵灌莽，一望蕭然。周咨其故，皆言鳳土确瘠，在江北諸郡爲下下。民居皆塗茨，一遇水旱，棄如敝屣；挈妻擔子，乞活四方。戶口旣已流亡，逋賦因之歲積。有司束於正額，不得不以逋戶之丁糧派徵於見在之賦長，於是賠累愈多；而見在者，又轉而之他矣。昔李特之亂巴蜀，乘於驅逐流民。伏祈特爲蠲賑，可以招流亡，可以息亂萌；生財固本，舉積於此。」不報。

閏月戊申，賊譚雄復據安塞，參將李卑駐兵城外；總督洪承疇以我兵若株守寧塞，必至各處蠢動，乃命曹文詔圍寧塞，自率騎夜趨安塞城下。壬子，王承恩亦自延安至，即誘譚雄等五人出，斬之。降丁陷甘泉縣，劫餉十萬八千兩，殺知縣郭永圖；河西道張允登戰死。允登轉餉，混天猴勾盜掠焉。洪承疇聞之，遣王承恩分勦，而自以四百人赴甘泉；以甘泉，廊、延咽喉也。賊勢日熾，承疇日不暇給矣。

癸丑，夜，盜陷安定縣。大盜不粘泥、張存孟等三千餘人自魚河川，因內應，入之。

戊午，倪元璐上言：「原任右中允黃道周學行兼至，今代所希。天爲陛下生此人，仰佐天章，黼黻一代；不可謂之偶然也。在今之時，聞臣此說，或以爲疑；所謂世人「貴耳賤目」。若道周死後數十年，天下推之，必有甚於臣言者。臣雖愚悖，豈敢以身觸雷霆，過情獎物；即陛下釋之不誅，臣亦懼爲後世所笑！所以推舉，本由至誠。道周而外，原任順天府尹劉宗周清恬鯁介，足以磨勵一世。今天下本無人，得其人又不能用；如此，安望天下有爲陛下奮其忠良者乎！陛下幸聽臣言，還道周原官，而出臣於外；此猶棄瓊珠，得良玉也」。上不聽。

初，東江劉興治反，屠皮島。皮島舊副總兵張燾與興治內戚沈某合謀圖興治，未發；會登萊巡撫孫元化薦參將黃龍爲東江總兵，至島，興治遂叛。元化以兵部尙書熊明遇督援切急，從海上命參將孔有德等以三千人赴關外；有德遭颶風，幾斃。迨歸，復命從陸，不勝憤；屯鄒平月餘，進至吳橋，亦稱兵破臨邑。壬申，巡撫登萊右僉都御史孫元化欲親撫有德。初，元化謂復遼土宜用遼人，固遼人宜得遼將；故徵遼將孔有德、耿仲明等。甲戌，有德連破商河、新城，巡撫余大成稱疾，遣材官往諭；不聽。遣中軍沈廷諭以兵往，肩輿赴陣，不事甲冑而敗。

是月，寧武總兵孫顯祖敗賊於萬全縣——乃蝎子塊所部四營也，走夏縣洪水鎮，佯乞撫；夜襲顯祖營，以有備而遁。

十二月庚午，時考選科道二十餘人，復核在任錢糧；於是下戶部尚書畢自嚴獄，熊開元、鄭友玄俱謫去。命自後考選將及，先核稅糧。吏科都給事中顏繼祖上言：『諸臣已列清班，復使杜門；進退維谷，殊爲未便』。上切責之。自是郡縣益務嚴酷，不知撫卹。

進祖大壽少傅左都督。大壽守大凌城，被圍日久，食匱、援兵不赴，遂以城降——既而逃歸。

甘泉賊陷宜君縣，又陷葭州；兵備僉事郭景嵩死之。

庚辰，登萊總兵官張可大至朱橋驛，值孫元化還登州，言撫事已定，可毋西行；蓋信其不反也。可大叩其詳，始知叵測；可大仍西行，元化竟檄止之。

乙酉，孔有德攻青州。

總兵官陳洪範鎮守居庸、昌平。

庚寅，孔有德攻登州，至泥水山，困乏，矢亦盡；而孫元化主撫甚力，令夜丁乙登雲書諭之，有德始營山下。夜攻城東南，卻之。

洪承疇奏：撫賊張獻忠、羅汝才等千九百餘人。

上憂延綏賊蔓，以吳牲請餉及洪承疇疏，切責戶、兵二部。兵部尚書熊明遇請措二十萬金接濟秦中。

是年，上念孝純太后無御容，命新樂侯劉氏求子弟貌似者圖之；又繪孝元太后御容於博平侯家，並如前法，迎入大明門。上早出，百官多未至。

崇禎實錄卷之五

懷宗端皇帝(五)

崇禎五年春正月己亥朔，大風霾。

庚子，張可大令副總兵張燾與邵國祚川兵共三千六百人戰城東，燾兵忽戴紅巾反擊，我兵殲焉；游擊陳良謨等死之。

辛丑，登州城陷。時孔有德上書孫元化，元化信其言；午刻，開門納張燾兵三百人——蓋僞降也。各官力阻，不聽，置於太平營。夜漏十刻，內應合，開東門，殺官吏紳民幾盡，執元化及兵備道宋光蘭、知府吳維城、同知賈傑、知縣秦世英及鄉紳梁之垣，拘於游擊耿仲明宅；脅元化移余大成書，求奏赦有德。更造舟募兵，居七日，得舡航海，遂縱元化等歸。張燾不肯降賊，自縊死。

壬寅，張可大知水城不可守，殺妾婢，自經於太平樓。初，有德攻城，登人告急，宋光蘭曰：『事在防院』。元化曰：『已別有計』。及城破，欲殺光蘭；光蘭因自叙清操，釋之，殺故河州判官張瑤。

癸卯，賊陷保安縣，又陷合水縣。

流賊陷山西蒲州、永寧，且大掠；巡撫宋統殷提兵援剿。巡按御史羅世錦歸咎於秦

，謂以鄰爲壑。給事中裴君暘——晉人也，上言請責成秦鎮、撫驅之回秦後，再議勦撫；識者笑之。

洪承疇請留陝西餉銀二十萬資勦費，並以勸農；從之。

先是，寧塞逸賊合環、慶諸寇屯鎮原縣之蒲河，欲犯平涼，走鳳翔、漢中；練國事自涇州馳赴固原，檄固原道王振奇同副總兵王性善等截守各隘口，檄平涼道徐如翰同副總兵董志義守涇州各要害，又檄總兵楊嘉謨、游擊趙光遠共緝奸殺賊塘馬，斷其耳目。賊遂不敢出，又食乏，互相猜疑。洪承疇從鄜州間道馳至慶陽，曹文詔以臨洮兵二千至，寧夏總兵賀虎臣兵亦至，會於西澳；各夾擊賊，大小十餘戰，追奔數十里，傷墜亡算，而寧塞之寇盡矣。惟渾天猴等尙據襄樂，國事遂移鎮寧州。時以西澳之捷，爲用兵來第一。戊午，承疇等擊賊槐安堡，又敗之；賊雖奔竄，尙破華亭、擾莊浪，而官兵追捕亟，賊皆破膽爭潛匿。先是，隴西韓城、安塞、安定諸寇，承疇偕文詔先後清盪；鐵角城爲邊盜藪，賊魁郝臨菴、可天飛以援中部，亦爲王師所敗。獨行狼竄入其伍，耕牧鐵角城爲持久計；聞他盜盡平，則亦震懼。虎兒凹錐子山之賊大敗，可天飛已斬其二賊，皆生得就誅。自是，西人稍休息焉。

辛亥，孔有德破黃縣。

壬子，以山海關監軍參政楊嗣昌爲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巡撫山、永。

乙卯，以山東武德道徐從治爲右都御史，巡撫山東；謝璉爲右副都御史，巡撫登萊
己未，有德薄萊州。

庚申，以傅淑訓爲通政使。

逮故巡撫孫元化、余大成。秋七月，元化伏誅；明年，成大成。

甲子，通政使馬鳴世等奏言：『三秦爲海內上游，延安、慶陽爲關中藩屏，榆林又爲延、慶藩籬；無榆林必無延、慶，無延、慶必無關中矣。乃自盜發以來，破城屠野，四年於茲；良以盜衆我寡、盜飽我饑，內鮮經時之餉，外乏應手之援。揆厥所由，緣廟堂之上以延、慶視延、慶，未嘗以全秦視延、慶；以秦視秦，未嘗以天下安危視秦。而且誤視此流盜爲饑民、爲降丁，勢燄燎原，莫可撲滅。若非廟堂亟增大兵、措大餉爲一勞永逸之計，恐軍驚於東，賊馳於西；師老財匱，揭竿誰禦！天下事，尙忍言哉！乞勅所司亟措餉二十萬給民牛種、爲兵士犒賞，急圖安戢，庶全秦安而各鎮安矣。』

吳執御奏薦黃克纘、劉宗周、姜曰廣、文震孟、陳仁錫、黃道周、曹于汴、惠世揚、易應昌、羅喻義，上責其徇濫。辛未，四川道試御史吳彥芳亦奏薦李瑾、李邦華、畢懋康、倪思輝、程紹，上惡二人朋比，下彥芳、執御刑部獄，坐奏事、上書詐不以實律，杖，爲城旦；報可。

丙寅，河套着力兔以三百騎近塞，稱插漢虎墩兔愁求款；曹文詔在暗門，同定邊副總兵張應昌、同知趙之庠議，未決。丁卯，前總兵孫顯祖有逃丁誘定邊降丁內應，借守東、西二門，招着力兔入之；千總張射奎、王希武等出城拒截，文詔等各擊斬百四十一級，千總李世科陣沒。文詔奉檄還靖邊。初，哈台吉——故遼東海西部落因避敵來歸，分置各鎮，哈台吉等百餘人居定邊；文詔勦山西盜，頗得其力。自寧塞告變，文詔回奏窺定邊空虛，潛購河套以畔；賴文詔力戰，逐之城外。

二月庚午，德陵成，進周延儒少傅兼太子太傅，溫體仁、吳宗達少保並太子太保，何如寵太子太保，各賜金、幣；餘文武、內臣賞賚有差。

丙子，西人二十騎犯宣府黃土梁，保安盜購西人八百餘騎夾攻寧鎮，賀虎臣潰走；前總兵杜文煥禦之，始退。而盜爲西人所誘，強半西走，保定遂空。

甲申，巡撫山東御史王道純言三事。曰分移鎮：新撫臣徐從治、防臣謝璉不宜並城，一當移駐萊陽，共相掎角。曰須精兵：孔有德所畏，惟降丁川兵耳。合山東兵萬人，保安、天津兵四千人；若再得邊兵或川兵，庶可防禦。曰慎招安：彼既叛亡，毋論其不來，即來而收之，保無奸人內應；必過萊入登，在彼招安爲便。

丁亥，海寧捍海塘成。

庚寅，盜夜入鄆州；兵備僉事郭應響出禦，死之。

三月辛丑，工部右侍郎高弘圖上言：「臣部例有公座，中則尚書、旁列侍郎，禮也。內臣張彝憲奉口理兩部之命，竟與臣部迭分賓主，儼然臨其上；不亦辱朝廷而褻國禮乎！且臣今日之爲侍郎也，副尚書、非副內臣；國家體統，臣固不容不慎。故僅延之川堂，而公座毋寧已之；雖大拂彝憲之意，臣不顧也。況總理公座署名另置，宜即設一公座，以見朝廷之尊。在臣部者仍還之部，豈不名正言順、內外得平哉！」上以糧務事重，自應到部驗核；升堂公座事，如舊例。弘圖遂引疾求去，不允；疏七上，削籍。

癸卯，上幸太學，行釋奠禮。先期，徵衍聖公孔胤植、五經博士顏光魯、曾承業、孟弘譽陪祀。

兵部贊畫主事張國臣出撫海兵，巡撫徐從治奏其非計；以「撫使一出，攻城益急。國臣曰：『我不當縋城出擊以怒之』」；果爾，必使有德任意攻圍，拱手以萊授之，如孫元化之於登城而後可。今元化入京，國臣又從外助之；盈庭集議，自以爲一紙賢於十萬。援兵絕跡，職此故矣。臣唯死守，必不敢以撫之一言面謾至尊，敗封疆而戕民命也」。奏入，不報。蓋登萊之撫，周延儒實主之。

孔有德以舟三十艘招皮島將陳有德，隨誘殺島將，以三千人入登州。

丙午，太監張彝憲奏省直料價積逋百萬，命工部開數，立限完納；又命戶部嚴覈兵數額餉，浮餉增於何日、始於何年？逐一詳具，以憑奏聞。

申軍機泄漏之禁。

以胡應台爲刑部尙書。

壬戌，賊自武安監陷華亭——甲子，遁。

夏四月癸未，孔有德攻萊城西南隅；徐從治傷礮，卒。從治，海鹽人；奉詔駐青州。以萊城危急，特入居守，且力言撫叛非計；不幸遇害。變聞，予祭葬，贈兵部尙書，立忠烈祠。

丁酉，夜，江寧地震。

是月，紅彝千餘人築城彭湖。

湖廣流盜自興國直入江西泰和縣。

六月壬申，河決孟津口，橫浸數百里。

甲申，兵部職方員外郎華允誠上言三大可惜、四大可憂，刺溫體仁、閔洪學；上詰責之。允誠又極言其失；上怒，奪允誠俸。

是月，江西流盜自吉安攻撫州、樂安，掠崇仁。

秋七月壬寅，司禮太監曹化淳提督京營戎政。

逮巡撫宣府右僉都御史沈榮。時插漢虎墩兔愁犯張家口求款，市榮不以聞，即答書設誓宴賚。太監王坤以聞，逮訊之。

癸卯，孔有德殺萊州府知府朱萬年。先是，推官屈宜揚入萊城，云有德必降，但欲見防院謝璉；璉遂主款，遣萊州知府朱萬年出諭有德等下馬迎拜，萬年復入。甲辰，璉偕萬年同出宣詔，被執；萬年亟呼「閉門」，即殺之。推官屈宜揚得入，尋自經。

乙卯，以馬士英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丙寅，逮士英——以擅笞張家口守備，又取都司庫六千金；太監王坤密以聞。

登州遼婦生子，人身、猴面、二角、雞足；生即能言。

罷兵部尙書熊明遇。

八月丙寅朔，天壽山大雨，水衝損慶陵寶頂；削前工部尙書姚思仁職。

丁卯，吏部尙書閔洪學罷；以李長庚爲吏部尙書。

甲戌，曹文詔等擊賊甘泉縣，大敗之。洪承疇令脅從者免殺，降四千餘人，散者亦數千人，官兵疾進，誅其渠帥，餘俱散匿山谷。

丁丑，河套千餘騎窺甘肅涼州，副總兵都督僉事柳紹宗、相希尹擊卻之。

庚辰，皇三子慈炯生。

遼山東總督劉宇烈——以科臣、道臣並劾其喪師辱國也；以朱大典代之。

辛巳，孔有德精銳入登州北城，將入海；總兵吳襄等遂擁衆先登。乙酉，有德引兵去，官軍盡抵城下；復招遠、再復黃縣，始解圍。

九月戊戌，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倪元璐引疾，放歸。以韓日績爲禮部尙書、張鳳翼爲戶部尙書。

丁酉，孔有德趨山海；壬申，復入登州城，官軍圍之。

以太監鄭良翰、謝文學、扶進朝、魏典、盧文德提督京營戎政。

西安縣雨穀，其粒長於常稻差，號黑。

山西流盜破臨縣，賊魁豹五等據其城；又掠懷濟，焚清化鎮。破修武縣，殺知縣劉鳳翔。河南巡撫樊尙燦以晉人之爭左良玉也，奏言『賊在山西垣曲山，漸近濟源；請良玉近駐澤州，北可以援高平、長子，東可以救陵川、潞安，西可以應陽城、沁水，爲晉保境兼顧濟源，是豫患未甚劇也』。

冬十月庚午，命前御史金聲、中書舍人王應龍修曆法。

登州叛兵屢出戰，游擊程仲文、守備祖邦樓先後戰死；已而叛兵入膠州、海州。

己卯，定海兵擊海寇，敗之。

庚辰，海盜劉香老犯福建小埕，游擊鄭芝龍擊走之。

癸未，安塞遺賊掠西川、胡塗，延綏巡撫陳奇瑜委總兵王承恩擊敗之，賊目喬六自斬其黨魁以降，餘遁；延綏稍寧。

丁亥，以周士樸爲工部尙書。

十一月乙巳，孔有德、李九成出戰，敗棄登州，九成中彈死。

十二月丙寅，有德航海，半至黃縣。

戊辰，御史吳姓言河決浸及祖陵；命責河道尚書朱光祚勘聞，即督守臣修築。明年以運河淺阻，削一級；尋罷。

流盜自河南息縣破光州。

停開納事例。

總督張宗衡、巡撫山西許鼎臣同逐臨縣賊，賊轉入磨盤山。山方六百里，閭正虎盤據交城、文水以窺太原，邢滿川、上天龍盤據吳城、向陽以窺汾州；紫金梁等以秦兵、豫兵、毛兵盡集澤潞東南，遂乘虛掠東北，從沁州、武鄉、遼州、榆社入榆次，又入壽陽，距太原不五十里，許鼎臣撤臨縣之師以歸。

戊寅，嚴皇城守衛。

庚辰，南京禮部主事周鑣請撤太監張彝憲，略曰：「內臣用易而去難，此從來之通患。然不能遽去，猶冀有以裁抑之。今皆不然，但見因內臣而疑廷臣者多矣，用廷臣而疑內臣無一焉。如彝憲用，而高弘圖之鯁介終不可容矣；以至金鉉、孫肇興、魏呈潤、趙良曦、曹文衡、王弘祖及李曰輔之激直，熊開元之慷慨，無不罷斥。尤可嘆者，每讀邸報，半屬內侍之溫綸；從此以往，鍛鍊臣子、委褻天言，祇徇中貴之心，將不知所極

矣！上怒其切直，削籍；禮部員外郎袁繼成疏救，不聽。

乙酉，趙和尚等賊斬其魁郝惟端以降，諸將分領入營，還宜君。

己丑，命司禮監右少監劉芳譽提督九門。

是冬，令百官進馬，三品以上各貢一匹，餘或合進，俱納御馬監。不過賈金買之本監也；自外入者，雖駿驥亦卻之。

是年，命鬻祠廟、倉舖。

崇禎實錄卷之六

懷宗端皇帝（十六）

崇禎六年春正月甲午朔，大風霾，日生兩珥。

丁酉，畿南盜闖入西山，距順德百里。時大隊尚在山西，零騎數百分爲二道：一北向，西犯平縣，窺固關；一南向，河北懷慶、衛輝盡遭蹂躪矣。丁未，左良玉破賊於涉縣西坡，斬其渠；賊望左家旗幟，皆靡——然賊勢尙盛，眈眈未忘中州也。進屯輝縣之百泉書院三日，尋北踞林縣山中。於是趙村居民相望而起，河南兵七千先後死亡殆盡；良玉勢成孤注，不得已邀總兵鄧玘兵禦之。

庚子，運舟出天津海口，颶風盡覆。

以戶部郎中史可法爲江西僉事布政司參政。

癸丑，曹文詔進都督同知。

留兩淮鹽課十萬充餉客兵。

大學士周延儒以宣府閱視太監王坤疏劾，乞罷；不允。

庚申，遣催外餉十一人。

二月癸亥朔，建昌軍沈學之家生豕，二尾、八蹄、二身、一首。

戊辰，召都察院左都御史張登，諭之曰：『風紀重地，向來考核御史之法，不能實行。今察吏安民，莫先考核。卿其勵之！』

庚午，召廷臣於文華殿，謂左副都御史王志道曰：『遣用內臣，原非得已，朕言甚明；何議論之多也！昨王坤疏，朕已責其率妄；乃朝廷舉勅，莫不牽引內臣。豈斥各官，皆爲內臣耶？』對曰：『王坤直劾輔臣，故舉朝皇皇爲紀綱法度之憂。內廷既可糾廷臣，廷臣亦可糾內臣；臣爲法度惜，非爲諸臣地也』。上曰：『朕見廷臣其於國家大計不之言及，唯因內臣在鎮不利奸弊，乃借王坤之疏挾制朝廷，誠巧佞也！且文武各臣未嘗不用；因其蒙狗，故勉用內臣耳』。周延儒等請上優容，上色稍霽；延儒曰：『志道非專論內臣，實責臣等溺職』。上曰：『職掌不修，噉名立論，何堪憲紀！』立命志道退。

戊子，山海關永平大雨，水壞城郭、田舍、人畜亡算。

辛卯，曹文詔擊榆林賊，敗之。文詔出師屢捷，惟山西總兵張應昌逗遛不進；於是賊渠紫金梁、老獬從榆社敗，北奔，總兵艾萬年、賀人龍斬之。

巡撫許鼎臣因奏言：『寇黨三十萬，流毒晉地五年。今西賊萬餘遁濟源山，其內王屋、燕柱、析城、中條，令李卑、艾人龍等從沁州、陽城、沁水入勦，賀人龍、李春芳從垣曲、絳州入勦；此西路之大概也。東賊二萬餘遁輝林武陟山，其內爲青羊谷、赤狄

圃、王莽嶺、伏牛山、碗子城、犬王莊、小西天、孫臏坡、箕山、遼山，今曹文詔、孫茂林自潞安入勦，猛如虎等自遼州、和順、東平入勦；此東路之大略也。太、汾西北有三閩五剛短毛賊，鎮臣張應昌等任之；餘如霍州之東山、趙州之休糧山、隰州之水頭鎮、石樓之花城窠、孝義之開府喬山，則皆土賊易定」。疏入，上心謂饑民非流寇，而鼎臣亦藉以寬文法也；上遂諭都察院，以「民窮盜起，皆由親民之官妄取民財、彌逢上官；小人得志，百姓愈困。勅巡按御史廣訪以聞」。

上諭吏部禮部曰：「朕惟祖宗朝求才用人，原不徒憑文藝，盡拘資格；惟在敦尚行誼、選建賢能，以佐治理。故童子必入小學，遇試先核德行；自入學以及釋褐，必有實德，方許登用。異日敗行，考官並坐。至於四海之大，豈無潛修碩德、積學弘才、清直剛方，實堪大用者乎！更宜簡拔一、二，以示風勸。若科道，不必專出考選；館員，須應先歷推知；並當廷議，垂爲法守」。

三月辛亥，刑科都給事中陳贊化劾大學士周延儒以游客李元功、醫官張景韶通賄；命下元功鎮撫司。延儒奏辨，贊化又劾延儒「前語「去輔李標，上先允放，余即封還原疏，上遂改「留」，實有回天之力」；今上，羲皇上人也，此是何語！罪不止輕泄」。至指借停刑以罔賄利，引刑科給事中李世祺爲證；世祺亦奏贊化言實。戶科給事中朱文煥亦劾延儒「重荷國恩，毫無補救；羣喙交攻，萬無可留」。報聞。

丙辰，蜀賊攻蒼溪縣不下；遂走廣元；同知張鵬起等戰二郎關，大敗，殺守備張應甲、黃朝璽。

己未，蜀賊攻百丈關，守備郭霑辰、陳中敗沒。

陝州、興平等官入覲，賊不得達；巡按陝西御史范復粹以聞。

是月，發十萬金，命御史陳乾陽賑濟山西。

夏四月丙寅，賊破平順縣，殺知縣徐明揚。

孔有德、耿仲明由蓋州自歸於清。初，仲明弟仲裕先來通鎮守登萊，東江前將軍黃龍計殺之；及登州破，龍家在城，闔門死焉。龍守旅順，計有德等必逸，逸必道旅順；果至，逆擊，大有斬獲，擒毛有賢、承福等。未幾，清兵入旅順，殺龍。

辛巳，總覈各京、省積虧鹽課三百二十餘萬，命有司如數解納；否則，指名參處。金花積負，亦分見徵、帶徵勒完。

禮部尚書黃汝良上「昭代樂律志考」，命付史館。

河南西路盜自輝縣入清化鎮，游擊越效敗沒，左良玉擒斬六十一人；其武安東盜，游擊陶希謙擊之，亦敗沒。部臣以河南不塞太行之險，捍盜使人，不得無罪；河南鄉紳奏請陝西總督洪承疇兼轄河南，部臣欲移承疇駐潼關爲三省之界，監制晉、豫二撫並曹文詔、鄧玘、張應昌三鎮，上不允。

命司禮監太監張其鑑、郝純仁、高養性、韓汝貴、魏伯綬等赴各倉，同提督諸臣盤驗收放。

癸未，承運庫太監奏緞匹欠數十萬；命有司勒限輸上。

兵部請三省撫臣親在行間，晉撫同曹文詔入陽沁山中、道臣王肇生同張應昌入潞安山；豫撫同左良玉直入星軹驛，別遣鄧玘直入少陽關；保定巡撫同梁甫、周爾敬入小西天等處。其徧裨，各選一知兵道府督之分勦。報可。

五月癸巳，巡撫山西許鼎臣以流寇恣掠，請蠲積逋並預免數年額賦；不許

戶部侍郎劉榮嗣等奏言：『調兵勦寇，非守城也。近撫、鎮多設雄兵株守郡邑，意以城池亡恙，可道失事之責；不知賊利野掠，何用攻城！此名爲防寇，實同縱寇。蕩平無期，病全在此。請城守委有司，撫、鎮率其丁壯憑高設險，專主援勦』。

庚子，雲南曲靖江府土舍安邊與安其爵、其祿，同祖兄弟也；其爵世烏撒知府，其祿欲仍受霑益知州修好。巡撫蔡倪解諭之，俱聽命。

以侯恂爲戶部尙書。

壬寅，插漢虎墩兔愁同河套五萬餘騎自清水、橫城分入，守備姚之夔等不能遏；臨河堡參將張問政、副總兵史開先、守備趙訪皆逃，遂薄靈州，總兵賀虎臣以千騎入守。乙巳，出戰，移入屯堡；連屯數十里，殺掠慘甚。上怒巡撫耿好仁，尋逮之。

丙午，太監張應朝調南京，與胡承詔協同守備。

己酉，諭兵部：『流賊蔓延，各路兵將雲集；一切功罪、勤惰，應有監紀。特命內中軍陳大金、閆思印、謝文學與山西內中軍孫茂霖會各撫道分入曹文詔、張應昌、左良玉、鄧玘軍中，監紀功過、督催糧餉、安撫百姓；仍著內庫發四萬金、素紅蟒緞四百匹、紅素千匹，軍前立賞』。

壬子，河套西犯延綏定邊營，官兵擊斬一百二十七級。尋復犯靈州、橫城、延綏、西川，降盜王成功乘邊警糾衆復叛於西川，掠雙湖峪；陳奇瑜、王承恩方禦插漢，即分勦於王家岔，斬首百四十一級。繼而承恩又擊賊於膈膊峪，斬八十八級，王成功殲焉。時又大雨，西川平。鄧玘擊賊善陽山，大敗之，射死紫金梁；賊奪氣。

工科給事中孫晉上言：『徐、邳而下至安山，無歲不決，無決不害；而最劇者，莫如蘇嘴、建義等處。宜亟講求疏塞之方，此天下兵餉通塞之間也』。

六月辛酉朔，命太監高起潛監視錦寧、張國元監視山西石塘等路，綜核兵餉，犒賞軍士。

乙丑，川兵潰於林縣，毛兵殺傷甚衆；潞王告急，乞撫臣駐衛輝控禦之。

丙寅，賊圍湯陰，敗鄉兵；林、輝、涉、安等縣綿亘一山，故易蔓也。又賊自陽城、垣曲來，合於濟源。

紅彝犯漳州；明日，突攻中左所，官軍失利。
插漢虎墩兔愁犯延綏。

禮部尙書東閣大學士鄭以偉卒。

庚辰，大學士周延儒罷。始，溫體仁與延儒深相結納，延儒故力援之以進。至是，體仁將奪其位，太監王坤疏攻延儒，舉朝爭之，體仁不之助。及王志道召對，上語延儒曰：「卿昨辨王坤疏，日後將入史書」。體仁覘知上意，故凡與延儒爲難者，體仁必陰助之，而助延儒者皆誅焉。兼以「羲皇」語謗訕有據，遂不解。命行人王芝瑞護行以歸。

甲申，張彝憲以戶、工二部外逋一千七百餘萬，當令科道分催。時督餉方裁，故下部院酌議；部院請查參完負，罷不遣。

河南大旱；密縣民婦生旱魃，澆之乃雨。

秋七月辛卯朔，大風拔木。

壬辰，賊屯武安；乙未，賊屯彰德、汾州。命太監閔思印同張應昌合勦。汾陽知縣費甲鏞以逼迫苦供億，投井死。

丙申，賊陷山西樂平縣。

召兵部尙書熊明遇等於平臺，以沈榮私通插漢，欺擅辱國；明遇對曰：「天語嚴毅，臣等不勝惶懼！退而思之，亦邊臣處置失平耳，於天威無損也。七月朔，撫臣沈榮手

書曰：「青永爲哈喇慎諸部，現在墻下與招撫官懽然道故；往諭之，啓其悔心」。明旨雖嚴，不亦紆邊臣之難乎！以插漢臨邊而去，俱皇上威靈所及；聖意云辱，不過謂誓稿數語耳。漢、唐英主於塞外嫚書，皆置不理；即本朝款貢言語豈能盡馴，邊臣卻而不奏。今此舉實不成盟，中軍都司等官與之頡頏，兼以捐俸犒勞爲詞，未聞朝廷裁處，於天威何損哉！先是，插漢屯膳房堡、沙嶺，時總兵王世忠、巡撫沈棨因私犒三千金，插漢攢刀說誓；事聞，上初猶豫，熊明遇力爲請。上以問周延儒，伏地不對者久之，上乃不允；以誓文中朝廷與插漢並體——尋逮棨，遣戍。

戊戌，命行人召故大學士何如寵。

庚子，敕內臣守萊功，徐時得、翟升各贖錦衣衛正千戶；餘陞賞有差。

湖廣守備太監魏相監視登島兵餉。

八月乙丑，諭田賦定額；於是戶部尚書侯恂上言：「賦役全書」款目錯雜，田畝、丁口又率不得原額；增減多少，何由稽考！莫若以「萬曆會計錄」爲據，合派遼餉，另立一門，庶攢造爲易」。

庚午，以楊一鵬爲戶部尚書，總理漕運、提督軍務兼巡撫鳳陽等處。

議城張家灣，從戶科右給事中林正亨之言也。

丁亥，流寇過靜寧，攻隆德；知縣費彥芳告急。固原道參政陸夢龍駐靜寧州，聞警

往援；遣把總王珍領二百人往，先遁。明日，隆德陷，彥芳被殺；夢龍戰綏德城外，陣沒。

九月壬寅，命沈世奎加總兵，固守皮島、檄諭朝鮮。世奎因遣參將陳龍檄皮島宣布朝廷德意，因至朝鮮。

以馮英爲刑部尙書。

以南京禮部右侍郎錢士升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

是秋，襄城縣莎雞來自西北，羣集以萬計——固沙漠產，今飛入塞內，占者以爲兵兆也。

冬十月甲子，登州雨雹。

大學士徐光啓上言：『臣奉命督領修正曆法，所進曆法書表者三，共七十二卷；日纏月離、恒星經緯、日月交食，各種略備。今至五月，復令知曆者推算，得「各色立成表」二十卷，「日纏交食及土木火星曆指草稿」六卷。雖草創似爲成全，恐稽大典；則用人誠不可緩。御史金聲博綜理數，大理寺評事王應遴學亦通瞻，且數請修曆，堪以委用；令其共相討論，可計期而竣矣』。因繳曆法、勅印。尋召李天經督修曆法。

戊辰，禮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徐光啓卒。光啓字子先，博學，善星曆、兵法；性行淳謹，爲時所推。予祭葬，贈少保，諡「文定」。

己卯，禮部尙書林欲楫上言：『今天下所最患者，曰官貪、曰民窮、曰兵弱；臣請略陳之。夫官之貪〔者〕，本源濁也。皇上懲請託賄賂之弊，法非不嚴。顯巧者或藏徑竇、險者或捏風形，直景不如端臬、窒流不如澄源；使斷絕夤緣之路，即澄清銓敍之法。民之窮者，本業微也。國家稅額四百萬石，仰給江南；今江南民力竭矣。臣渡江而北，濠、徐、青、齊以抵畿輔，榛莽極目；其民轉徙無常，溝洫之制、耕耘之事不知也。宜募江南貧民就耕北方，官給牛種；每夫授田若干，俾爲世業，三年始徵；有司巡行阡陌，疏通水利。其密邇河、淮，鑿渠引之，以資灌溉。使西北無不耕之田，即歲漕可漸省也。兵之弱者，訓練非也。今之團操，徒灑上兒戲耳；必欲化弱爲強。宜於練兵之時，寓選將之法；如十一人爲一隊，先召十人，課其膂力、騎射、擊刺而甲之；有才過十夫，即補隊長。十隊爲哨，再試隊長；有才過十隊者，即補哨長。十哨爲總，自把總而上，必久歷行間，實有勞動者，方遞遷參將以至大將。將取於兵，更不他索；兵伏其將，更不相猜。按隊而十人具，按哨而百人具；所以杜虛冒也。臂指相使，隊伍不亂；所以寓節制也。至若孔有德尙在旅順，海上隄防，倍宜加愆。皮島孤懸，恐難獨支；宜令登撫擇南之水師兼善火器者，俾與皮島犄角，亦牽制之一助也』。

癸未，插漢犯寧夏。

趙州賊至寧晉，阻清水河不得渡，南宮被掠甚慘；總兵梁甫在獲鹿，險期始至，賊

已至柏鄉，西歸五台山矣。五台山周圍數百里，賊據顯通寺，其中薪芻、糧儲皆具，險阻足恃；官軍號稱夾擊，其實未嘗遇賊也。

論囚，上素服御建極殿，召閣臣商確，溫體仁無所平反。陝西華亭知縣徐兆麒赴任七日城陷，論棄市；上頗心惻，體仁默不一語，竟抵法，人皆冤之。

十一月癸巳，進禮部左侍郎（王）應熊、右侍郎何吾駒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

甲午，參將陳龍抵朝鮮王京，面諭國王；王隨輸米二千石助餉，特賜金綺。

乙未，前順天府尹劉宗周應召至京；命侯林鈞、孫慎行至，同見。十月二十五日，見朝；上責其遲緩，宗周引咎乞歸。

癸卯，司禮太監鄭之惠總督東廠。

甲辰，插漢西哨巴兔等五十餘人來降。

洮州衛地震。

壬子，定遠堡龍洞內忽銅鼓有聲；甲寅，又有聲。先年，奢寅敗，聲聞三日；崇禎二年二月有聲，西兵犯永。

乙卯，武安、涉縣賊佯乞撫，乘冰渡河，陷灑池；河南通判袁勳遁。四川按察使劉永祚入覲過縣，失勅書及御覽文冊。賊分入河南、湖廣、漢中、興平。

十二月己未朔，賊陷伊陽。

國子監進「二十一史」。

乙丑，參政李天經上曆書。

庚辰，賊假進香客，陷鄖西縣，掠遂平。

壬午，敍復登州功，復朱大典原官，進兵部右侍郎；謝三賓進太僕寺少卿。餘陞賞有差。

癸未，東江石城島都司尙可喜降於清。時孔有德、耿仲明在迫力河治舟，可喜因掠

長山、廣鹿諸島，縛都司孫奠邦、李承恩等來歸（？）。

是年，陝西、山西大饑。

崇禎實錄卷之七

懷宗端皇帝（七）

崇禎七年春正月壬辰，降盜王剛、王之臣、通天柱等至太原挾賞；巡撫戴君恩於明日設宴，斬剛等，各營共擒斬四百二十九人——王之臣，即豹五；通天柱，即孝義土賊也。賊黨稱「紫金梁」、老獬獬已死，既而偵之在東山，無恙；而西山則有翻山鷄、姬關穎、掌世王三賊，尋生得獻俘。而岢嵐大盜高加討號「顯通神」，尤橫；會大旱災，饑民投賊者逾衆。

張獻忠犯信陽、鄧州。兵科給事中史可鏡請鎮守兵數千勦楚寇，控扼襄陽、德安；兵部奉調鎮守五千，以施南等處兵足其數。賊盡入應山，都司僉書周元儒擊敗之。

丙申，刑科給事中李世祺劾大學士溫體仁、吳宗達；忤旨，謫世祺於外。賊自均州掠穀城，遂趨襄陽。

命司禮太監盧繼寧封朝鮮國王。

辛丑，賊陷洵陽，偪興安、西鄉；土寇乘之，漢中爲震。游擊唐通勦土寇，而興安賊隨破紫陽、平利、白河三縣；分守道王在臺固守興安，又洪承疇赴之，城得全。時練國事移兵商、雒，巡按御史范復粹馳赴漢中，賊始奔；南破鳳縣，入四川。

滿城布衣魏文奎上言：『今年（甲戌）二月十六日（癸酉）曉刻，月食，今曆官所訂乃二月十五日（壬申）夜也；八月應乙卯日食，今乃以甲寅；遂令八月之望與晦並白露、秋分皆非其期，訛謬尙可言哉！臣年已七十八矣，謹將本年日食、月食時刻分秒詳具進覽』。命召文奎入京測驗。

辛亥，煞胡堡守備葉逢春報：西人三千騎與降丁相殺，自水口入犯。

甲寅，鎮臺副總兵楊正芳敗賊於舊縣金沙舖。

賊攻房縣，日夜毀民居門扉昇攻，穴城入之；又陷保康。

是月，唐王聿鍵奏言：『南陽知府陳振豪於寇至張皇失措，擅取儀衛守陣。崇禎五年，臣捐千金繕城；今城之壞尤故也。乞別選賢良！』命逮振豪下刑部獄。

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奏言：『南都、鳳、泗、承天陵寢所在，宜以宿、壽、襄、葉爲咽喉，淮、徐則京師咽喉；乞勅淮南巡撫楊一鵬急宜豫備。賊勢果東，似宜移駐』。

二月壬戌，以大學士溫體仁、吳宗達主試禮闈。禮科給事中吳家周劾體仁越次，上不憚，貶家周。

賊陷興山縣。

監視登太監魏朝以給事中莊鰲獻所上「太平十二策」內撤監視，因求罷；不允。貶鰲獻於外。

戊辰，巡撫宣府右僉都御史焦源溥報：插漢虎墩兔愁遠徙，部衆離散。

總督太監張彝憲請入覲官投冊，以隆體統；許之。

庚午，山西提學僉事袁繼咸上言：『士以廉恥氣節爲端。有廉恥，然後有風格；有氣節，然後有事功。如總理內臣有覲官賈冊之令，皇上從之，特在清理文移、剔釐奸蠹，非欲羣臣詘膝也。乃上令一出，靡然從風；藩、臬、守、令，參謁屏息。嗟乎！一人輯瑞，萬國朝宗；諸臣未覲天子之光、先拜內臣之座，士大夫尙得有廉恥乎！逆璫方張，是時乾兒、義子昏夜拜伏，自以爲羞；今且白晝公庭，恬不至怪！國家自覲典二百餘年，未聞有此；臣所爲太息也！科臣李世祺劾輔臣溫體仁、吳宗達，旣謫世祺，復罪考選；文選郎中吳鳴虞使言官括囊無咎大臣，無一人議其後；大臣所甚利，忠臣所甚憂！又臣所爲太息也！』奏入，上責其越職言事，撫拾浮議。旣，張彝憲亦奏辨，謂『覲官參謁，乃尊朝廷』。繼咸又上言：『尊朝廷，莫大於典例。知府見藩、臬行屬禮，典例也；見內臣行屬禮，亦典例乎？諸司至京，投冊吏部各官，典例也；先謁內臣，亦典例乎？事本典例，雖坐受，猶以爲安；事創彝憲，即長揖，祇增其辱！』上仍切責之。

知貢舉禮部左侍郎林釭奏言：『貢士顏茂猷作「五經義」凡二十三藝，錄之恐遭於式，黜之又重其才』。上以其該博，命錄之；繼列於榜，特令一體廷試。

賊入瞿塘，陷夔州，殺署印同知何承光；道臣周士登、通判王上儀、推官劉應侯、

奉節知縣譚楚良俱遁，免。

慶王上言宗祿虛設，如慶城王府於崇禎六年方給萬曆二十六年之祿。上異之，命追責向來所司。

戊寅，蠲登、萊宿逋，且賑之。

甲申，上祀先農，躬耕藉田。

是月，海豐雨血。

山西賊自宜川渡河，合降丁、饑民蔓延於澄城、郟陽間；官兵斬三百餘級，餘遁。會北兵至，夾攻；斬百五十級。遂突入商、雒，十三營號十萬，掠洵陽、興平，流入漢川。

三月丁亥〔朔〕，南京右都御史唐世濟上言：『流寇有四：一亂民、一驛卒、一饑黎、一難氓；宜分別勦撫』。上善之，命專委總督陳奇瑜。

辛卯，上御文華殿；日講畢，閣臣退。命再入，問「陳奇瑜今安在」？溫體仁對曰：『聞在延綏，今彼請餉三十萬』。上曰：『已留新餉』。錢士升曰：『新餉雖留，此時官未盡徵，恐難濟急。至於難氓，勢必資遣，方可得生。但期以免死，勢終爲賊』！上低回久之，乃諭曰：『近來用人拘於資格，乙榜巡撫，若以爲怪』！因論及南宮試事曰：『近來文章俱屬浮習，如董仲舒「天人三策」，真文章也』！

巡撫山西右僉都御史戴君恩奏留新餉二十三萬，乞准開銷；又乞發內帑賑濟。命於太僕寺量給。時山西自去秋八月至今不雨，大饑，人相食。

己亥，大學士何如寵在道，屢引疾；不許。刑科給事中黃紹杰奏言：『如寵棲遲里門、徘徊道路，非有所疑畏，則有所瞻顧也。將來君子、小人不能並立，次輔溫體仁當知所自處矣。自體仁爲相，無歲不旱、無日不霾、無地不災、無在不盜；變理固如是乎？秉政既久，窺旨必熟。故中外諸臣承奉其意，如一人當用，則曰此與體仁不合；一事當行，則曰此體仁所不樂。凡此，皆召變之由。乞命體仁引咎辭位，可以上回天心、下慰民望！』上責其率妄，調外。

辛丑，策貢士於建極殿。上特裁宸翰，問以恢疆、安邊、屯田、鹽法、漕運、馬政、恤民、足兵、正士習、破資格，其道安施？朕將親覽。爲賜劉理順以下三百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丙午，河套、插漢合犯寧夏河西玉泉營，總兵馬世龍擊卻之。

夏四月丙辰朔，海寇劉香掠海豐。

己未，工部侍郎李遇知等請發帑金十萬賑濟陝西；命戶部議之。

庚申，新平堡參將馬鐵貝誘降丁入市，收其弓矢；詒以軍門巡邊出迎，遂驅而殲之。上首功。

辛酉，西人數百騎犯新平堡，傅烽守備王國臣馳斬八十級；西人歹打兒漢吉囊等前，以三萬騎乞降。

丙寅，賊在房縣，婦倍於男；張全昌擊斬百五十八級。

丁卯，安位以兵送安邊往霑益州。

壬申，西人陷保定州。

甲戌，發帑金五萬，命御史梁炳賑饑陝西。時山西永寧州民蘇倚哥殺父母，炙而食之。

川寇三萬人退屯鄖陽之黃陽灘，分三道——一均州趨河南、一鄖陽趨浙川、一金漆料過河趨商、洛、盧氏；張應昌戰均州五嶺山，兵敗，還均州。

西人陷得勝、鎮羌二堡。

丁丑，賊陷兩當縣。賊攻蒼溪，陷鳳縣；洪承疇聞插漢犯甘肅，即自漢中行。至棧道青橋驛，聞賊營寧羌州；庚申，返褒城、至沔州援寧羌，賊由陽平奔鞏昌。丁卯，承疇過白水江；辛未，抵擺州。壬申，至成縣，見賊勢盛，且分道一向邊方、一向漢中，知府斷棧道、守雞頭岡，賊不得至褒城，由漢王山犯固城、洋縣，官兵固守；賊間往石泉溪陰，又別部賊二萬趨寶雞、汧陽求撫。又湖廣賊二、三萬犯平利。蓋春夏間楚、蜀賊合於秦，又盧象昇等萃兵於楚，故賊盡奔漢中、興平；而川賊入西鄉者二、三千，又

犯城固東下。是時諸賊盡入漢中、興平，以接於商、雒矣。寇自五年聚於晉，縱之渡河，而豫、楚被害；至是，又遷集於秦；而朝廷漫無措置，失此機會，良可惜也！

癸未，賊往四川，阻大江，入西安之終南。

是月，宣大收降丁五千一百九人，婦女不預焉。時插漢虎墩兔愁西徙。

總督漕運楊一鵬奏言：『去冬十一月，淮、泗之間方千里俱有異鳥叢集。雀喙、鷹翅、兔足、鼠爪來自西北，千萬爲羣；未嘗棲樹，集於田，盡食二麥；亦災異也！』

五月丙戌（原文誤丙寅）朔，尙膳監太監王永祚奏：三宮膳羞，歸併大庖。從之。辛卯，免浙江崇禎三年以前織造緞疋。

賊陷文縣。文縣去歲大旱，入秋早霜，冬無雪；今春不雨，斗米七錢。延綏西路，數年不登。賊分部，一掠鄜、延，奔綏清金峪者，官兵擊斬千三百餘級；一掠延、慶，亦擒斬數百；皆傍終南山，竄入商、雒。

插漢虎墩兔愁犯寧夏，總兵馬世龍拒之，斬八百九十餘級。

丙申，洪承疇以副總兵賀人龍劉成功等兵二千、游擊王永祥騎八百赴藍田。蓋寇出陝西之道有二：曰商、雒，曰漢中、興平。時賊深入南山大峪，實近省會；故逐之。遂東奔綱峪川，復入大山，遠竄商、雒。其前犯西安、涇陽、三原之賊李自成、張獻忠等，俱西奔盤屋、鄂二縣。

傅宗龍密陳防海之策，欲盡撤皮島兵以節浮費；兵科給事中常自裕言。
賊陷盧氏縣。

乙巳，洪承疇自漢中西援甘肅。

練國事奏：『今日最難有五：一〔曰〕缺兵。大盜起於延綏、榆林，兵力不足，遂調甘肅。自寧夏喪師於靈州、甘肅喪師於涼州，今防插虎尙且不足，能分以勦賊乎？榆林兵止五千，陳奇瑜率之而防秋，又當西還，則兵愈少。二曰缺餉。西安、鳳翔兵荒，且留新餉；即使支盡，不抵三鎮之用。司府無可借餉，餉將安出！三曰缺官。荒、盜頻仍，有參罰戴罪、有追賊客死、有失城就逮；道、府且不樂就，何況有司！今官缺三十餘員，何以治民、辦賊？故缺官急宜補，而參罰亦宜少減也。〔四〕曰宗祿。秦俗囂悍，貧宗尤甚；垂涎賑金，漸不可長。〔五〕曰驛遞。秦、晉驛遞，例不全給。今募夫之苦更加十倍，故人人思遁。凡在衝路，宜全給以安其心』。

洪承疇等自盩厔、郿縣渡河抵岐山，向平陽，分三道。寇十餘萬，承疇兵僅三千在漢中，總兵左光先、游擊趙光遠兵三千四百有奇在臨鞏，總兵孫顯祖兵千五百、參將卜應等兵二千在平涼，副總兵艾萬年兵千人止可城守，其游擊王永祥、馬獻圖分戍者不預焉。總兵張全昌等兵六千，視盜所向，以爲援勦。

六月乙卯朔，洪承疇以援甘肅，上言：『漢南諸郡各接楚、蜀，今大兵皆屯楚、蜀

，賊必偪入漢南。陝撫練國事遠駐商、雒，按臣范志粹又以會城空虛而移駐。臣以邊急，復離漢南。大盜回集，誰爲反顧！

敍禁旅功，蔭太監曹化淳世襲錦衣衛正千戶，袁禮、楊進朝、盧志德各百戶，賜金、幣；餘有差。

總兵陳洪範請滅插漢；上命趣赴登州。

丙寅，陳奇瑜因撫治鄖陽盧象升勦竹山、竹溪各山寇速戰，斬一千七百五十三級。賊犯郿縣，爲鄉兵斬溺甚衆；寶雞、岐山義勇聞風率先，賊敗去。

戊辰，飛蝗蔽天。

己巳，劉成功、柳國鎮、艾萬年等以三千人戰寧州之襄樂，頗有斬獲。俄賊衆伏發，被圍；萬年、國鎮敗沒。

先是，陳奇瑜圍李自成大部於南山車廂峽。會連雨四十日，賊馬乏芻，且苦濕，死者過半，弓矢俱脫，賊大窘，乃自縛乞降；奇瑜許之，各給免死票回籍。甲戌，出山。張全昌追賊兵敗，都司田應龍、張應春死之。賊連勝益驕，欲犯西安、涇陽、三原等縣；洪承疇令曹文詔以三千人自寧州往援。

清兵圍大同。

陳奇瑜於峽石獅子山勦秦、晉遺賊，斬七百二十五級，擒五千餘人，墮崖死者二千

餘人。

秋七月乙酉朔，降盜陷隴州；陳奇瑜聞之，檄各屬嚴守待命。

諭兵部禁札付加銜。

加築京城。

丙戌，日食。

己丑，洪承疇奏言：『賊在慶陽、西安，拒敗官軍。猖獗如此，大抵賊可十四、五萬，明知官軍一、二萬不能四馳，恃其勢衆，旁伏遞進；則勦殺之難。賊皆精騎，每跨雙馬；官軍馬三、步七；則追逐之難。賊攻堡掠野，到處可資；官軍待糧轉運；則糧芻之難。賊入山負嶠，官兵相待一日，即誤坐一日；則時日之難』。且請鹽課銀三十萬，加曹變蛟秩，鼓其敵愾。遂加曹變蛟副總兵。

辛卯，賊至鳳翔西關，藉口奉督、撫文安插城內；守臣知爲巨寇，詒以門不敢啓，須縫城而上。先登三十六人，盡殺之。陳奇瑜因借以爲辭，劾地方官紳撓債撫局，以激上怒；命緹騎逮寶雞知縣李嘉彥及鳳翔鄉紳孫鵬等五十餘人，下刑部獄。

清兵入大同張家口，又入膳房堡，焚龍門關。

叛兵楊國棟等擁三千騎直抵西安城下乞撫，巡撫御史范復粹無計，惟登陴固守。明晨，練國事在鄠縣聞之，馳還；登南城，檄賊至濠畔講。一日夜未決，度不受撫，必西

走鄠、盩厔；密檄沿途官兵飭備，更設伏於盩厔境上之夾水溝。時禾茂泥淖，騎不任馳；伏發，殲其半。國事又遣官招之，諭殺渠自贖，予上賞；頃之，一賊斬國棟以首獻。賊人人自疑，互戕千餘人；餘仍入南山。

壬辰，清兵入保安、懷來；命寧遠總兵官吳襄、山海關總兵官尤世威以兵二萬分道援大同。時遼東粗安，有言巡撫方一藻、總兵祖大壽私通，故移警於西。

洪承疇令曹變蛟赴三原。

癸巳，京師戒嚴；清兵屯膳房堡沙嶺，往陽和。

乙未，洪承疇趨富平，轉入渭南，遏各賊。

敘州定遠堡母豬龍洞聞銅鼓聲一日夜。

丁酉，清兵圍宣府，遇礮擊，退屯深井；天壽山守備王希忠以聞，命亟收人畜入保。

戊戌，清兵四略永寧。明日，大捷。命保定巡撫丁魁楚移駐紫金關、山西巡撫戴君恩移駐雁門關、總督陳洪範移駐居庸關。

己亥，命御馬太監黃鍾育、尚膳監太監王之俊、司禮監太監孫朝喜俱提督忠勇營。清兵入鎮羌、得勝二堡。

庚子，以太監孫茂霖監防紫金、倒馬二關。

大盜混世王等從鳳翔、郿縣東（？）盩厔、鄠縣，云犯西安；洪承疇馳一晝夜，明

日入西安，預檄富平關兵及張全昌兵俱赴西安合擊賊。賊颺至西安之東境，我兵以力疲未能出；承疇恐賊自渭南、華州東出潼關，先令張全昌、副總兵曹變蛟間道走渭、華遏其前。承疇出至潼關紅鄉溝追賊，游擊李效祖、柏永鎮力戰，自辰至申，賊始卻；不能出關，因登山。承疇自潼關馳赴藍田，欲從山後間道勦之。丙午，賊覘知官兵意，夜走商、雒山中。初，大盜老獬等萬餘先踞南雒山，今又益賊萬餘；承疇又率張全昌、趙光遠共兵三千赴潼關大峪口截其出，仍備闕鄉、靈寶諸處。而前淳化、耀州、富平賊李自成、張獻忠等東奔，陷澄城縣、圍郃陽旬餘，聯絡百餘里；聞承疇兵至，解圍，由清水、秦州窺平涼、邠州矣。

清兵圍大同左衛。

盧象升追上津賊於乜家溝，總兵鄧玘斬一百八十六級。

清兵破安州，殺知州閔生斗。

己酉，清兵至朔州，圍渾源州。

庚戌（或壬子。原文誤壬戌），巡撫河南玄默撤左良玉自內鄉，陳治邦、馬良文等自雒陽並赴盧氏。

插漢虎墩兔愁又犯寧夏廣武營，官兵擊斬四百十六級。

湖廣總兵秦翼明至上津縣，商州賊犯豐陽。豐陽，古廢關；地接秦、楚，爲郟、襄

之咽喉。豐陽後有小徑曰罩川口，可通鄖西。鄖陽巡撫宋祖舜令游擊周士鳳以六百人戍罩川口，翼明夜發兵架梁入賊營後；昧爽，分兵搗其營，賊稍怯，斬百四十九級。

上憂寇無已時，召諭戶、兵二部：以淮撫兵及楊御蕃兵阨南畿要害，護祖陵；以董應文赴彰德，倪寵、牟文綬兵赴山東、河南協勦，以河南湖廣兵、李重鎮關兵四萬五千並赴河南，令盧象昇總督征勦承天，責巡按余應桂居守。如秦寇入豫，洪承疇出勦西北、象昇進勦東南；賊復入秦，則象昇亦入關協勦。而豫賊有自中牟走洧川、有自祥符入尉氏，旋突禹、許、長、葛間；而豐陽關之賊不得出，屯靈寶凡十三營，前三營張平國往許州、王成龍往鄢陵、許文沖往尉氏，大營在永寧、盧氏，約九月向山東，實欲誘我東備，因襲汴梁也。

八月丙辰，叛兵自斬其渠楊林降。

陳奇瑜報降賊解散男婦一萬三千八百七十七人——斬渠魁十人，俱延安、安定等縣民，並令還鄉。

清兵破代州。

戊午，夜，李自成陷咸寧，殺知縣趙躋昌；洪承疇援兵至，遇於城下，賊棄金帛餌我兵，竟西遁。

庚申，張應昌擊咸陽賊，斬四百九十九級，俘其軍師劉某；兵氣始振。

清兵分道進：東路至繁峙、中路至八角、西路至三岔。

賊陷隴州，屯州城及汧隴間。陳奇瑜次鳳翔，令參將賀人龍等援隴州；賊圍之。

少詹事文震孟請改先帝「實錄」；上以冊立皇祖默定、張差實係風癩、紅丸輕進意亦忠愛，諭旨即爲定案，不必議改。

旌唐王聿鍵助餉。

己巳，清兵攻大同五日，退西安堡。

清兵入崞，代崞縣知縣黎壯圖降；陷靈丘縣。

辛未，罷總理監視太監。諭曰：『朕御極之初，撤還內鎮；事無大小，悉委臣工。不意諸臣營私諉過，罔恤民艱；廉謹者入於迂疎，賢能者好爲推諉；居恒但有虛聲，臨事均無實濟。己巳之多，京都被兵，宗社震恐，舉朝束手；此士大夫負國家也。不得已，分遣各鎮監視，添設兩部總理；雖一時權宜，亦欲諸臣自反。邇來經制粗立，兵餉稍清；諸臣應亦知省，自圖改悔。今將總理監視等官盡行撤回，以信朕之初心。惟關、寧偏近，高起潛兼監兩鎮；京營內臣提督照常。所願二三臣工，共體時艱！若復蹈陋轍，不惟國典具存，抑諸臣之忠猷何在；良足恥矣！』

清兵攻保定竹帛口，殺千總張修身。

甲戌，召勳戚文武於平臺，問堪冢宰及總憲者？令各給筆札條對，吏部侍郎張捷曰：『臣之所舉，與衆不同』。上許之。勳戚在殿西室、文在殿東室，捷徬徨四顧，大學王應熊目屬之；諸臣覺其異。及問所薦，則兵部尚書呂純如也。時諸臣或舉鄭三俊，勳戚亦如之；或舉唐世濟，捷曰：『總憲世濟可，冢宰非純如不可』！俄入奏，力言純如之長。諸臣以純如列「逆案」不可，刑科給事中姜應甲言之尤力；捷失色。上問溫體仁，對曰：『謝陞可』。上曰：『爾等其諦思之』！應熊故善周延儒，而純如又與延儒善者，體仁陰主之，工科給事中范淑泰遂劾王應熊、張捷同謀黨附，大肆欺擅；刑科給事中吳甘來亦劾張捷計翻「逆案」，純如用，則邵輔忠、張樸輩皆可用矣。上責捷回奏。

乙亥，召南京吏部尚書謝陞爲吏部尚書、右都御史唐世濟爲左都御史。刑部尚書胡應台終養去，以馮英爲刑部尚書。

陳奇瑜專事招撫，由城固入漢中，降盜解散萬五百二十八人——斬渠魁四人，皆延安人也。勒降人回籍，行八百里至寶雞等縣，仍事殺掠；官兵捕斬三百餘級。

洪承疇至富平，詰朝至馬家村，掩盜不備。賊先鋒高傑甚銳，承疇還富平，夜襲營，殺二百餘人，斬六十餘級；高傑降於賀人龍，人龍率以襲賊，卻之。

己卯，清兵出拒墻堡。

辛巳，祖大壽以兵四千人西援；命駐防薊鎮密雲。

清兵攻大同右衛。

是月，有大星從狗國墜入大同兵營。

閏月乙酉，清兵攻宣府，萬全右衛守備常如松卻之。丁亥，入萬全衛。

洪承疇遣兵擊延綏西人，斬四百餘級；西人遁。

己丑，暹羅入貢。

清兵出塞歸，計駐宣、大險五旬，□獲毋算。吳襄、尤世威分道援大同，襄兵敗；世威部將祖寬以七百騎戰大同北門，頗有殺傷。

賊陷白水縣，知縣龐瑜先遁。

甲午，上御文華殿；日講畢，仍召閣臣曰：『敵出口，宜先招撫難民；援兵可撤者，當盡撤之』。王應熊曰：『彼利子女、金帛耳，田禾未損；援兵屯駐城西刈禾牧馬，民甚苦之』。錢士升亦以爲言。應熊又曰：『山西崞縣賊止二十騎，掠子女千餘人；過代州，望城上親戚，相向悲啼。城上不發一矢，任其飽掠而去』。上爲頓足嘆息。應熊曰：『崞縣被陷，輶載三百輛；去後數日，官兵始報恢復』。上曰：『各官俱有罪，命兵部核奏』。士升曰：『賊實可擊，失此機會』！何吾騶曰：『當盡徵各省糧餉，以圖恢復』。士升曰：『吾騶所言，是廣東事也。若江南，府帑並無存留；且漕糧加派，江南獨溢。民力已竭，不堪再困』。上又傳兵部設法市馬。

清兵出宣府歸，命撤援兵。

江西、河南、雲南大旱。

壬寅，陳奇瑜至鳳縣。時賊益熾，北接慶陽，西至鞏昌，西北至邠州、長安，西南則盤匿、寶雞，衆殆二十萬；奇瑜始悔，分兵出禦，而兵亦寡矣。

甲辰，夜，木星犯奎宿。

壬子，總督宣大張宗衡、巡撫宣府焦源清、巡撫大同胡沾恩、巡撫山西戴君恩並免——十月，論罪，俱遣戍。

九月丙辰，巡按陝西御史傅永淳報：『流寇出棧道，攻陷麟游、永壽——即陳奇瑜棧道中所撫賊也。七月，圍寶雞，賺鳳翔；其招撫官三十六人在鳳翔守城者，皆士民誘殺之』。

丁巳，應地震。

庚申，王恭廠火藥災，傷斃數千餘人。

癸亥，賊破扶風，殺知縣王國訓。

乙丑，日講官少詹事文震孟請告；不允。

賑淮安、徐、和。

禮部尚書曾楚卿罷。戶科給事中姚思孝論其天啓時「要典」副總裁也。

諭兵部：『腹馬俵解，祖制難以盡更，仍舊本折兼收。苑馬虧額，前茶馬冊報七監馬匹強半虛數；今欲清補牧地牧軍、盡釐牧政各官蠹弊，詳酌責成，豈得空言設法！並宣、大市馬作何易買？確議具奏』。

甲戌，河南寇圍滎陽、汜水，及於密縣；河南推官湯開遠同左良玉自邠援密，寇走登封。尋入白沙新莊；又覘知信陽有備，自光山、羅山犯黃安、麻城，自麻城趨羅田，犯蘄水大營，盡入黃州，廣濟、黃梅告急。

兵部議大勦：河南兵入潼、華，湖廣兵入商、雒，四川兵入漢中、興平，山西兵入韓城、蒲州。

丁丑，盜掠略陽。時陝西盜，一由鳳縣舊棧道，還攻漢中；一出略陽，由陽平關入梓潼、劍州；一由寧羌，犯廣元。

辛巳，洪承疇自平涼遣副總兵左光先等率兵間出華亭；明日，抵隴州，賀人龍圍始解。

冬十月甲申朔，兵科給事中史可鏡劾陳奇瑜報撫賊一萬三千人勒回延安，似延安人專盜也。又傳永淳上言：『漢南降盜出棧道、渡渭水，陷城據邑，所在騷然；皆由奇瑜專主招降，謂盜以革心，不許道塗訊詰。入一邑而邑不敢問，入一郡而郡不敢問，開門揖盜，勦撫兩妨；恐種禍不止三秦也』。

巡撫山西右僉都御史吳姓言：「禦口必須塞外；若塞入，而援截甚難。招安流盜，更宜慎重。」書云：「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未舍渠魁而概散之者，彼狼子野心勢難馴服。況邊地窮荒，無居無食；僅曰「免死」，豈遂革心易慮！」

癸巳，流盜犯黃、蘄。又河南盜掃地王等趨東南，自霍山、英山分掠潛山、太湖、宿松。

乙未，遼東總兵祖寬抵靈寶。時賊離城六十里，混世整齊王、張獻忠皆在焉。會戰，斬百二十一級。

總理戶、工二部司禮太監張彝憲改司禮監提督。

丙申，上連日御經筵，遇雪不輟。諭講官尙書韓日績、姜逢元、侍郎陳子壯、少詹事文震孟、諭德姜曰廣、倪元璐、修撰劉若宰：言毋忌諱。震孟講「春秋」，上論及「仲子歸瑁」，震孟對曰：「此見當時朝政有缺。以是類推，「春秋」之義實有裨於治道」。上然之。

丁酉，命鄧垹簡精銳二千五百人屯臨洛，相機勦寇；餘兵還薊鎮。其延綏、寧夏、甘肅、固原援兵屬陳奇瑜，調遣洪承疇標兵夾擊。其陝西、山西、河南、鄖陽、四川各巡撫，俱分布要害，扼截應援。

免宣府總兵張全昌、大同總兵曹文詔、山西總兵睦自強。

庚子，以鄭三俊爲南京吏部尙書。工部尙書周士樸以公主墳價混匿，駙馬齊贊元劾之，削籍；以劉遵憲代之。

乙巳，賊陷陳州，圍靈寶；官兵擊之，賊奔耒陽諸山。

賊自京山間道趨顯陵；明日，遁入山中。時大寇聚秦中，李自成在乾州；招之，不聽。老猶在武功；而河南賊出永寧，陷靈寶。

總兵左光先擊李自成於高陵、富平間，斬四百四十餘人，即還富平。自成弟戰沒，屯乾州安家莊，佯求撫於監軍道劉三顧；眞寧知縣王家永遽信之，出城招諭，被執，失其印。三顧逆其詐，早避堡上。賊有奔涇原者扼於洪承疇，東奔華州、渭南者扼於趙光遠，遂折入南山。時官兵三戰，共斬一千二十級餘。而華陽、南原之賊夜險山中，出耒陽。

是月，貢士朱陞宣卒。陞宣，吳縣人；萬曆壬子貢士。學行醇篤，學者私諡「孝介先生」；御史祁彪佳奏薦。明年，贈翰林院待詔。

十一月癸丑朔，陳奇瑜請各巡撫、總兵分地責成；從之。時撫局大潰，賊氛日熾；故有是請，欲分委其過也。

癸亥，盡免山東五年以上逋租。

巡撫河南陳必謙率參將李雲程由洛陽趨偃師，命監軍同知祖寬趨嵩、汝，皆走汴之

路也。時李自成自潼關奔偃師、鞏縣，張獻忠等奔嵩、汝，爲豫、楚合寇。賊偵左良玉在偃師，僞向開化，漸西移犯河南；良玉還救，河南賊已出龍門併歸東路。

丙寅，守備劉宗傅報插漢部落百餘人叩關乞市，太監劉秉憲以聞。

總督漕運楊一鵬議濬洧河；從之。

翰林院侍讀倪元璐上「制實八策」：曰離〔□〕交。東西勢並涇鎮之事，慮在來春。宜勅樞臣秘通邊吏，乘茲方合，用間用疑，伐其本謀；使能散膠漆爲水火，俾疆境自危而復安：一也。其次曰繕旁邑。用兵，惟知聲擊潛虛之法。備關則不趨關而趨口，備口又不趨口而趨雲上；度其再來必不趨雲上而趨薊，又必不逼京城而抄旁郡。京城近畿玉田、三河、豐潤、平谷等邑宜及時增繕，大修守具；庶可堅壁清野，奪其久持：二也。其次曰優守兵。頃者宣、大之役，不禦不追，罪由將吏嬰城力守，勞在師徒；今罰行賞稽，能無怨心！臣查守兵月廩不及戰糧五倍，援卒驕蹇，猶然厚奉；相提而論，誠似非平。或量給賞賚，勵其守氣；或倍增糧額，責以成功：三也。其次曰靖降人。夫旣云來歸——況皆散丁零衆，調馭之方，存乎權智。蓋不在主將甘苦與共之情，而在行部番漢不分之跡；使得各無猜疑，自然一心歸附：四也。其次曰益寇餉。秦、晉流寇蔓延日滋，苟圖必勦，惟在足餉；請聽兩省以舊賦之半、新賦之全留輸行間，以備兵儲：五也。其次曰儲邊才。夫邊才難辦，成於練習。諸凡近邊縣令，惟求英茂，三年見能，即陞

本道。自僉、臬以至藩長，悉亦覈其成績；而本方節鉞之才，亦取諸此節鉞。無缺則加卿銜，照例三年一任其子。如此則終身於戎馬軍旅之間，塞責者稀；而更得不次世及之恩，願從亦衆：六也。其次曰奠輦輶。昔漢徙富民以實京師。今者都城匱竭，不忍見聞；車戶動至傾家，流商嗷然載路。重之市井亡賴以告密爲佃漁，一語牽連，家已蕩然。凡昔所號巨賈殷家，悉無兼辰之食。五方游衆無所歸依，誠恐一旦告急，人無固心；掉臂開門，勢所必有。宜急議培養，無靳膏澤；酌甦商之策，塞告密之門，汔可小康，馴臻大定；七也。其次曰嚴教育。國家教官以秘館，教士以辟雍。今者一入金門，遂稱閒局容與焉；是化有用爲無用也。欲使無亡所能，莫如教習古事經史、今事典故；遠事祖憲，近事時宜。凡所誦著，悉取諸此。日省月試，灼然有程。至於援納既革、貢舉將興，兩雍可成，略倣館條；策厲多士，何患功能不出：八也。又「制虛八策」：曰正根本。治之根本，惟在絲綸。今六曹庶務，成謀悉稟政府。便殿引對，雖微言悉蒙俯採；故救時之可爲，莫如今日。誠能體陛下之嚴察以剔蠹祛邪，奉陛下之公虛以育才扶正；勿以大猷付之悠忽，勿以瑣務示其周詳；恩怨不橫其胸，好惡必循人性；毋徒傷元氣而情面仍存，毋浮慕精明而叢脞實甚；毋以意見仇獨立之士，毋以聲顏拒來告之人。如此則才識自生，勳猷自著：一也。其次曰伸公議。吏部左侍郎張捷無端保奸，致激羣論。在今日，去留非徒邪正之關，實亦安危攸繫。何者？凡彼死灰竭計，惟幸國家多凶。今見

首功無恙，即云大勢已移；竿牘金錢，麀興蟻至。從茲擾擾，必多事端。息棼遏萌，是在乾斷；二也。其次曰宣義問。夫祖考者，臣庶所欲崇戴以明忠；內臣者，外廷所當摘剔以明異。如近日詞臣許士柔力闡先徵，倘終度闕，則陛下「永言垂則」之義未彰。昨歲憲成王志道執爭內遣，如久沈淪，將陛下「權宜姑試」之心逾晦。斯關瞽望，冀留睿思；三也。其次曰一條教。卓異本求循茂而厲以考成之格，於是撫、按不能治貪殘；例轉本處庸凡而美以優陞之名，於是公論不得問摧折。會推既咨羣議，而所禁乃在把持；館員既重官評，而敷試仍以文字。於是盈廷之語默無主，閣部之取舍難憑；盍求畫一，以定歸趨；四也。其次曰慮久遠。夫弊必原其自始，法當慮其所終。故循事始之觀，則兵譁必由於將劣，民亂必由於紳豪，武紕必由於文尊，宗辱必由於官玩。爲要終之論，則劣將易制而譁兵難制，豪紳易制而亂民難制，文吏易制而武臣難制，有司易制而宗潢難制。若矯偏過平，懼貽後累；五也。其次曰昭激勸。劉之綸以庶常片語而佐樞、王來聘以武第踰年而秉燾，遭被非常，安能不死！要在二臣之死亦有難能，法應殊卹；顧反寥寥，天下皆謂陛下驟貴無功之人而薄酬死事之節。請自今茲懋弘斯義，卹死勸生，俱可致功；六也。其次曰勵名節。孔子疾沒世無稱，聖人之期人以名如此。今或見人表異，輒詆好名。臣惟懼世不好名，所以每多敗名之事。至於在位無才，皆因骨柔節墮。昔人求將略於犯顏敢諫，此非虛言。原夫畏敵之情，無過畏死；斧鉞之與鋒鏑其爲不畏，

豈有殊哉！摩厲之術，必握其原：七也。其次曰明駕馭。督、撫大吏——古之所稱「連帥」，全資威重彈壓諸州。況當受時臨戎之際，小形過差；此可鄭重責成，勿事頻加呵讓。誠恐氣失，沮喪覲臨；將吏勢必倉皇亂謀，苟且救過：八也。疏入，上復問「用間伐謀」之策。既而元璠再陳之，且求上盡撤監視內臣，以重邊疆；不報。

禮部右侍郎陳子壯嘗謁大學士溫體仁，體仁極稱「主上神聖，臣下不宜異同」。子壯曰：「世宗皇帝與議禮諸臣同心並志，千載一遇；然祔廟之議、勳戚之獄，當時臣工猶執持不已。皇上威嚴，有類世宗；公之恩遇，孰與張桂！但以將順而廢匡救，恐非「善則歸君」之道也」。體仁意沮，自後遂至嫌隙。

庚辰，削總督兵部右侍郎兼副都御史陳奇瑜職，聽勘。先是八月，陝西諸臣李玄、李遇知等奏撫寇之誤；貽害封疆、戕害生民；蓋指奇瑜也。兵部尚書張鳳翼與奇瑜姻契，歸罪陝西巡撫練國事，逮之；上命並勘奇瑜。既而李玄等復糾其罪；亦逮訊之。——次年，論戍。

是月，盧象升襲賊龍駒嶺，敗績。

十二月癸未朔，以乾清宮管事太監馬雲程提督京營戎政。

溫體仁乞罷；不允。

甲申，以司禮太監李承芳總督東廠。

賊大至鄖西，又自洋、河直至興平、洵陽、白河，絡繹不絕；副總兵楊正芳深入，同鎮皇將張上達死之。

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倪元路上言：『今年夏、秋之間，吏、禮二部會議館員考選，踰月未決。一日，臣偶遇薛國觀，問及之；國觀云：「斯舉甚盛，考法殊難」！臣偶據臆見，國觀躍然爲可。又越數日，忽舊冢臣李長庚貽書致詢，臣即以議揭答之；唯云考選一事所以難者，皇上崇治行，而弘文之選原屬文章。今欲歸之政府，則內閣似侵主爵之權；責在司銓，豈館職不關綸扉之議！且法既尊治，則吏部之殿、最即是定評；考必以文，倘內閣之高下或乖輿論。正使同堂而咨，必致彼此牽制。欲求文治相準，保無長短互異；若此者，所謂難也。愚請吏部先以治行考定之，即以所定人數送閣。考選館員，凡與試者悉爲治行之尤；在內閣即可一意徵文，不必分心採望。其甲乙名次，以文而定；而授官高下，仍準官評。拔科道之尤爲館員，既可尊文章於政事之上；定編簡之次以部議，仍是升器識於文藝之先。臣所言如此，未嘗品題人物、竊定員數，有把持劫制之力也。陛下即以多事斥臣，臣豈有悔之」！上善之。

戊子，辰刻，日旁有三暈；久之，乃散。

丙申，總督宣大楊嗣昌奏：『插漢部落，實有數萬。小王子至歸化城，俟正月來講賞，先求開市。臣意勦之不能拒之，應就其計，借市馬爲操縱，暫示羈縻，亦是一策』

。命部議覆。

巡撫淮、揚御史劉興秀言：山陽、海門、沭陽、桃源、睢寧、鹽城、興化災荒，乞蠲；不許。

賊自徽、階突入略陽、沔縣，毀秦王祖塋；游擊唐通兵敗。

總督兩廣都御史熊文燦令守道洪雲蒸、巡道康承祖同參將夏之木、張一傑往謝道山招劉香，被執。上以賊渠受撫，自當聽其輸誠；豈有登舟往撫之理！弛備墮奸，尙稱密商，未嘗與知；督臣節制何事？蒙昧如此！命巡按御史確覆，不許飾報；令文燦戴罪自効。

是月，左良玉軍涇池、陳永福軍南陽，鄧玘爲援；而山西平陽、汾州、防河之戍，多逃自靈丘、廣昌，徑走五臺。陝西、鄖陽各處告警，云東下常德，而河南爲劇。兵部議徵邊兵二萬、益新餉二十五萬，會合湖廣、山西討寇關中。

崇禎實錄卷之八

懷宗端皇帝（八）

崇禎八年春正月壬子朔，左良玉於汝州、南山逐賊，斬獲甚衆。

甲寅，兵部職方主事賀王盛再劾溫體仁奸庸誤國；謫外。

叛兵焚五臺，流盜掠沔、洋、城固、南鄭。唐通戰沔縣，斬二百餘級；左光先戰城固，斬百四十五級。

丙辰，命吏部京察。

丁巳，賊至固始——明日，城陷。

己未，洪承疇以河南賊熾，率標（？）三千赴之。而西安賊南至盤屋，過渭掠西安、乾州；又河南逸賊復入興安、漢中，陷寧羗，自沔、略陽轉入臨洮、鞏昌。

以姜逢元爲太子太保、禮部尙書。

庚申，夜，賊自固始薄霍丘——明日，內潰，入殺縣丞張有俊、教諭倪可大、訓導何炳若。鄆城土寇萬餘人，又汾州、臨縣、彰德、林縣各土寇應之，燹掠四聞。兵部議調西兵二萬五千人、北兵一萬八千人、南兵二萬二千人——更鐵騎二千，以張外嘉及總兵尤世威統之；天津兵三千人，以徐來朝統之；自臨清、濟寧赴歸德、陳州。又徵白杆

羅網壩兵三千，譚大孝統之；由夔門赴鄖陽、河南。時南北濟師，共兵七萬二人；餉七十八萬六千外，留湖廣新餉十三萬、四川新餉二萬。

吳姓薦張全昌、曹文詔，從之——釋伍自效，出太原。

汝寧賊趨潁州。時河南賊分三道趨六安、趨鳳陽、趨潁，掠濮州。

辛酉，巡按四川御史劉宗祥上吏部左侍郎張捷囑託私札；上命捷回奏。

壬戌，賊陷潁州，知州尹夢鰲、通判趙士寬俱闔室死之；殺故兵部尚書張鶴鳴、雲南按察副使張鶴鵬、中書舍人田之應，諸生遇害百餘人。

禮部尚書李康先罷——以狗庇試卷也。

鑄保定、眞定等府及景陵衛通租。

潁川賊分攻六安、壽州。

甲子，修南京文廟。

丙寅，賊陷鳳陽。詐樹旗進香，前騎後步，賊大至而無（？），城遂潰。燬公私廬舍，光燭百里；殺知府顏容暄、推官范文英等六人，武官四十一人，橫屍塞道。焚皇陵樓殿，燔松三十萬株，殺司香太監六十餘人；高墻罪宗百餘人、衛軍皆伏迎道左，呼「千歲」。聞玄宮且不戒，守臣秘不以聞。留守朱國樹巷戰，斬二十七人，立力竭死；恣掠三日。

己巳，鳳陽賊連營紅心、池河二驛，殺守卒，大掠。南京兵至，賊奔西南定遠焚藕塘，距全椒十八里曰石碑橋，以筵蓐卜於神祠不利，剝神像而去，村落爲墟。又大賊西返歸德，睢州總兵駱舉駐師紅心驛——去鳳陽六十里，竟按兵不進。巡按御史吳振櫻隱敗，不以實聞。

許朝鮮參貨售半，後不許攜——次年，攜參貨至，不索值，不應命；留其貨於關外。自是，貢臣不至。

哨卒出塞至五藍把喇素之地，插漢虎墩妻台戶同夷目結力麥宰生、乞慶宰生、台什宰生駐牧約三千餘人、馬五百餘，台戶以前乞市不許，再求款；大同內中軍孫良弼以聞。有旨：不得輕信，致有疎虞。

辛未，洪承疇至潼關。有旨：命承疇既定西事，即（□）。

癸酉，巡按眞定御史吳履中劾大學士溫體仁、王應熊及監視內臣等；上切責之。

乙亥，議湖廣加派。

出帑金二十萬助勦餉，貯開封；以援兵會集於此。出太僕寺金十萬輸西安，又截本省餉十萬貯淮、揚，以防寇逸。

上遵祖訓，命郡王子孫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以其名具聞；朝廷考驗換授官秩，其陞轉如常法。

賊陷巢縣，殺知縣嚴彥芳；攻舒城，知縣章可誠開西門誘賊，坑千人。因掠霍山、合肥、懷遠、臨淮，抵廬江；邑人具幣求免，僞許之。夜襲城，城陷。

己卯，黃梅賊陷無爲州，又掠宿松；以潛山、太湖、宿松俱無城也。

洪承疇抵河南。時南陽及廬氏、嵩縣等盜知承疇至，又入潼關渭華、南山及商、雒間。承疇遣副總兵來胤昌以千二百人往戍西安；又令總兵秦翼明、游來朝間道向山東徑趨徐州，捍江北逸寇。

二月壬午朔，趣洪承疇入河南督勦。

賊陷潛山；募縣官，千金得之，刺不死。又至太湖，縣城東有大濠，知縣金珩據之以守；奸人導賊渡河，執知縣，刺之未殊，自經。丙戌，城陷。賊至宿松，守臣遁；民畏賊，迎之；復殺掠無算。

洪承疇至睢州擊賊，斬首甚衆。

時湖廣兵扼賊，賊仍走太湖。而河南賊迫於諸路兵，以南陽則過應山、隨州、棗陽，以汝寧則入麻城、黃州。鳳、潁之賊入英山、霍山，斬、黃梅、潛山、廣濟、黃陂以及黃州皆擾；鎮筓茅岡兵二千餘人、施南女官冉氏兵五千餘人先後至，俱分戍護顯陵。官兵既東，其在嵩、廬氏、靈寶、陝、鄧、浙川諸寇密邇潼關、雒南者，又折入秦中；雒南賊約六、七萬人，咸陽、長安、藍屋等縣並遭蹂躪。有四大營屯溼陽，且北渡渭河

，東突三水、淳化，出耀州、富平、蒲城，恣剽掠。其河南賊老猗猗、張獻忠等續過商州，至於秦州。

命被寇州縣免崇禎七年、六年逋租，和、滁、含山、全椒量蠲。

張其威率官兵救宿松，賊伏發，敗走；把總包文達、項鼎鏞、朱士胤俱沒。吳志葵力鬪，殺四十餘人；賊引去。

癸巳，上傳免經筵——時鳳陽失事報至。

甲午，逮總督漕運巡撫鳳陽左副都御史楊一鵬、巡按御史吳振纓。

倪元璐上言：『盜賊之禍，震及祖陵；國家大辱，可謂極矣！但以今日人心，所在思亂；若陛下求其本謀，願首發罪己之詔，痛切撝謙，布告天下。然此非徒空言也，因是以廣宣德意，除民疾苦。今民最苦，無若催科。未敢興言冀停加派，惟請自崇禎七年以前一應逋負悉與蠲除，斷自八年督徵。有司考成，亦務少寬；繁瘠之鄉，量以九分爲率。又東南雜解，擾累無紀；其諸一切苟非至急——如絹布、絲棉、顏料、漆油之數，悉可改從折色。此二者，於下誠益、於上亦未之損也。民之脫此，不猶釋湯火乎！至發弊而遠追數十年之事，糾章一上，蔓延不休；扳賊而旁及數千里之人，部文一下，冤號四撤。所以海內安分守株之民，一夕數驚。嗟乎！誰有以民間此苦告之陛下者乎？今請發弊止推現前，追賊但嚴本犯。苟是數者悉行臣言，天下大悅，賊氣自奪。及今不圖，

日蔓一日，必至無地非兵、無民非賊；刀劍多於牛犢，阡陌決爲戰場；陛下亦安得執空版而問諸燐燹之區哉！故以今日之勢，爲殄賊之謀；即使良、平復起，不能易臣此言也。』上深然之，命部酌奏。

己亥，命百官修省。工部主事鄭爾說上言：『修省之實，刑獄太盛、賦役太繁、摧折太甚，鼓舞未盡神、言路未盡輸、焦勞未盡當』。上責其輕率。

庚子，御史鄧錕言：『治亂根原，間不容髮。今者邊塞虐而叛人助之，寇盜虐而客兵助之，水旱虐而掊尅吏助之，時而搜括時而助，皇上或謂濶橐之羨；而不知皆敲骨吸髓以盡人之財者也。豫徵、帶徵，力辦催科，皇上或謂急公之效；而不知析骸易子以盡人之力者也。至於告密漸開，已非殺不辜、失不經之道；讞獄屢駁，豈是辟弗辟、宥弗宥之心！請按崇禎七年以前官民賊犯，一切平反之；而且鞫鐸無虛懸，謫籍無永錮；撥亂反治之道，莫亟於此』！上是之。

刑部主事胡江劾溫體仁誤國；鐫一級。

丙午，陳子壯上言寬恤實政，曰蠲租、曰清獄、曰束兵、曰恤宗、曰宥罪、曰豁贓、曰使過、曰改折、曰寬驛、曰省工、曰旌叙、曰事例。上從之；惟事例不開。

清兵四萬——號十萬自瀋陽西趨河套，收插漢餘部。

是月，洪承疇請四川撫鎮移夔門、達州，進援郾、襄、漢中；湖廣撫鎮分駐承天、

襄陽，進援河南、南陽；鄖撫移駐鄖、襄，總漕移駐潁、亳，近援汝寧、歸德；山東撫臣移駐曹、濮、沂州，近援江北、河南；山西撫臣移平陽、蒲州，近援靈寶、陝州；陝西撫臣移商州，並調度與安、漢中；河南撫臣移汝陽、南陽、河南間，保定撫臣總兵移駐邯鄲、磁州，可南北策應。從之。

三月辛亥朔，大霾，晦。甲寅，以天變，諭修省。

賊陷麻城。

候補給事中劉含輝乞蠲陝西八年以上逋租；不許。

先是，江北安慶賊奔蘄、黃。洪承疇次汝寧，慮其再入江北，令鄧玘、尤翟文扼之；曹文詔邀於光山、應、隨間，賀人龍、劉成功移鳳陽之戍分駐信陽、泌陽，恐其入豫也。是日，賊入襄陽雙溝鎮，欲寇樊城；會雨唐、白二河溢，阻渡，從松林寺窺郢中。總兵許成名觀望，不敢進。

丙寅，清兵二十餘騎攻宣府水泉口。

乙亥，虎墩兔愁妻囊囊台戶率其部二千餘人歸於清，謀入張家口。時虎墩兔愁已死；初，諸部皆在遼西領賞，丁卯、戊辰西徙，部衆敗散。

賊犯應山、隨州；是日，總兵鄧玘爲叛卒殺於樊城。玘素無紀律，所領蜀兵好淫掠；俄騎營叛，玘避樓墜火死，舉營北竄。惟步卒未動，仍命副總兵賈一選、周繼元領

之。

是月，兵科給事中常自裕上言：『皇上赫然震怒，調兵七萬，發餉九十三萬。然兵七萬，其實不過五萬；且分之各處，未足遏賊。鳳陽焚劫四日而馬爌至，歸德圍解三日而鄧朶來；潁、亳、毫、安、廬之賊返旆而北，尤世威等信尙杳然。至賀人龍過尉氏，以縣令閉門，焚其關廂，縣令餽數百金而去各處淫掠：所謂「賊梳軍櫛」也。唯皇上嚴飭之，以信軍法！』

夏四月乙酉，援勦總兵官曹文詔追賊於商州。初，洪承疇囑文詔「寇必走商州，宜自新安、宜陽、澗池扼之」。賊果屯商州城外二十里，文詔逐之金嶺川；賊據山以千騎逆我，參將曹變蛟力鬪，各營夾擊卻之，斬九十九級、獲十九人。

時承疇至汝州，知賊必入秦，令張應昌、尤文翟自鄖陽征鳳縣、兩當；徽州、呂陽之賊轉赴興安、漢中，自率賀人龍等自汝入秦，檄文詔以會師。

丁亥，福建游擊鄭芝龍合兵擊劉香於田尾遠洋，香脅兵備道洪雲蒸出舡止兵；雲蒸大呼曰：『我矢死報國，亟擊毋失！』遂遇害。香勢蹙自焚，溺死。

承運庫太監周禮言：崇禎六年、七年省直金花銀共負八十九萬；命趣之。

丙申，寇萬餘自肅州金里池溝——距蘭州四十里，焚先肅王享殿。明日，掠東岡鎮——距城二十里，過阜蘭山。

丁酉，官兵自興平抵乾州之揚河鎮擊賊，敗之；斬一金龍衣者——云李自成之弟「過天星」也。

予故遼東總兵官寧遠伯李成梁祭葬。禮部右侍郎陳子壯上言：『成梁馳驅疆場四十餘載，先後血戰，斬賊首功一萬五千級，拓地七百餘里，威震烜赫；或以其棄地，大抵謂寬奠六堡耳。臣訪遼東寬奠邊外百餘里——地名張其哈喇海子，中外接壤，一望膏腴；時邊地稍寧，漢人往口出塞掘參，生聚日繁。成梁再鎮遼東，恐奸徒勾引爲孽，遣參將韓宗功收回漢人；人皆重遷，遂縱火焚其廬舍。催督過峻，值春冰未泮，人渡冰裂，溺死甚衆；中朝遂有棄地之說。豈可以忠謀之未善，遂沒其大功乎！古有千金市駿；如此勳伐，其骨雖槁，其氣猶烈。若出自恩命，所以作士氣而厲忠良者多矣』。上從之。

壬寅，免掖縣、平度田租。

洪承疇次靈寶，曹文詔自南陽至；以商、雒爲賊藪，漢中、興平其寄徑也，入潼關恐後。於是以文詔兵出閬鄉，直擣商、雒；仍自山陽、鎮安、洵陽馳興安、漢中，遏其奔軼。

五月甲寅，曹文詔夜至五峪；寇伏險誘我，文詔擊敗之。張全昌自咸陽出興平之東。明日，老獬狎等距我營五十里，賀人龍南入子午谷，奪其南徑；劉成功及游擊王永輝往東南，遏其北走；遂解醴泉之圍，斬二百六十四級。賊連夜渡渭河、走郿縣，承疇恐

其東奔，即舉兵渡河走。

丁卯，祖大壽聞清兵五、六千騎屯九華山，即率兵至吳錦廟迎戰，卻之。

乙亥，大學士吳宗達致仕。

六月己卯朔，朵顏三衛長昂等三十六家至會州楊樹川，執哨總陳尙義求款。

兵科給事中宋學顯、御史張纘曾各劾大學士溫體仁貪擅，並及王應熊。先是，楊一鵬議移鎮，應熊以爲不必；故學顯劾之。

刑科給事中何楷劾首輔溫體仁私比吳振纓、次輔王應熊私比楊一鵬；於是體仁、應熊各疏辨。楷又奏：『臣奉旨於十四日，而應熊疏辨先於十三日；且應熊又休沐私第，是旨未下而家中得旨，必有交關偵伺之由；尤宜嚴詰』。上以泄旨，詰應熊家人擅入閤禁，並逮直日中書舍人劉天錫等各下獄，降二級；仍戒縱人私窺章奏者。時何吾騶不滿應熊，思傾之；幸錢士升力劑其間，得解。

戊子，西人四、五萬騎出套屯花馬池興武營，分三千騎掠鹽池、常州、下馬關。

庚寅，插漢虎墩兔愁妻及陝西土霸王囊等部約萬餘人俱歸於清，遂率之東行；其精騎仍留黃河東岸，自趨朔州攻平遠路鐵山堡。

戊戌，誅故總督尙書楊一鵬。巡按御史吳振纓論死，旣而減戍。時振纓巡視皇陵，反得末減；溫體仁內援力也。

丙午，上御門，召廷臣於階。諭諸臣才品，朕未徧知；今試各擬其人。於是廷臣各擬進，並推在籍諸臣堪任闈員者，共舉林鈺、孫慎行、劉宗周；命特召之。

曹文詔至娑羅寨，寇大至，力竭自刎。文詔敢鬪，殺賊甚多，爲賊所畏；官軍聞之，奪氣。

秋七月己酉朔，山西臨縣大冰雹三日；種二尺餘，大如鵝卵，傷稼。

辛亥，平谷、遵化蝗。

清兵出宣府，引還。

甲子，御製「小學新序」，以「小學」頒天下。

甲戌，以少詹事文震孟爲刑部右侍郎、張至發爲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時震孟引疾不出，蓋上特簡也。體仁薦蔡奕琛、陳子壯，不聽。

八月戊寅朔，總督漕運劉榮嗣以駱馬湖阻運，請挽黃河自宿遷至邳州開河注之，計二百十里，估費五十萬；上切責之。

命科部各官分地督運——從太監張彝憲之言也。

丙戌，命諡理學遜國諸臣。

戶部奏：江西大水，乞改折。不許。命撫、按加意軫恤，奪俸二月。

己亥，刑部浙江司員外郎胡江以撤稅監，因劾體仁尤當罷斥；上怒，下獄，削籍。

命巡撫盧象升總理直隸、河南、山東、四川、湖廣等處軍務，洪承疇勦寇西北，象升勦寇東南；如寇入秦，象升進兵合擊。其監軍道河南戴東旻、湖廣苗胙土、南直史可法，各往來催運各營糧餉。

丙午，上諭：『致治安民，全在守令。命兩京文職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各舉堪任知府一人，亡論科第貢監；在內翰林科道、在外撫按司道知府官各舉州縣官一人，亡論貢監吏士。過期不舉，議處；失舉，連坐』。

九月戊申朔，逮總理河道工部尚書劉榮嗣。初，榮嗣以黃水濟宿遷之運；既鑿，而黃河故道朝暮遷徙，不可以舟。於是南京刑科給事中曹景參劾之，被逮。中河工部郎中胡璉坐贓多論死，始首事侵費俱不由璉；人頗惜之。

壬申，閣臣捐助陵工。工科給事中范淑泰奏言：『陵寢失事，實由楊一鵬；一鵬撤防，實由王應熊。使應熊不擬此旨，何至失事！他人可捐助，在應熊不宜捐助也』。應熊大沮，上揭引罪——丙戌，罷。

熒惑犯太微。

冬十月辛巳，巡撫登萊東江、備兵援遼恢復金復海蓋管理軍務兼管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德元罷。廷推山東布政使勞永嘉，會吏部請裁登撫，遂並罷永嘉。時永嘉欲歸，計得巡撫銜，溫體仁許之；知登撫且罷，遂以永嘉名上。永嘉爲巡撫三日，解任去。

體仁因機納賄，類如此。

先是，吏部尚書謝陞擬陞工部都給事中許譽卿爲南太常卿，溫體仁難之；何吾騶、文震孟在直，擬旨「不必注定南北」，部執如初。譽卿請告，吾騶語震孟曰：「還以太常卿而去」。陞遂劾譽卿。卿家居已久，遷除非過格於銓輔，而震孟未之知也。庚戌，吾騶以譽卿事奏辨云：「皇上詢錢士升，士升當必實告」。士升因言「十月十六日，謝陞參許譽卿疏，御批「改票諸臣共商」；臣果曰：「冢臣參疏過重」。已復述同官意於溫體仁，聽首臣議。當日情事如此。今吾騶乃云首臣私詢士升，臣在直幾二載，與首臣公見外，無交語；而忽以私之名相加，臣不受也」。癸丑，大學士何吾騶致仕、文震孟免，許譽卿削籍。震孟自恃特簡，於體仁無所依附；嘗與體仁論庶吉士鄭鄴當遷除，拂體仁意。已擬謝陞參疏，欲奪譽卿俸，體仁難之；震孟作色擲筆曰：「削籍，科道之榮也」。體仁夕揭上，明日二相同罷——由在閣時相持激也。震孟素負時望，上知遇甚厚；乃入相僅兩月，而齟齬同官，不竟其用，議者惜之！

上下詔罪己，避殿徹樂。詔曰：「朕以涼德，纘承大統。不期倚任非人，遂至師徒暴露、黎庶顛連。國帑匱絀，而徵調未已；閭閻彫劫，而加派難停；中夜思維，不勝媿憤！今年正月，復致上千皇陵，祖恫民仇，責實在朕；於是張兵措餉，勒限責成。不期諸臣失算，再令潰決；地方復遭蹂躪，生靈又罹湯火；痛心切齒，其何以堪！今再調援

兵、留新餉，立救元元，務在此舉。惟是行間文武、主客士卒勞苦饑寒，深切朕念！念其風餐露宿，朕不忍安臥深宮；念其飲冰食粗，朕不忍獨享甘旨；念其披艱冒險，朕不忍獨衣文繡。茲擇十月三日避居武英殿，減膳徹樂；除典禮外，唯以青衣從事，以示與我行間文武、士卒甘苦相同之意，以太平之日爲止。文武亦各省察往過，淬勵將來；上下交修，用回天意。總督、總理徧告行間仰體朕心，共救民命」。

十一月丁巳，逮前庶吉士鄭鄮。鄭繼母，大學士吳宗達女弟；而鄭薄於宗達，嘗揭其杖母、蒸妾事。文震孟既以鄭故忤溫體仁，體仁遂發其事，以宗達揭入告；下鄮獄。壬申，禮部右侍郎陳子壯奏言：『宗秩改授，適開僥倖之門』。上以其阻詔問親、欺妄恣肆，遂下子壯於刑部獄。

十二月戊寅，城鳳陽。

甲申，前禮部尚書孫慎行應召至京，疾甚；命免陛見。

先是，李自成入汝州，自魯山、葉縣越光山、固始；乙酉，陷光州、南城。

己丑，吏部尚書謝陞奏乞起廢，遂列薦張士範等一百六人云：『四方多警，人才實難。或情罪微有可原，抑才力尙堪驅使；倘蒙湔洗，策勵新圖』。溫體仁力沮之，事遂中止。

辛丑，清兵二十五騎自昌城渡江至朝鮮，脅其兵三千人。

癸卯，賜唐王「祖訓」、「會典」、「五經」、「四書」、「二十一史」、「通鑑綱目」、「忠經」、「孝經」。

李自成陷和州，殺知州黎弘業、御史馬如蛟等；直趨江浦，焚蘆州。

崇禎實錄卷之九

懷宗端皇帝（九）

崇禎九年正月甲寅，李自成攻固始，別將陷靈臺。

丙辰，左良玉遇李自成於闕鄉，陳友福援之，良玉斬九十級；賊東趨江北。又別賊後至，自桐柏、唐縣徧隨州。

戊午，故禮部尚書孫慎行卒，贈太子太保。慎行性恬退，然矯矯持風節，士君子皆倚重焉。天啓初，爭紅丸，識者避之。

癸亥，賊自霍山、六安直攻廬州，飄忽千里；攻廬州九日，填壕穴城無遺力。知府吳太樸固守，遂掠全椒，破含山、巢縣，圍江浦；南京兵部遣浦口營提督總兵杜弘域援之。

丁卯，以禮部侍郎林釭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

壬申，別賊焚闕鄉。明日，從南山而北，直至潼關，不得入。陳永福敗李自成於朱仙鎮，走登封、密縣。

兵科給事中常自裕上言：『流寇數十萬，最強無過闖王。彼多番漢降丁，堅甲鐵騎；兵有紀律，其鋒甚銳。聞在關中，攻扶風數日，破之；洪承疇猶在咸陽、渭水之南。』

其在豫中，直趨汝、蔡，破光州南，盧象升尙駐信陽。如此畏縮，即日報斬獲，不過別營小隊耳；於闖勢曾無損也。今秦賊在宜君、鄜州，當責秦撫；豫賊在靈寶、閩鄉、盧氏、永寧，當專責豫撫。而督、理兩臣，宜令專圖闖王。在承疇，以孫顯祖、王承恩邊兵川兵等二萬出關，由汝、魯疾趨光、固，遏其返家；在象升，以祖大樂、祖寬等關兵軍兵二萬由息、潁直奔英山、六安，截其前。淮撫朱大典督楊御蕃等屯於廬、霍，防其東突；應撫張國維以許自強等屯於潛山、太湖，防其入安慶；楚撫王夢尹以秦翼明等屯於麻城、黃陂，防其南衝；唐、鄧、隨之棗間，則卽撫宋祖舜也。時卽陽、棗陽土寇並熾。

孝陵樹雷火。

二月己卯，寇至太湖，吏張如祥餽賊羊酒，遂渡濠陷城，執知縣□□□，不屈自經；因大殺掠。庚辰，至宿松，守臣先遁，吏民出迎；殺村人千餘。

清兵攻大同馬蓮口，有大峪村諸生張桂抗死之。

甲申，寇圍滁州，太僕寺卿李覺斯等力拒之；盧象升救之，祖寬以精騎戰城南、楊世恩以步卒出城北，擊敗之。寇北走鳳陽，知府支應節卻之；焚正陽鎮，編筏渡河而北：一奔懷遠、一奔壽州，餘奔潁、霍、懷遠——無城不潰，遂向靈璧、虹縣。總督漕運朱大典遣副總兵劉良佐、薊密游擊苗有才等戰蒙城之陳搏橋，寇走亳、走歸德；永寧監

軍道王繼謨同副總兵祖大樂逐之。

乙酉，寧夏卒饑索餉，殺巡撫右僉都御史王楫；兵備副使丁啓睿撫定之，斬首亂七人。

淮安武舉陳啓新上言：『今天下有三大病：曰科目取人。今之爲文者，孝弟與堯、舜同轍，仁義與孔、孟爭衡；及見於政事，恣其性情、任其貪酷。是政事、文章兩旣相悖，亦何賴乎科目取人者！曰資格用人。國初，三途並用；今則惟尙進士。是以明經一科，明知歷任有限，毋寧貪得以爲子孫計。若至進士，朋比橫行，清華津要，且夕可致；不曰俸久，則曰資深。及其設施，未免以位高互相觀望；亦何取乎資格用人哉！曰推知行取科道。舊例，選給事、御史，以進士、舉人、教官等項除之；今惟選用進士。彼受任時，先以臺省自居，凌上虐下；民旣不安，又能已於亂乎！亦何取以推知爲科道哉！唯願皇上停科目，以黜虛文；舉孝廉，以崇實行。罷推官行取，以除積橫之習；蠲災傷錢糧，以蘇累困之氓。而且專拜大將，舉行登壇推轂之禮；使其節制有司，便宜行事。如此，則民怨可平、天下可靖矣！』上異其言，特授吏科給事中，命遇事直陳無隱。其實啓新言甚庸妄；當時執政覘上意，欲立關門特典以示異，故令啓新伏正陽門上書，託曹化淳聞之於內，立致侍從，使搏擊自效。乃啓新亦不之應，而上之陰爲內外所借，終不悟也。

己亥，總兵楊正芳擊賊當陽，大敗之。

辛丑，修太廟。

乙巳，山西饑，人相食。

三月丙午（原文誤丙寅）朔，工部右侍郎劉宗周奏言「痛憤自艱」；其略曰：「皇上以不世出之賢，際中興之運；即位之初，銳意太平，欲躋一世於唐、虞三代，甚盛心也。而施爲第次之間未得其，於是屬意恢遼，而賊臣以五年之說進；至於震及宗社，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由此耳目參於近侍，腹心寄於干城；治術專尚刑名，政體歸之叢脞。自廠衛司譏防，而告訐之風熾；詔獄及士紳，而堂簾之等夷；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事轉盛；事事仰承獨斷，而諂佞之風日長。甚者參罰之法唯核糧餉，是以官愈貪、賦愈逋、民愈困；而盜賊徧起，皇上復設總理、設監紀，遂至督、撫無權，封疆之責任益輕；將則日懦、兵則日驕，而且勒限盡賊，行間唯殺良報級以幸免無罪，使生靈塗炭，天下事尚忍言哉！夫皇上不過始於一念之矯枉，而積漸之勢，釀爲厲階，遂幾於莫可匡救；則今日轉亂爲治之機斷，可識已。皇上所恃以治天下者法也，而非所以法也；所以法者，道也。如以道，則必體上天生物之心，而不徒倚用風雷；念祖宗學古之益，而不至輕言改作。法堯、舜之舍己從人，以寬大養人才；法文、武之發政施仁，以拊循結人心。而且還內庭以掃除之役，正儒帥以失律之誅。特頒尺一之詔，遣廷臣賈內帑巡

行郡國爲招撫使，招其無罪而流亡者；尙責撫鎮陳師險隘、堅壁清野，聽其窮而自歸。誅渠之外，不殺一人：此聖人治天下之明效也。又言『陳啓新宜辦事黃門，稍如試御史例；果有奇効，實授未晚。不然，如名器可惜何！』疏入，不報。宗周尋罷。

戊申，吳姓奏言：聞喜、沁源、尋縣人饑，相食。命發三萬五千金賑卹之。

庚戌，福建右衛經歷吳鯤化劾故雲南巡撫右僉都御史錢士晉婪狀，並及其弟大學士〔士〕升；因奏辨。既以士晉已沒，不問。

辛亥，臨邑諸生邢王翕上足餉四議；不報。

諭兵部：『勒盧象升及河南、陝西、鄖陽各巡撫尅期勦寇軍令狀奏聞』。

庚申，賑南陽災民三萬金。

唐王聿鍵奏：南陽洊饑，有母烹其女者。

乙丑，國子祭酒倪元璐奏言：『昨見湖廣黃安縣學生鄒黃妄言薦舉，列及臣名；不勝駭異！陛下求言若渴，本期宣隱燭幽；而宵人遂以干進，薄孔、孟爲糠粃，網簪紳爲桃李。一月未久，螽涌波騰。凡夫游閒失志之徒、狡獪生風之輩、無不人驚蔡澤，言擬千秋；上藐天威，下滅國紀。至吳鯤化以部民參及撫、按，鄒黃以下士薦及朝紳，如是而望天下宣力之臣揚眉昂首以集事致功，豈可得乎！』上是之。

戊辰，以孫傳庭爲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

大學士錢士升上四箴：曰寬以御衆；如天之覆，不兢不隸，世躋仁壽。曰簡以御下；若網在綱，執要則逸，紛更則荒。曰虛以宅心；如鑑斯空，以意索照，億逆則窮。曰平以出政，如衡斯準，矯偏執中，罔或不凜。

甲戌，削撫治鄖陽都御史宋祖舜籍。祖舜輕寇，追之失利，亡其印符。

夏四月乙亥朔，廣東道御史詹爾選奏言「挾私倖售」，刺及陳啓新；上切責之。

丙子，吏部覆中外官薦舉共二百人；上召對武英殿。

武生李維奏：「致治在足國，請括天下巨室報名輸官，籍沒助餉」。大學士錢士升以首實籍沒，衰世之政，行之必立致大亂，當究治；遂擬旨進。溫體仁曰：「上欲通言路，恐所擬太重！」遂改擬。既而，士升特疏參維；上以士升密勿大臣，乃同外臣要譽，切責之。

壬午，總兵鄧祖禹敗賊於鄖陽。

大學士錢士升乞罷，許之。初，溫體仁深結士升；其入相也，體仁有所爲，必力推之——如用冢宰謝陞、總憲唐世濟皆體仁意，士升成焉。及體仁逐文震孟，頗引士升爲證，士升亦助體仁；及進退已定，謀去士升。前吳鯤化訐奏，即擬嚴旨，囑林鈺毋泄言；至是士升去位，體仁實中構之。廣東道御史詹爾選上言：「大學士錢士升引咎回籍，明輔臣以執爭去也。皇上方獎許，以示鼓舞之不暇；顧疑以爲要譽。人臣而習於名譽，

義所不敢出也；乃人主不以名譽鼓天下，使其臣爭爲尸位保寵，習成寡鮮廉恥之世，又豈國家之利也哉！況今天下疑皇上者不少矣；何也？以天下人事皇上，皆中材以下之品也；知常而不知變，知平而不知奇。將日懦、卒日驕，聖意欲假之事權也，而人見億萬生靈徒以供鉢盂之逗留，則疑過於右武；崇武試、重騎射，聖意欲以助其不振也，而人見絀德齊力塗，則疑緩於敷文。免覲之說行，皇上意在暫甦民困，而或疑朝宗之大義，反不值數萬之金錢；駁問之事繁，皇上意在痛懲奸頑，而或疑明允之刑書，豈能當加等之紛亂！其君子憂驅策之無當，其小人懼陷累之多門；明知一切苟且之政，或拊心愧恨，或對衆歎歎。輔臣偶因一事代天下發憤而竟鬱志；以志所日與皇上處者，惟此苛細刻薄，不識大體之徒！毀成法而釀隱憂，天下事尙忍言哉！癸巳，召文武大臣及御史詹爾選於武英殿；上怒爾選，詰之，聲色俱厲。爾選從容廷辨，不爲詘。問「如何爲苟且」？對曰：『即捐助一事，苟且已甚』；反覆數百言。且曰：『臣死不足惜；皇上幸聽臣，事尙可爲！即不聽臣，亦可留爲他日之思』。上益怒，欲下之獄。閣臣申救；良久，命頌繫直廬。明日，下都察院論罪。左都御史唐世濟議罰俸，上以所議涉誇，並削主稿御史張三謨籍。

令天下生員、舉、貢兼習騎射。

乙酉，重濬沕河成。

免上津等十五州縣田租。

大學士溫體仁等各捐俸市馬——以閱視關、寧太監高起潛請之也。工部右侍郎劉宗周上言：「一歲之間，捐助陵工以及城工，又助馬價；以是報稱萬一，而時奉「急公」之旨。諸臣於此，毋乃沾沾有市心；此臣所謂以利誘也。惟念皇上罷得已之役、停不急之務，不徒爲一切苟且之計，則亦何事屑屑以言利爲乎！」

盧象升自南陽、鄧州赴襄中，同湖廣官兵進師。河南巡撫陳必謙亦討內鄉、浙川餘寇，祖寬、李重鎮兵由荆門達荊州，防其奔軼；令秦翼、楊世臣等搜山，祖大樂由光、鄧夾擊。時江北賊盡、河南賊少，大寇俱界秦、楚萬山之中；竹山知縣黃應鵬、竹溪知縣魏鎮安、鄖西知縣劉伯元俱遁。

甲午，刑部尙書馮英罷——以論贖藐玩也。

清兵薄宣府、大同塞下。

釋陳子壯於獄。

重慶翟昌進白兔；斥之。

〔五月〕癸丑，頒赦詔，招撫各處盜賊，令地方有司多方安插，以消反側；違者，重治之。

清江縣南城陷二十餘丈，入地深二丈有奇。

庚申（或甲寅。原文誤庚寅），逮滋陽知縣成德下錦衣獄。德性剛激，出前大學士文震孟門。至是，連章攻溫體仁，凡十上，盡發其奸狀；逮至京。德少孤，母張氏視甚謹；至是，母不勝忿，日伺體仁輿出，輒道詬之。德移獄刑部，徵贓二千金，戍延綏。

壬戌，上祀北郊。

是月，副總兵湯九川擊賊嵩縣，敗沒。

降盜過天星安置延安復叛，謀渡河，入山西。李自成、老獬獬、混十萬等數部自楚、豫入商南、雒南大嶺，而真定、順德王剛遺孽復作。

陝西盜混天星、九條龍等在林縣、固原分營，聞過天星敗，合謀犯蘭州、河州，南犯全寧、安定。洪承疇以甘肅總兵柳紹宗同左光先追之乾魚池，賊乃東奔。

命兵部職方司郎中包鳳起賈詔招撫群盜。

六月甲戌朔，以吏部右侍郎孔貞運、禮部尚書賀逢聖、黃士俊俱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

乙亥，大學士林鈺卒。

丙子，前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文震孟卒。

夜子刻，有大星如斗，色赤芒，耀約十丈；自西南流東，聲如雷。

己亥，巡撫河南陳必謙趨南陽，令南陽知縣何騰蛟諭浙川賊，不聽；總兵解進忠自

請往，被殺。

清兵入喜峰口，巡關御史王肇坤死之。時昌平垂陷，坤悉散家人，策馬冒陣死，積屍北城下；時暑月，迄兵退，始出之以殮。事聞，上猶遣勘；以「北城」誤奏「北門」，而上心知昌平無北門也。久之，贈太僕寺少卿。

清兵攻居庸關昌平北路，大同總兵王樸馳援。

秋七月癸卯朔，日食。

國子監祭酒倪元璐乞免；許之。元璐見忌於同邑左庶子丁進，因嫉誠意伯劉孔昭訐之也。

丁未，清兵深入；己酉，清兵間道自天壽山後至昌平。降丁二千人內應，城陷；總兵巢丕昌降，戶部主事王桂、趙悅、提督太監王希忠等皆被殺。初，巡關太監及御史王肇坤開門納降丁，至是卒爲害。

命文武大臣分守都門。

庚戌，清兵薄西山，攻鞏華城；守將姜瑄卻之。時謀南下，僞遣副總兵黑雲龍書，約內應；以雲龍勇敢，欲計去之。上召諭雲龍，令誘清深入。雲龍出，設伏西山北隅；清兵知之，引還良鄉。

壬子，昌平叛兵薄西直門，清兵屯清河，抄河南出。

兵部傳檄徵山東總兵劉澤清五千人，山西總兵王忠、猛如虎四千人，大同總兵王樸、保定總兵董用文各五千人，山永總兵祖大壽萬五千人，關、寧、薊、密各總兵祖大樂、李重鎮、馬如龍共萬七千人入援。

唐王聿鍵奏請率兵勤王；不許。

丙辰，召廷臣於平臺，問方略。時斗米三百錢，上憂之；戶部尚書侯恂言禁市沽。左都御史唐世濟言破格用人；刑部侍郎朱大啓請立營城外，方可守禦；吏科都給事中顏繼祖言收養京民細弱。上諭：「急計莫若捐助」。

丁巳，免應天五年以前逋租。

清兵攻寶坻，入之；殺知縣趙國鼎。

壬戌，巡撫陝西孫傳庭擊賊蓋屋，擒闖王安塞、高迎祥及劉哲等。

癸亥，兵部尚書張鳳翼自請總督各鎮援兵出師，許之；賜尙方劍，給萬金，賞功牌五百。以監視關寧太監高起潛爲總監，南援霸州；遼東前鋒總兵祖大壽爲提督，同山海總兵張時傑屬起潛，給三萬金、賞功牌千，購賞格；兵科給事中張第元監軍，巡撫遼東方一藻守山海關。

清兵入定興，殺前光祿寺少卿鹿善繼；又入房山。

丙寅，上聞清兵焚昌平、攻鞏華，疑有歸志；諭兵部聯絡京軍。

以前司禮監張雲漢、韓贊周爲副提督，巡城閱軍。

八月壬申朔，唐王聿鍵率護軍千人勤王，汝南道周以典止之，不聽；至裕州，巡按御史楊繩武以聞，命勸阻還國。

以天壽山守備魏國徵總督宣府、昌平京營，御馬太監鄧良輔爲分守；太監鄧希詔監視中、西二協，太監杜勳分守。

癸酉，初昏，有大星西流有聲，色赤。

丙子，王樸及清兵戰於涿州。

己卯，清兵入文安；尋入永清，分攻灤縣、遂安、雄縣。

庚辰，以張元佐爲兵部右侍郎，鎮守昌平。時太監提督天壽山者，皆即日往；上語閣臣曰：『內臣即日行道，而侍郎三日未出，何怪朕用內臣耶！』

督師兵部尙書張鳳翼、總督宣大梁廷棟及總監高起潛於涿州南（？）。

兵部奏：故輔馮銓力守涿州，享士卻，厥功可嘉！總督宣大梁廷棟亦盛稱之。

乙酉，清兵攻香河，回涿州，陷順義，知縣上官蓋自經。明日，遇邊兵蘆溝橋，趨東北至懷柔、大安，入西和。

丙戌，清兵自香河趨河西務。

戊子，召廷臣於平臺，及河南道御史金光宸。初，光宸參督師張鳳翼及鎮守通州兵

部右侍郎仇維楨，首敘內臣守禦功爲借援，又請罷內臣督兵；上弗善也。是日，上怒甚，曰：『仇維楨方至通州，爾即借題沽名，欲因朝對！』重治之。會大雷雨，上意解，乃議謫。

辛丑，清兵雄縣而北攻（？），陷城堡甚衆。張鳳翼自京出、梁廷棟自南至，俱踵之，不敢擊。鳳翼屯遷安之五重安，從鄧林奇之計，固壘自守。清兵出建昌冷口，守將崔秉德請率兵遏其歸路，總監高起潛令半渡擊之；實望速歸，不敢邀戰也。永平監軍劉景輝忿之，欲獨出戰；士民挽之，不聽。乃戰遷安之棗村河，夜擊殺一、二百人；鳳翼在五重安，經旬不出。

九月壬寅朔，清兵出冷口凡次，次第引歸；四日始盡。高起潛等度盡退，始進右門山，報斬三級。

癸卯，督師兵部尚書張鳳翼卒於行營——或曰「懼罪飲藥」也。

清兵攻朝鮮，登萊總兵官沈冬魁、登島總兵官陳洪範進師耀州北岸。

己酉，以盧象升爲兵部左侍郎，總督各鎮援兵，賜尙方劍。

庚戌，清兵攻山海關之一片石、紅山溝，山永巡撫馮任禦卻之。

丁巳，上手諭兵部曰：『邊備難緩，帑匱民窮。令兵部司官借武清侯李成名四十萬金，發關、寧；借駙馬都尉王昺、萬煒、冉興讓各十萬金，發大同、西寧。令工部借太

監田詔十萬金，治胃；借魏學顏五萬金，治營舖；事平帑裕，償之。如尙義樂助，從優獎敘」。

辛酉，總督宣大兵部右侍郎梁廷棟免——尋卒；其後刑部論辟。廷棟留心邊務，喜談兵；及出禦，一籌莫展，遂鬱鬱以沒。

辛未，皇五子慈煥生——皇貴妃田氏出也。

冬十月壬申朔，禮科給事中馮元飈上言：『臣待罪禮科，與聞掌故。每見鉅重諸務，類多廢弛。如諡法五年一舉，今或再訪而無一報；曆數終古不易，今持各是而滋大疑。至若「實錄」，則萬世是非之衡，亦一時勸懲所恃也；歷朝以來，雖御世長久，「實錄」之成，無踰數歲。今熹廟七載，豈待九年！何徇何疑，坐成廢閣！此固非一政一事之偷惰也』。上是之。

前工部右侍郎劉宗周上言：『臣出國門至天津，始知陵園破昌平而南，臣竊痛之！自己己以來，無日不綢繆未雨；而天下禍亂，一至於此！往者袁崇煥誤國，其他不過爲法受過耳。小人競起而修門戶之怨，舉朝士之異己者概坐煥黨，次第置之重典，或削籍去。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疎，朝政日隳，邊政日壞。今日之禍，實己己釀成之也。且張鳳翼之溺職中樞而與之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丁魁楚之失事於邊而與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今幸以二州、八縣生靈結一「飽颺」之局，則廷臣之景

曩若若猶靦顏在位者，又何以謝韓爌、張鳳翔、李邦華諸臣之或戍、或去！豈昔之一一爲異己驅除者，今不難以同己互相與乎！臣於是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上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皇上崇厲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皇上尙綜覈，而臣下瑣屑吹求以示察。窺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皇上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而有所不覺矣。人才之不競也，非無才之患，而不能育才之患也。今天下即稱乏才，亦何至盡出一、二中官下！每當緩急之際，必倚以大任；三協有遣，通津臨德有遣。又重其體統等於總督，中官總督，將置總督於何地！總督無權，將置撫、按於何地！是以封疆嘗試也。且小人與中官每相引重，而君子獨岸然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中官之君子。皇上誠欲進君子、退小人，而復用中官以參制之；此今日國士品之所以日壞也。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臣不能爲首輔溫體仁解矣！仰惟皇上念亂圖存首以退小人、進君子，挽回世道；仍急罷三協、通津之使，責成中外諸臣各修職業，不再以人國爲僥倖。體仁所爲，桑榆之收，庶幾在此。疏入，不報。

起守制楊嗣昌爲兵部尙書。

兵科給事中宋權言：「皇上令科甲並用、內外並轉，而吏部止用乙榜以充進士所不欲選之地。故各邊各衝之道臣皆乙榜，而進士居閒地；各邊各衝之巡撫皆外職，而京官

自轉京卿。雖設創法，止以營私。時廷臣力護甲科，故權言及之。

甲午，賜閣臣及太監曹化淳等綵幣——時各進馬也。

命採銅、鐵、鉛、銀等礦，以儲國用。

十一月辛丑朔，上南郊告廟。

丙午，敕京師城守功，提督京營成國公朱純臣、廕錦衣衛指揮僉事，協理戎政兵部尚書陸完學、進太子太保、廕正千戶，太監張國元、曹化淳、廕指揮僉事，各世襲、賜金幣。其餘文武大臣內員，陞賚有差。初，曹化淳提督京營，收用降丁，凡城外皆稱京營降丁；而所收降丁，已叛於昌平矣。

己巳，敕先年守黔功，故巡撫李標、巡按史永安各進一級，賜金三十；故總督王三善加贈太子少保，立祠。

庚午，下左都御史唐世濟於獄。世濟以邊才薦，故兵部尚書霍維華戍；上謂「逆案」概不舉用，世濟欺蒙，下刑部獄——明年正月，霍維華戍沒；閏月，論世濟罪，戍邊。是月，廢唐王聿鍵爲庶人；以前擅兵入援也。

十二月辛未朔，先是，命吏部指奏數年銓政之弊；至是，吏部覆陳，上切責之：以「爾部職專用人，推舉不效，乃反稱綱目太密，使中外束手。且平時陞轉，必優京卿甲科，乃云京卿未必勝外官、甲科未嘗勝乙榜。如此游移，豈大臣實心體國之道！」

丁酉，召廷臣於平臺。時清兵十五萬騎侵朝鮮，皆西人及孔有德、耿仲明爲先鋒。上恐來春復至邊，命邊臣增兵築堡。

是冬，歲星犯執法。

崇禎實錄卷之十

懷宗端皇帝(十)

崇禎十年春正月辛丑朔，日食；免朝賀。

以程國祥爲戶部尙書。

甲辰，常熟張從儒訐奏前禮部右侍郎錢謙益——蓋怨家嫉之也。疏上，溫體仁修慝，命逮下刑部獄，幾殆。謙益嘗作「故太監王安祠記」，曹化淳出王安門，憤其冤，發從儒等陰謀，立枷死。

以御馬太監李名臣提督京城，巡捕王之俊副之。

二月甲戌，以司禮太監曹化淳提督東廠。

遣朝臣趣各省逋賦。

庚辰，逮巡按山西御史張孫振。孫振貪穢不職，先誣學臣袁繼咸；山西丙子貢士衛周祚等訟其冤，命並逮孫振訊之。繼咸守官奉功令，廉介自持；自書卷外，無長物近之；推督學政者，必稱焉。

壬午，吏部尙書謝陞罷，以田惟嘉代之。

總理淮、揚鹽課太監楊顯名參前巡鹽御史張養、高欽舜共侵稅額；詔逮養、舜欽。

養先卒，下撫、按錄其家。

三月庚子朔，時太倉庶吉士張溥、前臨川知縣張采皆家居，倡復社以敦古學，海內靡然趨之。奸人陸文聲奏陳「風俗之弊由於士子，士子皆以復社亂天下」；上乃命南直提學御史倪元琪覈奏。元琪因極言文聲欺妄，上責元琪蒙飾，降光祿寺錄事。

辛亥，敘邊功，進溫體仁太保，蔭中書舍人；張至發、孔貞運、賀逢聖、黃士俊並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蔭子入國子監。

清兵破朝鮮，國王李倬走澤村山城；於是平壤、王京次第皆下，李倬力詘，降。尋又走江華島；執其世子，更立李恂爲朝鮮國王。乃命總兵沈冬魁、陳洪範相機進援朝鮮。

甲寅，賜進士劉同升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庚午朔，命南京守備太監孫象賢、張雲漢同兵部尚書范景文清覈兵馬、械杖。

壬申，清兵自雲從島入皮島，副總兵白登庸、提督陳洪範俱遁。

癸酉，清兵五萬至鐵山，招皮島總兵沈冬魁；不聽。

撫寧侯朱國弼劾溫體仁私唐世濟逐宋學顯、張盛美；上不聽。又劾體仁受霍維華之賂，令唐世濟轉薦；上慰諭體仁，命廷臣議處國弼，奪撫寧侯爵。

薊州雷，火焚東山二十餘里。

戊寅，清兵陷皮島。先，同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水陸夾攻再晝夜，守兵戰敗，副總兵金日觀死之；沈冬魁即焚倉粟，攜家登舟，走石城島。陳洪範亦自廣鹿島至。

以旱，蠲；諭清獄，發帑金八千賑灤州、昌黎。

是月，總監太監高起潛行部，永平道劉景耀、關南道楊于國恥行屬禮，上疏求免。上謂總督原以總督體統行事，罷于國、降景耀二級——以後，監司皆莫敢爭。

閏月壬寅，以熊文燦爲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直隸、湖廣、河南、四川、山西、陝西軍務，督勦流寇。

乙巳，河南道御史許自表劾溫體仁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其肆螫同官、修怨營私，未嘗爲朝廷用人，以致衆正絕跡。上怒，降上林苑典簿。

戊申，諭百官求直言；兵科給事中李化龍言甚切至，謫外。

新安所千戶楊光先劾吏科給事中陳啓新及元輔溫體仁，昇棺自隨。上怒，下刑部獄，廷杖，戍遼西。

武鄉、沁源大雨雹。

以鄭三俊爲刑部尚書。

庚戌，命司禮太監曹化淳同法司錄囚。

甲子，刑科給事中李如燦上言：『今日之旱，殆非尋常災異也。天下財賦之地，已空其半；又遇驕陽亢旱，吳、越、楚、豫、燕、齊之間不知幾千萬里，是所未盡空者，殆將並空矣。而所以斂怒干和者，皆理財爲之害也。財用別無足法，恃有政事；國朝酌定經制，千古稱善。今者不念下民卒瘡，但云急當治標；自增兵而民始不得安其身，更加餉而農始得不有其食。有兵不練，兵愈增而餉愈難措；有餉不核，餉日加而兵愈得冒。即今核實之使出，而拮据屢聞；清派之今日嚴，而占冒未減；可謂有政事乎？若夫輔成君德、安攘中外，尤在相臣；賴其決策。今俱泯默，未有聞也；此瞻彼顧，徇私結黨。蓋自八、九年間拂戾干和之事始未政本積於四海，又何怪天旱地坼、日食風變之屢見哉！』上怒，下汝燦於獄。

丙寅，許寧遠伯李成梁世襲。

五月戊辰朔，蠲南陽逋租。

壬午，烏兵殺監軍副使黃孫茂，副總兵白登庸走降於清兵。時已封孔有德恭順王、耿仲明懷順王、尚可喜忠順王。

兵部尚書楊嗣昌薦前總督薊、遼傅宗龍巡撫宣府，陳新甲俱可佐樞；上是之。

己丑，前刑科都給事中傅朝祐請行寬恤之仁，劾溫體仁六罪；上怒，下之獄。

丙申，以黃道周爲左春坊兼翰林院侍讀。黃道周上言：『安邦致治，爲之有道；薄

書刀筆，非所以繩削天下之具也。臣觀陛下每值天戒，輒殿避省躬，率先羣下；而股肱心膂，竟未有得當以報皇上。凡天下風化轉移、陰陽若否，皆視當宁之心氣：心敬則天下敬，心靜則天下靜；氣和則天下和，氣平則天下平。當宁之心氣既敬靜、和平，而天下猶有不敬靜、和平者，則二、三元老當刻責自厲。奈何使草土臣庶，市其怒色乎！積漸以來，國無是非。郡邑長官，苟且塞責；然其視聽，一繫於上。上急催科，則下急賄賂；上樂鏹馭，則下樂巉險；上喜告訐，則下喜誣謗。今天下巉險誣謗之徒，羣聚京師；孤危之臣，重足而立。幸陛下下詔求言，省刑、清獄。然方求言，而建言者輒斥；方清獄，而下獄者旋聞。臣思自古致治之道，惟此二端。清獄之端，出於惻隱。惻隱爲仁，充仁一人之仁，即仁天下；小民雖有納溝之痛，縉紳猶多雉罹之嗟。求言之端，出於是非。是非爲智，充知一事之知，即知萬事；君子猶有畸偏之談，小人豈有虛公之論！今陛下知智之端，感發甚宏；而大臣引伸擴充不力，雖曰清強，何益理亂之數！當今時勢所最急者，唯在訓練軍士，以固邊圉；選舉賢能，以任州縣。起批鱗強項之臣，旌應詔直言之士；使天下淒風苦雨，盡爲皎日祥雲；則朝廷之刑威可以漸措。臣雖長往，沒齒無怨！五月朔夕，熒惑與日同在鶉火、參火之分，三辰皆火也；又朔夕合火，宜修平火政，損抑威光。明春，熒惑在於大火，徘徊氐、房、心、尾。漢臣蓋勳曰：「在外而內，陳兵；黯則不武」。陛下握要以御四方，求仁而蘇百族；樽俎之內，勝算自饒。何

必使舉朝精神斂於兵餉、刑獄之下哉！上不憚，切責之。

〔六月〕戊申，大學士溫體仁引疾免；賜金、幣，遣行人吳本泰護歸。體仁在事，諸臣攻者後先相繼，故不得已求去。體仁操守自厲，未嘗納賂；其庇黨排異，亦因事圖之。深機密械，使若發自上者，而主柄陰爲所假；上亦不之疑。

山東、河南飛蝗蔽野，青民大饑。

秋七月己巳，以陳睿謨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偏沅軍務，巡撫湖南、湖北。以史可法爲右僉都御史，協理勦寇軍務，巡撫安、廬、池、太，兼轄光、蘄、固始、廣濟、黃梅、德化、湖口等縣。

丁亥，寇陷六合，圍天長。

八月戊申，寇入鳳陽，掠器械而去；渡河，分往河南、泗州。

以吏部左侍郎劉宇亮爲禮部尙書、左僉都御史薛國觀爲禮部左侍郎，俱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

工部員外郎駱方璽謫外。方璽奏：『皇上以廷臣不足，用中官；而內臣遽此曠典，必能捐軀報主。惟皇上善用中官，故中官爲皇上用』。刑科給事中何楷駁其通內呈身，吏部以削籍請；上手勅降謫外職。

癸丑，禮部請皇太子出閣就學；許之。

庚申，上登正陽門閱城，徧視雉堞樓櫓。總督成國公朱純臣、協理京營戎政陸完學以營兵屯宣武門外，上善之；召登西南城樓，賜之酒三爵，並以金卮酬之。

辛酉，閱外城；以南城薄，詔加築，命內官監太監丁紹呂、馬光忻總理分任。濬大濠於五里外，壞塚墓亡算；工未竟而止。

甲子，修天津、通州城。

九月丁卯，張獻忠東掠儀真，揚州告急；命督理太監劉元斌、盧九德選勇衛營萬人往援。

己巳，關寧太監高起潛言：偵諜四、五十人，服飾如漢，專探內地。命嚴緝之。

辛未，兵科給事中錢增上言：『清兵漸駐瀋陽內地，防邊之局，不止防秋；己巳之入，非隆冬乎？防海之局，不止防登、萊，今已朝鮮。保毋乘風，以海爲虛聲，而或懈我各邊之城守；以邊爲實著，而或乘我沿海之疏虞；所謂必防其隙也』。

癸酉，敘寧夏功，洪承疇贈錦衣衛千戶，故總督楊鶴贈太子太傅。

辛卯，戶科給事中葛樞以烹廟「實錄」十年未成，因劾副總裁禮部右侍郎朱繼祚前預修「三朝要典」，公論不容，由去輔溫體仁引入；上不問。

是月中旬，每晨暮天色赤黃。占曰「日空主兵」，識者憂之。

冬十月丙申，李自成自七盤關入西川；丁酉，陷寧羌州；壬寅，陷昭化、墊江；癸

卯，犯劍門關；甲辰，陷劍州；乙巳，陷梓潼；戊申，寇入趨綿州、江油，薄成都。

甲寅，定東宮官屬：禮部尙書姜逢元、詹事姚明恭、少詹事王鐸、國子祭酒屈可伸侍班，禮部右侍郎方逢年、右諭德項煜、翰林修撰劉理順、編修吳偉業、楊廷麟、林增志直講讀。越數日，項煜、楊廷麟各先後讓左諭德黃道周。閣臣以道周意見多偏，近日疏三罪、四恥、七不如，至云不如鄭鄭；『夫蔑倫杖母，鄂何如人？而自謂不如，豈可爲元良輔導！』刑科給事中馮元飈薦道周忠足以動聖鑒而不能得執政之心，恐天下後世有以議閣臣之得失也。

十一月己巳，夜太白在析木宮如宿初度七十三分。

以司禮署印太監曹化淳提督京營、太監李明哲提督五軍營、鄭良輔總理京城巡捕。庚寅，楊嗣昌請限勦寇之期，令陝西巡撫斷商南、雒南，鄖陽巡撫斷郢西，湖廣巡撫斷常德、黃州，安慶巡撫斷英山、六安，鳳陽巡撫斷潁、亳，應天巡撫截潛山、太湖，江西巡撫截黃梅、廣濟，山東巡撫截徐、宿，山西巡撫截陝州、靈寶，保定巡撫扼渡延津一帶，總理熊文燦提邊兵、太監劉元斌提禁旅，河南巡撫率左良玉、陳永福等兵合勦中原；從之。

癸巳，寇陷靈寶。

十二月乙未朔，日食。

辛丑，戶科給事中丁允元劾大學士賀逢聖：『凡有疏揭，輒驕人謂「我爲之」。如汪口龍，宵人也，逢聖力爲推舉；高攀龍、左光斗業蒙聖鑒，又加廢斥。是非邪正，顛倒如此』。上不憚，謫福建按察司照磨。

命洪承疇合孫傳庭並勦河南寇。

吏科給事中劉含輝言：秦中開採非便；不聽。

辛酉，進外戚田弘遇太子太保、左都督。

罷禮部尙書姜逢元、兵部尙書王業浩。

崇禎實錄卷之十一

懷宗端皇帝(十一)

崇禎十一年春正月乙丑朔，上以任丘、清苑、涑水、遷安、大城、定興、通州各官貪縱不法，命逮入；蓋內諷得也。因責撫、按不先劾溺職；且言近畿如此，遠地可知。命部院申飭。

丙寅，大學士王士俊罷。

戊辰，吏科給事中陳啓新奏：去年順天解元馬之驪文體荒謬；主考黃景昉劾吏科無衡文之權，啓新非知文之士，擅肆譏評，殊屬厚顏。上竟停馬之驪會試。

總督盧象升上言：『勦賊需兵，用兵需餉；此恒理也。乃今日兵少而寇多、兵饑而寇飽、兵勞而寇佚，日復一日，愈勦愈繁，生靈塗炭已甚。事至此，不得不用權宜矣。臣有阻寇、疑寇、亂寇之法：一、立寨團、築濠塹以阻寇；一、挑鄉勇、設游兵以疑寇；一、收資糧、斂頭畜以饑寇』。上是之。

安慶生蔣臣奏：閣臣孔貞運會試錄文，沮抑薦舉；因著「皇明薦舉考」，皆採集「寶訓」諸書。通政使張紹先因言「薦舉考」事係陳言，並取以聞。閣臣惡之，構於上，言稱以祖訓爲陳言，大不敬；命議紹先等罪。

日講官吳偉業奏：「首輔張至發黨附溫體仁，新猷方始，故轍猶存；乞申諭改圖，以收後效」。

己巳，諭史館四人值召對記注，仍於閣臣閱進。

辛未，享太廟。

壬申，光澤、鉛山間有棋山妖人假燒香聚黨謀逆；丙子夜，圍鉛山城。分守湖東道林日瑞預聞爲備，次日擊敗之，搗棋山，破散其黨。

甲戌，召林欲楫爲禮部尙書。

戊寅，工科給事中傅元初請開福建海禁，通市佐餉；命部議行之。

壬午，皇太子冠——明日，御殿受賀。

戊子，裁南京冗員八十九員。

癸巳，蠲漢中逋租，仍賑之。

諭：「曆法仍遵「會典」，行「大統曆」。如交食、經緯、晦朔望，許張守登等旁考推測」。

二月乙未朔，吏部尙書田唯嘉以保舉，試授知州五人、知縣二十一人、州同知三人、判官五人、縣丞主簿各七人。

寇陷瀘溪縣。

辛丑，皇太子出閣，就講文華殿。

癸卯，巡按河南御史張任學改都督僉事總兵官，鎮守湖南。任學欲薦故丹徒知縣張放，因極詆諸總兵不足恃；盛稱文吏有奇才，可禦寇。上竟命任學官總兵，一時異之。

下刑部尚書鄭三俊於獄。初，寶源局鑄錢，穴墻構奸；又有隱屯豆七千餘石者；事下刑部，如律抵罪。上以爲輕，屢履如故；並逮郎中熊經、主事駱方璽、王家錄訊之。

丙午，御經筵畢，召詹事府、翰林院諸臣顧錫疇等二十餘人，問「保舉、考選，孰爲得人」？少詹事黃道周言：「樹人如樹木，須養數十年，始堪任用。近來人才遠不及古；況摧殘之後，必須深加培養」。既復班，又詢之；對曰：「立朝之才，本乎心術；治邊之才，存乎形勢。先年督府未講形勢要害，事既不效，輒謂兵餉不足；其實新、舊餉約千二百萬，可養四十萬之師。今寧、錦三協兵僅十六萬，似不煩別求供之用也」。庶子黃景昉請宥鄭三俊，上曰：「三俊蒙狗，雖清何濟」！又命諸臣各陳所見，上曰：「言須可行。如故講官姚希孟等竟欲折漕一年，事豈可行」！楊廷麟奏言：「自濫體仁薦唐世濟、王應熊薦王繼章，二臣皆敗，薦者無恙。連坐之法，先不行於大臣；而欲收保舉之效，得乎」？上色動，默然久之；命諸臣出，宴午門之廡。

南京應天府丞徐石麒入賀，上言「鄭三俊昔事神祖，歷著勞勩。迨事皇上，十年矣。一生風力，屢挫奸佞；四壁蕭然，素標清骨。今爲司寇，炊烟不繼。下理之日，奸胥

弊役酌酒相賀；廉介之風，尙可想見。雖一時膠守成例，往復移會，似屬推諉，罪誠有之。至於朋謀欺罔，臣敢剖心代明，以祈皇上始終保全。當三俊考滿，人皆以得進勳階爲榮；獨乞身再三，不蒙俞允。向令皇上俯從其請，賜之骸骨，豈不爲熙朝優老盛事乎！而忽釀飭法之罪，三俊之辱，亦朝廷之辱也。失出，臣子小過；好生，人主大德。今皇上以「輕擬」之過深督三俊，將來必承順風旨以鍛鍊爲能事，而反負皇上慎獄之本意矣。庚戌，上御門，召諸臣申飭。釋三俊於獄，令其回籍；雖諸臣互救，上亦知其清節也。

山西代州知州郭正中奏：先臣吳與弼、陳真晟、蔡清、羅洪先、羅汝芳，宜從祀孔子廟庭；報聞。

諭兵部開採山西、陝西、河南山礦；以部覆不便而止。

李自成初奔蜀，子身入楚依張獻忠，不許；至竹溪，獻忠謀殺之，遁去。

西安大風霾。

三月丙寅，插漢部目赤食等六十騎薄張家口講賞。明日，又二百騎脅索；參將姜名武乞備之。

丁卯，大同大雪。

戊辰，清兵攻宣府羊房膳。

甲戌，晉江諸生蔡鼎奏言：『臣嘗西遊宣、雲，見宣府之右衛膳房柴溝平野，低垣夷曠，殆數百里；雲中之鎮邊守口，坦迤亦然；是宣、雲之有可慮也。雲中頻年饑荒，士馬艱食，較宣尤甚。巢丕昌、孔有德之徒奸謀相引，豈可不早杜耶！所入果在宣府，則所中必及眞定、保定；以向所未及，其掠必厚。龍門、紫荆綢繆，正在此時。凡關內郡縣，最衝、次衝皆宜增險設旅，擇吏申法；關外諸堡，或併、或棄、或增、或減，亦當早定，以重邊防』。通政司格之，不上。

四川寇走階、文間，總督孫傳庭令總兵曹變蛟截勦，自趨鄠縣策應。工科給事中吳宇英劾其縱寇入蜀，不問。

戊寅，大學士賀逢聖致仕。

逮巡撫四川右僉都御史王維章、總兵侯良柱。初，陝西寇破寧羗，趨廣元、白水，犯龍安府，出錦州，直犯成都，大殺掠；仍出階、徽，向陝西屯襲。

乙酉，司經局正字黃應恩削籍。應恩交通中外，出入中官門。舊制：詞臣於中書，特從吏口積資至九卿，不得鈞禮。張至發外入，廢掌故；應恩挾中官重，心益驕。翰林院簡討楊嗣聰與語不合，即具奏，又移書至發責數之；至發陰右應恩。而應恩撰故總督楊鶴「贈誥文」呈，失註職名；上怒其違玩。大理寺副曹荃又劾應恩通賄，並劾至發；遂下應恩獄，論死。

吏部尙書田唯嘉免——兵科給事中凌義渠劾其貪贖也。

丁亥，總督川、湖、雲、廣、貴州軍務少師兵部尙書兼右都御史朱燮元卒。燮元，浙江山陰人，萬曆壬辰進士。嘗知蘇州，有惠政。奢寅叛，是時燮元爲四川布政使，力守成都，進巡撫；卒平其亂，進總督。明敏有器度，善用人。黔、蜀多故，所向成功；安位納土，西南賴之。年七十三。予祭葬，贈太師，世錦衣衛指揮使。

癸巳，兵科張縉彥奏言：『臣任清澗知縣，於兵情、賊勢，親見有素。蓋賊之得勢在流，而賊之失勢在止；賊之長技在分，而賊之窮技在合；賊之乘時在夏、秋，而賊之失時在冬、春。昔大賊王嘉胤破河曲，據其城；曹文詔等奪門砍殺，而嘉胤殲。李老柴破中部，據其城；巡撫練國事督兵攻圍，而老柴擒。神一元破寧塞，據其城；左光先、費邑宰等與戰，而一元死。譚雄破安塞，據其城；王承恩、李卑等攻圍，而譚雄誅；此皆守而不去之賊，故速死也。過天星、老猢猻、混十萬等所破城邑亡算，或本日即出，或一、二日即出；官兵未至，早已奔逸；此皆流而不居之賊，故緩死也。賊入晉、豫以來，分頭成夥；在秦西安、延慶、鞏平、漢興、商雒既無處不被賊，而汝、雒、開、歸、黃、潁、亳以及江北又無處不被賊。豈賊真有數十百萬？蓋分股以披其黨牽掣我兵，故見多也。若可天飛之賊，合於鐵角城則盡殲；不粘泥之賊，合於西川亦盡滅。即前總督陳奇瑜驅天下之賊盡合漢中出棧道關，正可一鼓而滅；乃以招安致敗，不可復收。古

人以八日而平賊數萬者，利其合也。夏、秋之間，芻糧盡在場圃，足供士馬之資；冬、春非破城攻堡，不能得食，官兵促之則尤易。故時有利、不利也。今若殺賊，唯在亂其所長而使之短，破其所得而使之失；直截以攻之，分番兩軍，一追、一駐，賊當之必破矣。賊黨雖衆，大都觀望；其先倡者不過一、二枝。故盡一股則論賞，不必事平彙紘；縱一股則論罰，不許報級塞責。賊不望風而靡，未之有也』。上是之。

是月，新鄉雨黑水。

是春，熒惑在火，徘徊氐、房。

夏四月丙申，奪總督洪承疇爵，仍侍郎；總兵左光先、曹變蛟並奪五級；限五月盡賊。

戊戌，新廠災，斃七百餘人。

先是，總理熊文燦專主撫，盜張獻忠佯許之，文燦請貸其罪，安置保康山中；報可。獻忠求襄陽一郡以屯其軍，文燦議餉二萬人，獻忠乞餉十萬人；遷延未就。是月辛丑（原文誤辛未），降於穀城，文燦受之。工科給事中沈胤培疏爭之，不得。於是諸賊益輕王師，蔓不可制。

甲辰，以劉之鳳爲刑部尙書。

乙巳，御經筵畢，召六部諸臣。楊嗣昌述孟子「善戰者服上刑」語，蓋欲款塞，借

之窺上指。上曰：『此昔賢爲列國兵爭，奈何欲出漢人下策！今後勿復爾爾』；又言湖廣巡撫余應桂任將之失。嗣昌等上章引罪。

戊申，兵科都給事中姚思孝奏言：『開市撫賞，目前一大機也。但不即輕給，稍示鄭重。彼遂其欲，吾亦濟其事；何損威失體之憂』！楊嗣昌覆奏：『先朝封貢、撫賞，名甚尊、體甚正；今又一時也。暫退，正我成事之會。密詢邊臣，各出所長，臣何敢偏執以防大計』！

大學士張至發罷、孔貞運致仕。

己酉丑刻，熒惑逆行尾八度，掩於月。自春至秋，熒惑守尾百五十餘日，始退。上諭禮部：『火星遠度，朕先素服減膳。其諸臣各引罪修省』。

辛酉，上御中左門，召考選諸臣，五人爲班遞進，問足食計。知縣曾就義曰：『百姓之困，皆由吏之不廉；使守令俱廉，即稍從加派以濟軍需，未爲不可』。上拔第一。

五月癸亥朔，總督盧象升乞守制；總督大同山西等處御馬監太監陳貴奏留，從之。兵科給事中錢增劾楊嗣昌主款非是；嗣昌引罪。

丙寅，以商周祚爲吏部尙書。

己巳，浙江提學僉事劉鱗長言七事：曰尊聖道、曰卹靖難諸臣、曰定禮制（出繼子爲本生父母喪服；小祥內服斬衰，稱降制；小祥外如伯叔服，稱心制）、曰射禮、曰訪

逸才、曰清庠序、曰重教職；禮部議之。

楊嗣昌奏言：『臣聞月食五星，古來變異，史不絕書。然亦觀其時政事相感，災祥之應，不一其致。昔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月食火星，明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唐憲宗元和元年月食熒惑，其年田興以魏博來降；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月掩熒惑，明年興師滅北漢，遂征契丹，連年兵敗。今者月食火星，猶幸在尾內，則陰宮外當陰國，主上修德以召和、治內以感外，必有災而不害者矣』。丁丑，工科都給事中何楷上言：『火星四月二十六夜逆行至尾八度，爲月所掩；今五月望日已退至尾初度，漸次入心。古人皆言：『月變修刑』。又言：『禮虧，則罰見熒惑。誠欲措刑，莫如右禮；誠欲右禮，蓋先省刑。今爰書之煩極矣，部司議宥，止於重辟數人；而未結之案，先後纍纍，誰復過而問焉。』會典」熱審事例，有輕重囚犯急與問理及出獄聽候之令，今亦可倣而行之。楊嗣昌縷縷援引，出何典記？其言建武款塞者，欲借以伸市賞之說也；其言元和宣慰者，欲借以伸招撫之說也；其言太平興國連年兵敗者，欲借以伸不敢用兵之說也。附會誠巧，矯誣實甚！念皇上察之』。

癸酉，許總督宣大、山西軍務盧象升守制。

戊寅，遵化喜峯口雪三尺。

丙戌，始定高墻罪宗五年審例。又京師官民殊死以下，許保候即結。

六月癸巳，安民廠災，傷萬餘人。武庫既空，發五千金賑卹。

召陳新甲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先是，有旨並推在籍守制；蓋楊嗣昌爲新甲地也。

丁酉，湖廣道試御史林蘭友劾大學士張至發票擬屢誤，經畫無聞；並言『兵部尙書楊嗣昌主畫中樞，束手無策；惟求市賞，苟且僥倖；是豈皇上所以奪情意乎！忤旨，謫外。

辛丑，召惠世揚爲兵部右侍郎。

己酉，召吏部尙書商周祚等見於中極殿，諭以新維馮元颺巡撫陝西，元颺殊非巡撫才；餘各問兵食計。戶部尙書程國祥言：『京師賃房月租及天下會館租，歲可得五十萬』。工部右侍郎蔡國用言：『崇文宣武街石除中道外，可培修外城』。識者笑之。

乙卯，以禮部侍郎傅冠、戶部尙書程國祥、兵部尙書楊嗣昌、工部右侍郎蔡國用俱爲禮部尙書，禮部右侍郎方逢年、大理寺少卿范復粹俱除禮部左侍郎，並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嗣昌仍署兵部。

丙辰，以盧象升爲兵部尙書；仍總督，候代。

是月，京師、山東、河南大旱，蝗。

清兵屯大青山議和，巡撫遼東方一藻奏聞，以我弱，引隆慶封俺答故事；兵部尙書

楊嗣昌陰主之。

秋七月戊戌朔（？），命楊嗣昌大祀、大慶暨傳制、頒詔諸大典不預，直闕素服，進朝、日講、召見如常服隨班。先是，嗣昌奉詔於二月趨朝，時父服闋十八月、母服纔五月也。工科給事中何楷劾楊嗣昌入闕吉服，忘親；上以楷苛求，切責之。

己亥（？），前少師大學士溫體仁卒，贈太傅，諡「文忠」。甲申，廷議以體仁奸佞異常、貽毒深遠，宜削諡、廢以昭公道；遂奪其諡。

少詹事學士黃道周奏言：「宣大總督，部推有在籍守制之命，遂舉陳新甲；天下即乏才，未宜移借及此也。陛下亦念在廷諸臣豈無一定策效謀者，而空破非常之格，以奉不祥之人責其成功；萬萬不可！」又力斥款議曰：「無論必不可款，款必不可成，成必不可久；即款矣、成矣、久矣，以視寧、錦、遵、薊、宣、大之師何處可撤，而遽謂款之後可撤兵中原以討流寇，此亦不思之甚矣！」

召文武大臣於平臺及黃道周，上諭「吏部尚書商周祚枚卜濫狗」；周祚引咎。次問楊嗣昌「哨騎六千送礮各路奈何」？對曰：「今秋事殆未然，又塞外險阻，車礮恐非所便」。次問道周曰：「朕自御經筵後，略知學問。無所爲而爲之，謂之天理；有所爲而爲之，謂之人欲。爾前疏時適當枚卜，果無所爲乎」？對曰：「臣無所私」。上曰：「前月二十八日推陳新甲，何不拜疏」？對曰：「御史林蘭友、給事何楷已有劾疏，臣

以同鄉，恐涉嫌疑』。上曰：『今何遂無嫌耶？』曰：『天下綱常、邊疆大計，失今不言，後將無及。且臣所惜者綱常名義，非私也』。上曰：『「清」雖美德，不可傲物遂非。伯夷爲聖之清；若小廉曲謹、不受餽遺，此可爲廉，未可爲清也』。道周曰：『伯夷全忠孝之節，孔子遂許其仁』。上怒其強說。道周又極詆楊嗣昌奪情蔑倫，嗣昌即出曰：『臣不生於空桑，豈遂不知父母！臣嘗再辭，而明旨敦迫甚。至黃道周學行人宗，臣實仰企之；乃今謂「不如鄭鄮」，臣始太息絕望！鄮之杖母，行同梟獍；道周又不如鄮，何言綱常耶』！道周曰：『臣言文章不如鄭鄮』！上責其朋比。道周曰：『衆惡必察，豈得爲比』！上曰：『嗣昌薦陳新甲，何云邪徑？』曰：『臣不識新甲，但蜀人皆言之』。上曰：『孔子誅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唯以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辨、順非而澤、記醜而博，不免孔子之誅。今之人率多類此』！道周曰：『少正卯心在欺世盜名，臣之心在明倫篤行』。上以褊激恣口，叱道周去。道周曰：『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上曰：『爾讀書有年，祇成佞口』！道周又辨忠佞之分；上怒甚，嗣昌乞優容之。上曰：『道周放恣，此已爲優容矣』。諸臣退；上召回，諭以「毋黨同伐異，宜共修職業」！

戊申（？），趣錦衣衛上鄭鄮獄。

庚戌（？），翰林院修撰劉同升、編修趙士春各疏救黃道周，劾楊嗣昌；衛景瓌疏

如之。

甲寅（？），工科都給事中何楷、試御史林蘭友又申救道周，遂降楷二級調用，蘭友降一級——尋謫道周江西知事、劉同升福建知事、趙士春簡較。

丙辰（？），以李待問爲戶部尙書。

翰林院侍讀王鐸上言：『聞朝廷有撫和之議，不勝愕然！損雷霆之積威，修金縉之輕舉；臣之所大惑也』。時傳楊嗣昌、方一藻及太監高起潛密發黃金八萬、銀十萬講款。刑部主事張若麒乞錄當日召對語以示中外；報聞。

八月辛卯朔，洪承疇報陝西賊勦、降略盡。先是，賊自蜀還陝西，爲龍安土司邀擊，賊奔潰。餘半出山谷，承疇勒兵以待，大敗之，乞降；各給免死票發原籍，仍檄郡縣各與安置：於是賊衆盡散。李自成獨乘騾日行六百里，走商、雒龍駒寨；至浙川老猓猓營，臥疾半年餘；授以數百人，仍攻剽。

丁酉，安定門火藥局復災。

癸卯，流寇自虹縣陷睢寧。

勅戒嘉定伯周奎、左都督田弘遇、右都督袁祐務並諭外戚郭振明等曰：『爾輩姻聯帝室、祿享天縉，唯有厚德養儉，以保身名。乃或蔑棄禮法，凌虐黎庶；人怨天怒，上千國法。即拊心自悔，嗟何及矣！我宣宗章皇帝「外戚事鑒」分別善惡，各有報驗，足

示勸戒。特賜省覽，其共勗之！時外戚張春等誑財虐民、厚徵子錢、奪人田宅子女，故有此諭。

癸丑，大學士傅冠致仕。

屬部哈喇等求款市，總督宣、大盧象升以聞。

九月丁丑，逮南京御史成勇。勇劾楊嗣昌不終喪制，忠孝兩虧；上怒，逮訊之。

先是，南京戶科給事中張焜芳劾前巡鹽御史史堇侵鹽課事；時堇已授太僕寺少卿，逮下獄。至是奏辨，兼言焜芳朋黨奸貪狀，不聽；奪焜芳等。

清兵約西人大舉，分入西協牆子嶺、中協青山口。牆子嶺險峻，因蟻附而上，三日夜始入內地，人俱困乏；竟無人襲擊之者。總兵吳國俊守牆子路，戰敗走密雲；總督薊、遼兵部右侍郎吳阿衡敗沒於密雲。初，監視太監鄧希詔誕日，阿衡及國俊等俱趨賀；聞警，倉猝而回，調禦失措，故及於難。清兵入牆子路，待青山之衆以越遷安、薄豐潤；遼東副總兵丁志祥、竇濬等來援，夜戰，清兵稍退，引而南下。

冬十月庚寅朔，戒嚴京師守備。徵遼東前鋒總兵祖大壽入援，留巡撫方一藻、朱國棟、陳祖苞分守。命總督宣、大盧象升以總兵楊國柱、虎大威進易州，其出左；且陛見。移青、登、萊、天津之兵出其右；檄總兵劉澤清以山東兵遏其前，高起潛爲應援。

辛卯（原文爲癸卯。或係癸巳之誤），召文武大臣及總督盧象升於武英殿，上問象

升方略；對曰：『命臣督師，臣意主戰！』上色動久之，不懌曰：『朝廷未云撫，乃外議何遽信也？』象升因言『清勢甚盛，事機難料；或偪陵寢以震人心，或趨神京以撼根本，或分出畿南扼我糧道。我集兵備之，則寡發而多失；分兵四應，又散出無功。兵少不備、食少生亂，事皆可慮！』上壯之，命出與楊嗣昌議。象升甫言戰，嗣昌消阻齧□不能語，徒戒勿浪戰。象升徑起，別還昌平。

甲午，象升以兵三萬扼昌平。時清兵日南，不可遏；象升日召諸帥，約曰：『刃必見血、人必帶傷、馬必喘汗；違者斬！』令各選勁卒，期八月十五夜分四路襲營；高起潛遺書阻止。象升請分兵，楊嗣昌以宣府、大同、山西兵屬象升——號二萬；象升誓師於鞏華城，刻期赴□，即慷慨涕下如雨。嗣昌不能平，亦思有以阻之，奉命令赴通州就起潛，不應；嗣昌又促之，象升嘆曰：『嗣昌不過授意總監撓我師期耳！』恚甚。會嗣昌赴軍中，象升曰：『公等堅意撫款，獨不言城下之盟，「春秋」恥之！且象升握尚方劍，今日願唯唯從若議，袁崇煥之禍且立至！縱不畏禍，寧不念衰衣引紼之身，又不能移孝作忠、奮身報國；將忠孝胥失，何顏面立人世乎！』嗣昌色戰，既而曰：『公誤矣！誰言撫者？』象升曰：『周元忠赴彼講款，數日往來。其事始薊鎮督監受成於公，通國共聞；誰可諱也！』周元忠蓋瞽人賣卜者，善遼人；故遣之。清時亦以事重大，乃令瞽者講款，不信，欲斬；元忠乞哀，乃止。時上憂甚，嗣昌密奏曰：『臣惟不南耳。果』

盡南，不果捐數十城；我援師麇集，可使隻輪不返』。上善之。

壬寅，撤召孫傳庭、洪承疇入援。

甲辰，高起潛部將劉伯祿兵敗於蘆溝橋。

戊申，命諸大臣分守都門。

雲南道御史郭景昌因召對，言楊嗣昌調度失宜，並列太監高起潛備禦失策狀；上不答。景昌退，上書劾『嗣昌事小樂天之說起，而遂無事大畏天之心，致邊備日弛，將士觀望，互相欺飾。彼自謂有學有才，實一無膽無識之小人耳。蓋學不知盡忠竭孝，學之蠹也；才以供飾奸掩非，才之賊也。聞入口，魂魄墮地，手足無措；託言輕戰，必誤封疆！迨屢深入，失機位。況言未必入，今已至口矣；又言清無火器，今且載礮入矣。唯乞皇上立誅嗣昌，正其誤國之罪』！疏上，不問。

十一月辛酉，京師閉門自守。

癸亥，清兵〔□〕良鄉、高陽、涿州，向河間。自入塞，分四道：一趨滄灞，一趨山東濟南，一趨臨清，一趨彰德、衛輝。

丙寅，召對文武大臣，並召工部給事中范淑泰。淑泰曰：『今兵已臨城，尙無定議；不知戰、款何出』？上問「誰款」？曰：『外間皆有此議』。上深憂餉拙，寺丞戈允禮因言借貸；淑泰曰：『戎事在於行法；今法不行而憂餉，即雨金、雨粟，亦有何濟』

！上曰：『朝廷之上，何嘗不欲行法』！大學士劉宇亮自請視師，上壯之；旋又自改「察閱」，上不懌。

以翰林院編修楊廷麟爲兵部贊畫主事，赴總督盧象升行營。先是，廷麟上言：『陛下有大臣，無禦侮之才。高起潛、方一藻曰「當款」，嗣昌亦曰「當款」；吳阿衡曰「款必可恃」，嗣昌亦曰「款必可恃」。表裏煽謀，宣情泄弱，聞之咸有侮心。一旦東西合約，墻嶺失守，款之誤國遂至此極也！唯冀陛下赫然一怒，明正「言款」之罪。諭督臣集諸路援師，不從中制；其先在擇士，其次在據勢，其次又在用間。今事鮮任人，而端任嗣昌聞人語戰色變。南仲在內，李綱無功；潛善秉成，宗澤隕恨！國有若人，豈社稷之福哉』！既改官從軍，象升謂廷麟曰：『〔□〕勢甚盛，官兵趣之，不返山陵，即追京師。我兵寡食乏，不戰，益輕我；如戰，必生他端。公爲我往眞定，與諸臣守，乞糧；我且悉兵，誓一死報國耳』

丁卯，清兵薄景州。太監劉元斌聞召，走德州。

清兵入高陽，少師大學士孫承宗死之。始，清兵攻三日，且退；凌晨，謀城下，守者亦謀。軍中某善兵法者曰：『此城易破也』！承宗被執，自經。子尙寶司丞鑰、貢士鈔等俱死，知縣雷之渤遁免。承宗，萬曆甲辰廷試及第；生平博涉羣書，尤諳兵書。總理關邊時，整頓兵馬，按行險隘；用遼士撫西人，甚有功於邊疆。承宗既殉難，之渤宣

言孫相故靳餉生變；當事惑其說，未卹。己卯，始復原官，予祭九壇，贈太傅。

己酉（？），清兵入衡水、武邑、棗強、雞澤、文安、霸州、阜城。

甲子（？），括廢銅鑄錢。

清兵薄德州，渡河歷臨清，分道：一趨高唐、一趨濟寧，合於濟南。

十二月辛卯，命大學士劉宇亮督察各鎮援兵。奪盧象升兵部尚書，仍同高起潛戴罪。初，欲以孫傳庭代象升，薛國觀、楊嗣昌奏「易帥恐緩期，不若留象升責其後效」。

乙未，吏部尚書商周祚罷。

丁酉，命洪承疇入援。時清兵連破平鄉、南河、沙河、元氏、贊皇、臨城、高邑、獻縣。

戊戌，賜孫傳庭尚方劍，總督各鎮援兵。

庚子，大學士方逢年罷。

盧象升戰於賈莊敗績，死之。象升所部兵不滿萬，而清兵分道至，勢甚盛。象升戰慶都，斬百餘級。總兵楊國柱、虎大威又接戰，殺傷相當。象升銳志合兵，將伺其隙夾擊之；而上督戰甚急，象升遂分兵援眞定，身至保定決戰。至藁城，謂楊廷麟曰：「公回眞定，力求高起潛相援」。起潛不報；去營近五十里，意引兵走臨清。象升將兵五千，乏食哀呼，莫之應。晨出帳，北向拜曰：「吾與爾輩並受國恩，患不得死，勿患不得

生！衆皆泣。於是拔營兼程至賈莊擊賊，射一騎殲之。清兵合圍，象升軍疾馳衝之，清兵退；象升曰：『今雖勝，彼必忿集乘我，慎勿怠！』明日，清兵突象升營；象升曰：『誰爲我取彼者？』總兵虎大威馳戰，不勝，且卻；象升大呼曰：『虎將，今吾効命之秋也；毋自愛！』乃招後騎皆往，奮力督戰，身中二矢、二刃，猶號呼不已；馬蹶，遇害——年三十九。大威、國柱皆潰圍出。起潛聞之，欲西遁，皇遽還；東行二十里，植伏，師潰，僅以身免。大學士劉宇亮次定州，聞敗，仆地，遂入保定總督孫傳庭行營。而象升以嗣昌、起潛妬之，謂象升曰「實不死」；迨十五年，予祭葬，贈戶部尙書，諡「忠烈」。是役也，失亡萬計。部將千總張國棟趨報嗣昌，嗣昌欲增飾象升退却狀，據以上聞；國棟不肯承。嗣昌怒，撈掠倍至；終不易，奮身曰：『死則死耳，誣忠臣爲逗留，義實不忍！』初，象升與嗣昌爭事時，斥嗣昌爲秦檜；嗣昌怒曰：『君其自爲岳飛！』至是，果爲嗣昌所陷云。

丁未，以總督兵敗，削楊嗣昌三級，失城各官余世名、鄭以誠、侯光國、葉夢熊逮下刑部論辟。

以御馬太監邊永清分守薊鎮西協。

兵部贊畫主事楊廷麟以盧象升事聞，上謂：『大臣陣亡雖可痛悼，但恨其調度乖錯！』蓋楊嗣昌中之也。太監高起潛懼並罪，遂諱象升死；嗣昌復遣帳下卒三人往，驗

報死狀，切責之。二人因模稜以對；有俞某對復如前，竟杖斃焉。更命順德知府于穎覈之，穎曰：『日者從定州城外得尙書遺骸，雜刀中矢，血漬麻衣』。上設祭泣，軍民莫不雨泣。

清兵連入昌平、寶坻、平谷、薊、霸、景、趙、清河、良鄉。乙卯，入東昌。援師四集，俱觀望莫敢擊，中外切齒。丁乙，陷王田；知縣楊初芳降，諸生桑開基死之。

崇禎實錄卷之十二

懷宗端皇帝(十二)

崇禎十二年春正月庚申，清兵入濟南。先是，巡撫顏繼祖奉命移德州；清兵猝梯城而上，吏卒駭遁。巡按御史宋學朱方肩輿出院，聞□，登西城；役隸奔散，學朱因遇害。同時左布政使張秉文、督糧道副使鄧謙、濟南道副使周之訓、都轉鹽運使唐世熊、濟南知府苟好善及歷城、臨池、武城、博平、茌平諸縣令俱死之。副總兵祖寬以三百騎援濟南，敗沒。德王被執，諸郡王並見殺。

壬戌，清兵入青縣。

乙丑，敕緝奸功，東廠太監王之心及曹化淳蔭錦衛百戶。

丙寅，享太廟。

吏科都給事中郭九鼎請行營設監軍，專紀功罪；從之。

戊辰，督察大學士劉宇亮、總督孫傳庭會兵十八萬，自晉州援濟南；祖大壽亦自青州至。

命雲南道御史郭景昌巡按山東，兼覈城陷之故。景昌至，瘞濟南城中積屍十三萬餘，悉發倉粟賑貧民。

壬申，以甄淑爲刑部尙書。

甲戌，清兵自濟南取東平。乙亥，入莘縣，復至濟寧、臨清、固城。丙子，取營丘、館陶。

清兵取慶雲、東光、海豐，遂東行。庚辰，入冠縣。

甲申，清兵至張秋、東平，入汶上，焚康莊驛，攻兗州；距徐州百餘里，居人南渡。安慶巡撫史可法駐徐州，劉宇亮、孫傳庭會師於大城。

丁亥，以莊欽隣爲吏部尙書——欽隣五閱月不至，罷之。

楊嗣昌請移登萊總兵於臨清護南北倉；又「郡縣鄉兵，或改府佐爲將領、兵佐爲守備、縣佐爲把總；否則，裁儒學訓導一員代補武秩；文武相兼，古制也。至於市馬西寧道遠，近地馬弱，宜委官買山東、河南牝馬；如鎮將給百匹，守備、把總給五十匹，放牧孳生：十年內，自見蕃息矣」。上是之。

二月己丑朔，以司禮太監崔琳清理兩浙鹽課、各項賦稅。

丙申，督察大學士劉宇亮削籍。清兵退，官兵復屯滄州、鹽山；宇亮奏劾諸將不戰，因及總兵劉光祚。而楊嗣昌謀逐宇亮，請誅光祚。適武清戰捷，宇亮下光祚武清縣獄以請，且告捷；上以劾、敘舛互，切責之，削籍——說者謂宇亮入光祚厚賂云。宇亮素善擊劍，好談兵；及在行間，迄無寸功。楊嗣昌南征不復、周延儒北討殞身、李建泰西

出辱及簡書，一時談兵諸相，皆無實效云。

戊戌，諸□奏斬三千餘級。祖大壽、張進忠伏兵寶坻之楊家莊邀斬，亦奏千餘級——大抵逃回難民也。清兵迂道，比還西至青山口，總兵陳國威於喜峰口卻之。

庚子，晨刻，日旁有白丸，色微紅；申刻，又黑氣掩日，日光磨盪。久之，黑氣始散。乙巳，保定天鳴。

癸卯，修撰劉理順上言六事：作士氣、矜窮民、簡良吏、定師期、信賞罰、招脅從；上是之。

先是，貴州道御史王聚奎劾刑科右給事中陳啓新緘末溺職；上怒，命議聚奎罪。左僉都御史李先春議：當奪俸；上不憚，謫聚奎山西按察司照磨，並罷先春。先春，前河南布政使，以翰林院編修林增志薦入；遂責增志，增志亦引罪。

三月壬戌，清兵趨豐潤，副總兵楊德政、虎大威禦卻之；京營各鎮兵戰於太平，塞北報捷。

丙寅，清兵至冷口，聞有備，引去；復出青山口。

戊辰，清兵盡出塞，計深入二千里——歷五閱月，破七十餘城，殺親王、隳省會。中國援兵環合，未嘗少挫也。

庚午，逮都督僉事河南總兵官張任學。任學覲任開府，竟得右階，大沮；一籌莫展

，遂被逮。

甲戌，以德王變告慰太廟，遣諭各藩。

丁丑，奪大學士楊嗣昌秩，仍令視事。

戊寅，上「孝純淵穆慈順肅恭毗天鍾聖」皇后尊諡，頒詔天下——太后，上生母也。

總兵陳洪範擊賊南陽之李公店，不勝；左良玉戰內鄉，大敗之。皇子慈□薨，追封悼王，諡曰「懷」。

乙酉，召參議鄭二陽於平臺，問「練兵措餉計」。對曰：「臣初到揚州，各營設有官兵，向多虛冒；臣刻意簡練，故歷年防寇不請一兵、一餉」。上曰：「此一方事也；謂天下何？」對曰：「大抵額設之兵，原有額餉。但求實練，則兵不虛冒、餉是足用；是覈兵，即足餉也。若兵不實練，雖措餉何益！」上曰：「近者各處災傷，乏餉奈何？」對曰：「裁不急之官，亦可省費。如揚州有督餉主事，不如以巡按趣之」。上曰：「督餉主事，非定例也」。二陽又曰：「臣見殘破州縣，慶都、樂城。亟宜下寬大之詔，收拾人心」。上稱善。

夏四月戊子朔，諭兵部：「彙集崇禎七年後條奏修練蓄備之法，刊布天下」。免高淳去年旱、蝗田租。

壬辰，命駙馬都尉鞏永固往濟南告慰先德王園。

吏科給事中吳麟徵請復故大學士文震孟官，並求恩卹；上從之，命復其爵。

癸卯，禮科給事中姜琛上言：『近月以來，皆傳皇上於內廷建設齋醮；臣竊疑之。

正德初年，從事內典，遣太監劉允馳驅西域糜費大官，訛傳道路；皇上懲前愆後，聰明絕世，豈真見不及此！固曰「聊復爾爾」。然唐、虞之寬仁，必非佛氏之慈悲也；宗社之安危，必非佛氏之禍福也。顧服役焉，以九重之尊嚴，從西竺之繁文；臣必不敢以爲可也』。山西道御史廖惟義亦言之；不聽。

諭釋輕繫。

河南貢士牛金星有罪，戍邊。

戊申，大學士程國祥致仕。

丙辰，巡按山東御史郭景昌上言濟南失事，劾楊嗣昌；略曰：『濟南藩封之變，誰司中樞而被禍至此，豈非嗣昌拱手送耶？若不先正其辜，混辱朝班；仍議人之功罪，功罪愈爲不明：何以懲前愆後乎！』上怒其黨同伐異、借事攻詆，逮上獄。景昌又從獄中復劾嗣昌，謂『忠佞分塗，止論臣言之當否，何論臣跡之同異！』上切責之，戍代州。

是月，京城浚濠，廣五丈、深三丈。給事中夏尙綱上言：『連年率皆藩籬失守，門庭無恙。若使塹水足拒，則通、德、滄、濟，其爲廣川巨浸何限；而揚鞭飛渡，如入無

人。控扼險要，在人、不在險明矣。今擲此百萬於水濱，孰若移而用之於巖疆防禦要害，使不敢躡入之爲得哉！

五月丁巳朔，大學士楊嗣昌奏失事五案：曰失機、曰陷城、曰通款、曰藩變、曰損將；上從之。

戊午，修奉先殿成。

庚申，楊嗣昌薦宣大總督傅宗龍自代；召爲兵部尙書。

甲子，以兵部右侍郎魏照乘、禮部侍郎張四知、姚明恭爲兵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

乙丑，降盜張獻忠叛於穀城，殺知縣阮之鈿，劫監軍僉事張大經，因走房縣，攻陷之；餘盜羅汝才、李自成等五部並□均州。

丙寅，隴西大雨雹。

己巳，工部尙書蔡思充致仕。

出帑金三十萬濟餉，仍命後償之。

山西按察副使魏士章請禁有司收賦耗羨，遣京官搜括天下錢糧充餉；從之。

六月己丑，以蔡國用、范復粹爲戶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敘守禦功，復以楊嗣昌爲兵部尙書。其姚明恭、張四知、魏照乘各賜金、幣，蔭子

入國子監；前大學士張至發、孔貞運、劉宇亮、傅冠、程國祥、方逢年各賜金、幣有差。太監曹化淳、蔭錦衣衛指揮同知，劉元斌、盧九德、李承芳、卞希孔、王裕民、王德化並蔭錦衣衛指揮僉事。

戶部請遣給事中六人分督直隸、浙江、湖廣、河南、江西、陝西錢糧；從之。

總督薊、遼洪承疇奏言：「屬部明暗等屢乞撫賞，今後若邊警不由西協，則撫賞如故；否則，導禍無疑，即革賞進勳」。從之。

庚子，火藥局災。

甲寅，特免海州田租。

秋七月戊午，以司禮太監張榮提督九門、司禮太監王裕民總督京營。

光祿寺卿李天經上西人湯若望「坤輿格致書」三卷；命進覽。

逮總督孫傳庭。時傳庭假耳聾，不任事；託巡按御史代請。教諭某以傳庭同鄉，候之密語偵其詐，訐奏；故逮庭及御史。

左良玉追張獻忠於房縣，兵敗，中軍羅岱死之。

是月，德王遣內官王朝進、都司徐文師上書，從廣寧入；參將夏成德以聞。御史汪承詔上言：「宜火其書，勿令傳外；王朝進等，宜編置遠方。如皇上篤「展親」之念，

宜別遣邊人量賚用物，俾申德意；若曰「王失守社稷，遠播沙漠，庶幾上天悔禍，隆禮有加；王宜優游塞外，以終天年。朕已撫王嗣子，俾續舊服；俟其成立，當使自將待邊，以泄王憤」。如此，庶彼知朝廷大義，可杜其凌侮」。報聞。

八月庚寅，召還謝陞爲太子太保、吏部尙書。

誅文武失事諸臣三十二人——巡撫張其平、陳祖苞、總兵倪寵、內監鄧希詔等。

庚戌，故庶吉士鄭鄴磔於市。先是，中書舍人許曦卿訐奏鄭鄴不孝瀆倫，與溫體仁疏合；令法司定罪。擬辟，上命加等。鄴，武進人；初選庶吉士，即有直諫聲。讀書能文，故文震孟、黃道周與之遊。當時欲借鄴傾震孟、道周，故讞駁逾重；而鄴居鄉，多淫傲不法，遂罹慘禍。詣西市，尙大呼冤；廷臣皆畏怯，莫敢申救。

九月壬戌，命大學士楊嗣昌以兵部尙書督師討賊；賜尙方劍，給帑金四萬、賞功牌千五百、蟒紵緋絹各五百。丁卯，宴於平臺後殿。上手觴嗣昌三爵；賜詩，勒詩於文廟。嗣昌南征，會兵十萬、本折色二百餘萬。

誅元氏知縣劉業燦——城陷通款，籍其家，兄編管二千里，妻女入官爲奴。

乙亥（原文誤己亥），免唐縣等四十州縣去年田租十之五、禹州等十州縣十之二、光州等八州縣十年之五、去年之二。

以司禮太監王德化提督東廠。

敘陵殿功，賚內外官有差。

冬十月丙戌，彗星見。己丑，諭停刑。庚寅，中書舍人陳龍正上言：「皇上因彗星求直言，並諭停刑；敬天之道至矣。語曰『事天以實，不以文』；臣請更進曰『事天以恒，不以暫』。何謂實？今日求言、恤刑之實是也；何言恒？自今以後，弗忘此求言、恤刑之心是也。」上善之。

鳳陽地震。

十一月甲寅朔，逮總理兵部尙書熊文燦。

前庶吉士張居請行銅鈔；從之。

戊午，仙居知縣過周謀以薛國觀所舉士，託熊文學持全獻國觀，乞授禮曹。事覺，國觀委罪文學。時文學出主試，其父出承之；下刑部，論戍。文學官如故。

辛巳，上南郊——郊用上辛日，從中書舍人陳龍正之議也。龍正上「郊祀考辨」，言周郊皆於辛日；遂命禮官定爲制。

十二月乙未，蕭縣山鳴。

是年，兩京、河南、山東、山西旱，饑；遂命正一大教真人張應京禳旱。

崇禎實錄卷之十三

懷宗端皇帝(十三)

崇禎十三年春正月癸亥，申辨文武章服。

丁卯，夜東方黑氣彌空——連三夕。

丙子，以陳新甲爲兵部尙書。

庚辰，下阮震亨於鎮撫司獄，論死。先是，東廠獲通賄籍，詞連吏科都給事中阮震亨；吏部尙書謝陞又劾之。

閏月癸未朔，命巡城御史煮粥賑饑，發帑八千金賑眞定。

庚寅，浙江永康知縣朱露上言：『有司恣言科罰，俱借禦寇攫取；各撫按容隱，不以上聞』。上命申飭各官；令露入朝，授吏科給事中，改名統鎮。

甲午，中書舍人沈廷揚請試海運；從之——既而巡撫登萊都御史徐人龍又以成山道險，不便；請罷議。

諭戶部以永清、保定等處糧芻給畿南饑民，抵秋以償。

楊嗣昌薦推官萬元吉、楊卓然、胡平表等；各授監軍道僉事。

甲辰，發帑六千金賑山東。

丙午，浙、直大風霾。

己酉，召兵部尚書陳新甲於平臺；新甲上「保邦十策」。

二月壬子朔，杭州城門夜鳴。

平賊將軍左良玉大破張獻忠於太平縣之瑪瑙山，斬二千八百八十七級。

甲子，給楊嗣昌萬金，賜斗牛服。嗣昌駐襄陽調度會勦，以陝西興安一路失期，斬其監軍殷太白。

流寇掠泌陽。

敍甘鎮功，復洪承疇太保，賜金四十、緋蟒一襲。

辛未，羅汝才掠信陽——尋陷光州。

癸酉，禮部請增祀北斗於星辰壇；許之。

丁丑，令會試貢士先廷對日校射。

戊寅，諭曰：『日者風霾大作，土田亢旱，麥苗將槁；甚至傷折南郊樹木。天心仁愛，警示頻仍。非政事之多失，即奸貪之縱肆；或刑獄之失平，抑豪右之侵虐；諸如此類，皆干天和。茲許文武人等直言無隱，悉陳利弊，以裨時政。庚辰，又諭曰：『朕於三月三日，始深居齋禱；大小臣工，痛加修省』。遣成國公朱純臣、鎮遠侯顧肇跡祭告南北郊，禮部尚書林欲楫告社稷，侍郎王鐸告風雷等壇。

三月壬午朔，永安廠災。

丁亥，楊嗣昌報捷；上益發銀牌五百、紵絲三百、帑金五千犒戰士及陣沒吏卒。

清兵至義州，欲入錦州；總督洪承疇同遼東巡撫方一藻以前鋒祖大壽、團練吳三桂先扼錦州、松山，禦之。

各鎮監盡行撤還。

壬辰，免畿郡十一年料匠等銀。

甲午，賑京城貧民各二百錢。

乙未，戶科給事中左懋第言：『去歲彗星見，下詔停刑而彗即夕消；何今日之不應也！臣又思之，皇上停刑之詔，特其具也；今之齋禱，猶其文也。臣□皇上先以文，即繼以實；此時得毋實尙未見，而天下不之信乎！臣敢直以實進：練餉之派以益軍實，不得已之事也。皇上減兵省餉，天下已識加惠之意。兵減而餉未減，恐貪者藉以餉其私；乞皇上下詔寬練餉加派之數。刑獄以待有罪，亦不得已之事也。捧讀詔傳，慙慙刑獄是矣；乞皇上取獄之輕重一一審之。停刑可以消彗，豈明刑不足以返風乎！如此而天變不止，臣不信也』。

戊戌，賜貢士魏藻德以下三百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先是，召貢士三十餘人於文華殿，上問「內外交訌，何以報仇雪恥」？通州魏藻德進，對曰：『以臣所見，不離明

問；使大小諸臣皆知所恥，則才能自生，功業自建』。娓娓數百言；更自敘戊寅守城功。上心識之，故遂首拔。辛亥，進士姚宗衡等四人授檢討、黃雲師等五人授給事中、馮垣登等五人授監察御史、顏渾等二人授吏部主事、張朝延等七人授兵部主事——皆召對稱旨，特授是官；前此未有也。進士張璘然亦與召對，面藍，上惡之，不用；璘然心甚不平。

分賑畿南三萬金。是日雨。

壬寅，嘉興天鳴。

丙午，免兩河積逋。其災甚者，緩徵之餘，免八年、九年十之三。

夏四月戊午，巡撫江西右僉都御史解學龍薦舉佐領官及布政司都事黃道周；以道周黨邪亂政、學龍藐法徇私，俱逮下刑部獄，廷杖、論戍。

浙西大水。

庚申，命撫按薦舉分治兵、治餉才幹實跡，如失實連坐；至考選大典須科、貢兼收，以收人才用之，違者罪之。

以宿州等三十州縣荒災，免其八年逋賦。

丙寅，上以吏部考選不列舉貢，遂命貢士並歲貢士共二百六十三人俱於六部諸司及推官、知縣通行察補；並諭吏部：『此係特用，後不爲例』。

癸酉，南安、惠安、同安地震。

令朝臣及撫、按各舉將才。

己卯，以吏部尚書謝陞爲禮部尚書、禮部右侍郎陳演爲禮部左侍郎，各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

五月癸未，上北郊。

丁亥，減商州等今年田租。

戊子，量免湖廣田租。

庚寅，命洪承疇出山海關。

丙申，以傅永淳爲吏部尚書。

以上諸省直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各處饑，命有司官設法賑濟、招徠流徙；令巡撫、巡按躬行州縣，定殿最以聞。

召九卿科道於平臺，問禦清、救荒、安民三事，各以次對。徐石麒曰：『我力未壯，宜先定本計，後商方略。厚撫屬部，發其事仇之恥，以攜其交。守即爲戰，至寧前一帶，少出兵，堅壁清野，勿與之戰；如多出兵，則義州必虛，督臣即相機遣兵；此守外邊法也。若在內邊，則畿北閑田悉與軍民屯種，擇其壯丁爲兵，而後可守矣』。上命起。因退奏「救荒在勸富輸粟、安民在省官用賢」；上是之。

丁酉，特授貢生史倬等二十八人爲五部主事。時部事殷繁，諸臣多髦廢不諳；上雖破格求才，事愈叢脞云。

戊戌，總兵吳三桂、劉肇基出杏山，前鋒祖大壽以副總兵祖澤遠遇清兵松、杏間，三桂受圍，肇基救出之。副總兵程繼儒臨陣怯，承疇斬之，軍士俱用命。

以運河日涸，諭責總理河道工部右侍郎張國維。

貢士吳卿上言：『張獻忠、李自成、左、革諸賊等衆各數萬，獻忠狼貪肆毒，自成調度有方，左、革諸賊尤善偵走。如官軍在汝、潁、襄、德間，彼奪鳳陽、臨淮，一日一夜兼程行數百里。而光山、固始高山舖爲賊往來吳、楚之重地，莫如設一道臣於此，駐兵協勦；此亦扼吭之計也。然賊分則寡、合則衆，晝則賊騎相顧，夜則賊營遠哨；且賊日馳二百里，酗酒酖色，渴睡不醒。若將卒勇敢啣枚夜襲，賊不能覺也。而兵不殺賊，反以仇民；窮鄉男婦匿林逃難，行間皆割首報功以愚主將、主將以愚監紀。監紀不知，遂奏其功。此弊踵行久矣，所當痛懲者也』。

己酉，大學士姚明恭致仕。

截漕米萬石賑山東。

六月壬子，兵科左給事中陳啓新言海運之利，且臨清副總兵黃胤昌已行之；報可。命上山東按察僉事來斯行「膠萊河說」。

戊午，總督宣、大張福臻請沿邊屯田免科；從之。

壬戌，寇陷大竹縣。

免霍、泰、潛山七年以上逋稅之五、近年之三。

癸亥，楊嗣昌奏言：『薊遼總督必須得人；苟非其人，必當速易。若大小將官、監司、府縣，或聽督、撫自行選舉，吏、兵二部隨到隨復』。上命部議覆之。

禁中外官私書。

上命大學士薛國觀擬諭，不當上旨；上怒其不恪遵，自取易之，以授國觀。及改入，復不稱；遂大怒，令五府、九卿議處。定國公徐允楨等會議：國觀當令致仕。刑科給事中袁愷又劾國觀罔上妬賢，傅永淳等皆其私人；議罪不足蔽辜。癸酉，國觀免。前丁丑秋同相者六人，諸相皆罷，獨國觀秉政；以不次拔自外僚，上頗向用之，而狼戾伎害。因擬票事，言者劾其納賄有據，被斥。

戊寅，巡撫延綏右僉都御史劉令譽奏言「開渠導河得水田萬畝備救荒」之策；命漸廣之。

中書舍人沈廷揚運萬石自淮安廟灣出海，十日抵天津。

己卯，輯「武經七書大全」。

漕河涸。

秋七月庚辰朔，京省蝗；命順天尹發鈔六十錠收之，並禳蝗。

癸未，皇五子薨，諡曰「悼靈王」。初，疾甚，忽言九蓮菩薩來云：「上薄待戚屬不改，殤折且盡！」上聞之，大懼。九蓮菩薩者，孝定皇后李氏因夢奉祀之；后薨，像在宮中，跨鳳九首。至是，內臣託皇子神其事，上實未嘗至疾所也。初，籍武清侯李氏；至是，命復爵，免籍其貲。

戊子，上諭：「朕念皇考、皇妣，終身蔬食布衣，以盡孝思」。少詹事李紹賢上言：「天子臨御萬方，不宜澹漠自苦」；不允。

初，中書舍人許曦卿訐鄭鄮事，詞連貢士錢霖子錢尙賓爭父婢操刃；上並逮尙賓，懼逃山東詐死。刑部主事沈延禧納其賂，欲脫之；事泄，下延禧獄，刑部尙書甄淑亦罷。

己丑，發二萬金賑順天、保定。

辛卯，官軍敗賊於興山，斬三千餘級。時張獻忠、李自成、羅汝才、劉國龍皆號劇寇，去年國龍降於楊嗣昌，汝才勢孤，遂奔四川。平賊將軍左良玉乘賊飲半邊山，襲破之。

蒼梧教諭謝允上言五事：先身範、核士行、正文體、定學規、重名器；從之。臨清副總兵黃胤恩上「海運圖」曰：「難易不可不審，省費不可不較。河渠淺澁，

必力加挑濬；而海則無籍也。河水旱乾，又必遠借湖泉；而海又無籍也：此難易審矣。登萊陸運所費三緡，天津海運不及二錢：此省費較然矣。因列上九議。

刑科給事中袁愷復劾去輔薛國觀出都門，車載極夥，所受諸臣賄賂不可勝計；遂下鎮撫司，鞫國觀從役。初，上召國觀，語及朝士婪賄；對曰：『使廠衛得人，朝士何敢贖貨！』東廠太監王化民在側，汗出浹背；於是專偵其陰事，以及於敗。

丁酉，以李覺斯爲刑部尙書。

癸卯，楊嗣昌戰再失利，奏引罪；發五萬金犒師。

是月，總兵曹變蛟、左光先、吳三桂合禦清兵於黃土臺；凡三戰松山、杏山皆捷。

八月庚戌朔，皇第七子生——皇貴妃田氏出。

辛亥，以王道直爲左都御史。

定淮、揚海運五萬石。

己未，戶部主事葉廷秀請寬黃道周忤旨，杖之，削籍。

庚申，發倉粟賑河東饑民。

纂修「玉牒」成。

丙子，吏科給事中戴明說上言：『荒極盜起，蠢動累告。皆緣撫、按有司素不休養，饑荒不恤，招徠無策。迨盜起議勦，死於鋒鏑者，此百姓也；用兵加餉，死於追呼者

，亦此百姓也。今乞責成撫、按諸臣以恤荒弭盜爲第一事』。上是之。

加福建參將鄭芝龍署總兵。

戊寅，發帑金三萬賑眞定、山東、河南饑民。

九月己卯朔，大學士薛國觀削籍，吏部尙書傅永淳罷，下左副都御史葉有聲於刑部獄；以通賄薛國觀也。時株連甚衆，松江知府方岳貢徵上海積逋忤中書舍人王陞彥，稱岳貢餽國觀七白金；命逮岳貢。

李自成入四川觀音嶺、三黃嶺，又入淨堡。初，自成犯大昌，楊嗣昌與平賊將軍左良玉扼賊於巴西、魚復諸山，不得逸。自成在圍中食盡，屢欲自經；親從者雙喜輒□救之，因令軍人盡殺所掠婦女，以五千騎突圍而南。

丁亥，邠縣盜李際遇等衆至五萬，總兵王紹禹遣游擊高謙擊之，斬一千餘級。

辛卯，諭災荒停刑；其事關封疆及錢糧、勦寇者，限刑部五日具獄。

上以太陽經度舊法於春、秋二分各遲二日及冬至時刻互異，令監局諸臣加訂。命有司祭難民、瘞暴骸。

御史魏景琦論囚西市，斬御史高欽舜。工部郎中胡璉等以下十五人已論辟，忽內臣本清銜命馳免，因釋十一人；景琦明日具奏。初，上諭囚或聲冤者，停刑請旨；景琦倉卒不辨。上怒，命下獄。

戊戌，以李日宣爲吏部尙書。

革、左、金、王諸寇走英山、霍山間，迫鳳陽；命撫、監協勦。

辛丑，折徵江南絹布等歲課，免隴西五縣逋賦。

工部請祈穀，奉配太祖高帝，仍遵新號行事；焚庫內舊神版。

冬十月戊申朔，命抵通州漕米每石帶練米八升——以山西、河南饑，十五年爲始；

餘從明年。

誅總督尙書熊文燦。

壬戌，出帑金萬兩市舊棉衣二萬給京師貧民。

丁卯，工部請浚胡良河；從之。

逮前總河道工部尙書周鼎。鼎去任年餘，以河淤逮之。時見任張國維，不問。

癸酉，兵科給事中張縉彥上言：『廣西巡撫林贊爲安南頭目鄭柁代請王爵。臣考安南自莫登庸篡逆，降封都統。迨後黎寧居漆馬江，以延黎祀。至黎維潭，逐莫民，歲貢方物；神祖嘉其忠順，准襲都統使。今之請封，何功也？雖朝廷「字小」，不靳殊典；而荒夷要挾，豈可徇情！使鄭柁得其志，將遂悍橫，憂及中土；即欲以茅土之券塞谿壑之欲，豈可得哉！』上是之。

上念悼靈王靈異，命禮臣議孝和皇太后、莊妃、懿妃道號。

十一月己卯，追封悼靈王爲「玄機顯應眞君」。禮科給事中李鳴言：「諸后祀在奉先殿，傳之天下萬世；似宜仍前徽稱，不可崇邪教以褻聖號」。不聽。十二月，改封「通宣顯應悼靈王」，去「眞君」號。

誅錢尙賓，刑部主事沈延禧□戍；刑部尙書甄淑亦下獄——明年，死獄中。

戶部尙書李待問請損交際、裁工食，爲恤窮補匱之計；從之。

壬午，蔭故大學士張居正曾孫同敞中書舍人。先，崇禎二年十二月，蔭嫡孫紫珩中書舍人。

壬辰，監生涂仲吉奏言：「黃道周通籍二十載，半居墳廬；稽古著書，晨夜不輟。孤宗獨立，門無雜賓。其一生學力，止知君親；雖言嘗過戇，而志實純忠。今喘息僅存，猶讀書不倦；此臣不爲道周惜，而爲皇上天下萬世惜也！昔唐太宗恨魏徵之面折，至欲殺而終不果；漢武帝惡汲黯之直諍，雖遠出而實優容。皇上方欲遠法堯、舜，奈何智出漢、唐賢主下！斷不宜以黨人輕議學行才品之臣也」。通政司格之，不上；仲吉遂劾通政司施邦曜遏抑言路，再救道周。上怒，下獄杖之，論戍。

工部主事李振聲請限品官占田，如一品田十頃、屋百間，二品以下遞減；命部議覆之。

十二月乙卯，命陝西守臣以前大學士薛國觀入京即訊。

丙辰，諭刑部繫囚早結，毋延斃。

丙子，內丘土寇千餘人據神頭村，總督楊文岳遣總兵虎大成襲斬數百級，乃平。

是月，徵調宣府總兵楊國柱、大同總兵王樸、密雲總兵唐通及曹變蛟、白廣恩、山海關總兵馬科，遼東總兵吳三桂、王廷臣合兵十萬、馬四萬、騾一萬，刻期出關。初，清兵屯義州不出，洪承疇駐寧遠，以劉肇基短於調度，斥去，以王廷臣代之；左光先遣歸，以白廣恩代之。而兵部謂清兵雖退，尙在義州，各邊進兵之數恐尙單薄，來春宜調宣府、大同、密雲、保定之兵，合關門、遼左之衆以厚其力；從之。遂命戶部輸餉自天津海運、草束召買，於薊、永、關、遼共八鎮兵出塞。

是年，兩京、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浙江大旱，蝗。至冬，大饑，人相食，草木俱盡，道殣相望。湖州太守陸自巖以浙西災，特疏請量折；不許。既而上以禮科給事中沈胤培奏，特許麥折十之三；自巖竟盡殺之，不以聞；浙西大擾。

崇禎實錄卷之十四

懷宗端皇帝(十四)

崇禎十四年春正月丁丑朔，以劉澤深爲刑部尙書。前大學士薛國觀奏言：『刑科給事中袁愷誣劾，出禮部主事吳昌時意；乞上推原』。上不聽。

己卯，李自成破永寧，殺萬安王采鏗。

甲申，上祈穀太廟，還享太廟。

丙戌，御經筵。

壬辰，元夕，宴百官於建極殿。

辛丑，李自成陷河南，殺福王常洵及前南京兵部尙書呂維祺。去冬自成招亡命數百餘人，聞福藩富，潛渡河；通總兵王秉忠部卒，詒入城，大肆焚掠，執福王及呂維祺。遇王於西關，謂王曰：『名義爲重，毋自辱』！王色怖，泥首乞命。自成責數其缺失，遂遇害。維祺罵，不屈死。又殺河南知府亢思楨。是時羣盜輻輳，自成稱「闖王」，獨雄一部；同黨羅汝才亦稱「代天撫民大將軍」，有衆數萬，雒以東屬之。變聞，上怒甚，逮總兵官王紹禹磔之；藉其家，妻子沒入爲奴。

壬寅，黃霧四塞，日青無光。夜，大雨。

是月，楊嗣昌自夷陵泝江入四川；賊歷三峽、夔門，深入川南，漸薄成都；嗣昌從陸至廣安。

二月庚戌，張獻忠陷襄陽。獻忠前走四川，出山谷僻徑，直走襄陽。先遣謀入城通獄盜，又僞爲賈客運車——藏兵車中爲內應；又詐傳楊督師令矢十八騎取餉入城，夜半，舉火開門，千騎奄入，殺襄王及貴陽王常法。其福清王常澄、進賢王常淦及襄陽知府王承曾等並遁免，推官鄭日廣死之；掠官屬宮婢，發十萬金賑饑。聞河南破，仍詒書李自成合攻開封。

壬子，張獻忠陷樊城——尋陷當陽、荊縣、光州。

諭各撫、按捕蝗。

命范復粹清獄。

大寧河清七日。

癸亥，上不豫；頒詔大赦中外，命今歲暫免行刑。

丙寅，黃道周、解學龍下鎮撫司，詞連黃文煥、陳天定、文震亨、孫嘉績、楊廷麟、田詔、丁養河、劉履。

丁卯，夜，山西偏頭關天鳴。

己巳，上疾愈，召范復粹、張四知、謝陞、魏照乘、陳演、駙馬都尉冉興讓及尙書

、侍郎、科道等於乾清宮左室；諸臣各問安畢，上曰：『歲饑盜獩，至陷雒陽，戕害親王；朕之不德，禍至於此！』泣下，諸臣引罪。興讓曰：『此固氣數！』復粹對亦如之。上曰：『非也！氣數獨不賴人事耶？』閣臣因請河南賑饑；又都下粥廠多至數十萬，當設法遣歸原籍。上曰：『待二麥熟、雨足，彼自歸矣』。出給事中張縉彥及巡按河南高名衡疏，內引福世子由崧渝禮；縉彥曰：『臣河南人也，聞福世子逃孟縣，衣不蔽體；其從者唯王府官數人，校尉三、四十人耳』。上又泣下。縉彥曰：『福王與襄王殉難，典禮必宜從厚』。上然之。給事中李焞曰：『督師兵出一年，唯瑪瑙山報捷；恐師老矣。宜令擇一人佐之』。上曰：『督師去河南尚數千里，安能懸制！爾輩設身處地，毋任愛憎』！焞曰：『惟難懸制，故乞佐將』。上曰：『已遣朱大典矣』。章正宸奏：『闖賊自四川至』；陳新甲曰：『自陝西至』。上曰：『昨張福臻殺降丁，致鼓譟；然在營尚多，豈可令滋疑貳！』新甲引罪。遂命興讓及總督京營司禮太監王裕民慰問福世子、察官眷及殉難官民。初，發帑金十萬賑山東、河南、眞定、保定；至是，發三萬一千金，委裕民賈賑諸宗。

三月丙子朔，督師大學士楊嗣昌自縊。二月晦，嗣昌誕日，宴沙市；忽左良玉檄至，乃責「視師玩寇，貽患實深」！蓋良玉前欲急擊張獻忠，屢請，輒不許；至是，破襄陽，良王大憤恚，移檄數之。嗣昌閱之，不悅；自受事來，連失二郡、三州、十九縣，

又陷二親藩，度必不免。翊且，自經；監軍僉事楊卓然以疾聞。嗣昌奉命督師，寵禮逾等，特加練餉以供勦寇之用；而逸賊貽患，措處乖方。嗣昌趨蜀，賊已破襄，其罪不減於梁廷棟、熊文燦；但上終心憐之，有言其服毒死者，輒譴。壬午三月，敕甘州捷，贈太子太保。

甲午，戶科給事中左懋第劾故督師楊嗣昌『受事以來，虛恢欺飾，所至以精兵自衛。在楚則徵巴蜀之精兵自衛，而張獻忠得入川；在川則盡楚、豫之精兵自衛，而李自成得陷雒。寧使藩封亡而身獨存，社稷危而身獨安；嗣昌之心，尚可問哉！』上不問。

丙申，洪承疇率曹變蛟、白廣恩、吳三桂等至寧遠。承疇馳松山，度兵將寡不足守禦，乃調宣府大同王樸、楊國柱、薊鎮唐通、榆林馬科抽練兵共七萬。

清兵自義州大舉入塞，祖大壽合諸軍於錦州，斬三十六級；明日再戰，清兵引退。
辛丑，逮撫治鄖陽右僉都御史袁繼咸。

是春，招安內丘西山寇。

夏四月丙午朔，立故都督劉綎祠。

刑部主事雷縉祚論故督師楊嗣昌六罪可斬：曰失藩封、陷郡縣、參撫臣以追咎、誦梵咒以銷賊——至張獻忠入川單袴蹤逃、賄題監軍、交結朋黨；不報。迨夏，上憫嗣昌盡瘁，諭祭一壇。

壬子，蠲安慶崇禎十年以上逋租，以後半之。

清兵自塞回寧遠、錦州；東關副總兵那木氣、都司桑永順故西人，遂歸降於清。東關陷，清兵益攻錦州，掘塹壘墻爲久攻計。祖大壽拒守四月餘，時出巷戰，仍復東關；洪承疇進至松、杏。

張獻忠攻應山，知縣章日輝禦卻之。

甲子，以丁啓睿爲兵部尙書督師，賜尙方劍，節制陝西、河南、四川、湖廣、江北，仍兼督三邊軍務；陳新甲薦之也。

張獻忠陷隨州，殺知州徐世淳。

辛未，命刑部刪正「律例」進覽。

甲戌，命成國公朱純臣、新樂侯劉文炳、禮部尙書林欲楫同浙江提學副使王應華相視皇陵——應華善形家言，林欲楫薦之，故有是命。

開封大疫。

五月乙亥朔，崇禎盜顧榮犯太倉；尋遁。

庚辰，大學士范復粹致仕。

壬辰，召陳新甲於中極殿。時祖大壽圍於錦州五閱月，聲援斷絕；有一卒間出，兵云：「城內粟足支半年，第乏薪耳」。並傳大壽語：「宜車營逼之，毋輕戰」！洪承疇

集兵數萬，待援未決。上憂之，問新甲「計安出」？新甲求退，與閣臣及侍郎吳姓、總督傅宗龍酌議：「請遣司官面商於承疇，有十可憂、十可議；祈皇上察報！」從之；遂命職方郎中張若麒往。

是月，寇陷信陽。

六月乙巳朔，戶部請設漕運總督；乃以史可法爲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泗、淮、揚。

陳新甲奏陳邊事，欲出兵塔山，趨大勝堡攻營之西北；出□杏山，抄錦昌，攻其北；出兵松山，渡小凌河，攻其東；又正兵出松山，攻其南。命下行營議之：「承疇統正兵，僅白廣恩、馬科、吳三桂敢戰；若分三將於三路，慮衆寡不敵。且兵旣分，則勢更弱」。承疇請且戰且守，略曰：「久持松、杏，轉運錦州，守禦頗堅，未易撼動。若清再越今秋，不但清窮，即鮮亦窮矣；此可守而後可戰之策也。今本兵議戰，安敢遷延！但恐轉運爲艱，鞭長莫及。國體攸關，不若稍待，使彼自困之爲得也」。上是之，而新甲執前議。職方郎中張若麒躁率喜事，見前戰松山、石門皆有斬級，謂「圍可立解」，上密奏；命留關外料理。新甲又貽書於承疇曰：「近接三協之報，云又欲入塞；果爾，則內外受困，勢莫可支！門下出關用師年餘，費餉數十萬；而錦圍未解、內地又困，何以副聖明而謝朝中文武諸人之望乎！」承疇內激新甲言，又奉密勅，刻期進兵。新甲薦

前綏德知縣馬紹愉爲兵部職方主事，出關贊畫；若麒、紹愉並謂兵可戰，遂不用承疇策。
先以薛國觀事，詞連刑部右侍郎蔡奕琛；命逮至。至是，於繫所上言：「去夏六月，有同邑諸生倪襄者，語知縣丁煌述庶吉士張溥言臣旦夕必被逮；未幾，而王陞彥果劾臣。里居庶常，結黨招權，陰握黜陟之柄」。遂徵丁煌詣京指證，下倪襄於獄訊之。旣而奕琛又劾張溥，並及故禮部右侍郎錢謙益；上又命溥、謙益奏。

癸酉，兩京、山東、河南、浙江旱，蝗；多饑盜。

是月，張獻忠、李自成相構，羅汝才亦忤獻忠；獻忠奔郟西，自成、汝才分兵下東南。

秋七月戊寅，臨清運河涸。

張獻忠陷郟陽。

甲申，蠲霍丘逋租。

丙戌，上御經筵；念錦州事，問「兵部近日何無邊報」？且曰：「此舉得解圍，固爲勝算；但兵未離險，朕甚憂之！」

丁亥，召賜正一嗣教大真人張應京於會極門。時北京甚疫，死亡晝夜相繼，闔城驚悼；故有是召。

戊戌，宴衍聖公孔胤直、五經博士孟聞玉。

蠲襄陽逋租。

庚子，洪承疇誓師援錦州。時兵部職方主事馬紹愉練兵車以待戰；壬寅，抵松山，夜見清兵屯乳峰山東，承疇兵登乳峰山西。乳峰距錦州五、六里，礮石相應。又東西石門並進，兵以分勢，遂立車營，環以木城；部署略定，清兵大駭。初，西人、遼人脫歸，云今秋不得錦州，糧且盡，議撤兵歸；故承疇欲待之。而陳新甲信張若麒、馬紹愉言，再趨戰；承疇遂進師。乙巳，合戰，戰甚力；斬百三十級，獲王子及孤山牛鹿，殺二十餘人。陽和總兵官楊國柱陣歿，李輔明代統其兵。祖大壽分步卒三道，欲突圍出；兵圍三匝，克其二，望外援猶隔，不得達。

八月甲辰朔，吏部奏言：『漕運總督，宜重臣駐節淮上；當以史可法總督漕運、巡撫鳳陽，朱大典提督鳳陽等處軍餉』。報可。

辛亥，夜，賜故大學士薛國觀死、誅中書舍人王陞彥，各籍其家。時漏下已鼓，中旨賜自盡，叩寢出之；國觀猶徘徊不忍死，部寺官命卒扶就縊死。久之得旨，始解就殮。國觀性疎傲，無遠識。上嘗以財匱問國觀，因密勸上搜括戚畹；且曰：『縉紳則臣任之，戚畹非獨斷不可』。於是借武清侯家四十萬金，李氏破家應命；戚寺爭恨之。臨刑，猶曰：『吳昌時殺我』！國觀自賈之禍，終不覺也。追贖九千金，沒其田六百畝，市

其宅得八百金；妻子寄居城隅。其陰鷲遠遜烏程，狼藉亦不及宜興也。

壬子，邊兵攻石門西；總兵王樸戰敗，諸將皆退沮。

癸丑，邊兵小捷，馬紹愉請洪承疇乘銳出奇擊之，可解錦州圍；承疇不納。而長嶺山自塔山迤邐至錦州地可旁抄大同，監軍張斗言：「宜駐一軍長嶺山，防其抄襲我後。」承疇亦不納；且曰：「我十二年老督師，若書生何知耶！」

辛酉，上幸太學，以重修告成也；真人張應京請扈從臨雍。先期，司禮太監王德化奉命率羣臣習儀於太學。

清兵以三千騎來援。午刻，據長嶺山，聲言欲固松山城；洪承疇不爲動。甲子，合戰；邊兵敢戰深入，奪其大旗，進斬九級。清兵議旋師，故將孔有德控馬止之；遂復進攻松山，掘壕撲土，濠深濬及八尺，絕邊人餉道。乳峰故在錦州城外，松山又乳峰外；邊軍進屯松山，爲錦州聲援。至是，環壕絕塹，松山亦困；承疇謂其下曰：「新舊壘爲攻守；我兵旣出，利在速戰，當各勅厲本部與之力鬪。吾身執桴鼓，與諸公從事；解圍制勝，在此舉矣。」諸將議餉乏，請於寧遠就餉。薄暮，張若麒抵承疇書，亦言松山之糧僅給三日；若復進師，不但困錦，又復困松山。於是諸將議論騰起，各懷去志；承疇怒曰：「往時諸君俱矢報効，今正當其會；雖糧盡被圍，宜明告吏卒，戰亦死、不戰亦死，況戰或可冀幸萬一！麾軍一退，不可復止。吾決意孤注，明日望諸〔君〕悉力！」

方起送諸將出，總兵王樸怯甚，先遁。於是各帥爭馳，馬步自相蹂踐，弓甲徧野。遙望火光，謂在不敢前走，還爲伏兵所截；大潰。曹變蛟、王廷臣突入松山，巡撫遼東丘明仰誓與承疇同守；承疇夜留兵三分之一嬰城，率其（？）復決圍衝陣而前。清兵邀之尖山石灰窰，皆力戰，清兵暫卻。俄而雲合，不得入城，移屯海岸；海潮大上，一軍盡沒，得脫者僅二百餘人，獨白廣恩還松山。若麒、紹愉得附漁舟，偕諸監軍逃至寧遠；上奏承疇失計，冀自免也。

乙丑，諭禮部：『宋儒周子、兩程子、朱子、張子、邵子有功聖門，與漢、唐諸子並稱「先儒」，朕心未安；其議之』。

許江北麥代田租。

起劉澤清右都督總兵官，鎮守山東。

九月戊寅，總督陝西傅宗龍率兵四萬自新蔡渡河。是日，李自成亦渡河，走汝寧，伏於孟家莊；明日，官軍遇之，大敗。**庚辰**，宗龍奔陳州，被圍；僅步卒六千，乏食。

辛巳，改東廠提督京營者亦稱總督。

甲申，以楊繩武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關、薊、遼、津、通州等處。以洪承疇受圍，故代之。

召還大學士周延儒、賀逢聖；至是，朝見，命仍直文淵閣。先是，丹陽監生盛順及

虞城侯氏共斂金得十萬緡，納賄太監曹化淳、王裕民、王之心等營求復用延儒；令少俟之。踰年，工部主事吳昌時家最富，出私帑如前數，使進士周仲璉伏行抵故大學士馮銓家，潛通內，果得召用——昌時之力居多，延儒深德之。

辛卯，傅宗龍出戰，先令川兵臨陣。慮步兵不能禦騎，命移於後，大亂；李自成乘之，大潰。明日，宗龍走項城；被執，死之。

總督丁啓睿大敗張獻忠於洵陽。獻忠僅百餘人，求附革、左二寇，不許；佯死，匿山谷中。啓睿援開封，不及勦；獻忠復東遁。

復遣太監盧九德、劉元斌率京營兵入河南。九德與總兵周遇吉、黃得功合追賊於鳳陽，及之。元斌駐歸德南四十日，不進。城門晝閉，縱諸軍大掠，殺樵汲者以冒功；已而欲攻城，索賂乃免。

張獻忠掠桐城等縣。

〔冬〕十一月癸酉朔，命范志完爲右僉都御史，提督雁門等關。

丙子，李自成陷南陽，殺唐王於麒麟閣。初，寇已入南門，適總督楊文岳兵至，遂出；頃之，文岳去，南陽仍陷。劉元斌聞之，乃擁婦女北去；俄命御史清軍，元斌倉皇皆沈之於河。

己卯，禁朝臣私探內閣、通內侍。於是待漏俱露立，毋敢入直舍。

辛卯，上南郊。

遼東大雪丈餘，清軍中糧芻俱盡，將解圍而歸；慮邊兵躡之，俾西人入關講和。兵部尚書陳新甲信張若麒之言，許之。

〔戊〕戊，以傅淑訓爲戶部尚書。

十二月乙巳，上念歲寒，許刑部囚保外，限二月（？）出獄。

李自成連陷襄城、洧川、許州、長葛、通許、鄢陵；鄢陵知縣慈谿劉振之力詘，具衣冠，入縣治北向再拜，自刎死之。

庚申，劉澤清大破李青山於石萊山。

甲子，戊黃道周、解學龍。初，刑部尚書劉澤深擬道周烟瘴遭戍，再奏不允；因言『道周之罪，前兩疏已嚴矣。至此惟有論死！死生之際，臣不敢不慎也。自來論死，諸臣非封疆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誅者。今以此加道周，道周無封疆、貪酷之失而有建言蒙僂之名，於道周得矣；非我皇上無不覆、無不載之心也。且皇上所疑者，黨耳；黨者見諸行事、相聚訟言，乃爲植黨。道周具疏，空言無當；睿照一臨，肝膽寒裂。一、二臣工，始未嘗不相與也；今且短之，繼而斥之，烏有所謂「黨」而煩朝廷之大法耶！去年行刑時，忽奉命停免。今皇上豈有積恨於道周？萬一轉圜動念，而臣已論定，噬臍何及！所以出入之間，不敢不慎；亦惟恩威出自皇上，仍以原擬候裁』。從之。

諭停內操；提督忠勇營太監楊進朝所部三千人，若值大祀，仍與防護。

張獻忠、李自成合攻開封七日夜，巡撫高名衡、總兵陳永福等竭力守禦；永福射中自成，損一目。自成屯朱仙鎮，去開封四十里；內鄉、鎮平、唐縣、新野諸城各出降。鄧州知州劉振世郊迎五十里，舉家從之；許州以南，無復完城。總督丁啓睿、楊文岳以總兵左良玉、虎大威、楊德政薄朱仙鎮，良玉謂「賊勢銳，宜緩攻之」；大虎等謀不合，遽進引，全軍皆潰，良玉母、妻被執，開封益困。寇驅鄉民攻城，授斧鑿，令鑿石；還不得石者，立斬。又穴城爲窟，實以藥；引火發之，城堞震壞。然官兵嚴守兩月，不能克。

是月，勅內臣神宮等監及各司局庫等毋干外政，並申戒廷臣交通近侍。

崇禎實錄卷之十五

懷宗端皇帝（十五）

崇禎十五年春正月辛未朔，上朝畢，召延儒、賀逢聖、謝陞入殿，曰：『古聖帝明王皆崇師道，卿等乃朕之師，宗社奠安，允惟諸先生是賴』。命東向立，上降座西向揖之；各媿謝。

先是，遼東寧前道副使石鳳臺以清意許和，馳書詢守將得報，鳳臺遽以聞；上（以）私遣辱國，下鳳臺刑部獄。至是，謝陞語同列曰：『我力竭矣！鳳臺言良是』。同列亦然之；乃屬兵部尚書陳新甲微言於上，謂『兩城久困，兵不足援；非用間不可』。上曰：『城圍且半載，一言不達，何間之乘！可款則款，卿其便宜行事』。上以問閣臣，謝陞獨曰：『彼果許款，款亦可恃』。新甲遂薦贊畫主事馬紹愉可遣；從之。加紹愉職方郎中，賜二品服；上深秘之，外廷不知也。丁丑，紹愉偕參將李御蘭、周維壻至寧遠，聞於清，請勅爲信；乃復請於朝，勅曰：『朕聞瀋陽有罷兵息民之意，向來沿邊督、撫未經奏聞；既承講款，朕不難開誠懷遠——如我祖宗朝舊約，恩義聯絡，永爲和好』。清得之，以爲邊吏僞作，並怒勅中語；紹愉聞之。

乙亥，上南郊省牲。

丙子，太廟（？）。

山東盜平，擒李青山入京。青山，本屠人，乘機嘯聚數萬人；戰敗，逃山谷中，跡捕得之。

庚辰，上祈穀大享殿。

辛巳，李自成益攻開封。開封城，宋人所築也；土堅而剛。寇穴城，土隕，數千騎殲焉；寇駭而徙，南屠陳州。

壬午，召鄭三俊爲刑部尙書。

平賊將軍左良玉率兵援開封，寇退。

乙酉，戶部請覈戶口、田畝；從之。

丁亥，聞錢塘、浮梁、鄱陽遏糴，命撫、按禁之。

己丑，上躬耕藉田。

辛卯，召還孫傳庭，仍以兵部右侍郎總督京營，提兵剿寇兼理糧餉。

御史楊仁愿上言：「臣讀勅諭申交結內待之律，因稽高皇帝初無所謂「緝事」之令，臣工不法，止於明糾，無陰訐也。臣待罪南城，所見詞訟，多假番役，妄稱東廠；餌人以陷禍、擇人以肆喙，惟恐其不爲惡，又惟恐其不罹於法。揆之皇上泣罪解網之心，豈不傷哉！伏願先寬東廠事件，而後比較可緩；比較緩而後買事件與賣事件者亦息。抑

臣復有請焉，如臣子獲罪，但勅撫、按以檻車送詣闕下，未爲不可；若一遭緹騎，有貲者家門破散、無貲者地方斂餽，爲害非淺！上是之。諭東廠所緝，止於謀逆、亂倫；其作奸犯科，自〔有〕有可存。並戒錦衣衛校尉奉使需擾。

罷提督京營內臣。

乙未，斬、黃賊爲禁兵截殺，走合李自成，盜魁賀一龍、馬守應、賀錦並屬之；惟一龍、守應各領所部聽令而於羅汝才甚厚，自成深忌之。

庚子，蠲各省直崇禎十二年以前蠟、茶等稅。

是月，上齋於南城。

革、左寇自霍山、六安分道出掠。

二月丙午，命周延儒清獄。

戊申，發二萬金振山東就撫百姓。

庚戌，御經筵。

論免崇禎十二年以上贓罰，豁罪——從刑部左侍郎惠世揚之請也。

詔免省直十二年以前稅糧，不許有司混徵；百姓相率歡呼稱慶。

壬子，總督汪喬年至襄城。喬年在鎮，發李自成先塚，得小蛇，斬蛇以狗，登壇誓師。聞自成圍左良玉於偃師，乃兼程進兵；留步卒火器營，以輕騎萬餘抵郟縣。聞賊新

破襄城，疑不敢進。會襄城貢士張永祺避難河北，還經邠縣；力請先之，以告襄城人。襄城人爭出迎喬年於八里營，喬年屯兵城下；營未成，自成兵已薄汝水上。方接刃，有二將先逃，兵大潰；喬年以數百人入城居守。襄城堅守五晝夜而陷，喬年自刎未殊，被執，見殺；知縣謝三元死之。自成恨諸生，遂劓刑百九十餘人；又購永祺。永祺匿時，被夢黃姓者救免之；果一賊出之，則黃姓也。賊屠永祺族人九家，以洩其忿；又墮城而去。

癸丑，定王出閣就學。

命移京營總督孫傳庭總理陝西三邊軍務。

戊午，上南郊。

三月庚午朔，卹錦州陣歿戰士。

刑科左給事中沈胤培言：『松江知府方岳貢治郡十二年，清執素著。前王陞彥以私怨誣詆，乞下法司公勘』。

辛未，張獻忠陷舒城。

甲戌，賜范志完尙方劍，命總督陝西孫傳庭、鳳陽總督史可法俱聽志完期會協勦。

丁丑，大學士魏照乘罷。

丁亥，松山城陷；巡撫遼東右副都御史丘民仰、總督曹變蛟、王廷臣、副總兵江翥

、饒勳等俱被執，不屈死。總兵祖大壽守錦州年餘，力竭，城亦陷；爲標下昇降。兩城俱沒，遂克杏山城。報至，京師大震。

庚寅，以沈惟炳爲通政司使。

封皇子慈□爲永王。

乙未（原文誤己未），李自成圍彰德，陷之。

己亥，諭省直撫、按令司道守令各招貧民，給牛種糧食，俾各歸農。

夏四月庚子朔，改稱宋儒六子曰「先賢」，位列漢、唐諸儒上；左丘明亦稱「先賢」。命纂「六子格言」。

禮科給事中倪仁楨上言：「臣等初拜官，例候閣臣謝陞；言及兵餉事，謝陞忽曰：『皇上惟自用聰明，察察爲務，天下俱壞』。陞位極人臣，敢歸罪天子！」吏科給事中朱徽、戶科給事中廖國遴亦劾之。上怒，命議處。丙午，大學士謝陞削籍。

周延儒奏議詞臣一員佐兵部；從之，著爲令。

免四川貢扇三年。

發三萬金給關、寧之師。

禮科都給事中沈胤培上言：「欲求事功之臣，不若先求節義之士。如傅宗龍已卹，而盧象升優典未沾、汪喬年忠魂莫問；事同恩義，何以使諸臣不爲巧避也！楊嗣昌死有

餘僇、陳新甲負罪，不遑飾其功勞，遽恤其錄蔭。雖恩威出自朝廷，乃譏罪則若局外，論功則有局中；有是禮乎！又儀制郎中，典禮攸寄，宜定久任課最之規得陞京秩，庶精心討論，不徒故事相蒙矣。』。上是之。

御史沈向劾監軍兵部郎中張若麒貪功喪師，復逃寧遠，宜正其罪；報聞。

李自成復圍開封。

癸丑，給巡撫山東王永吉二萬金。

己未，命祭松山陣亡吏卒。

壬戌，南京御史米壽圖請誅張若麒以謝天下；又上「練兵十害」曰：『今天下練兵，奉行三年矣。寇至而城輒陷，兵增而餉日糜；利益不聞，擾累日甚。目今不罷，害將日深！祖制，衛所官軍又有弓兵、民壯，歲有常食；若實行清覈以教練之，可無逃潰奸細之憂！此外，如保甲人自爲守、家自爲戰，本屬良法；但在有司推誠厲精訓練之耳』。是秋，張若麒下獄，論死。

癸亥，諭各部諸司：『凡利民救時裨助政治、攻補缺失者，彙奏採行之；不得以浮言泛陳。至中外大小羣臣，當痛猛省；服官擔爵，各有職業，何無匡濟！任兵食之交窮、忍軍民之並困，終未有確然良畫，力任底績；非朕之所倚望於諸臣也』。

清兵襲塔山，破之。兵部職方郎中馬紹愉駐塔山，候朝命；城將陷，紹愉出，清兵

共衛之。城中兵民自焚，無一降者。

五月癸酉，中書舍人陳龍正上言：『勦寇不在兵多，期於簡練；殲渠非專將勇，藉於善謀。而所云招撫之道，又更有說：曰解散、曰安插。解散之法，仍屬良將；安插之道，端委有司。今者寇禍，中州最甚。賊初淫殺，人猶苦賊，而望矣兵；兵既無律，民反畏兵而安賊，若喜其至而迎之；誠中原之大憂也。邊地受侮，唯在防禦有道。督、撫固在得人，而尤當擇有兵略者爲知府；用我所長，制彼所能。我所長，在扼險、在車營、在大器；彼所能，特騎射奔突耳。良將在奇謀、在用間，今之塘報，亦間之一端也』。上是之。

甲戌，南京提學御史徐之垣入廬州。見城守疏虞，召北關副總兵唐應登入城；未入，忽西門、德勝各火起，官兵俱潰——則革賊計陷之也，之垣及知府鄭履祥、合肥知縣湯登貴俱遁走。夜，革賊陷無爲州。

丁丑，諭釋輕囚。

戊寅，宥馬士英，起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提督鳳陽軍務兼督湖廣、安慶合勦。初，周延儒再召，前太常寺少卿阮大鍼等合餽之萬金；以大鍼「逆案」難之，故用士英。

兵部司務朱濟賈勅同職方郎中馬紹愉往瀋陽議和，還至寧遠，以議和副書上兵部。

上問周延儒至再，終不對；上慨然起。時言路方以講好攻陳新甲，故延儒緘口不敢異同；又以脫後罪也。上始悔之。

癸未，李自成陷開、亳。

丁亥，命禮部考「樂律志」。

六月庚子，禮科都給事中沈胤培請廣科額；上命省直各加解額有差。

發帑金五萬、戶部金十萬及銀牌、布幣犒左良玉軍。

丙午，孫傳庭奏請練兵二萬；上以「原議練兵五千，可以破賊；何爲取盈二萬？且二萬之餉，安能即濟！但得餉一月，便當卷甲出關，共圖殲蕩；不得過執取咎！」

戊申，大學士賀逢聖致仕。

己酉，上不豫。

庚戌，崇明盜平；兵備道程恂散其黨二千餘人，藉其兵四百四十人。

辛亥，免開封、河南、歸德、汝州去年田租。

癸丑，大學士張四知致仕。

諭各省直停刑五年。

丁巳，召新入閣諸臣禮部尚書林欲楫等於中極殿；至則賜饌，上先御觀殿試礮。時賀逢聖致仕，特賜宴餞別，異數也。

戊午，以禮部右侍郎蔣德璟、詹事黃景昉、兵部右侍郎吳姓並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且責吏部『會推大典，自當勿濫勿遺。今乃稱詡徇情，如房可壯、宋玫、張三謨並與推舉，此豈大臣矢公矢慎之道！』

辛酉，召廷臣於中左門，賜饌；上青袍，東宮及定王、永王緋衣侍。上詰李日宣曰：『朕兩年前，曾諭諸臣有「寧背君父、不背私交，寧隳職業、不破情面」兩語；今猶如故。昨爾等枚卜，徇情濫譽；大事如此，況其他乎！』日宣奏辨。上又責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河南道御史張煊；閣臣力爲解救曰：『房可壯峻節有識、宋玫選學習事、張三謨風裁持正，原不媿枚卜』。上不聽。明日，下日宣等六人於刑部獄，奪職。

卹贈故巡撫丘民仰、故總兵曹變蛟、王廷臣，各予祭六壇；命禮臣議諡，合祠京師。諭：『近日死事文武大臣立壇，朕觀致祭』。

戊辰，以姜瓖爲征西將軍總兵官，鎮守大同。

御史吳履中奏言：『皇上之失有二，曰大奸之罪狀未彰，而身受過；圖治之綱領未挈，而用志多分。臨御之初，天下猶未大壞也；特用溫體仁，託嚴正之義，行媚嫉之私；使朝廷不得任人以治事。釀成禍源，體仁之罪也。專任楊嗣昌恃款撫、加練餉，致民怨天怒，水旱盜賊。結成大亂之勢，楊嗣昌之罪也。皇上信任二人，二人恃其信任，售其奸欺，輒曰「皇上自爲之」；皇上亦曰「彼實未嘗專擅也」。是皇上爲二奸所誤，而

反代二奸受過也。至於圖治自有綱領；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向者是以生亂，今欲塞其亂源，急宜求治兵之人。先辦此兩大事，而治功可次第舉矣』。

秋七月辛未，叙東省功，進周延儒少師、中極殿大學士，蔭中書舍人；陳演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乙亥，謫李日宣、章正宸、張煊戍邊，房可壯、宋玫、張三謨削籍。初，大學士陳演以所親御史廖惟一者託可壯考核時爲之地，不納；煊亦峻拒之。惟一竟外調，演銜之。適上游西苑，召周延儒、陳演；延儒辭足疾。演入侍舟中，因陳枚卜大典，日宣等徇私濫舉；上怒，欲重譴之。日宣詞氣不撓，始消霽。

停河南鄉試——時開封久圍不解也。李自成圍開封日久，開封守告急求救；遂命許定國渡河，孫傳庭以秦師出右、侯恂以晉師出左互援之。

戶部尚書傅永淳奏言屯田八事：『曰軍屯。軍買官屯、民占軍地，不必問矣；但就冊報徵，即以折色改徵本色。曰民屯。凡荒閒可耕之地，召募軍民商賈有捐貲開墾者，給爲永業；其願耕無力者，照佃發給貲，待二年後起科。曰兵屯。有事用兵以戰，無事用兵以耕；宜以七分戍守、三分屯田。曰商屯。依墾田多寡，頒給職銜以旌異之。曰水屯。招募南人習水利者度其原隰，使地無曠土、水無遺利。曰陸屯。擇不毛之地，樹以桑棗，雜植榆柳諸木；隨其所便給業，永不起科。曰罪廢開屯。能墾千畝准開戍、墾五

百畝准雜流、墾三百畝准配，俱認地三百畝，三年而止，照例察叙。曰設官。特遣大臣專理屯務，設屯官分理；寬以吏議、遲以歲月，俾便宜行事。上是之。

皇貴妃田氏薨，輟朝三日。妃最爲上所寵，能書，有機警；居承乾宮。丁丑，早上齋宿武英殿半月；俄欲還宮，妃遣人辭之。太監曹化淳進江南歌姬數人，甚得嬖；妃上疏切諫。及薨，上痛悼，卹禮加等。

甲申，吏部左侍郎王錫袞諫上事佛，言甚婉切；上納之，加服、俸一級。

甲午，戶部以流寇充斥，輸輓可慮；請就海運。上謂海運從權，非經久計；不許。以鄭三俊爲吏部尙書。

丁酉，兵部尙書陳新甲下獄，以張國維爲兵部尙書。

是月，李自成陷陳州，殺睢陳道僉事關永傑。

八月戊戌朔，祭大社、大稷。

御史劉熙祚奏言：『故庶吉士張溥力學砥行，著述甚多；其所著書足備一夜之覽』。從之，即命進呈。

甲辰，命侯恂以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保定、山東、河北軍務。恂奏：『寇患積十五年而始大，非可一朝圖也。賊中情形，臣已具悉。大約饑則聚掠，飽則棄餘。且多久逋思歸，中霄雨泣；其強易散，非持久之賊也。賊中聯營各部，如曹操一支

嘗以李自成有兼併之心，陰相猜貳；而袁時中有步卒二、三十萬，則已去而顯與爲敵矣。惟是秉鉞者避款賊之嫌，而臺省言兵事之臣章疏日上，畏首畏尾，豈能有濟者！故必省朝中議論、行闔外軍法，厚集兵力，養成畜重；伺隙設間，潰其腹心；賊必變自內生而賊可漸次平矣。又左良玉爲臣舊部，每懷報効之心。誠使臣得馳赴其軍，鼓以忠義，用三楚之糧、養全鎮之兵，臣不就度支關餉。陛下亦不必下軍令狀，責取戰期；機有可乘，即東出與孫傳庭合，羣賊腹背受敵，馳突無所，不相屠滅，必自降散；此皆滅賊之策。唯陛下裁而斷之』。

丁未，上諭禮部，以祧廟贈后三歲不祭、別廟繼后亦三忌辰不祭，欲以本恩殿改建二殿供祧廟帝后。禮科都給事中沈胤培上言：『禮有萬世之經，有一時之權。經者，太廟一帝、一后，奉先殿亦一帝、一后是也；權者，別殿之崇享，奉先之列祔是也。自神祖來，繼后、贈后皆以祔享爲成例。今欲建祧殿二而又不在奉先殿之後，將以奉先祧殿名乎？抑以何名乎？在聖母可極尊榮，而不必同於列后；在列后宜申孝享，而未免抑於祖宗。如魯立武宮、煬宮、「春秋」皆大書特書。見其毀已久，不宜立輒立焉；非即遠有終之義也，必欲追罔極而事如存。請立別殿專事聖母，揆之闕宮之文、奉慈之建，猶爲合理』。上是之。遂諭禮臣：『祧殿不宜創建；欲立奉親殿奉安御容，先帝貞皇后居中，孝和左之、聖母右之，薦享如儀』。沈胤培又上言：『貞皇帝后，太廟有時享、奉

先有常儀。復立奉親殿，亡論於宗廟有重禰之嫌；且帝后皆以合享祖宗爲尊，至降從別殿，恐先帝聖母之心未安！臣愚，莫若修復孝宗奉慈殿爲安。奉慈之建，本爲孝肅、孝穆而設，世宗以孝惠祔焉；正今日祧廟之三后也。一整飭奉安而大禮畢矣。」

安慶兵變，殺都指揮徐良憲。先是，副總兵廖應登領三千人，汪正國、李自春各領千人，素騷擾賈怨；巡撫徐世蔭新至，民怵兵曰：「爾將誅矣！」遂劫良憲殺之，四出焚掠。給事中光時亨疏論應登宜申司馬法；邸抄先傳，遂致難作。世蔭亟自南京諭解叛卒，斬七千，徙應登兵太湖、正國兵桐城。

張獻忠陷六安。

癸丑，以范景文爲刑部尙書，以劉宗周爲都察院左都御史。

諭民屯田。先發御前十萬金收貯穀種，以備子粒；並設屯官。

癸亥，蠲濟南、兗、東昌及濮州等逋租。

乙丑，召還黃道周，赦其罪；仍任少詹事。時周延儒能談言微中；先是，道周在獄，人謂必不可救，延儒以微詞挽之，得減放。至是，上偶言及岳飛事，歎曰：「安得將如岳飛者而用之！」延儒曰：「岳飛自是名將；即黃道周之爲人，傳之史冊，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上默然。甫還宮，即傳旨復官。

刑科右給事中陳啓新匿喪被劾，下撫、按訊之；尋遁。

是月，開封圍久食匱，人相食。劉澤清以朱家寨距城八里，若提五千兵渡河，依河爲營，列水環之，達於大隄，築甬道以運糧，則救援可濟；遂先後立營。寇攻三日夜，諸兵不至，澤清遂引去。先是，開封城北十里枕黃河，巡撫高名衡、推官黃澍等議鑿渠通運，且引河水環濠以自固，更決隄灌賊可立走；渠遂成。既而河水溢，自渠決城，賊以營高得免。

李自成陷歸德，殺推官王世琇；貢士徐作霖死之。

九月甲戌，命備十五騎於西華門，候急傳。

復劉同升、趙士春原職。

戊子，命採良家女充九嬪；給事中光時亨請俟寇平舉行，上即令己之。

誅前兵部尙書陳新甲。初，周延儒入其賄，營解甚力；因奏：『國法，大司馬兵不臨城，不斬』。上曰：『他邊疆，即勿論；侈辱我親藩七，焉不甚於薄城乎！』延儒語塞。既而刑部署事右侍郎徐石麒奏其釀寇私款；立奏上，竟棄市。

日聞陳司馬甚辨有口，自矜諳疆事、羽書。

庚寅，浙江海道副使盧若騰奏：『臣八月抵臨清，見內臣田國興聯舟二十四艘、所役九百餘人，擾驛阻關』。上命司禮監覈其郵符。

河決開封，城陷。先五日，決朱家寨，溢城北；至是，水大至灌城，周王恭枏及諸

王走磁州，以巡按御史王漢舟迎之也。巡撫高名衡等俱北渡，文武吏卒各奔避，士民湮溺死者數十萬人；城俱圯，官私官府廬舍一朝成巨浸。賊所屯地高，獨全。蓋黃河秋時嘗漲，開封推官黃澍鑿渠導之，忽橫溢水，大半入泗、入淮與故河分流，邳、亳皆災。前太常寺少卿鄆陵梁克從，亦舉家溺死。

都督僉事黃得功敗流賊於潛山之小市。

冬十月己亥，張獻忠攻襄陽，左良玉倉皇夜乘舟去，撫治鄖陽王永祚、監軍僉事熊飛俱遁。

甲辰，命纂修曆法。

戊申，惠王出奔，巡撫偏沅陳睿謨以護藩行。

庚戌，賜貧民米、布。

寇陷安慶。詐爲鹽客，聚艘泊河下；突入城，陷之。

以范景文爲工部尙書。

乙卯，刑部右侍郎徐石麒奏：清獄，令各撫、按造冊呈覽；從之。

戊午，誅司禮太監劉元斌。

駙馬都尉鞏永圖請追尊建文君諡號；下廷臣議之，不果行。
增明年會試額六十人。

十一月丁卯朔，贈故大學士文震孟、故少詹事姚希孟各蔭子入國子監，更予震孟祭葬。

永城前總兵劉超叛。超歷貴州總兵官，家居；所收家丁，故羣盜也。同里前御史魏景琦蒼頭與家丁爭，超詣景琦家謝過；語次，家丁抽刃直前殺景琦，屠其全家。勢不自制，並殺貢士喬明楷，據城反。

戊辰，召開封府推官黃澍。澍對上言：『臣等守甚力；賊忿城不下，鑿渠決河，以致不守』。遂授江西道御史，齎金巡按河南，賑濟難民。命黃希憲治河，塞決口。庚午，□十萬金，即命澍賜周王三萬金，餘賑宗室兵民。

右都御史劉宗周上言六事：『建道揆。京師首善之地，先臣馮從吾立「首善書院」；臣請亟復之，以昭聖明興道致治之意。曰貞法守。請一切獄詞專聽法司，不必下於錦衣，庶朝廷享清寧寬和之福。曰崇國體。請今大臣自三品而上犯罪者，九卿科道會詳之後，乃付司寇；司寇議定坐誅，始得收繫。於此僇辱之中，不忘禮遇之意。曰清伏奸。請凡禁地匿名文書，一切立毀。曰懲官邪。京師士大夫與外官交際，愈多愈巧；臣必爲風聞彈劾之，唯祈嚴斷。曰飭吏治。今日吏治之敗，無如催科；而火耗、詞訟贖鍰已復爲常例矣。至於營陞、謝薦，巡方御史尤甚。臣請以風憲受贓之律，爲回道考察第一義』。上是之。

清兵大舉入塞，分入牆之路界嶺、青山。癸酉，破遼安三河。時分道大入，一趨通州、一自柳樹澗趨天津。甲戌，屯永平之臺頭；乙亥，攻通州。京師戒嚴，勳臣分守九門，以太監王承恩提督城守。

以徐石麒爲刑部尙書。

寧武總兵許定國下獄，論死。前以千人援河南，兵潰道掠也。

諭廷臣條上措餉、城守事宜。

己卯，檄各省直勤王兵入援。

張獻忠陷黃梅。

庚辰，募運張家灣各關委積，以一石入京者給四斗，餘倍之；聽營軍家人代運。

清兵入薊州，分往眞定、河間、香河。

甲申，發帑金十萬資餉。

周延儒勸上召前大學士王應熊。延儒知外漸有異議，故以自代，蓋資之爲援也。上從之，命召應熊。

丁亥，令薊州東、西兩協唐通等合兵策應薊州，山東總兵劉澤清入援，太監盧九德防護鳳、泗。

張獻忠陷無爲州。

削兵部職方主事馬紹愉職。

是月，曹縣婦產兒兩頭，項上有眼、角，手過膝。

閏月庚子，發帑金二十萬市粟。

詔曰：『比者災害頻仍，干戈擾攘。興思禍變，宵旰靡寧；實皆朕不德所致也。罪在朕躬，弗敢自寬。自今日爲始，朕敬於宮中默告上帝修省，戴罪視事，以贖罪戾。惟二祖舊制，令每日朝畢，勳戚文武諸司等奏事者赴弘政門報名候召』。

總督保定侯恂、巡撫保定楊進免；罷總督不設。

壬寅，清兵攻河間。明日，分向臨清、入霸州，兵備僉事趙輝死之。乙巳，入文安；丙午，自青縣趨長蘆；戊申，入臨清；壬子，入阜城，又入景州；甲寅，入河間，參議趙珽、知府顏胤紹、知縣陳三接死之。戊午，攻東昌，劉澤清禦之；遂西攻冠縣。

李自成陷荊州；惠王先遁，石首居民望風逃潰。自成令馬守應據夷陵以犯澧，令賀一龍趨德安以窺黃、麻。一龍在黃陂阻水不前，止收左良玉殘兵八百人而回，先謁羅汝才；自成大恨之。

下禮科給事中姜琛於鎮撫司獄。先是，上戒諭言官；既而匿名書書列二十四氣，隱詆朝士。琛言：『皇上修省罪己，又致誠言官；惟視言官獨重，故望之獨切。至諭云「代人規卸，爲人出脫」；臣獨展轉不得其故，皇上何所聞而云然乎！如蜚語騰播，必

大奸巨惡惡言官而思中之；謂不重其罪，不能激皇上之怒！箝言官之口，後將爭效寒蟬，壅閉天聽；誰爲皇上言之哉！」上大怒，立召下獄。

庚申，亥刻，拱極城刀伏，有火光二寸許。

辛酉，清兵自臨清分五道；壬戌，攻寶豐；癸亥，攻張秋。其兩路至大名，不之攻。

甲子，召廷臣於中左門，問〔守〕禦及用督、撫之宜；劉宗周曰：『使貪、使詐，此最誤事。爲督、撫者，先貴極廉』。上曰：『亦須論才』。宗周退。御史周燦請速行問諸臣不用命者。御史楊若橋舉西洋人湯若望演習火器；宗周進曰：『唐、宗以前，用兵未聞火器；自有火器，輒依爲勁；誤專在此』。上曰：『火器，終爲中國長技』。宗周曰：『湯若望一西洋人，有何才技！據首善書院爲曆局，非「春秋」尊中國之義；乞令還國，毋使誑惑』。上曰：『彼遠人，無斥遣之禮』！上不懌，命宗周退。羣臣以次奏對，上色解。宗周又進，請釋姜塚、熊開元；且云：『廠衛不可輕信，是朝廷有私刑也』。上色怒，仰視殿梁，曰：『東廠錦衣衛俱爲朝廷問刑，何公何私』！宗周抗論，不屈。左都御史金光宸言：『宗周無他意』；上益怒責，宗周免冠謝，徐起退。上素嚴厲，對既不稱，聲色□異，舉朝失色；宗周從容辨奏，未嘗失度。光宸申救，音節宏壯；汗流交頤，意氣不撓。廷臣皆竊歎，以爲兩臣皆不可及。先是，行人司副熊開元求獨

召對，入德政殿，請屏閣臣；周延儒求退，不許。開元所奏，大抵摘延儒之失；上命補牘。明日，奏劾『延儒以釋梟囚、蠲宿逋，奉行聖意，自謂上有裨於聖德、下有功於人才。賢人君子，皆其引用；孰敢起而攻之！顧延儒黷貨無厭，營私忘公；皇上徧召廷臣，問延儒賢否？即以所論賢否，定其人之賢否。若更不加體察，一時將吏狃於賄賂，雖失地喪師，皆得無罪；誰復爲皇上捐軀報國者！』上怒，下鎮撫司，詰主使；周延儒引退，手勅慰留。初，開元出朝，奉命具疏；禮部儀制司主事吳昌時力阻之，開元不聽。入獄，復以疏倉卒未盡，復列款具奏；鎮撫司格不以聞。尋廷杖姜垞、開元，仍下鎮撫司。

給事中陳燕翼上言：『兵餉缺乏之極，由於朝廷無剛正之臣；利口獲進，重賂求薦。陛下設廠衛，即因廠衛爲介紹；託近侍，即因近侍爲援引。陛下籌兵措餉，不遺餘力。豈知此輩平日所輦輸以得官者，皆陛下之兵；所滿載而候代者，即陛下之餉也。陛下深居法宮，亦曾憬然悟此；與左右大臣發憤改圖，庶幾可以挽此積習耳』。

翰林院修撰魏藻德上言兵事；上善之。

十二月丁卯，清兵自長垣趨曹、濮；別將抵青州、入臨淄縣，知縣文昌時闔室自焚死。戊辰，破陽信；辛未，破濱州。癸酉，入兗州，執魯王壽鏞，自經；兵備王維新、知府鄧錫藩、副總兵丁文明、吏科左給事中范淑泰等死之。己丑，破滕縣；甲午，破嶧

縣；乙未，破剡縣。

李自成陷襄陽，唐王、襄王俱走免。左良玉拔營南走承天；尋渡江，入武昌，恣殺掠。

甲戌，諭羣臣戴罪修省。

清兵入沭陽；乙亥，入沂州，又入豐縣，殺知縣劉光先。

丁丑，李自成、袁時平攻汝寧，陷之；分巡撫僉事王世琮被執，不屈死。世琮，達州人；授河南推官，屢卻賊。射矢貫耳，不動；號「王鐵耳」。

張獻忠陷太湖，殺知縣楊春芳。

戊寅，左都御史劉宗周削籍，左副都御史金光宸降調；鄭三俊、徐石麒各疏救，不聽。貢士祝淵奏寬宗周，下淵於刑部獄。淵，海寧人。

清兵破蒙陰、泗水、鄒縣。

乙酉，孫傳庭請入援，因防河南；不許。

甲午，山東武德道僉事雷縉祚奏督師范志完縱掠狀。

崇禎實錄卷之十六

懷宗端皇帝（十六）

崇禎十六年春正月丙申朔，李自成陷承天；總兵錢中選戰沒，巡撫湖廣右僉都御史宋一鶴、鍾祥知縣蕭漢死之。漢知鍾祥有聲，賊戒其部曰：『殺賢令者，死無赦！』乃幽之寺中，戒諸僧曰：『令若死，當屠爾寺！』僧謹視之；漢曰：『吾盡吾道，不礙汝法！』遂自經。自成改承天曰「揚武州」。欽天監博士楊永裕降附之，自稱天文、禮樂、兵法、地理俱該洽，請發顯陵；牛金星不可。嗣後勸進，又不可；而自成心欲之，於是設六政府侍郎、中從事等官。其示約批發，悉出永裕。增府同知、州判官、縣主簿，俱質其親屬遣之。自成蹂躪中原，所過城邑輒置去；自渡江，遂有據志，分設衛兵。以所授通達衛制將軍任光榮、通達衛左威將軍蘭養成等十三人分守荊州、澧州諸處。

丁酉，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等疏救姜垞、熊開元；不聽。刑部尚書徐石麒罷，以垞、開元竟具獄，不廷訊也。

丙午，享太廟。

壬子，諭都察院：『專責巡撫痛革舊習，力行察吏安民之事；勿憚辛勤、勿恟情面，勿縱吏胥。其詳議條奏以聞』。

張獻忠陷蘄州，夜梯城而入。旦日，獻忠入城，令薦紳、孝廉、文學各冠帶自東門入，西門出；盡斬之，御史饒京等預焉。開各門，放男子出，留婦女；毀城，稍不力，即被殺。江防道副使許文岐微服出，被執。獻忠曾販杭州，識文岐，頗禮之，挈於行營；四月十八日，殺於麻城。

禮科都給事中沈胤培請補河南鄉試；從之。

是月，滄州浚濠，得石牌，鐫一陰道人歌曰：『無足者烏，生角者牛；並出北海，實彼醜謀。天心厭亂，必斯之隅；山東之寶，死不可留！』

二月，清兵掠壽光，攻德州；入武定、萊陽，殺故工部右侍郎宋玫、吏部郎中宋應亨、中書舍人趙士驥、知縣張宏等。壬午，劉澤清戰於安丘，卻之。

戊辰，上祭大社、大稷。先一日，清霽；至期，大風雨，五色炬盡滅，諸闈幕黃布、劈紙障之。拜訖而退；還宮，仍清霽。御史曹溶導駕；明日，欲奏災異，閣臣沮之。

謫戶科右給事中熊汝霖。汝霖前劾巡撫，語侵周延儒；上怒，貶於外。

甲戌，命給事中左懋第、郭允第催漕南直、浙江、江西、湖廣。

辛巳，止總督漕運史可法入援。

大學士周延儒自陳，宿直廬；壬辰，命入直。

左良玉泊池州清溪口，副總兵王允成稱以二千人勤王，縱掠青陽、南陵、繁昌，沿

江驛甚；薄蕪湖，競傳其兵叛。南京兵部尚書熊明遇知良玉爲尚書侯恂舊部，事恂甚謹；令恂次子方域爲其父書戒之，良玉稍戢，還池州。淹留四旬，鷄犬一空；縱掠銅陵，遠近震動。遺南京諸臣書，欲蹙駐池州。

張獻忠陷漢陽。

戊子，京師大風霾，夜震西長安街石坊。天津城門自開。

總督漕運朱大典免。忻城伯趙之龍劾其貪婪，命撫、按覈之。

兵部職方郎中尹民興等請召還劉宗周、金光宸；不聽。

清兵登、萊合軍。

三月甲午朔，暹羅入貢。

清兵入順德，殺知府吉孔嘉。

丁酉，改禮部主事吳昌時爲吏部文選主事，署郎中事。昌時好結納，通司禮太監王化民等，欲轉銓司；鄭三俊嘗以訪鄉人徐石麒，答曰：『君子也！』三俊遂薦於上。蓋石麒畏昌時，故譽之；而三俊不知也。

清兵攻德州不克，往西北；別部攻武定州，拒卻之。俄守備放礮，誤傷臂；守者潰，城遂陷。

李自成殺其黨羅汝才、賀一龍。自成招兩人宴，汝才疑，不至；先縛一龍。凌晨，

二十騎突入汝才營，斬之。汝才，延安人；同李自成、劉國龍投高氏營。高氏敗，自成爲雄。自成兵善攻，汝才兵善戰；而汝才淫侈，自成忌汝才，並斬其主謀貢士尤玄珪，分其兵。自成遂僞稱「倡義文武大元帥」，次權將軍、次制將軍；權將軍劉宗敏狡悍善戰，賊恃之。

癸卯，以禮部尙書東閣大學士吳性兼兵部尙書，督師平寇；賜尙方劍，給五萬金旌功。吳性遂上言：「今日集兵措餉，必須鞏固江南而可恢復江北；而武昌、九江，其要衝也。臣宜先往金陵，急趨九江、武昌，相機進止；且可調集兵餉接濟江北，令各撫、鎮兵扼險，共爲應援」。上是之；遂議設標兵二萬。

盜陷武岡州，殺岷王。時常德、武陵、衡、桂蠻獠皆伺隙，土寇勾引攻掠。免直隸、山東殘破州縣去年田租。

命總督鳳陽馬士英移兵攻永城劉超。士英前調貴州兵五百，至樂平、婺源淫掠，婺源人饗於汪氏，一夕燬之；士英乃劾徽州知府唐良懿、推官吳翔鳳。

兵部右侍郎倪元璐召對，申奏曰：「今之本謀，存乎主術，力行仁義，提振紀綱，愛惜人才，崇尚氣節；定心志、一議論、信詔令、慎刑賞，其下則竭忠畢力惟是求。如此，何患大功不成、太平無日乎！臣沿途凡遇兵將，輒稱實可畏；而遇難民，皆云實可圖。蓋兵將見形，難民見情。凡稱鐵騎精兵綿亘數十里衝突飄忽、所向無前者，形也；

兵將見而震之。兵歸營散渙疏略，而遼人與西人心志不一者，此其情也；難民入中而知之。夫攻形用力，攻情用謀。今行間諸臣，烏能知用謀者乎！乃今諸將報功，徒以奪回難民，張皇露布；此於九牛之一毛，何須急傳！飭各路制奇設伏，直搗中堅，自可得志；而機宜在乎足財安民。以臣愚見，督、撫行軍，必假利柄；一切屯、鑄、鹽、權之務，悉聽便宜；則可以布謀而制勝矣。上善之。

翰林院檢討汪偉上言：『創大業者，必先扼險要而後可以言進取；定大亂者，必先固根本而後可以言蕩除。臣世籍金陵，請以今日之急務陳之。金陵城周百二十里，竟一日之足不能遍，集十萬之衆不能周。是以策留都者，謂無守城之法，止有守江之法。賊自北而來，則淮爲之防；賊自上而下，則九江爲之防。故禦淮，即所以禦江；守九江，即所以守金陵。考之地形，武昌譬之大門也，九江譬之階除、太平譬之堂奧也。宜設重臣駐節武昌，上爲圖荊、襄，修復顯陵之本；下爲扼蘄黃、接九江，鞏壯孝陵之勢。至於九江，宜建督撫；太平、采石，宜命南京侍郎建牙於此。若文武操臣，宜駐師新江口，以專隄防、備策應。江北浦口，江南頗狹，一葦可航；宜以侍郎一人守之，仍命巡江御史防江，防之所不及，輯陸路之暗通者；此金陵之布置也。至防江，以兵爲急。臣按南京營兵，舊稱十萬有餘；實核之不過三萬耳，乃兵虧而餉不減。宜依舊額補足，使江上督、撫分而領之，自可得防守之助矣。江守，以舡爲急。臣察新江口舡，舊額四百有

奇；今存者百十隻耳。舡隻錢糧亦有舊制，一一清出，補足原數；而新設之汛地，尤宜多造舡隻，自可備中流之擊矣。或餉有不足，暫借鹽課並截漕艘，此亦設處之一法也。防守既備，務守扁舟不得渡江，孝陵即可安堵。孝陵既安，然後顯陵可規進取。金陵所繫如此，其圖之可不早而言之可不詳耶！

夏四月乙丑，御史祁彪佳劾吏部文選司郎中吳昌時紊制弄權，山東道御史徐殿臣、賀登選合疏劾之。

改會試期至八月。

戊辰，大學士周延儒自請督師，襄城伯李國禎請選官舍銳士從征；報可，賜宴於武英殿。丙戌，延儒奏捷，斬百餘級。時邊牆毀折，所掠子女、金帛，輶載出入如織；卒無一矢加遺也。

釋輕囚

命御馬監太監李國輔諭援勦總兵左良玉。良玉奏辨：『副總兵王允成實未嘗叛；營兵不戒，臣已治之』。繼而上聞良玉已誅允臣，特賜金、幣；而允成固在，言殺者乃訛傳也。

清兵至琉璃河，命各督、撫……。辛巳，戰於螺山，八鎮皆走，惟步營兩監軍御史在；御史蔣拱宸節功報捷。

壬午，復朱國弼撫寧侯。

張獻忠陷麻城，署縣教諭肅頌聖殺。

是月，鄆陵隕霜殺麥，饑民食蓬實。

五月甲午，召周延儒入朝。

丙申，令延綏、寧夏、甘肅各兵即遣監軍速馳河南聽豫撫調發。時巡撫河南右僉都御史秦所式上言：『中州大勢，闖□蹂躪五郡八十餘城，盡爲瓦礫；及革、左諸寇由宛、汝跨江、漢，旬日陷數名郡；此流寇之大略也。自永城以至闕鄉、靈寶，自宛、汝抵河岸方千里之內，皆土賊栖山結寨，日事焚掠；此土賊之大略也。辦賊必須兵，舊撫餘兵不及二（千）人，陳永福殘卒未及四千；合卜從善三千餘人，亦不滿萬；此主兵之大略也。用兵必裕餉，河南五郡淪沒、河北強半蒿萊，額賦五十萬，昨年完不及二十萬，撫鎮缺餉五月有餘；此糧餉之大略也。轉餉必須民，自經寇十餘載，人烟幾斷；守城、修河、轉運，至於稚子荷旗、老婦鳴柝；此民生之大略也。撫民必須官，按除目則有人，稽地方則無官；或年餘不赴，或土團寄命；此官吏之大略也。惟願皇上速發內帑亟練精銳，佐以土寨開荒選牧，庶有濟』。

己亥，召巡撫保定右僉都御史徐標入對；標曰：『自淮來數千里，見城陷處，固蕩然一空；即有完城，僅餘四壁，蓬蒿滿路、雞犬無音，曾未遇一耕者。土地人民，如今

有幾；皇上亦何以致治乎！上歎歔泣下。標又曰：『須嚴邊防；天下以邊防爲門戶，門戶固則堂奧安。其要莫若修內治、重守令；守令賢，則政自簡、刑自清，而盜由此息、民由此安』。上曰：『諸臣不實心任事，以至於此；皆朕之罪』！標又言車戰及墾田：『所謂墾者，與屯田不同；即就納糧之田，招民開種。民賦漸復，國課自完』。上善之。標四月己卯受事，辛卯陛見，賜金、幣；至是，復召，蓋上心憫畿民，故屢訊及。

庚子，馳賜周延儒金、幣。

辛丑，周延儒奏報：『臣中夜冒警自順義抵密雲趨各督、撫，今俱出塞』。上溫旨勞之。時言官皆劾延儒假道縱兵出塞；上以訛傳，不問。

傅淑訓、張國維皆罷；以兵部右侍郎倪元璐爲戶部尙書、兵部左侍郎馮元颺爲兵部尙書，不得例辭。時大學士陳演謀首揆，說上曰：『天下不治，由兵、農不合。今以元璐主賦、元颺主兵，彼此參合，不日可治』。上心然之，故有是命。

永城叛兵出降，馬士英合兵圍誅之，俘劉超入京；尋伏誅。

乙巳，周延儒入直；尋進太師、中極殿大學士，蔭中書舍人，賜金、幣。

丙午，吏部尙書鄭三俊以薦吳昌時，引咎劾罷。

丁未，宴入援總兵吳三桂、劉澤清、馬科等於武英殿。

以李遇知爲吏部尙書。

辛亥，以內官監太監王之俊提督京城，巡捕練兵。

甲寅，魏藻德辭禮部右侍郎，許之；以翰林院侍讀學士直閣。戊午，進少詹事兼東閣大學士。

丙辰，給事中王都劾周延儒狡詐欺君、喪師辱國；丁巳，勒周延儒致仕。上曰：『延儒佐理多年，朕不能盡其謀猷，皆朕之過！』仍賜贖，馳驛。延儒奏薦蔣德璟、吳牲。

大學士吳牲亦罷。初，上對輔臣云欲親征，周延儒知上指，遂請命督師禦邊；上稱善。久之，示牲。延儒知且退，故先請得之；而牲勉拜命，稱病私第，絕無出志。上慍甚，解督師職，促入閣。牲既被誚讓，再入閣，不自安，自幾罷。

李自成殺其黨袁時平。時平，滑人，居開州。庚辰，乘機襲開州，北走；尋擁衆數千人圍蘭陽，漸數萬人，號「曹賊」。

都督同知唐通改鎮薊州。

庚申，命閔京營刀甲車矛於觀德殿。上力能挽強，凡弓刃俱取勁重，不便施用。

壬戌，張獻忠陷武昌，沈楚王於江；前大學士賀逢聖死之。逢聖聞變，方衣冠北向拜闕，欲自盡；賊遽入，被執。賊素敬之，遣之去。逢聖復說賊開城，縱百姓；賊爲停刑半日，全活頗衆。因以巨艘載其家出墩子湖，自中流繫舟，溺者十二人。逢聖尸沈百

七十日，不壞；十一月壬子，始出葬。逢聖字克繇，江夏人；學問淵邃，持心不偷。迨入佐綸扉，上雖鑒其精誠，屢以爲迂；與首輔張至發議論多忤，遂致仕去，上頗思之。張獻忠據楚府，大殺掠，沿江浮尸千里，蒲圻、嘉魚皆降。李自成聞之，遺書欲獻忠歸附，合兵大舉；獻忠亦卑辭報之。

是月，戶科都給事中吳甘來上言：『諸撫臣借名護藩，實以棄城；乞勅諭各藩，並覈王永祚等棄城之罪』。上不問。

六月戊辰，召隆平侯張拱薇、吏部尙書李遇知、兵部尙書馮元懿、御史楊鶴及桐城諸生蔣臣於中左門。臣故保舉，以戶部尙書倪元璐薦，爲戶部司務；其言鈔法曰：『經費之條，銀錢鈔三分用之。納銀賣鈔者，以九錢七分爲一金；民間不用，以違法論。不出五年，天下之金錢盡歸內帑矣』。吏科給事中馬嘉植疏爭之。

詔除河南五年被陷地方稅糧。其省直殘破州縣，自十六年爲始，一切三餉、各項雜賦盡行蠲免。

丁丑，立賞格：購李自成萬金，爵通侯；購張獻忠五千金，官極品；仍世錦衣衛指揮使。餘各有差。

左良玉還九江，大掠。袁繼咸見良玉，令以兵三百人給楚撫王聚奎，良玉不聽。巡按應天試御史鄭崑貞上言：『根本重地，諸臣日有條陳，陛下日有嚴飭。然對君父，則

曰「事事豫備」；相告語，則曰「無可奈何」！今剝膚之痛已在武昌，明知其危而明諉之，尚可謂國有人乎？樞臣熊明遇議論虛恢，全無實著；操臣顧肇跡采石本其信地，未嘗一出。一旦順流直下，誰爲捍蔽乎！報聞。

逮前山東僉事金聲。聲至淮安，復蒙召用；會母卒，憂去。

禮科給事中袁彭年論前大學士周延儒之罪，略曰：『使延儒割絕私交，早引公忠廉勇之士布列關、薊，即入未必至此！又使視師之後，以封疆耗敝、督撫罪狀一一入告，則懲前毖後，或收亡羊補牢之效。顧皆不出於此，狗庇欺飾。即此一端，罪不可道！彼實負國，又遑顧國論乎哉！』

夜，大雷雨，震奉先殿左鴟吻，流火鎔插劍、銅環。命駙馬都尉冉興讓告太廟災異，諭百官修省。

戊子，兵科給事中郝綱劾吏部文選司郎中吳昌時、禮部祠祭司郎中周仲璉竊權附勢、納賄行私，爲周延儒乾子；內閣票擬事關機密，事事先知。總之，延儒多愆不剛，智足掩過而忠不足謀國。見忠直雖援護，而實遠之；見邪佞雖褻慢，而實昵之。是以辜負知遇，耽誤封疆：則延儒天下之罪人，而昌時、仲璉又延儒之罪人也。辛卯，御史蔣拱宸、何綸各劾昌時貪險不法；命昌時除名，聽勘。

秋七月壬辰朔，督修曆法。光祿寺卿李天經上言：『日食分數時刻，與西法各有異

同；止於宮中親測，西法多合』。令更考訂，求其畫一以聞。

甲午，發帑金四十萬貯富新倉；出陳納新，毋得輕動。

訊雷演祚、范志完於中左門。初，演祚入朝，面奏志完兵淫掠；命逮之。至是，上問『志完兵淫掠，又金鞍、銀數千兩、馬百匹，託諭德方拱乾行賄京師，其事若何？』演祚歷歷可指。因召拱乾入，上問：『演祚云爾所言稱功頌德偏於班聯者，誰也？』曰：『周延儒招權納賄，如起廢、清獄、蠲租自以爲功；考選科道，盡收門下。又幕客董廷獻居間，凡求巡撫、總兵，先通賄於廷獻，然後得之』。上怒，即命逮董廷獻。上又問志完：『爾馬百匹送方拱乾，金鞍十並數千金餽誰？』志完謝曰：『無有。是日臣在大王莊，副總兵賈名芳等單騎乘大風，卻之』。上斥其妄；又問『駐德州四旬，何支五日餉也？』演祚曰：『彼兵止欲折乾；若趙光抃兵有紀律，其過山東曾不索餉』。上曰：『光抃亦逗留，何不舉劾也！』曰：『光抃兵，實不曾擾』。上命演祚起。問御史吳履中：『爾在天津，察志完云何？』履中對如演祚言。志完飾辨，上曰：『光抃亦逗留，獨劾志完，難服其心！』命錦衣衛即逮光抃。方拱乾入辨，未嘗受賄；『所云名馬百匹驅入禁城，形跡彰露；何待演祚外臣發覺耶！』上頗然之，乃退。

以史可法爲南京兵部尙書。

逮張國維、侯恂——以秉樞不職、棄開封不守也；並責給事中方士亮、御史蔣拱宸

、兵部職方郎中尹民興。

乙卯，自上訊吳昌時於中左門，拷掠至折脛，乃止；並逮蔣拱宸，俱下獄。尋徵周延儒聽勘。

丙辰，免各省直崇禎十二年前上供紗綾紙等。

議卹故總理盧象升，並覈各死事文武官。

庚申，出千金資太醫院療疫。自春二月迄今，京師大疫，死亡日以萬計。又出二萬金，下巡城御史收殮。

八月壬戌朔，左良玉遣馬進忠復武昌。

張獻忠復陷岳州；至臨湘，知縣林不息死之。

辛未，裁南京操江都御史。時罷鎮遠侯顧肇跡，以誠意伯劉孔昭代之；孔昭因召對，泣陳文臣製肘、事權不一，故有是命。然孔昭實無片長，惟以空言鼓動主上；上遽信之，竟停文臣操江之命。

前諭入覲官薦將才，令兵部彙上並文武大臣科道所舉堪督、撫、總、副者。

以司禮太監王承恩督察京營戎政、韓贊周守備南京。

丁丑，永王出閣就學。

丙戌，張獻忠陷長沙，總兵尹先民降。先是，武昌陷，湖廣巡撫率所部千人奔長沙

；推官蔡道憲請還屯岳州，謂『岳與長沙，唇齒也；併力守岳，則長沙可保，而衡、永無虞』。乃勉赴岳州；及入蒲圻，遂揚帆南遁。迨王聚奎至，亦自保，駐袁州，逗留不進；道憲復請屯岳州。聚奎屯岳數日，仍檄徙長沙；道憲曰：『旣無恢北之志，岳州無恙，不於此時練兵固守，乃棄之南下！賊攻岳，尙慮長沙爲之援；若岳不守，長沙豈獨全哉！』聚奎不納；驅萬人入長沙。所過如洗，視賊特甚。聚奎去，巡撫御史劉熙祚以吉王走衡州。癸未，賊至，望帥旗下無一人，笑取裂之；至城下，呼推官曰：『吾軍中皆知爾名；勸吾勿犯，可速降，毋自苦！』道憲不應，挽強弩射之。獻忠怒，攻三日夜而陷。執道憲，百計誘降；不可，磔之。健卒林國俊等九人追侍道憲，賊勸道憲降，語甚苦；國俊曰：『如吾主可降，亦去矣，不至今日！』賊叱云：『不降，爾且不得生！』國俊曰：『若我輩願生，亦去矣，不至今日！』賊並殺之。中四卒奮然曰：『願且延旦夕！葬主骸畢，當受爾刃』。賊亦許之。於是四卒解衣裹骸，葬之南郭；葬畢，四卒還，自經。道憲，晉江人；理長沙，治績甚著。

李自成築七城於襄陽城西；驅難民，誘官軍斬獲，實非賊也。總督孫傳庭不知其詐，奏：『聞臣名，皆驚潰。臣誓肅清豫、楚，不以一賊遺君父！』識者憂之。

九月壬辰朔，上憫都人疫，諭修省，釋輕繫。

己亥，孫傳庭出關進討李自成，步騎各五萬。傳庭所部皆關西銳卒，仗鎧旗幟鮮明

耀目，難民夾道歡呼稱慶；傳庭意氣甚盛。辛丑，攻寶豐，賊救至；總兵白廣恩、中軍高傑分擊之，克其城，擒僞州牧陳可新。壬寅，傳庭兵自朱仙鎮而南，大雨六日，糧車日行三十里，又道淖；未至，士馬俱饑。或勸傳庭旋師就運，傳庭曰：『吾軍行已六、七日，度即還軍，亦饑；寧能濟乎！要當破一縣就食耳』。甲辰，復郟縣；縣俱窮民，集騾羊二百，頃刻分鬻食盡，不足給。己酉，命河北、山西就近餉傳庭兵。

丙午，賜進士楊廷鑑等四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丁未，吉王、桂王並至永州。御史劉熙祚護吉王抵衡州，值桂王走永州，迎之，方舟而前。**庚戌**，張獻忠追二王於永州，官兵星散；夜至茅粟舖，執巡撫御史劉熙祚，誘降不屈，死之。

甲寅，作新鈔。戶部尙書倪元璐上言：『內發鈔式，命臣詳議鈔法。度一歲有五十萬之入，籌國長計，孰便於斯！或以久廢乍復，人則駭之；不知此即民間之會票也。宋時，謂之錢引。終元之世，錢法不行，尙爾用之不匱。況復化裁通變，稽古宜民乎！』

孫傳庭兵潰於襄城。降盜李際遇陰通賊，賊已大至，佯遁，誘傳庭兵追之；伏兵道左，襲軍後餉道。傳庭既乘勢長驅，糧運漸遠。會糧車沮雨至者，復爲賊伏所得，傳庭始困；召諸將問計。總兵高傑請戰；白廣恩曰：『吾軍困甚，宜駐師，分據要害，步步爲營以薄賊，易耳』。傳庭恐賊遁，廣恩曰：『即賊退，我乘而擊之，士氣倍奮』。傳

庭曰：『將軍怯，獨不如高將軍耶！』廣恩不懌，又前覬「總統各營」不得，方怏怏；自引所部八千人去。賊前鋒號「三堵牆」，其隊紅一、白一、黑一，各七千二百人；紉重布爲甲，双矢揮擊不得入，敢戰。驟與遇，遂接刃；我軍卻，陷泥淖中，殺傷三、四千。高傑立嶺上望，曰：『不可支矣！』麾衆退；進入於河，死亡四萬餘人。傳庭與傑以數千騎走河北，遇巡按御史蘇京；京曰：『君自爲計，我當以實聞！』戊午，李自成攻潼關，白廣恩擊破之，賊不退；傳庭竟回潼關，衆尙四萬。

以程註爲兵部尙書。

冬十月辛酉朔，副總兵沈萬登復汝寧。萬登，汝寧大俠也；聚鄉勇萬餘人。李自成僞授威武大將軍，不受。是日，僞將軍馬尙志蒞任，萬登潛遣謀入城；因擁衆入，斬五百級，誅尙志，獲印；擒汝寧僞防禦使金有章、僞府尹鄧漣。

總兵劉良佐等以鳳泗兵、副總兵馬得功以禁兵合趨潁州、沈丘。

徐州副總兵金聲桓討蕭、碭諸盜，平之。初，蕭縣盜王道善等陷縣城，焚徐州□□；桃源盜程繼孔合之永城，餘寇朱安世、燕青等相煽於徐、宿、永間。聲桓以九月丁巳會兵分討，繼孔請降，以兵守之。是日，拔諸寨，斬二千八百。

李自成間道緣山崖出潼關後，夾攻官軍，大潰；總督孫傳庭死之，白廣恩遁。自成結陣而西，連陷華州、渭南，殺渭南知縣楊暄；又陷臨潼、陷商州，屠之；關中瓦解。

馬士英進兵河南，副總兵莊朝樑以三千騎來會；汝南道韓煜復息縣，義兵帥申夏志復上蔡。

乙丑，清兵屯山海關外；總督王永吉趨山海、永平，發內帑金八萬、戶部金十萬資餉。

張其在陷萍鄉插嶺，賊分掠萍鄉、醴陵境上，檄萍鄉知縣造舟獻馬；於是袁、瑞、臨江、新喻、分宜之人俱空。

丙寅，諭有司贖除留額積穀外，俱充餉。

巡撫陝西都御史馮師孔知寇棘，急入西安收保。午刻設城守，俄寇至。是夕，高傑逃至，不納；寇攻城。

削孫傳庭督師尚書銜，以秦督充爲事官，扼守關隘——時上未知其敗沒也。加援勦總兵官白廣恩邊寇將軍，給兵三萬。

張獻忠遣部將以二百餘人趨連州。南贛兵備副使王孫蘭駐韶州，兵不滿百；使十輩請兵，得羸卒七百人；復以他警，一夜撤去。至是，聞之，遽自經；知州踰城遁，樂昌、乳源、仁化自潰，韶州吏民縋而逃盡。

兵科給事中蕭遶奏：『孫傳庭處置失宜，致白廣恩生心西奔；各營隨之，爲賊所乘。或言廣恩與高傑不合，掉臂而去；則廣恩固可殺也！』上方信廣恩，不聽。

張獻忠以千人屯袁州北張家口。是日，張其在自瀏陽、萬載會袁州，州人俱迎降，賊白旆、鳴礮入袁州北門。左良玉以副總兵吳學禮援袁州，次於新喻；明日，次分宜。吳學禮圍袁州，僞將丘仰寰拒守；都司高山先登，擒斬二千四百餘級，獲馬六百，追斬仰寰，復袁州。時袁州、臨江、吉安人多逃山谷，官兵淫殺獻俘；於是村豪皆屯結山谷，拒官兵。巡撫郭都賢檄撤兵回九江，招安土著戍。三郡兵既撤，賊自長沙突至，遂陷吉安府。分巡湖西副使岳虞轡方閱軍於郊，俄報賊至，皆潰；虞轡微服遁，署府事通判朱奉繩、推官韓日將俱遁。諸縣同日陷；賊分兵設僞官，改吉安爲親安府、廬陵爲順民縣。張其在檄袁州；袁州人先逃，賊復入袁州。

壬申，括民間廢銅鑄錢。

西安城陷——以守將內應也。巡撫馮師孔、按察使黃綱、長安知縣吳從義、西安右衛指揮崔爾達俱投井死，秦府右長史章世綱自經。士紳死者甚衆；前都御史焦源溥，罵賊，磔死；前山西布政司參議陶爾德，被殺；前山東監軍僉事王徵，七日不食死；都司史丘從周，罵賊死。左布政使陸之祺等，俱降；援勦總兵白廣恩已走，追降之。李自成據秦王府，封秦王存樞爲權將軍；世子妃劉氏曰：『國破家亡，願求一死！』自成遣歸外家。賊分下屬縣，蒲城知縣朱一純議守，從卒俱散，賊脅其降；詒以更衣，抱印投井死。初，自成在楚議所向，牛金星請先取河北，直搗京師；楊承裕欲先據留京，斷漕運

。顧君恩獨曰：『不然。留京勢居下流，雖濟大事，策失之緩；直搗京師，萬一不勝，退無所歸，策又失之急。不如先取關中，爲元帥桑梓之邦；且秦都百二山河，已得天下三分之二。建國立業，然後旁掠三邊，資其兵力攻取山西，轉向京師，庶幾進有可攻、退有可守；策無便於此者』。自成稱善。賊好殺掠，牛金星勸以不殺；遂下令嚴戢之，所過安堵。於是百姓轉相誑惑，人無鬪志。自成遂改西安府曰「長安」，禁鄉民短後衣；擄掠巨室助餉，前祠祭司主事南居業掠死。

甲戌，授進士陳丹衷河南道御史，同副總兵成大用往調廣西土司兵，賈金、幣分賚土司。

覈南京秋闈之弊。先是，南榜出，宦室子登七十三人，物議藉藉；周延儒弟正儒、子奕封預焉。延儒自言於上，特賜二百金，遂莫敢言。

丙子，上閱勳臣、武臣子弟騎射。

戊寅，上自用銅錫木器，屏金銀；命文武諸臣崇省約。

鳳陽地震。

總督九江呂大器以五千人援吉安。次峽江，邑人執知縣以待賊，反拒援兵；兵詰之曰：『張獻忠至矣！』邑人出迎，獻印及馬二十五；官兵入城，斬奸民殆盡。

李自成分兵略鄜、延，中部知縣朱華堞闔家自經。先，漕儲道參政安定、張國紳居

西安，自成召見，稱殿下；語次，自成大悅，授刑政府侍郎。國紳同年文翔鳳繼妻鄧氏能詩，薦於自成，召爲後宮內師。

張獻忠在長沙立九營。左良玉合馬進忠之騎赴袁州，巡按黃澍駐漢陽，同良玉部將惠登相規復襄陽、劉洪起規復南陽。張獻忠遣馬賜以千人下臨湘，取米及釜；方國安令戎旗營參將方元科進次蒲圻。

乙酉，大學士王應熊入朝陛見，請老；許之，賜金、幣。應熊以周延儒薦起，上尋悟其非，特遣緹騎趣延儒入，日遣人偵之；知延儒約應熊密語，又令其先抵京而身繼之。上怒延儒久延，故應熊不敢滯。

禮部尙書林欲楨致仕，兵部尙書馮元颺罷。元颺僞稱疾不出，上嘗私使僞賂求邊將，不納；故得全去。

庚寅，超擢兵科都給事中張縉彥爲兵部尙書；余應桂仍以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應桂聞命，飲泣；陛辭，曰：『不益兵餉，臣雖去何濟！』上默然；發帑金五萬、銀花四百、銀牌二百、蟒紵二百、色絹四百、馬一百給軍。蓋欲應桂聯絡甘、固、延、寧之兵，收拾三邊健勇，相機撫勦也。應桂趨趙河上，不進。

十一月辛卯〔朔〕，諭臣民助餉立功者，錄之。

癸巳，張獻忠再陷岳州。沿江設伏，藏輕舟於汊港；浮巨艦重載，順流而下。副總

兵王世泰、楊文富以三千人邀之，賊逆流佯走以誘我；我兵爭利，溯流而上，盡奪其貨。舟重不即行，賊輕舟四出圍之；步騎夾岸橫擊，殺溺無算。方國安等合救之，文富、世泰僅以身免，喪師二千；岳州城空，賊趨之，又陷。武昌撫、按俱艤舟於江，待東下；武昌城空，左良玉以前鋒上武昌。

總兵王定、副總兵高傑自渭南敗，各奔延安；李自成命田斌守西安，自往塞上破延安。大會羣盜——馬萬匹、旌旗數十里於米脂，祭墓；又五百騎按行鳳翔，守將誘而殲之。自成怒，親攻鳳翔，屠之。

丙申，以土國寶爲都督僉事總兵官，鎮守河南。

己亥，諭左良玉移鎮武昌，同撫按王揚基、黃澍相機滅賊。良玉遂以副總兵張應元、吳學禮守九江，自同馬士秀率舟師入武昌，直搗長沙。

呂大器以安慶兵上樟樹鎮，官兵分道趨袁州。大器又招柯氏兵赴南昌，降瑞昌、德安土盜鄧毛溪，攜之從軍；素無紀律，與柯兵相持南昌城下，南昌大擾。柯兵因射死鄧毛溪，其黨千餘散爲盜；柯氏兵三千，亦亡千人。

宥給事中郝綱、總兵許定國、余應桂自効。

左良玉復萍鄉。命承天太監何志孔勞良玉，進少師，膺錦衣衛百戶，賜金蟒、牛酒；吏卒各陞秩，賜二千金。尋岳州、袁州相繼克復。

高傑率所部渡河而東；至絳州，巡撫山西蔡懋德招之，共擊賊王老虎，破之。追至曲沃，王老虎降，獲步騎萬人。

李自成發金數萬，招榆林諸將。繼以大兵分守榆林，兵備副使都任及故總兵王世顯、侯世祿、侯拱極、尤世威、副總兵惠顯等斂各堡精銳入鎮城，集衆將吏問之曰：『若等守乎？降乎？』衆皆伏地願効死。乃推尤世威爲長主，號令繕兵甲；賊說三日，不聽。乙未，攻榆城，城上強弓勁弩疊射，賊尸山積；更發大礮擊之，賊稍卻。

乙巳，以何騰蛟爲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

李自成攻寧夏，守將分營逆戰，三勝之；殺賊數千人。

丁未，設南贛兵三千，以副總兵鄭鴻逵統之。

辛亥，以吏部右侍郎李建泰、左副都御史方岳貢並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

誅前督師范志完、總督趙光抃、吏部文選司郎中吳昌時。昌時首以不得吏部，惡大學士薛國觀、僉都御史陳乾暘，皆以計害之。卒附延儒，得吏部，威勢甚盛，百官屏息；竟以此殞焉。

前督師大學士吳性成金齒衛。

李自成攻榆林，城陷。自望日被圍，吏卒力戰，殺賊亡算。賊攻益力，隰旬不克；賊以衝車環城穴之，東南城崩數十丈，賊入之。兵備副使襄陵都任闔室自經；總兵尤世

威縱火焚其家百口，揮刀突戰死。諸將各率所部巷戰，殺賊千計；賊大至，矢盡刀折，殺傷殆盡，無一降者。闔城婦女，俱自盡。榆林爲天下勁兵，頻年餉絕，士卒窘甚；而殫義殉城，志不少挫。榆林旣屠，賊搗寧夏三邊，俱沒；賊無後顧，長驅而東矣。

上命職方司主事招諭土寨，恢復中原；承制招李際遇，際遇迎使者入寨。時際遇與李自成相拒殺，屢挫之；自成銳意攻之，卒不下。

李自成攻慶陽四日，陷；兵備副使段復興、知府董琬、太常寺少卿麻禧死之。賊屠慶陽，執韓王。

十二月辛酉朔，故總督丁啓睿倡義兵，誅李自成僞將於扶溝，斬獲七十二。

乙丑，前大學士周延儒有罪，賜死。初，逮至，猶召見，令館於城外；數日，遂賜如薛國觀云。延儒，宜興人；少無學行，耽聲色。性警敏，善揣人意指。始比溫體仁，共執政。及再相，反溫所爲；而嗜利無厭，往往鬻爵。時方得君，不顧外患。款局敗，委罪陳新甲，沒其厚賂；欺蔽明主，敗壞國事，遂以亡天下。追論者言崇禎三相，溫體仁之奸險、楊嗣昌之誕妄、周延儒之貪縱，殆相匹云。

張獻忠出嘉魚，遣艾四以前鋒至新隄；馬士秀逆戰不利，退還。艾四又追士秀於嘉魚，士秀敗，走武昌。

西域獻千里馬。命五城清道，試城上；不果。

總督何騰蛟奏言：『湖南永順、保靖、黔南銅城、黎平、西粵柳、全，其土司皆可用。臣素與豪長游，簡其壯勇，可得數萬依湖守險；土司無遠征之憂，百姓無客兵之害。平賊將軍左良玉，臣所熟知，不可不藉爲犄角。徐州副總兵金聲桓，肝膽可用；其部下劉世昌、夏國基，皆可與戰。乞加聲桓援勦總兵銜，以示鼓勵』。從之。

巡撫山西都御史蔡懋德屯平陽，以歲暮，還太原。李自成勒兵渡河入山西，遂陷平陽；知府張麟然走太原，吏民皆降，僞直指使劉達殺西河王三百人於東關外。高傑聞平陽變，自蒲州東走恣掠，因下澤州；麟然尋迎降，賊授以兵政府侍郎，建牙先驅。

張獻忠自岳州渡江至營與馬守應合，獻忠獷甚。蓋自成西犯去，故獻忠得橫荆、岳間。

禮科都給事中沈胤培乞憫惠王、桂王流離之苦；勅部議擇地居之。

李自成馳檄山西，兵號百萬，刻期欲平燕、晉；遂陷甘州。先是，鳳翔、蘭州開門迎賊，因渡河，莊浪、涼州二衛降。巡撫甘肅右副都御史林日瑞以副總兵郭天吉四千騎守峽口而敗，遂圍甘州；乘夜雪登城，日瑞及總兵馬燠、副總兵郭天吉、同知藍臺等並死之，殺居民四萬七千餘人。西寧衛尙堅守，不降；明年二月，詐降，殺僞官賀錦、魯文彬。

東陽諸生許都反。都，故都御史弘綱從孫也；有聲庠序。任俠，喜交游。知縣姚孫

渠借名備亂，橫派各戶輸金，坐許都萬金；都實中產，勉輸數百，自詣告竭。孫渠大怒，誣以造逆反，桎梏之。時輸金者盈庭，閔然不平；有姚生執孫渠於座笞之，羣擁都爲主。巡按御史左光先聞變，調兵行勦；官兵所至屠掠，東陽、蘭谿人各保鄉寨拒敵，官兵大敗。紹興推官陳子龍謂都有才可用，不當反；遣諸生蔣若來賈書諭之。都據浦江，官兵乘除夜攻破之；賊大潰，都走山中。繼得子龍書，率同事十三人投獄；左光先盡誅之。

左良玉遣總兵盧光祖、惠登相、劉洪起以步騎四萬人自河南至九江，入湖廣。丙戌，復長沙、湘潭、湘陰。

貴州鎮守營參將梁胤林攻桃固山洞，擒賊程繼孔。繼孔反覆擾徐、邳間，胤林以除夕出不意擒之；山寨悉平。

崇禎實錄卷之十七

懷宗端皇帝（十七）

崇禎十七年春正月庚寅朔，大風霾。鳳陽地震。

李自成自建國號曰「大順」，改「永昌」元年。自成久覬尊號，懼張獻忠、馬守應相結爲患。既入秦，通好獻忠，獻忠厚幣遜詞；自成遂潛號，拜宋獻策爲軍師、牛金星爲丞相，更定六政府尙書等僞官。

壬辰，諭兵部募廢弁及草澤義勇之士。

高傑潰兵破清化鎮城；南渡河，駐覃懷。

癸巳，戶部尙書倪元璐等請以浙省鄉紳團練鄉兵，浙西則推徐石麒、錢繼登佐之，浙東則推劉宗周、羌應甲佐之；於保伍中簡練鄉勇，實行古弓弩社法。從之。

授貢士何剛兵部職方司主事，練東陽、義烏兵。剛上收人、用將、行兵三策；下部議行之。

丙申，以都督同知方國安爲平蠻將軍總兵官，鎮守湖廣。

戊戌，諭京師講鄉約；朔、望宣「聖祖六諭」，仍立善、惡二冊咨訪。

高傑南下，江北大震；巡撫淮安路振飛命副總兵全聲桓扼徐州、周仕鳳守泗州、周

爾敬守清口。

李自成遣人持偽諜抵兵部；斬之。

上憂寇，臨朝而嘆。大學士李建泰進曰：『臣，晉人也；頗知寇中事。臣願募餉百萬，治兵勦寇，毋使東渡』。又曰：『進士石薩願單騎走陝北，連甘肅、寧夏之兵，外結羌部，召募忠勇，勸輸義餉，勦寇立功；否則，內守西河，扼吭延安』。上悅，曰：『卿若行，朕當做古推轂』！上欲用石薩，建泰曰：『俟臣西行，酌而用之』。

釋熊開元獄。

李自成大宴功臣，即席賜列侯銀一萬、金五千、珠一斗；列伯以是爲差。尋自成東行，以秦王、韓王、慶王從；四月，殺諸王於山西。

左良玉自九江遣子夢庚入湖廣；至是，發九江。

乙巳，張獻忠自岳陽渡江，設僞官於江北，屯師江岸，遂棄長沙。作浮橋於三江口，一軍過荊州，棄其舟；以步騎數十萬，上夔州。

壬子，葬皇貴妃田氏。

寇陷趙城；副總兵陳尙志降於李成，導之。凡寇所至，民多開門出迎；結寨持兵，反拒官軍。

命馬士英同監勇衛營太監盧九德協勦張獻忠。

夜，星入月中；占云：「國破君亡」。

乙卯，命駙馬都尉萬煒告太廟，行遣將禮。勅吏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李建泰曰：「咨爾建泰，代朕親征，以尙方劍從事。一切調度、賞罰，俱不中制」。上臨軒，授尙方劍；幸正陽門樓，宴餞之，命文武大臣侍坐。樂作，上手賜卮酒曰：「朕親行」！建泰頓首起謝，不覺淚下。酒罷，即趨行；上目送之，亦泣下。是日，大風霾；登城西望，埃塵漲天，上下神意慘喪。建泰單騎馳去，終已不顧。時募兵無一應者，建泰知上意，不敢姑待也。授進士凌駟兵部職方司主事，監軍。其友說駟曰：「此行也，兼程抵太原收拾三晉，猶可濟也。若三晉失守，無可爲矣」！丙辰，建泰出都，道聞晉警，其家存亡未卜。始建泰言「傾家貲享士」，及聞變，失措；因徐行，日三十里。至涿州，兵逃三千餘人。

南京地震。

兵部尙書張縉彥以寇未渡河，譴監軍訶報者。上亦聞賊未出，兵科給事中韓如愈又上言晉寇訛傳；遂責兵部輕信。時李自成渡河，兩河、山西盡陷；而守臣畏上嚴明，相率蒙蔽，以迄於亡。

以工部尙書范景文、禮部左侍郎丘瑜並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

高傑屯覃懷，有兵三萬、馬騾九千，遣使壽州通馬士英。士英請屯其衆於徐州，聽

節制；先遣副總兵楊振宗賈金、幣賚之，安其家口於徐州關廂。

諭戶部開採事例。尚書倪元璐言：開採非便，事例准貢可暫行；從之。

逮前兵部尚書張國維——以蒙蔽故也。逮至，左都御史李邦華、戶部尚書倪元璐俱言國維可用，命仍原銜督理浙直輸餉練兵。國維奏輸納事宜，命部議之。

李建泰發眞定，行至廣宗，士紳守城不納；攻三日，破之，殺鄉紳王佐，答知縣張洪基。是日，即移兵出城。

二月庚申朔，上早朝，忽得偽封啓之，其詞甚迫悖；末云「限三月望日至順天會同館繳還」。一時相顧失色；朝罷，遂不復問。

馬進忠復長沙。初，張獻忠聞楚師日集，以舟重水涸，盡棄之，自荊州入夔門；方國安、馬進忠分道並進，焚其舟，遂復長沙，諸軍連營屯長沙、岳州。左良玉以五營追賊於沙陽，距荊州七十里。

李自成陷蒲州，蒲州諸縣皆降，設偽官守之；濟源諸縣人竄盡，河北大震，懷慶城晝閉。辛酉，懷慶城陷。福王出奔，與太妃相失；至衛輝，依潞王；尋俱南奔。

李自成至太原。諸將自平陽陷，望風引遁；至是，巡撫山西蔡懋德遣饒將牛勇、朱孔訓出戰，礮中孔訓傷甚，牛勇陣沒，一軍皆殲，城中奪氣。懋德知力不支，書遺表，令監紀賈士璋間道奏京師；中軍盛時泰見之，退殺妻子，誓必死。及丁卯，城陷。賊夜

登城，執晉王；懋德死之。

諭戶部曰：『邊餉甚亟，外解至，皆由有司急贖而緩錢糧；不嚴賞罰，何以勸懲！今內責部科、外責巡按，痛禁耗羨。完額，則陞京堂；否則，除名』。

以陝西道御史王章巡視京營。

丁卯，大風霾，五色遞變；閭室照之，赤如血。

諭戶部：『郡縣民壯，原以捍衛地方；乃祇供勾攝，守禦何裨！嚴責有司編入鄉兵，實行選練』。

諭刑部：『籍沒吳昌時、周延儒家貨充餉』。又曰：『周延儒見賄忘法，本當全沒；量追十二萬。吳昌時五萬』。

停鈔法。前市浙直作鈔等料，仍輸京師；因鑄「當一」、「當五」錢。

清兵薄寧遠，關、遼、登、津水師總兵官黃蜚大潰。

上憂寇，頒罪己之詔曰：『朕嗣洪緒，十有七年；宵旦兢惕，罔敢怠荒。乃者災害頻仍，盜寇日熾；生民荼毒，靡有寧居。坐令秦、豫丘墟，江、楚腥穢；罪在朕躬，誰任其責！所以使民罹鋒鏑、蹈水火，殫量以罄、骸積成丘，皆朕之過也。使民輸芻輓粟、居送迎賈，加賦多無藝之徵、預徵有稱貸之苦，又朕之過也。使民室如磬懸、田卒污萊，望烟火而無門、號冷風而絕命，又朕之過也。至於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

言官首鼠而議不清、武將驕懦而功不舉，皆朕撫御失宜、誠感未孚！中夜以思，踴躍無地；已實不德，人則何尤！用告爾天下官民人等：朕今痛加創艾，深省夙愆。要在惜人才以培元氣，守舊制以息紛囂；行不忍之政以收人心，蠲額外之科以養民力。凡我地方有司，毋失撫字；流亡來歸，加意安插。至於建言罪廢諸臣，確核推用，以彰使過。草澤豪傑之士恢復郡邑，即與世襲；即陷沒脅從之流，能舍逆反正，擒斬闖、獻，仍予通侯之賞。嗚呼！尙懷祖宗之厚澤，毋亡君父之同仇；思克厥愆，歷告朕意！」

甲戌，李自成前鋒至大安驛。張縉彥請令李建泰綢繆布置，臨清、德、通、天津、昌平、密雲六鎮俱聽調遣。時建泰在河間遭延不進，兵過東光不戢，士民閉城拒守；建泰怒，留攻三日，破之。

魯世子以海嗣魯王。

李自成至忻州，官民迎降；遂攻代州，五臺知縣亦迎降。總兵周遇吉守代州，出奇奮擊；累旬日，殺賊萬餘。自成合諸路兵進攻，遇吉兵少食盡，退守武寧關。

議京師城守。命勸貸文武諸臣，限五日。戶部上文武納銀貲封事例；太康伯張國紀助餉萬金，進爵爲侯。

丙子，戶科給事中介松年上言：『士節不振，廉恥風微；倡逃迎降，出自士紳。亟宜崇獎節烈，以收拾人心』。上是之。

丁丑，寇抵固關，分趨眞定、保定。

上始聞山西全陷，命跡訪諸王所在。

命內官監制各鎮：太監高起潛總監關、薊、寧遠，盧惟寧總監天津、通、德、臨清，方正化總監眞定、保定，杜勳總監宣府，王夢弼監視順德、彰德，閻思印監視大名、廣平。凡邊地要害，盡設監視。兵部奏言：『各處物力不繼，而事權分掣，反使督、撫藉口』。上不聽。

鄉、滕盜起。

辛巳，命太監王坤督鹽兩淮；兵科右給事中韓如愈催餉江西、浙江，並改折贖。如愈至東昌，劉澤清陰遣盜殺於車上，曰：『爾何爲！論我劉將軍耶！』

通州兵噪，傷巡撫楊鶚。鶚上章自劾，乞罷。上以楊鶚實心任事，不得輒易，賜藥金三十兩。

壬午，眞定陷。時知府丘茂華先攜家出城，總督兵部右侍郎徐標下之獄；中軍官不聽，伺標登城畫守禦，劫標城外殺之，出茂華。茂華遂檄屬縣，豫爲叛計。候賊數日，賊始至；馳數騎入城，收帑籍。近京三百里，京師寂然不知。

蠲開封、歸德、河南田租三年。

甲申，以兵部尚書張縉彥兼翰林院學士——從其自請也。

乙酉，以魏藻德、方岳貢爲文淵閣大學士，藻德總督河道屯練，往天津；岳貢總督漕運屯練，往濟寧。時日講官左諭德楊士聰宣慰襄王，奉手勅諭左良玉入援；命藻德出治師，以士聰收山東勇義。未及行，有言於上，各官不可出，出輒潛遁；遂止藻德等不遣。

戶部尙書倪元璐解任；仍歸詹事府，專日講。

丙戌，召大學士陳演、總督宮營襄城伯李國楨、刑科給事中光時亨於中左門。始命詹事府、翰林院四員侍召對。

詔徵天下兵勤王。命府部大臣各條戰守事宜，上候於文華殿，各札入。左都御史李邦華、少詹事項煜、右庶子李明睿皆言南遷及東宮監撫南京；上驟覽之，怒甚，曰：『諸臣言何爲！』稍間，色漸平；心念寇日劇，言或可採，竟中寢不敢發。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請棄山海關外寧遠、前屯二城，徙吳三桂入關屯宿近郊，以衛京師；廷臣皆以棄地非策，亦竟不行。

張獻忠陷巫山縣；前巡撫陳士奇謂奸商掠鹽，不之援。獻忠連陷夔州、奉節、雲陽，至萬縣之小江。

戊子，大學士陳演乞休；許之，賜金、幣。始，上憂秦寇，演謂無足慮；至是，不自安，求去。

寧武關陷。寇薄關，傳檄「五日不下，且屠之」！總兵周遇吉悉力拒守，以大礮擊殺賊萬餘人；會火藥盡，或言「賊勢重，可款也」！遇吉曰：「戰三日，殺賊且萬；若輩何怯耶！能勝之，一軍盡爲忠義；萬一不支，縛我以獻，若輩可無降」！於是開門奮擊，殺賊千人。賊懼，欲退；賊謀曰：「我衆彼寡；但別識我軍，以十擊一，蔑不勝矣」！賊引兵復進，遂大敗。遇吉闔室自焚，揮短刀力鬪，被執；罵賊，縛於市，磔焉。遂屠寧武，齟齬誅戮無遺。李自成既殺遇吉，嘆曰：「使守關將盡若周將軍者，吾安得至此」！

寇犯大同，兵民皆欲降；命城守，不應。總兵朱三樂引刀自刎，巡撫大同右僉都御史衛景瑗、督理糧儲戶部貴州司郎中徐有聲、朱家仕俱死之——景瑗，韓城人。又大同諸生李若葵闔家九人自縊，先題曰「一門完節」。自成入大同六日，殺代府宗室殆盡。上召兵部尚書張縉彥於中左門，問「眞定陷，李建泰遇害，知之乎」？對曰：「不聞」。上曰：「朕宮中皆知之，卿何諱也」！曰：「臣未見塘報」。上曰：「彼城已破，誰設塘報；且卿獨不爲遠偵耶」！曰：「設偵騎，必須工食；臣部無一緡，安得偵騎！今日之事，惟陛下命之」。上推案而起。

三月己丑朔，召戎政兵部尚書張國維、庶吉士史可程、進士朱長治、陳州諸生張鏐於中左門。鏐言三策，首請皇太子監國南京，擇大臣輔之；遂命國維往浙江募兵督餉。

庚寅，召文武大臣科道於中極殿，問今日方略；奏對可三十餘人，皆漫應支吾，無他語。

李自成發陽和，兵備僉事于重華郊迎；遂長驅向宣府。

命部院、廠衛司捕各官訊察奸宄，申嚴保甲；巷設邏卒，禁夜行，巡視倉庫、草場。命內監分守九門，稽出入。京師武備積弛，禁兵皆南征，太倉久罄；至是，命襄城伯李國楨提督城守，各門勳臣一人、卿貳二人。諭文武各官輸助。初，議僉民兵，魏藻德曰：『民畏賊，如一人遁，大事去矣』。上然之，禁民上城。

魏藻德再請出京議餉；不許。

李建泰奏請南遷，願奉皇太子先行。

壬辰，襄城伯李國楨守西直門，召對平臺；諭各臣曰：『李建泰奏請南遷；國君死社稷，朕將安往』！大學士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華、少詹事項煜請先奉太子撫軍江南；兵科給事中光時亨曰：『奉太子往南，諸臣意欲何爲』？諸臣默然。上嘆曰：『朕非亡國主，諸臣盡爲亡國臣矣』！遂拂衣起。

大學士蔣德璟致仕。

封遼東總兵官左都督吳三桂平西伯、平賊將軍總兵左都督左良玉寧南伯、薊鎮總兵右都督唐通定西伯、鳳廬總兵左都督黃得功靖南伯，各給勅印。山東總兵左都督劉澤清

進實職一級，江北總兵都督同知劉良佐、山西總兵左都督周遇吉、援剿先鋒總兵高傑、宣府總兵王承胤、都督僉事劉芳名、甘肅總兵李棲鳳、援勦江楚應皖總兵馬科、保定總兵馬岱、大同總兵姜瓖、薊鎮西協總兵孔希貴、關遼登津水師總兵黃蜚、寧夏總兵葛汝芝、關門總兵高第、天津總兵曹友義、河南總兵許定國等各進署銜一級。

福王、周王、潞王、崇王各南奔，會於淮安。

李建泰兵潰於眞定，中軍郭中杰縋城出降，建泰被執。監軍御史金毓峒不屈，入三皇廟投井死，闔門自盡。

始棄寧遠，徵遼東總兵吳三桂、總督薊遼王永吉率兵入衛。甲午，召密雲總兵唐通、山東總兵劉澤清入衛；澤清方命移鎮彰德，因縱掠臨清，南奔。監軍御史霍達奉命調勤王兵追澤清兵，不及。

命御馬太監謝文學監視山西，仍察宣大總兵王繼謨所在。

復頒罪己詔於天下曰：『朕承天御宇以來，十有七年；夙夜不遑，思臻上理。流寇又作，調兵措餉，實非得已。乃年年征戰，加派日多；本欲安民，未免重累；朕之罪也。貪官污吏乘機巧取，加耗鞭朴，日爲爾苦；朕深居九重，不能體察；朕之罪也。將儒兵驕，莫肯用命；焚殺淫掠，視爾如仇；朕任用非人，朕之罪也。以致寇勢鷓張，脅從愈衆；如豫、楚、秦、晉，偏地受害；百姓忍怨吞聲，無所控訴。思我皇祖休養爾等近

三百年，至今橫遭慘毒，有如此極；朕實痛之，有如焚灼！今已調各路兵——天下忠憤之志倡義勤王、志取封爵者，水陸並進，爲民報仇。今與爾士民約：錢糧、勦餉，已行蠲免；郡縣官有私徵私派、濫罰濫刑，朕不時密訪正罪。仍察天下大小將士戰守有功，立與陞賞；官民男婦節義死難，從優贈卹。一切不便於民之事，盡行革除。至於被害紳士、軍民人等，一時畏死從賊，原非甘逆；除自成罪在不赦，餘僞將有斬渠、獻城，即與侯爵。其士卒來歸者，分別賞賚。願官者，一體拔用；不願者，安插寧家。近如金有章等擢用、黃閣等寬卹，朕心諒其不得已也。他如文僞職牛金、喻星上猷等、武僞職劉宗敏、羅戴恩等，皆朕之臣子，自陷賊庭；如乃心王室、伺隙反正，朕亦何忍棄之，悉赦罪復職。於戲！天心未改，祖德尤深。朕方罪己省愆，用賢圖治；改從前之敗轍，加與爾等維新。賊平之後，耕田樂業，永爲王民，不亦休哉！

乙未，命太監馬思理馳赴大同督兵援勅。

唐通以八千人入衛。上召見，慰勞倍至；賜大紅蟒衣一襲、紵絲二、金四十兩；復賜四千金以犒吏卒——同薊遼兵屯彰義開外。

上按籍勦戚、大璫，徵其助餉。遣太監徐高諭嘉定伯周奎倡之，奎謝無以應。高泣諭再三，奎猶漫詞；高佛然起曰：『外戚如此，國事去矣！』奎奏捐萬金，上少之，勦以二萬；奎上書中宮求助，中宮勉應之五千金，奎遂先輸三千金而逸其餘。前太監王永

祚輸三萬，曹化淳輸五萬。王之心尤富，上面諭之，獻萬金；後賊拷之心，追十五萬，他金銀器玩稱是——竟拷死。魏藻德首上五百金。陳演既放未行，召入，稱貧。百官共議：最後依省限額：浙江六千、山東四千；先後共二十萬。又議前三門富室各輸糧給軍，且贍其妻孥，使無內顧；諸巨室多不樂而罷。

丙申，大風霾，晝晦。風腥，不可觸。

宣府陷。叛將白廣恩移總兵姜瓖書，約降；監視太監杜勳郊迎三十里。巡撫宣府右僉都御史朱之馮懸賞勞軍，諭守城，無一應者；三命之，皆願納款。之馮獨行巡城，見紅彝大礮，曰：『汝曹試發之，可殺數百人；賊雖殺我，無恨也！』衆又不應。之馮乃自起燃火，兵民兢挽之；之馮不得已，奪士卒刀自刎。遺疏言守禦事甚悉，上憐之。之馮，沛人；以清勤著。又鄉紳張羅彥自殺；武舉金振孫戎衣就刑，色不少懾，呼曰「我御史金毓峒姪也」！

命唐通同司禮太監杜之秩守居庸關。

召庶吉士於中左門，編修陳名夏嘗上言固人心之事，有「淮、揚要害宜練兵重鎮」；上善之，進修撰兼戶、兵科都給事中，召募山東義勇。上問戶部侍郎吳履中「帑金幾何」！答曰：『八萬』。上曰：『此僅備城守；雖各邊月餉，亦不可發』。履中曰：『若非各邊，京師安守』！不聽。

以陳必謙爲工部尙書，召王鐸爲禮部尙書。

戊戌，總督薊遼王永吉請嚴居庸關守禦；遂命司禮太監王承恩提督內外京城、王永吉節制各鎮，俱聽便宜行事，給吏、兵二部空札五百。

庚子，寇薄近郊，中外大震。上日召對，惟問兵餉；以舉朝無人，嘗泣下。廷臣進計，惟「閉門止出入」，餘無一籌。李國楨提督城守，不敢抗王承恩；禮科左給事中戴明說糾國楨城守失措。上召廷臣，問禦寇方略；諸臣皆嚙啞不能對。上憤惋，斥廷臣「負國無狀」！皆頓首謝罪。

孝陵夜哭。

召前太監曹化淳等守城。

癸卯，風，晦。

寇自柳溝抵居庸關。柳溝，天塹可守，不設備；定西伯唐通、司禮太監杜之秩迎降，巡撫右僉都御史何謙遁。總兵官都督同知馬岱自殺；其妻子疾走山海關投王永吉，永吉倉皇出關依吳三桂。

甲辰，昌平陷。總兵官李守鏐不屈，手格殺數人，人不能執；諸賊圍之，守鏐拔刃自刎。

賊焚十二陵，傳檄京師；兵部偵之，猶云「昌平兵譁，非寇也」！

命趨吳三桂入關，三桂率衆日行數十里；是日，始入關。太監高起潛棄關遁，走西山。

召考選官滋陽知縣黃國琦等三十三人於中左門，問「安人心、剿寇、生財足用，計安出」？以國琦言稱旨，即授兵科給事中。餘以次對；未及半，俄昌平報陷。上聞，大驚，即起入；諸臣立候。移刻，命俱出。

開西門納難民，內官坐城上主之；諸勳臣、大臣不能詰。

乙巳，上早朝，召對諸臣而泣；皆束手無策，相向不能對，或泣下。有言馮銓、楊維垣當用，有言劉澤清宜封東平伯，上皆不應；書御案十二字示司禮太監王之心，尋去之。

己刻，哨騎叩城下曰：「寇至」！守城內臣使騎候之，曰：「非寇也」；不爲意。日且午，有五、六十騎抵門，彎弓貫矢，大呼「開城」；守卒亟發礮斃二十騎、難民數十人，門始閉。須臾，賊大至；方報過蘆溝橋，俄攻平則、彰義等門。城外三大營兵皆潰，且引降，火車臣礮皆爲賊得；賊因舉礮攻城，轟聲震地。襄城伯李國楨馳馬闕下，求面陳；內侍叱止之。國楨曰：「此何時也？君臣即求相見，不復多得矣」；內侍叩之；曰：「守城兵不用命，雖鞭撻，人起輒臥」！上召入，因命內侍俱守城；譁曰：「諸文武何爲！且言官罷內操，我輩兵械俱無，奈何」！或曰：「我輩月食五十萬，効死固

當！乃請如乙巳歲，俱乘城；凡數千人——上括中外庫金二十萬犒軍。太常寺少卿吳麟徵步入朝，值魏藻德內出，告之故；藻德曰：『上煩甚，且方息，不必入！』手引而出。文臣分守，不得登城。左都御史李邦華至中陽門，欲登城；中官拒之。

丙午，大雷電，雨雹。寇攻城，礮聲不絕，流矢雨集；仰雨語守兵曰：『亟開門，否曰且屠矣！』守者以懼，礮外向震之；猶揮手示賊引退，礮乃發。賊驅民負木石填壕急攻，發萬人敵大礮傷數十人，守卒潰。賊架飛梯攻西直、平則、德化三門，太監杜勳射書城中約降。

封劉澤清東平伯。

李自成向彰義門設坐，晉王、代王左右席地坐；太監杜勳侍其下，遙呼城上曰：『勿射，我杜勳也！』有所言，可遣人縋下語爾。守者曰：『請質，以縋公入！』勳曰：『我杜勳無所畏，何質爲！』提督太監王承恩縋之上，同入見大內，盛稱賊勢，皇上當自爲計！守陵太監申芝秀自昌平降，亦縋上；入見，述賊語，請上遜位。上怒，叱之。諸內璫欲留勳，勳曰：『有秦、晉爲質，當顧二王，不得留』。復縋下，勳顧其黨王則堯、褚憲章輩曰：『吾黨富貴自在，汝勿慮也！』

兵部尚書張縉彥具奏：『曹化淳、王化民諸監視昨夜引賊杜勳等縋城入語，人心洶洶，變在旦夕。如此危急，臣屢至城闕，欲覘城上守禦；輒爲監視沮抑。乞立賜裁斷，

以杜隱奸』。上召對，同閣臣面諭，遂手書「遣縉彥上城按視」；示以上傳，始得登。求杜勳，云已下；又曰：『秦、晉二王在城下，欲通語』。縉彥曰：『二王既降賊，豈可上城』！曹化淳、王化民拂衣去。因閱城上守卒寥寥，見城下穴牆聲急，太監王承恩礮擊之，連斃數人；化淳等飲酒自若。縉彥馳至內閣，約同奏上；至宮門，傳止之。是夕，太監曹化淳開彰義門迎賊入，守城勳衛盡遁；御史光時亨迎降。外城已陷，而內城尙未知也。

上御書親征詔曰：『朕以眇躬，上承祖宗之丕業、下臨億兆於萬方，十有七年於茲；政不加修，禍亂日甚。抑賢人在下位與，抑不肖者未遠與；至于天怒，積怨於民下。赤子化爲盜賊，陵寢震驚，親王屠僇；國家之恥，莫大於是！朕今親率六師以往，國家重務，悉委太子。告爾臣民，有能奮發忠勇或助糧草、器械、騾馬、舟車，俱詣軍前聽用，以殲醜逆；分茅胙土之賞，決不食言』。遂召駙馬都尉鞏永圖，謀以家丁護太子南行；對曰：『臣等安敢私蓄家丁；即有之，何足當賊』！已召王承恩整內員，備親征。申刻，上亟召閣臣入，曰：『卿等知外城破乎』？曰：『不知也』。上曰：『事亟矣，今出何策』！俱曰：『皇上之福，自當無慮！如其不利，臣等率兵巷戰，誓不負國』！是夜，上不寐。夜分，太監王相堯領內兵千人開宣武門迎賊；俄而，內城亦陷。有奔告上者，上問：『大營兵安在？李國楨何往』？對曰：『大營散矣！皇上宜急走』！人遽

去，呼之不至。上遂同王承恩幸南宮，登萬歲山；望烽火燭天，徘徊踰時。回乾清宮，朱書『諭內閣：命成國公朱純臣提督內外諸軍事，夾輔東宮』。內臣持至闈臣。因命進酒，召周后、袁妃同坐對飲，慷慨訣絕；嘆曰：『所痛者，我闔城百姓耳！』以太子、永王、定王分送外戚周氏；謂皇后曰：『大事去矣，爾宜死！』各泣下。宮人環泣，上揮去，令各爲計。皇后頓首謝，拊太子、二王慟良久，遣之出；乃縊。召公主至——年十五；嘆曰：『爾何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揮刀斷左臂；未殊，手慄而止。命袁貴妃自經，繫絕；久之，蘇。又刃所御妃嬪數人。昧爽，上微服出自中南門，雜內侍數十人，皆騎而持斧，欲出東華門；內監守城，施矢石相向。時成國公朱純臣守齊化門，趨其第，闈人辭焉；上太息去。趨安定門，門堅不可啓。天且曙，仍回南宮，散遣內員；攜王承恩入內苑，登萬歲山之壽皇亭。俄而，上崩；太監王承恩亦自縊從死焉。帝英斷天挺，承熹廟之後，反前弊、斥邪黨，厲精謀治，勤勤然有中興之志；而疆事日警、中原內虛，加以凶饑洊至，冠盜橫出；拮据天下十七年，神器遽覆，遂死社稷。御衣前書曰：『朕自登極十七年，內地三陷，逆賊直偪京師；雖朕薄德匪躬上千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故自去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又書一行：『百官俱赴東宮行在』。顧駕崩內庭，中外臣工莫有知者；所頒朱書詔諭尙在內閣，朱純臣亦未知也。